

动漫、Galgame、同人、Cosplay……真正属于御宅族的情报生活志！
2008年10月号
2008
Oct.
1
总第一期
20 Yuan
特别价格
TWO DIMENSIONS MGNIG
二次元狂热
LAUNCH
创刊
DVDROM精彩内容
『东方妖妖梦』『东方地灵殿』
『东方绯想天』完整版
高清视频东方专题
高清MADMTV精选
日本同人大会C74发布音乐精选
动漫游戏专辑精选
精彩中国原创同人游戏
人类补完计划新章
EVA新剧场版解析
燃えろ！我がアニメの魂
我的动画制作回忆录
最纯粹的痴恋　最扭曲的羁绊
『沙耶之歌』
全剧情小说欣赏
官方背景解析
HGAME世界的王者
硬派Nitro+八年之谱系
中国同人佳作推荐
To New～Beyond Dream
盈月纪年之凤凰花开
落叶岛
身由剑生
体为钢铸
血由火融
打造中国最强 SABER
千年幻想　千人之幻想乡
《东方》同人世界大观


贪婪大陆
动漫人的新大陆
GREEDLAND.NET
貪婪大陸互動社區，動漫人的家園
http://bbs.greedland.net
TSRED
TSRED.COM

二次元狂热

2008年10月号 / 总第1期



HTTP://WWW.ASPOT.COM.CN/

总编：陈振宇
执行主编：JEDI
编辑：HISOKA 雪 风 米丽亚
翻译：ASFOG
美术总监：王晓童
美术编辑：AMY.TONG
广告总监：孟艳宏
广告部：杨 静
发行总监：扈萍萍
发行部：梁玉灵
行政部：李心欣
广告热线：(010)82616677-6022
意见反馈信箱：liao.huiqi@gamespot.com.cn
投稿信箱：liao.huiqi@gamespot.com.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13号
银网中心A座12层(100086)
Address：B16. E-Wing Center,No.113 ZhiChun S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6, China
出版日期：每月15日
创刊日期：2008年9月
零售价：20元

本刊所有栏目接受投稿

Cosplay 合作联系人：Hisoka
qq：379525424
Email：qin.shuang@gamespot.com.cn
电话：010 - 82616677 - 8002

专栏、同人合作和其他文章：
msn：jediliao@hotmail.com
Email：liao.huiqi@gamespot.com.cn
电话：010 - 82616677 - 6058

PREFACE / 卷首语

所谓的二次元狂热

早年间的“宅动画”代表作『机动战舰』里有一群可爱的敌人“木星联盟”，在他们的社会里一部名为『激钢人』的古旧热血机器人动画被视为圣经一般的存在，木星人不仅痴迷到以动画里的角色作为自己的名字，这群“Otaku”们还把『激钢人』里的女主角“菜菜子”当成完美梦中情人。当这些身为动画人物的角色劝对方从妄想里脱身的忠告也成为了经典台词：“菜菜子虽好，但她毕竟只是二次元的女性呀！”

——菜菜子虽完美，但她却只能存在于由赛璐珞画或油墨组成的空间，无法握住她的手，无法再靠近她一步，对于这些虚拟角色的迷恋只能是“萌”。宅们虽然生活在三次元，但他们的心中都会有着一个特殊位置留给虚拟角色们。

那么二次元是什么?

关于这个词其实很奇妙，身为“二次元中毒者”的发烧友或者说“宅”自然能明白是什么。然而对于非动漫迷们来说却不容易一下子明白其含义，以至于本书的名字在发售之前和经销商们进行解释时费了相当大的功夫，而对于想要买读者来说却是一个有明确指向的标题。也许这也正符合二次元狂热者生活状况：一个二次元所侵蚀的不被主流认可的现实世界吧。

动漫游戏——或者说这些创造出来的一切是属于平面的二次元的，从对作品的喜爱，逐渐发展为去收集一切情报，然后是收藏相关周边或是进行创作（同人或者Cos）。“二次元”不仅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也侵蚀着三次元的现实；“狂热”既是对二次元角色的爱，也是作为“宅”和“腐”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们愿意加入吗?





Saimoe in China

又是一年"萌"来到

第二届 中国最萌大会

9月24日—01月13日

Moe.tgbu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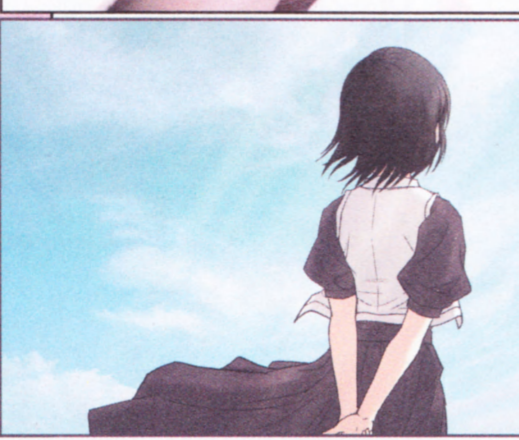
2008年9月24日电玩巴士召开第二届中国最萌大会，大会将历时四个月，在09年1月中旬结束。大会通过网络评选的方式，票选出中国漫迷心目中的萌王。今年的中萌新增了"男性武斗赛"部分，并首次使用大会自制音乐游戏进行投票。参与者可以在动漫旋律中累积萌爱值为自己支持的角色加油。去年的首届中萌萌王是来自《幸运星》的泉此方，她最终累积的票数是两万六千余票。

Contents

2008.10













光盘目录



立体体验 HGAME 必备显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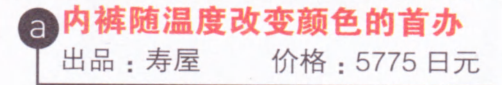
出品：eMagin　价格：26 万日元

对应 Hgame『3Dcustom 少女』，玩家可以购入 26 万日元的头戴 3D 显示器“Z800 3D Visor”，游戏将针对左眼和右眼输出不同的影像，然后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享受”了。



宅收藏

宅的特色之一在于收藏。他们可以不抽烟，可以不泡吧，可以不穿马克华菲，可以不玩户外徒步，可以不学伪小资拿着『财富』坐在星巴克里用苹果笔记本上网……但是，宅是不可以没有收藏的。宅物或者雷物，都是宅引以为傲的宝藏——“收藏的意义在于我有而你没有”。准备好从各种凡人娱乐项目里节省出来的金钱，看看最近又有什么值得烧钱的好物出来了？



a 内裤随温度改变颜色的首办

出品：寿屋　价格：5775 日元

奥妙之处在于内裤采用了温度感应涂料，随着温度升高，原本的红白条纹内裤的红色部分会变淡直到变成纯白色内裤。

b 蛇发乱舞的 RIDER

出品：eb craft　价格：9240 日元

头发的细致表现是最大的特色，此外关于服装和道具等也做的很精细。

c 脱下盔甲细节尽现

出品：Daiki 工业　价格：30000 日元

不仅各种细节几近完美，衣服还可以脱下来居然连器官都有做得很精细还上了颜色，简直是邪恶到了极点。此外这款首办还能装上电池，头部两个椎体可以发光。

d 涂装精美的可动初音未来

出品：Max Fatory 价格：2500 日元

8 月 31 日 Max Factory 的初音未来可动首办限量 1000 个先行发售，9 月 10 日开始是大批量正式上市。

e 关键部位采用软材质的绫波丽

出品：世嘉　价格：待定

从头部一直到腰部都采用了特殊的“柔软素材”，而且据体验过的日本网友称，衣服和胸部之间并没有粘合……



f 用脑波控制机器人

出品：Tsukumo 价格：待定

7 月 27 日秋叶原电子产品商 Tsukumo 的专卖店展示了一款直接用“想”来操作的机器人。该产品可以使用美国 OCZ 的“Neural Impulse Actuator”系统来控制机器人做简单的动作。

g 史上最昂贵的周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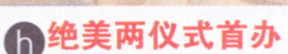
出品：秋山工房

价格：3900000 日元

『Sky Crawlers』不仅耗资巨大阵容豪华，周边也非同凡响。该机全长 3.8 米，宽也是 3.8 米，高 2 米，可谓庞然大物，售价也很豪华——390 万日元！

COLLECTION





h 绝美两仪式首办

出品：GOOD SMILE COMPANY 价格：6500 日元

预定 2008 年 11 月上市，细致的和服花纹显示了制作质量的精益求精。

i 秋叶原风味饮料面世

出品：大藤社　价格：210 日元

号称“爽快秋叶原饮料”的饮料“学校水”和“纯正秋叶原系啤酒”的“女仆啤”。前者包装上有身穿学校泳装的美少女，而后者自然就是身穿女仆装的萌娘了。据说女仆啤是没有酒精的，而学校水也不过是碳酸饮料。令人心头发毛的是学校水上美少女说的一句话“里面没有氯对吧？”,这还让不让人喝了？





K『一骑当千』特色点心

出品：Cure maidcafe　价格：不等

7 月 18 日为庆祝『一骑当千 GG』放映，秋叶原老字号女仆咖啡店“Cure maidcafe”将退出一系列原创的动画女主角特色甜点，其中包括来自爆乳孙策的“伯符の牛乳プリン”（牛奶布丁）、“爆乳肉まん”（爆乳肉包子）、奉先（和吕布肤色一样的艳丽褐色冰可可）以及“関羽の冷艶鋸”（姜汁加蓝色夏威夷鸡尾酒加冰块）。

l 魅惑新版 cosmos 首办

出品：Alter　价格：待定

近日的 2008wonderfestival 展上，Alter 的一款「Xenosaga KOS-MOS 水着 Ver.」无疑是最抢眼的展品之一．

j 美丽的北欧女武神

出品：Alter　价格：8190 日元

RPG 大作『奥丁领域』的美丽女主角葛温德琳公主的立体化，由著名的 Alter 社出品，福元德宝原形，展现出了令人赞叹的细节美和整体气势美。预定 2008 年 12 月发售。



m 日本星巴克随身杯新玩法

出品：星巴克　价格：1200 日元

星巴克的随身杯不仅造型和功能都很讨人喜欢，附带的 diy 功能也很实用，一些日本动漫迷开始在透明夹层里放上裁好尺寸的造型图，就变成了一个很抢眼的动漫杯。星巴克日本网站上还专门有对应 240 毫升和 350 毫升盎司的两种尺寸图例下载，自己打印出来就能用上了。星巴克随身杯 240 毫升版卖 1100 日元（约人民币 70 元），350 毫升的卖 1200 日元（约人民币 80 元）。

蛋疼囧新闻 >>

Real Onion News in 3D world

不要以为躲在家里宅就能脱离三次元世界的渗透，正如同非二次元沉迷者们现在也开始使用“囧”和“雷”等词语一样。现实虽然是现实，但一样会雷到你外焦里嫩，一样会囧到你囧囧有神！



>> 女大学生在广岛原爆纪念馆前跳舞被日本网民围攻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近日两名同样来自原爆城市长崎的女大学生以广岛原爆纪念馆为背景穿着cosplay 服装跳舞（配的歌据称是 hgame 的主题歌），还拍下来发到了日本的视频站上分享，引起了日本网民的愤怒。两人遭到“人肉搜索”后被迫删除视频并公开发布谢罪信向国人道歉。（观看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9EBhqhz0a5k）▲



>> 今年不收好人卡！台湾省两宅男挑战“美女百人斩”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

近期中国台湾省两宅男在博客上发布了他们的“美女百人斩”计划。名为小卜（28）和 Gucci（22）的两宅男性格自闭从没有和女孩交往的经验，由于今年 9 月 gucci 要去当兵，两人决定要“享受唯一的青春回忆”，号称要进行“美女百人斩”。当然他们不是说推倒 100 个美女，而是在征兵日期前用 20 天的时间和 100 个美女合影……为此两人鼓起勇气走上街头和美女搭讪，并将过程和照片放到博客上（眼睛男是小卜）。20 天内，他们竟然找到了 71 个美女和他们合影！目前他们的博客已经成为热门点击对象。▲

>> 宅之魂！宅男在 C74 会场外连睡三天

指数：萌萌萌萌萌萌萌



2008 年 8 月的第 74 届 Comike 是全世界宅梦想的圣地，每到这时候会场周围都会挤满热情洋溢的宅们，排队和住宿当然成了大问题。自从 comike 禁止通宵排队以来，每回都会有宅男不顾禁令在会场外睡露天，他们被称为“徹夜組”。对于拥有宅之魂的人来说，就着抱枕在会场外连睡三天也不是不可以……▲



>> “涅里涅”（出自『Shuffle！』）用中文为你介绍秋叶原！

指数：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

随着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宅们来到圣地朝圣，服务业一流的日本自然不会让大家转晕。animecenter 在 7 月 21 日到 8 月 20 日期间安排可爱的 cosplaymm 们担任导游为游客们介绍秋叶原，其中包括英文和汉语！大家不想去秋叶原去和她们搭讪吗？▲



>> 雷到你外焦里嫩的『EVA』小电影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TMA 出品，必雷到你外焦里嫩，恶搞的还是老剧场版，名为“EVER RE-TAKE”，9 月 26 日上市，里面甚至还有 CG 特效！出演真治的就是当年那部超雷『Fate』小电影里的猥琐猪头男“士郎”。▲

>> 腐女子专门社区，还可以养美少年宠物

指数：囧囧囧囧囧



日本专门的“腐女子”专用交友社区“花样腐女”开站，顾名思义，这里就是一个类似校内、海内或者 Facebook 的专门社区，只不过针对的是腐人群。不仅是腐女，注册用户在选择自我属性时也有腐男子的选项，反正只要是喜欢 BL 的都可以来就是了。这里不仅有一般的 SNS 的功能，还有一些有趣的小程序，比如宠物攻受男之类。当然，也提供了有关“腐度”的测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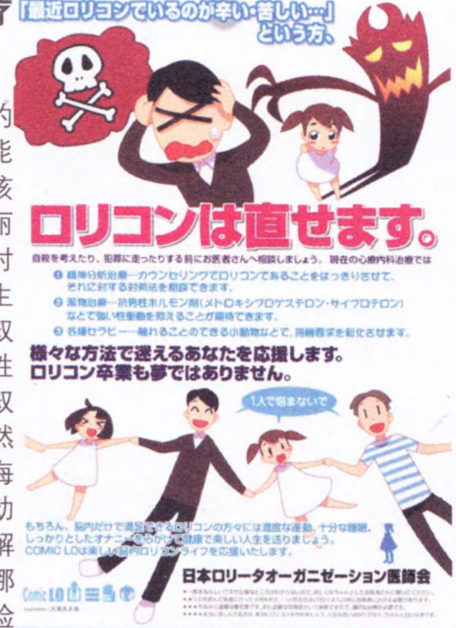
48 岁大叔宅花两个月工资狂游『幸运星』取景地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据朝日新闻报道，一名 Saitama 市的 48 岁公司职员花了自己两个月的工资去动画『幸运星』取景地之一的鷲宮神社游玩，据说是把那些漫画里出现过的场景拍下来很享受的样子。随着动画和漫画的流行，关东地区最古的神社鷲宮神社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宅，神社里的许愿板上也不时有宅留下的有关『幸运星』的祈愿。▲

罗丽控是一种病，需要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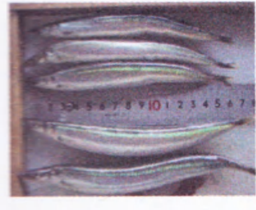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最近日本出现了治疗“罗丽控”病的海报，声称为了防止爱罗丽爱到不能自拔的怪叔叔们自杀或是推罗丽，该治疗中心有非常合适的方法治疗罗丽控们，方法包括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对心理医生倾诉对罗丽的爱，然后医生给出治疗方法）；药物治疗（给怪叔叔们服用抗男性荷尔蒙的药物以压制性冲动）；还有通过抚摸小动物以让怪叔叔们发泄推罗丽的欲望等等……当然对于那些只敢 YY 的怪叔叔们，该海报也说了，只要大家进行适度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再加上适当的自我解决就可以拥有健康的人生了。不知哪位怪叔叔罗丽控愿意当小白鼠去试验一下？▲

烧“小女子”？秋叶原杀人狂模仿者拿警方开涮被河蟹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秋叶原杀人狂加藤智大的网络杀人预告看来真的成为了时尚，不断有人模仿进行杀人警告，当然都无一例外被警方河蟹。7 月 16 日，埼玉県吉川警署以妨碍公务嫌疑逮捕了住在千叶船桥丸山的无业游民杉田敦史。此人 6 月 29 日在 2ch 上发帖声称“明天中午 11 电我要在丹后小学把小女子烧死。”然而当警方把他抓进局子后，杉田敦史却声称自己只是想烤一种名叫“小女子”的鱼而已。原来日本当地把一种名叫玉筋鱼（コウナゴ）的幼鱼叫做“小女子”（こうなご）。这种玩文字游戏的把戏也太下等太二百五了吧……▲

L 的化妆和穿着成为泰国流行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某有关黑色小书的组品在泰国获得了极大的人气，甚至演变成为社会现象：泰国的首都曼谷的街头现在几乎随处可见打扮成人气角色“L”的男人，“L”造型已经成为泰国年轻人的时尚。▲



©akibamap.net

女仆抱着机箱和电源在街头拍卖

指数：囧囧囧囧囧

秋叶原的女仆文化渗透到各个方面，甚至包括 IT 销售。7 月 5 日和 6 日 softmap 的某硬件厂商请了两位女仆在专卖店门口手持硬件拍卖，看着萌萌的女仆（请大家无视左边的那个）抱着硕大的电脑主机机箱在拍卖还真是有异样的违和感啊。▲

收藏 绫波丽“痛车”在秋叶原被警方河蟹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









所谓“痛车”，是一些将二次元的动漫游戏角色帖在轿车甚至摩托车和自行车上的展示行为，也有少量是改造成动漫车的。痛车得名于两点：其一是多采用设计上比较出色的意大利产汽车，将意大利的日语名**イタリア**简称为「**イタ車**」，而“**イタ**”音接近日语里的“痛”，所以名为痛车；其二是开着印有二次元角色的车会很“痛”，所以自嘲为“「痛い車」”。6 月 29 日警方在秋叶原河蟹了一辆“痛车”，这车涂满绫波丽的图像倒也没什么，关键是车体前后用万能胶粘了十几个绫波丽的首办，因此被河蟹了……▲

日本某宅的房间布局，尽可能地利用空间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

宅的房间特色就是布满动漫周边，不妨来看看一位日本宅近日放出的房间布局，充分利用每一寸立体空间，甚至包括天花板！▲



酷似大便的游戏周边食品，你感觉如何了！

指数：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



Hgame『魔界天使 3』6 月发售了一款周边食品——粗黑棒形的甜点，看外包装图上可以看到游戏中的女主角含着类似的二次元物一副很痛苦的样子。宣传语上写着“很黑很疙瘩”，但是看实物形状，实在无法不让人联想到人体排泄物。而令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这包“大便”刚开始发售就有女孩和男朋友一起来买了一包，而且销量还不错，真难以理解日本的宅们。▲

雨色故乡见闻录（连载）



33paradox
太平洋游戏网 TVGAME 专区——编辑的动漫形象设计＋四格漫画兼职《游戏机实用技术》杂志插图兼职日本 key 社刊《月刊ビジュアルスタイル》08 年 1 月号（创刊号）发表作品。目前是暗黑系 BOSS+ 业余同人画手。

（剧情简介）旅居国外 5 年的艾丽卡回到故乡，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妹妹。可是妹妹季雨却变成了自己的大敌——腐女！身为宅女该如何面对现实？！于是乱七八糟鸡飞狗跳的故乡生活开始了……



季雨
女主角其之一，与艾丽卡分别五年的表妹。3 年时间发展为腐女子，头脑灵活却不爱表现自己。
对宅化的姐姐有点抵触。



艾丽卡
女主角其之二，季雨的姐姐，粗枝大叶的性格，5 年前就严重宅。加拿大籍，父亲是老外。离开故乡 5 年，非常想念妹妹，但对严重腐化的妹妹不知所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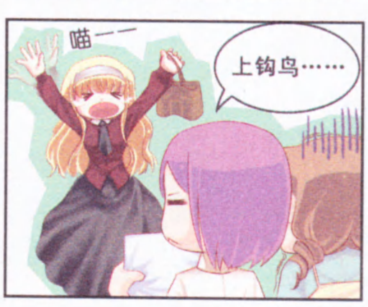


钟琪英
季雨的同班同学，班长属性好学生 NPC，跟季雨关系非常要好。女强人性格，目标是企业家。对宅腐理解不能，出于人权考虑不表示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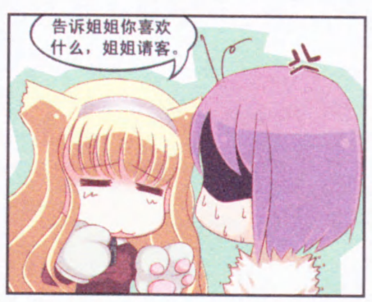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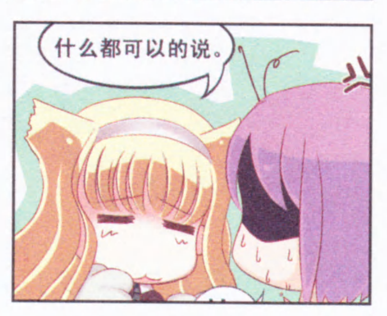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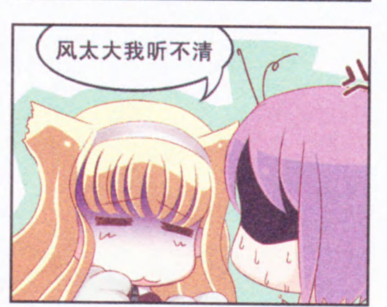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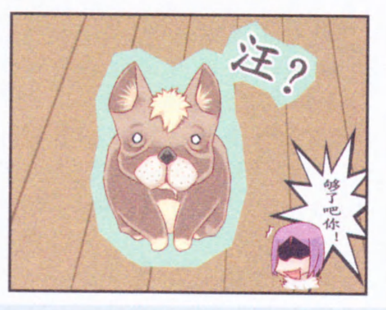












香港同人活动简介



sinaoka，腹黑毒舌标准港女一名，虽然是个正常人但穿什么上街都被人误会 cosplay；虽然想过上普通的生活但走到哪都遇上宅文化；虽然坚称并非宅娘但由于身负十年以上 hgame 资历而受华文宅界尊敬。主修的是哲学，欣赏的是佛洛伊德和海德格尔。路痴。极爱 kumamimi(熊耳)。

暑假已经过去了，香港最大的同人活动之一 comic world 也已于 8 月 24 日举办完成。不过，如果你们认为夏季的 cw26 完了之后香港同人界会一直沉寂到冬天的 cw27，可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笔者会按月份简介一下香港恒例的同人活动，说不定错过了 cw26 的你能有所斩获哦——啊啊啊，对了，同人活动在内地通常叫漫展哦？不过在香港似乎并不流行这说法，笔者也不太肯定漫展的定义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差别，所以还是沿用香港的称呼「同人活动」「同人志即卖会」。

八月（二月） 一年两次的（商业性质）最大同人活动——comic world

Comic world 简称 cw，每年夏冬各办一次，一般来说在 2 月及 8 月底于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举行。以场地来说，cw 是香港最大的同人活动。2008 年的 cw25 和 cw26，都占用了两个大馆子，大概差不多是两个运动场的面积吧。而同人组织在目前来说也是最多，大概有 400 ~ 500 个同人档位。虽然馆子大，但 cw 在入场方面却经常出现事故，例如 cw24 时居然发生要排队三小时以上才能进场的惨剧，此外还有 cosplayer 入场要额外付附加费等奇妙的规矩……近几次 cw 香港各大小组织对 cw 的情况已由微言转为不满，到底之后 cw 会不会被其他活动取代……嗯，这是香港同人活动中最备受关注事件，请大家拭目以待 ~ ~

九月 / 十月 学界最大规模的同人志即卖会——秋祭

既然名为秋祭，当然是在秋天举办。基本上每年九月或者十月就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两天。虽然时间在夏季的 cw 之后所以有大概半数的同人志跟 cw 重复，不过由于秋祭历史比较悠久，参与的同人组织数目也比较多，在学界当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哦。秋祭也有 cosplay 的部份，coser 会散落在大学的四周给人拍照，就算不进入秋祭会场，也可以看到很多出色的 cosplay 哦 ~ ~

十二月 后起之秀——Rainbow Gala

说 rg 是后起之秀一点都没说错，第一届 rg 是 2007 年 12 月底才举办的，地点和 cw 一样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从参展组织数目来说算是能和 cw 能抗衡的大型同人活动。就第一届而言，rg 的商业气氛并没有 cw 那么重，更像是一个同人的交流场所，限制比较少气氛比 cw 舒服，同人本子（相对于精品 / 插画）的比例也较高。rg 的第二届将于 2008 年 12 月 28 日举办，不少同人组织已经决定将原定冬 cw 出的新本移至 rg 首发。到底 rg2 能不能大获成功呢？等到冬天就知道了 ~ ~

一月 充满冬日情怀的同人交流会——艺墟

艺墟通常都在冬季 cw 举办之前于香港理工大举办，时间一般来说大概是一月中旬的时候。本来在 rg 出现之前，艺墟作为冬季首个活动而存在，既有远征日本 comike 回港的大手散货，又有冬季 cw 的本子限量先行发售……不过自从 rg 出现之后，夹在 rg 和 cw 两个大活动当中的艺墟就显得尴尬了……

二月的 cw 之后，是香港同人界的休息期，到了六月左右才会有活动。初夏的同人活动往往并非每年举办，比较出名的有初之夏，但今年就停辨了；又如香港科技大学的同人活动，早年曾经试过有同人志即卖会，但后来又变回只有 cosplay。由于笔者本文介绍的是同人志即卖会，各大学的 cosplay 活动就不作细说了。

sinaoka tips corner：来香港参加同人活动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买内地买不到的东西！香港法例规定，十八禁物一定要包胶袋和醒目的封条——也就是说，只要一看见胶袋和封条，那就是在告诉你：这是不可错过的十八禁物啊！快拿起来翻一翻吧！



毒舌之新番杂谈

www.acgtalk.com 漫谈，简称 AT，私底下被人叫脱客。是一帮大叔（当然，现在已经有妹子了！）在拍脑袋之下搞出来的集体自留地，方向基本上是原创评论。成立至今已过两年，目前已经放完暑假从长达一个月的休眠中醒来。

《反叛的鲁路修》第一部就已然是娱乐性大于故事性了。第二部在从深夜挡搬回黄金档后更是显示出了前所未有能将种子种命这些公认的娱乐大片战得渣都不剩的娱乐性。从为了演学园欢乐戏让鲁路修没有暴露继续留在学校，到娜娜莉就任 11 区总督，黎叔与天子友情上演异国版妹控生死恋然后继续把舞台转回 11 区打生打死，为了卖萌 C.C 还玩了几集失忆变成萌女仆再变回来（其间还不忘记推销必胜客新品披萨），为之奋斗了一部半戏份的老妈瞬间变成幕后黑手再被自己的儿子给搞得万劫不复……这一切的一切，都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扯淡——哦不对，想象——能力是多么地强大。或许到最后一集（这期出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吧）的时候，监督和编剧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的脑袋还不至于被驴踢得太严重吧。

《MACROSS FRONTIER》算是比较正统的系列新作。从设定和人物上也能看出《MACROSS》《MACROSS 7》和《MACROSS FRONTIER》这仅有的三部 TV 作品之间的连续性。所有歌曲都是由菅野洋子负责，依然延续了歌声拯救世界的故事框架（虽然我是觉得饭岛真理比中岛爱唱得好多了……），当初的先行版放出 REMIX 后的《可曾记起爱》瞬间湿了一大片的老 FANS。不过，尽管女王绿毛和公主之间的三角互动挺好看，但是我依然觉得作为一个半年番来说，感情纠葛占掉了太多戏份了。而且由于对女王的刻划与描写明显要多得多，导致放眼过去全都是公主一派。现在也剩没几集，却有太多需要投入篇幅的东西，太多没有用上的元素，难道又要丢到第二季去么……

《SOUL EATER》这部作品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动画原创，因为从诡异的背景到作画风格都有着浓浓的动画气息，后来才知道是有原作漫画的。

不过很显然，这是一部难得的改编动画超越原作的典型。动画剧情可以说中规中矩，情节完全忠实于原著，而原作那可爱圆脸画风和动画一比就显得比较粗糙了，而且动画将漫画中原有的夸张演出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不过说实话我本来是被第一集开始玛嘉那段赞到极点的耍大镰（话说那镰刀耍的怎么看都像是棍法啊……）给骗进来的……然而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正经打斗了。听说是年番来着，按照现在的进度，前半部分大概是 5 本单行本的戏份，那么一年放完也追不上漫画的情节，估计到时候要原创结局或者留个尾巴等二季了。

工作了之后我看的片子反而比宅在家的时候多多了……因为公司有 FTP 外加动漫编辑本来就是这种活儿。说实话不少片子要不是别人帮我下好我还真懒得去追。

C74 第三日扫荡概要



omar，毕业于北京大学，标准宅男，现居日本神奈川县。属性：二次元、高斯萝莉、猫耳、小恶魔。喜欢的作家：大枪苇人、袁藤冲人

コミケ（Comike）的第三天以男性向同人志为主，也是我喜欢的作家云集的一天。可能是比较兴奋的原因，凌晨四点钟没等闹钟叫就爬了起来，草草收拾了一下行装就出门了。因为是周末的原因，到大井町转车的时候，等车的人数比第一天有过之而不及。我在单脚尖着地的情况下，撑了两站地才蹭出个落脚的地方来。上班高峰时山手线的情景居然会在初电见到，估计也就只有**コミケ**这几天了。

到了国际展示场后，直奔东区待机列。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已经排在那里的人还是多得恐怖，为了防止中途出去的人迷路，所有待机列的队尾都被编号。不知道从自己队前走过去了几万人，9 点 44 左右我们队伍终于始动。

首先到了东 456 区，直奔シ 30 大枪苇人，看到 10 数个人的队列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占了两张桌子，却只有一本新刊发售。不过谁让咱是忠实的 Fan，二话不说，上前拿下。刚买的新刊翻都没来得及翻一下，就直奔二号目标袁藤冲人，不过路上路过 OKAMA 的桌旁，看到队伍也不长，于是顺手又败了新刊旧刊各一本。到了袁藤桌前时已经颇有一些人在排了，不过还好，至少是一直列，还没到要打折的程度。不过可惜的是，这次由于新刊在印刷上出现了问题，只好把铁马铁骑作为新刊来发布。

第一集团的新刊抢购搞定了之后，终于可以把脚步放缓一些，开始第二集团的收购。因为对同人志了解的其实也不是很多，只好挑认识的作家买。大体上都分布在东区的"壁"（即靠着场边的那一圈展台），基本上大手和超大手都集中在这里吧。幸好自己是外行，所以喜欢的作家那里排的队都出乎意料的不是很长，比如村田莲尔、天广直人、YUG、**しろ**等。在买天广直人的本的时候，因为天广先生的旧刊比较多，我想就顺手全收了吧，于是说每种都来一本吧。搞得对方一愣，又跟我确认了一遍是不是只要新刊后，忙不迭的从各堆同人志上抽出一本来。不过也有遭遇到排队 N 长的一些大手，比如七濑葵、原田屋、安倍吉俊、漆原智志等。其中最长的要数七濑葵了，两人一排在场外按 S 形排队，而且像级别超高的贪吃蛇一样，这个队伍还在不断的变长。刚加入队尾的时候，这个蛇形队已经打了 5 折了，前面估计有两三百号人吧。不过想想第一天大手企业和第二天的竹篝待机列，这点儿人也不算什么了。

第二集团扫荡过后，暂做小休，整理了一下有哪些社团已经搞定，还有哪些可以作为第三集团进行扫荡。虽然买到了不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但第二集团中也有不少作家因为售罄而无缘拜访。如玄铁绚、BLADE、六道神士、绝对少女、纯珪一等。其中到玄铁先生的桌前时，看到只剩下一本见本和一位...粗旷豪放的大叔。还真是非常非常难把现实中的这位大叔和那细腻的画风以及纯真的少女联系起来 – –ll

第三集团的名单主要确定为某些不良刊物系的作家，嘛，比如朝○Ｘ行、三○Ｘ冬、幸**せ**○○ＸＸ等，好孩子还是不要知道的比较好哦。不过在购买过程中出现了大大大危机——钱不够鸟！！掐指算好了回去的电车费后，把剩下的三千多日元一挥而空，早早的踏出会场，结束了 C74 之旅。其实同人的精神并不仅体现在那些大手、超大手的身上，更多的是在"岛"中那些充满热情乐于分享的社团作者的心里。相信有了这次宝贵经验，年底 C75 之行会有更加有趣多彩。截至 2008 年 8 月 17 日下午 3 时，共参加 3 日，每日平均 4 小时，购入同人志近 60 本、大小纸袋 9 个、CD 两张、垫板 5 个、挂画 4-5 张、鼠标垫一个、扇子 2-3 个、各式毛巾 3 条、文件夹两个、T 恤一件、杯子两个、其他小物若干，加上吃喝、出行、降温用品等，总花销 9.7w 日元。以上。

中国宅男遥望 C74



完蛋了的国王，这个有点诡异的笔名源自村上春树的小说，独一无二吧。坐拥数千张 DVD 和整整 14 年份杂志的电影爱好者、军事迷。过去是太平洋动漫频道的主编，也是在当时开始全面接触 galgame 和同人 circle。

8 月最大的事件非 C74 莫属，笔者截稿的时候正好是大会的开幕日，遥想那些在 Tokyo Big Sight 门前广场彻夜露宿，以及顶着烈日排队入场的同好们，远远得道一声辛苦了。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了，阿宅们需要的不仅是坚定的意志，更需要超群的体力，如果两者缺一，千万不要随便答应妹子一起去 C74。

鬼仁的春天在 2008 年终于来到了。在担任成人漫画家的近十年间，虽然产量并不高，却一下子有两部作品被改编为 OVA 动画，这就是《个人授业》和《学园姐妹》。两部作品里前者名气更盛一些，可以说是自《制服少女》以来鬼仁最好的一部漫画，从改编动画的情况来看也是目前已经推出两话的《个人授业》更理想些。不过话说回来，工口 OVA 动画终究是整个产业中生存艰难的一棵野草，现在打着 TONY、鬼仁、八宝备仁等等名画师名号的所谓"业界金字塔级"作品尚且要瞻前顾后，一拖再拖，那些成本更小，卡式更弱作品的处境可想而知。前段时间爆出某工口动画制作人袒露很多小公司因为盗版和网络下载的猖獗而无奈倒闭，作为既得利益者，笔者只有轻轻的一声叹了。

末了聊一聊吉浦康裕，不久前他的新作《夏娃的时间》终于播出了，吉浦也正式走上前辈新海诚曾经走过的道路，专心从事制作人和监督相关的工作，将作画人设和音响音乐等专业工作假手于人。当初新海诚之所以被诟病，多半是批评他的二流人设水准与超一流的 3D 背景完全不搭，自从《云彼》之后这样的声音明显少了。吉浦康裕作为画师显然是不太成功的，一个监督必须具备的是大局观，而画师更多考虑的则是个性化和细节。

高村和宏或许想挑战一下身兼两职，不过可惜《Strike Witches》的角色原案不是他，而且他本来就是作画监督出身，功底扎实。说回吉浦，这次《夏娃的时间》将作画交给茶山隆介，音乐交给冈田彻。大家都是新人，配合的也相当不错。《夏娃的时间》脱胎于吉浦 2002 年的一部 9 分钟短篇《水的语言》，讲的是一个咖啡店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哲学观而言，虽然是完全不同的 SF 背景设定，讨论的却都是人性的话题。吉浦善于思考，这点决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监督，而非一个名画师。

魍魎之匣

猎奇推理经典之作由 Clamp 人设后动画化

文 / 壳中大叔

剧情简介 STORY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日本，正在从战后的废墟中努力地复苏，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重整。三流作家关口异和编辑鸟口守彦以及记者中禅寺敦子正调查近期的少女碎尸案与邪教团体“深秘御吕教”的联系，结果因为迷路闯入了密林中的“美马坂近代医学研究所”。这座有着盒子般诡异外形的医院刚刚发生了离奇的事件：一个据说跳站台自杀的身受重伤的女孩失踪了……

失踪的女孩名叫柚木加菜子，她和同班女孩楠本赖子是关系暧昧的好友。原来赖子因为性格和家境等原因在班上被孤立鄙视，而容貌美丽备受女孩崇拜的加菜子却不嫌弃她，还说她和自己是“彼此的转世”。这天赖子被加菜子怂恿着离家出走，但到了站台后加菜子却忽然在列车开进时掉了下去，被车轮碾个正着。警察木场修太郎正好在车上，他随重伤的加菜子一同到了医院，在那里他看到了加菜子的姐姐阳子，一个和妹妹长相几乎相同的前电影明星，也是自己暗恋的对象。

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其实加菜子不是普通的女孩，过继到柚木家的她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柴田财阀的继承人。一直觊觎柴田家财产的律师增冈则之的出现让气氛愈发紧张。

柚木阳子坚持让妹妹转院到她的朋友美马坂幸四郎开的“美马坂近代医学研究所”，然而就在那里，全身骨折生命垂危的加菜子却诡异地消失了。为找回她，一方面阳子找到私家侦探夏木津礼二郎，委托这位左眼可以看到他人思想的侦探寻找妹妹。

而另一方面，关口异等人也找到敦子的哥哥中禅寺秋彦帮忙解决事件，特别是这次加菜子的失踪很可能与邪教以及其他碎尸事件有关。表面上是古书店“京极堂”店主的中禅寺秋彦，同时还有着神社武藏晴明社的神主以及阴阳师等身份，随着各方面调查的深入，事件将展现其错综复杂甚至超自然的真相……

TV ANIME 魍魎之匣

■原名：魍魎の匣
■播放日期：2008 年 10 月
■其他说明：重口味

http://http://www.madhouse.co.jp/

STAFF

企划：丸山正雄 监督：中村亮介
系列构成：村井さだゆき
人设原案：CLAMP 人物设定：西田亚沙子
动画制作：MADHOUSE

人物简介 CHARACTER

京极堂（中禅寺 秋彦）Kyougoku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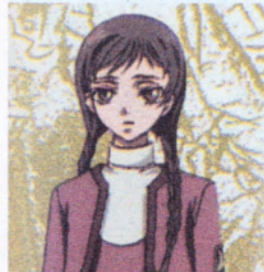
经营着一家名叫“京极堂”的旧书店，同时也是武藏晴明神社的主持和阴阳师，平时经常做些驱魔工作和妖怪等超自然事件有某种联系，特别是“魍魉之匣”。

柚木加菜子（Yuzuki Kanako）



容貌秀丽才能出众的女孩，喜欢用男孩子的口气说话，和赖子成了好友。被火车碾倒后身负重伤，四肢等被切除，之后更是被做成了放在匣子里的“人棍”。

楠本赖子（Kusumoto Yoriko）



家境贫寒和母亲的怪性格造成了她的阴暗性格，但自从得到加菜子的关爱后陷入了对她的憧憬甚至迷恋中。两人的出走事件中加菜子掉下站台，她成为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

柚木阳子（Yuziki Youko）



加菜子的姐姐。过去曾以“美波绢子”的艺名活跃在电影界，但却在事业巅峰时引退，之后以新的名字过着平静的生活。妹妹出事后，阳子让她转到熟人的医学研究所里。

关于作品 FEATURE

随着『巷说百物语』的动画化，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京极夏彦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被动漫迷们认识之前，京极夏彦就已经是日本推理小说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甚至被誉为日本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推理小说家。这位出生于 1963 年的作家有着“世界妖怪协会・世界妖怪会议评论员”和“东亚怪异学会会员”之类的古怪身份，所以他作品的最大特色，就是将一些妖怪和怪谈之类的超自然现象与推理的结合。由于他对妖怪文化的“专业”，他写出的妖怪故事不仅有日本的妖怪，还有很多相关的考据和研究。而且他书中并不仅仅只有妖怪，而是对各种领域的知识都有涉猎，情节编排诡异曲折，同时又具有厚重的历史沉淀，在作品中不仅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更有对于社会现实的抨击，再加上富有个性的角色，形成了京极夏彦作品的独特魅力。

1995 年京极夏彦的第二部小说『魍魉之匣』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支持（『魍魉之匣』属于全 9 册的『京极堂（百鬼夜行）系列』，至今销量超过 500 万部），还获得了第四十九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京极堂系列的核心在于‘驱除附身妖怪’，所谓的‘凭物’，指的是附身在人身上的灵。在民俗社会中，人们的异常行为与现象，常会被认为是恶灵凭附在人身上的关系。因为有恶灵的附身，才使人们变得异常。京极堂系列的概念类似于此。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心灵与想法，有些人的心中可能因为自己的出身或见闻而存在着恶意。扭曲人心的恶意凭附在人们身上，导致他们犯下罪行或是招致怪异举止，真相也从而隐藏在不可思议的表象中。

京极夏彦让凭附的恶灵以妖怪的形象具体化，结果正如同妖怪的出现使得事件变得不可思议。阴阳师中禅寺秋彦（他和有看到他人思想能力的侦探夏木津礼二郎等在系列故事中都有出场）藉由丰富的知识与无碍的辩才，解开事件的谜团让真相水落石出。京极夏彦曾在访谈中提及，推理小说被称为是“秩序回复”的故事，而他想写的也是这种秩序回复的故事。在这样的概念下，妖怪与推理这两项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类型，在京极夏彦的笔下精彩的结合，也成为他最大的特色。而京极堂以丰富的知识驱除妖怪及解释真相，也让京极夏彦的小说里总是满载着大量的情报。

全书超过 1000 页的长篇小说『魍魉之匣』因其诡异和异色的视觉效果，一度被认为无法映像化，但是在 2005 年投拍两年后上映的『魍魉之匣』却获得了作者和观众的好评，为了再现剧中昭和 27 年的东京，摄制组还特地来到上海进行拍摄。演员方面阵容也很强大，以『失乐园』闻名的黑木瞳在剧中饰演柚木阳子（和加菜子的关系改成了母女）。此外 2007 年由志水明执笔的漫画版正在角川书店的『怪』上连载中。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由猎奇制作社 Innocent Grey 推出一款备受争议的 Hgame 大作『壳中少女』，该作从设定、人物、剧情和叙述方式上都借鉴了『魍魉之匣』，讲述了一对心理扭曲的艺术家父子，执着于“壳中少女”的创作而将一对母女做成人体雕塑的故事，其中又有变态的医生教唆下的连续猎奇杀人事件和相关的侦破过程，故事中既有推理，也有关于伦理、历史、社会和心理的探讨，在杉菜水姬华丽的画风下有着独特而残酷的美。如果对『魍魉之匣』感兴趣，不妨也来试试这个游戏的版本。原作中的人物在游戏中都有对应，比如加菜子 = 女主角朽木冬子，赖子 = 水原透子，柚木阳子 = 中原美砂等。而游戏中冬子的造型十分惹人恋爱，如原作中加菜子会被做成砍掉四肢放在匣中的“匣中少女”，冬子也会在游戏中被做成装在蛋壳里的“人棍”艺术品。游戏中会有大量的分尸、辱尸和乱伦等情节，适合重口味的玩家。

TV 动画版『魍魉之匣』由 Clamp 担任人物原案，由著名的 MADHOUSE 担任制作，从目前来看，可以说是下半年最值得发烧友期待的大作。



▲魍魉之匣电影海报


▲壳中少女 CG







TV ANIME **CHAOS;HEAD**

■原名：CHAOS;HEAD
■播放日期：2008 年 10 月
■其他说明：发烧友向

http://chaoshead.jp/

STAFF

监督：石山贵明
系列构成 / 脚本：井上敏树
人物原案：佐佐木睦美
动画制作：MADHOUSE

Nitroplus + 前 KID 的新感觉惊悚心理悬疑剧

CHAOS;HEAD

文 / 小麦

剧情简介 STORY

近来，在涉谷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猎奇杀人事件，通称"新世代的狂气"——然而对御宅族西条拓己来说，这种"三次元的事情"无非只是聊天室的一个新鲜话题而已。身为高二学生的他，除了偶尔去学校露个面之外，就是每天窝在自己的集装箱小屋里，在众多美少女手办的陪伴中打网游看动画。

某天，一位名叫"将军"的人出现在了他的私人聊天室中，并留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和几张猎奇杀人图片的连接——这在日本的网络上只是一个很常见的恶作剧。然而就在第二天，拓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惊恐地发现昨夜看见的血腥图片居然成为了现实。而在惨死的尸体面前，更是站立着一名浑身是血的少女。拓己慌忙逃离了现场，却无法逃离新的恶梦：那位自称"**咲畑梨深**"的少女出现在了他的班上。起初，软弱的拓己选择了逃避，而这只是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陷入了更大的痛苦，甚至自己深爱的妹妹也惨遭毒手。被逼上绝路的他不得不鼓起一个宅所能拥有的全部勇气，努力向阴谋发起挑战。随着调查的一步步深入，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真相逐渐浮现在他眼前：自己只不过是由真正的西条拓己——也就是他一直憎恨的"将军"，利用妄想成真的能力"Gigalomania"所创造出来的存在。而自己被创造的使命，则是觉醒自己的妄想具象化能力，阻止真正的黑手密谋操控人类思想的诺亚计划。

事件 EVENT

●集体跳水：5 名高校生从屋顶手牵手一起跳楼身亡，没有留下遗书，动机不明。

●妊娠男：一名男性大学生被杀，尸体的腹部被缝入了一个出生 32 周的胎儿遗体，二者之间并无血缘关系。

●钉板：一名中年男子被数十个十字架形桩子钉死在水泥墙壁上，也是拓己目击的第一场事件。

●吸血鬼：在涉谷站的厕所里被发现，死者全身血液被抽干，呈现干尸状态。凶手拍下照片后上传至拍卖网站竞拍。

●脑残：某医院精神病科医生遇害，头部被切开，脑部被摘除，之后仍存活了一周。

●美味的手：一名女子遇害，右手的肉被割下，并堵塞在死者的体内导致窒息，自杀他杀不明。

● DQN 拼图：3 名男子遇害，三人的上半身与下半身被切断分别缝合，额头上分别刻着 D,Q,N 三字。在网络上 DQN 代表“缺乏常识的人”。

关于作品 FEATURE

CHAOS；HEAD 早在游戏推出之前，就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背景引起了玩家们的注目。这部 PC 上的 15 禁作品由 5PB 和 NITROPLUS 共通开发，以冷硬晦涩为特色的个性厂商 NITROPLUS（代表作：沙耶之歌，斩魔大圣等）早已被大家所熟知；而 5PB 则是在全年龄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 KID（代表作：秋之回忆系列，INFINITY 系列等）在 06 年 11 月因财政问题申请破产后，主要制作人们重新出山用的马甲。一边是暗黑世界里的贵公子，一边是纯情学园里的大小姐，这两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一起的厂商之间的火花，就成了作品最值得期待的部分——这也可以从它“15 禁”这个微妙的身份上看出。

单从表面上看，或许所有人都会觉得“很黄很暴力”：游戏中最具标志性的一个系统，就是“妄想”。面对眼前的种种奇异事件，男主角西条拓己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妄想世界，而这个妄想究竟是充满服务精神的擦边球，还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恐怖，则取决于玩家的选择，这也是游戏的一大乐趣所在（还有一个特典补丁，能让出场的女性角色全部变成内衣装。不过，如果你把这部作品当成一部单纯寻求官能刺激的 B 级片来看的话，那就未免太可惜了。作为一部难得一见的心理惊悚作品，CHAOS；HEAD 在情节的安排和悬念的设置上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其“发端于妄想，结束于妄想”的世界观以及阴谋论主题，使其成为了今年 GALGAME 界里的一支新秀。由 NITROPLUS 负责制作的游戏界面和演出效果也是无可挑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本作的人设是 KIDfans 们熟悉的画师佐佐木睦美。他（注意是“他”……）曾经担当过秋之回忆 1，2 两作的人设，在国内拥有相当数量的 FANS，去年的 10 月番《Myself；Yourself》也是出自他的笔下。在 CHAOS；HEAD 中，他继续发展了自己近年来确立的风格，剧中的人物在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更带着让老 FANS 们熟悉的亲切感。剧本方面，CHAOS；HEAD 的最大亮点在于贴近宅文化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果你是一个没事就在 2CH 或是 NICONICO 动画上闲逛的人，那一定能兴奋地找到很多熟悉的“捏它”。尤其是在妄想当中，男主角更是把 GALGAME 里的常见定式都吐槽了一番，欢乐度无与伦比。而在欢笑之余，拓己无能的悲哀和泪水相信也能令许多观众感同身受。可以说这是一部选择观众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本作与 GAINAX 的名作《阿倍野桥魔法商店街》颇有相似之处。负责操刀 TV 动画制作的是久负盛名的 MADHOUSE，脚本起用了以参与了平成假面超人系列而闻名的脚本家井上敏树，尽管此人因为偏好黑化和猛发便当而在特摄 FANS 中存在一定争议，但由他全盘执笔的 AGITO 和 555 两部假面超人所赢得的系列最高收视率和人气却也是毋庸置疑的，相信他能将自己的风格渗透进这部作品中，弥补原作虎头蛇尾的不足，创造出一个更加疯狂的世界。

人物 CHARACTER

西条拓己 CV：吉野裕行

作品的主人公，私立翠明学园 2 年生。害怕和他人交流，而谈及动画时就会滔滔不绝。遇到危机就用妄想来逃避，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废柴宅男。然而也正因为宅男强大的脑内补完能力，他在觉醒了“Gigalomania”能力后的实力也是数一数二的。

咲畑梨深 CV：喜多村英梨

浑身是血出现在凶杀现场的少女，自称是与拓己同班一年的同学。
她的真实身份是由“将军”派来监视拓己的眼线。然而在与拓己的相处中，她的看法逐渐改变了。

苍井濑奈 CV：生天目仁美

整天扛着妄想具现化的大剑在涉谷街头游走的冷漠少女，不知道为什么随时都叼着一根冰棒。她的父亲也是诺亚计划的一员，曾经将妻子作为试验品，最终导致她精神崩溃而死。目睹了这一切的濑奈对父亲和计划都怀恨在心，决心亲手向父亲复仇。

岸本绫濑 CV：たかはし智秋

拓己隔壁班的同学，兼任人气乐队“Phantasm”的主唱。看起来是典型的冰山美人，然而说起话来却非常不着边际。在拓己陷入迷惘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

折原梢 CV：辻あゆみ

平时一副不敢说话的怯懦模样，却能直接和他人进行心灵交流。内心和外貌有着极大的反差。因为经常受到欺负而性格扭曲，即便在砍人的时候也能保持乐观开朗的笑容。

楠优爱 CV: 榊原ゆい

高出拓己一年的学姐。突然出现在拓己的面前，并主动向他示好。

实际上是将拓己误认作了事件的凶手，为了给事件中死去的妹妹报仇而故意接近拓己。

习惯是不断地重复问题最后进行自我总结，在追问对方的时候非常有魄力。

西条七海 CV：宫崎羽衣

拓己的妹妹，在这部充满了不正常人类的作品中算是难得的中规中矩的萌角色。

也正因为如此，当她血淋淋的断手出现在玩家面前时，震撼的程度也是剧中数一数二的……

将军 CV：代永翼

拥有妄想成真的超能力，幼时随手涂鸦出的方程成为了后来诺亚计划的理论基础。

他想要阻止计划，却因为超能力的副作用造成了身体早衰，生命所剩无几。他用残存的力量创造出了自己的另一种未来，希望能代替自己阻止计划，然而却创造出了一个宅男……



- Deep Blue Sky & Pure White Wings -

水平线尽头，是谁在等待

文 / 石马戒严

PC GAME 水平线彼方

■原名：水平線まで何マイル?
■出品：ABHAR
■发售：2008 年 8 月 29 日
■其他说明：18 禁

http://abhar.jp/contents/products/prod01/index.html

STAFF

原画：深崎暮人
剧本：南总铁道

FEATURE 关于作品

作为八月 HGAME 大潮中最被人期待的游戏之一《水平線まで何マイル？》（以下简称水平线），是业界的新厂商 ABHAR 为大家奉献的第一款作品。其实在 HGAME 界厂商中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之快，新品牌新游戏的出现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这次的《水平线》作为一个新厂商的首作所受到的礼遇，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当然也跟 ABHAR 花了血本在宣传上不无关系，很早便可以看到《水平线》在各大 HGAME 杂志上占据大幅版面的相关介绍。

不过笔者关注这款游戏主要还是它的两位原画师深崎暮人和黑谷忍，熟悉东方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作品相当熟悉，深崎和黑谷自从 2005 年结成同人创作团体“Cradle”以来，出版过同人志和同人画集，也为一些东方 CD 绘制过 CD 封面，其中最为东方控所津津乐道的当属深崎暮人和以 Trance 类电子曲风著称的东方团“Alstroemeria Records”之间的合作（Alst 是笔者心中的第一东方团，深崎暮人是笔者眼中最好的东方画师，他们之间的合作在笔者看来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无敌！不过现在，要他们再次合作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妄想了……），深崎暮人宛如油画般精致无双的笔触配上 Alst 把 Trance 做得像满屏的绚彩弹幕一样华丽无敌



STORY 剧情简介

由于没有举行任何社团活动，而在学校内恶名远扬的“宇宙科学会”，终于被下达了解散指令。而为了让社团继续存活，社员们向学生会提出要参加“仅用电力与风力来飞上天空”的在世上当属首例的会演。

首先阻挡在主人公空太和伙伴们面前的是，与运动会中有名的“航空部”对决。受到突然出现的“教官”的指导，空太他们对名为“Light Motor Glider（光动力滑翔机）”的机体进行改造，并接受了飞行技术的特训。对于他们而言，难以忘怀的夏日就要开始了……



© ABHAR 2008



© ABHAR 2008

的音效，个中的妙义，又怎是一个天衣无缝了得！ Cradle 也在去年的例大祭 4 上出版了自己的东方插画总篇集《Re：Birth》，收录了两年来所绘制的一些东方图，算是一本集大成之作，推荐各位有能力的朋友去把这本画册找来看看，就算不太了解东方为何物，但凡与之稍有接触或者喜欢去贴图版收图的人，看到深崎暮人的图一定会恍然大悟般的惊喜，“啊，这个图我以前看到过呀！”总之就是如此，而 Cradle 脱离同人活动第一次进军业界后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水平线》，游戏中 CG 华丽而具有感染力的背景和人物的眉眼依稀可以看出是深崎暮人的风格，但笔者总觉得比起东方图来少了几分灵气，有人说这就是工作与爱好的区别，是否真如此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深崎在这部作品里的原画还是相当清新华丽的（总觉得是精致版的大枪苇人）。

除了深崎暮人和黑谷忍，写脚本的南总铁道也是一位新人。不过音乐方面有为许多大家所熟悉的大牌，不仅有茶太、片雾烈火、愈月等同人界的大牌歌姬助阵演唱歌曲，还请到了 Yack.、桥本鏡也、羽鸟风画等同人音乐界响当当的人物来制作音乐。虽然是新厂商的新作，但集合了如此多卖点的《水平线》，在八月的酷暑之夏，还是相当值得一玩的！

CHARACTER 人物简介

积极・开朗的青梅竹马
宫前朋夏　CV：ありす
MIYAMAE Tomoka

主人公空太的青梅竹马。现在无意中被拉进了宇宙科学会，原本是非常擅长运动的少女，过去曾是器械体操的选手，一度把奥林匹克当作目标。

爱操劳的委员长
名香野阳向　CV：雏見风香
NAKANO Hinata

学生会的领导阶层。无论什么都能妥善应对，因而常常要承担许多事情。本来是要对宇宙科学会发布最后通牒而造访社团教室，却不知不觉间被卷入了空太他们的事件当中。

宇宙科学会的吉祥物

津屋崎湖景 CV：五行なずな
TSUYAZAKI Kokage

可爱的晚辈，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个保守和认真的少女，但却给人一种对写程序很有一手的感觉。假如是一些体积小应用程序和迷你游戏，她用放学后的闲暇时间就能写完。

稀里糊涂的前辈
古贺沙夜子 CV：木村あやか
KOGA Syoko

宇宙科学会的美女会长。将空太拉进宇宙科学会的罪魁祸首。经常发表古怪的言论，当认真时不认真，在困境中游手好闲，难得是她持有“不知不觉就度过难关”的才能。特长是气象图方面的知识。事实上似乎能借助风力……?

航空部里具有领袖魅力的选手

花见麻里矢 CV：安玖深音
HANAMI Mar‘ya

宇宙科学会的对手航空部的部长。或许是有 1/4 的混血，她做事条理清晰、长于理解力，对天空有着热切的感情。作为空中运动界的年轻女王，在普通人中的知名度也是极速上升中。



海猫鸣泣之时，无人生还 When they Cry 3

文 / 天仓零

PC GAME	海猫鸣泣之时

■原名：うみねこのなく頃に
■出品：07th Expansion
■发售：2008 年 8 月第 3 作
■其他说明：全年龄

http://umineko.tv/web/main/

STAFF

原画：龙骑士 07 插画：江草天仁
剧本：龙骑士 07

剧情 STORY

1986 年的六轩岛。这里是旅游手册上未曾标注的私人岛屿，在这个全长 10 公里的岛屿上，大富豪右代宫一族的当主坐拥 10 吨黄金，并把它藏在了岛上的某处。贪婪和欲望驱使着家族中每一个大人，尽管都已事业有成，但面对这个病入膏肓的老年当主，金藏的子女们个个都对这笔传闻中的巨额财富虎视眈眈。一年一度的家族会议即将举行，这个原本平静的岛屿也因为 18 名家族成员的聚集而再度热闹起来，岛上的海猫欢快的鸣叫着，孩子们高兴的玩耍着，大人们钩心斗角的算计着如何分割金藏的遗产，然后毫无预知的台风却在不知不觉间逼近了岛上每一个人……

10 月 4 日 -5 日。因台风被困在岛上的 18 个人，等待他们的将是连续杀人，大量杀人，猎奇杀人……电话和无线电全部中断，船只也无法起锚，伊豆诸岛内的六轩岛在狂风暴雨下被吞噬为与世隔绝的孤岛。更加恶劣的是，他们收到了一个自称魔女的人的可疑来信：

手持钥匙的人啊，应遵循以下所记出发前往黄金乡。

在第一晚，奉献上钥匙选中的六名活祭。
在第二晚，余下来的人啊撕裂紧靠的两人。
在第三晚，余下来的人啊赞颂吾高贵之名。
在第四晚，剜头杀之。
在第五晚，剜胸杀之。
在第六晚，剜腹杀之。
在第七晚，剜膝杀之。
在第八晚，剜足杀之。
在第九晚，魔女复苏，无人生还。
在第十晚，旅途结束，终至黄金乡。

原来右代宫家当主金藏自称伟大的魔术师，黄金的魔女贝阿朵莉切被金藏在一次恶魔召唤仪式中召唤出来，金藏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和贝阿朵莉切交换名誉和财富。靠着原本属于魔女的这 10 吨黄金抵押而得到的巨额贷款，金藏在数年后将钱财翻翻，并藉此复兴了右代宫家。然而当下金藏主动放弃和魔女的契约，这就意味着右代宫家的一切都将被魔女收回，这其中包括右代宫家所有人的性命。

想要活命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解开黄金的魔女贝阿朵莉切肖像画前的碑文，碑文暗示着黄金的所在地，只要找到黄金，魔女才会放弃收回行动，而发现者也将得到魔女授予的四件宝物。时间只有 2 天，只要台风远离的话，通讯就能恢复，警察也能赶到，停靠在船舶处的海猫们也将再度喧哗。只要等到台风过去，待到海猫鸣泣之时，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将解决。然而，海猫鸣泣之时，还有有人活下来吗?

关于作品 FEATURE

『海猫鸣泣之时』是一场孤岛上的豪门血宴，但这并不是正统的推理剧，只要你不相信"魔女"的存在，那么推理就会不断地被推翻，你想要寻找的答案，永远也不会找到——犯人就是魔女，所有的不在场证明和诡计都是用魔法做成的，无法推理、无可否认的幻想杀人。直到亲口承认魔女的存在，否定一切神秘的人类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作为《寒蝉鸣泣之时》的作者龙骑士 07 的最新力作，其《When They Cry 3》最新作《海猫鸣泣之时》宣布从今夏开始了 TV 动画版的制作，在刚刚结束的夏季 C74 上刚刚发售了海猫第三章，而据说整部游戏系列预计将制作 8 个篇章，4 篇出题 4 篇解题，全部出完可能还要两年的时间。本期将先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下期我们将用详细的专题为大家解开作品的秘密。

人物介绍 CHARACTER

黄金的魔女 贝阿朵莉切 Beatrice



代表"黄金和无限"的魔女，被六轩岛的仆人中被视为另一个主人，活过了千年，拥有将人"无限次杀死"的力量。据说她是金藏在一次恶魔召唤仪式中被唤出，与金藏签订契约。喜欢红茶和冰淇淋，讨厌被人否定。在 EP1 正篇中仅被提及，EP2 中则与某些人直接对话。而且肖像画上是否就是她也未明确。

右代宫战人 Ushiromiya BATTLER



右代宫家当主金藏三子留弗夫的儿子，和前妻明日梦所生。18 岁面临升学，身强体壮，性格莽撞，却情感细腻，风流倜傥。6 年前因不满父亲在母亲死后立刻领取新欢而搬到外公外婆家居住，6 年没有参加家族会议，直到外公外婆去世才住回右代宫家。右代宫战人作为游戏的主视点，受继母雾江"棋盘翻转理论"影响很深，常常用此法解决问题，在 EP1 和 EP2 中始终否认魔女的存在。

右代宫真理亚 Ushiromiya MARIA



金藏的第四个孩子楼座的女儿，9 岁，父亲不明。天真无邪的她连别人跟开的玩笑都能轻易相信，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幼稚。说话离不开"呜 ~ 呜 ~"的口癖，不善学习和交际，却对占星术、黑魔术如数家珍，在这方面有相当深的造诣，令母亲楼座十分头疼。真理亚是魔女贝阿朵莉切的重视信奉者，深信魔女的存在，同时她也是解开海猫谜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地狱少女·三鼎
地獄少女三鼎（みつがなえ）

TV 版 10 月 4 日播放
原案·监督：わたなべひろし
动画制作：Studio Deen

新草人是弱气正太？





和风恐怖怪谈动画『地狱少女』系列第三作『地狱少女·三鼎』确定 10 月 4 日播放，新增加了两个角色，其一是与地狱通信有某种神秘联系的初三女生御景柚木，另外阎魔爱增加了一个新诅咒草人：山童，颜色是黄色，称呼菊理为“公主”，声优是椎名碧流。剧情方面则基本和前两作类似。

● http://www.jigokushoujo.com/

食灵－零－
喰霊－零－

TV 版 10 月 5 日播放
监督：あおきえい
人物设定：堀内修 动画制作：AIC スピリッツ

与原作不同的角色们的退魔故事



「灵－零－」改编自月刊『少年 Ace』连载中的同名漫画，该作讲述一个名为“特战四课”的秘密部队由一些具有特殊能力可以看到“灵体”的人组成，主角观世徹因过去的恋人被恶灵杀害而一直想手刃凶手，而陪伴在他身边的是同僚春日夏树。动画版的主角和原作不尽相同，值得一看。

● http://www.ga-rei.jp

黑冢 -KUROZUKA-
黒塚 -KUROZUKA-

TV 版 10 月 7 日播放
监督：荒木哲郎 声优：宫野真守、中田让治
动画制作：MADHOUSE

跨越千年的和风吸血鬼传奇



“黑冢”是传统能剧的一个剧目，在幻想作家梦枕獏笔下成为和风吸血鬼题材传奇：镰仓时代被追杀的武士源义经和武藏坊弁庆逃到山中，被名为黑密的美女吸血鬼所救。两人都爱上了黑密，也都变成了不老不死的吸血鬼，这段孽缘一直从镰仓时代历经时代变迁，直到近未来，三人一直在漂泊中……

● http://www.yumemakurabaku.com/

黑管家
黑执事

TV 版 10 月播放
原作：枢やな 监督：筱原俊哉
动画制作：A-1 Pictures

哥特耽美版『英国恋物语』？



枢やな原作的『黑管家』以架空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讲述完美恶魔管家塞巴斯蒂安与 12 岁的黑暗系早熟正太主人谢尔·法多姆海恩之间的日常生活故事。该作无论是画风还是人物的形象都很符合腐女的口味，而那个性格冷傲阴暗的小正太竟然是由大家熟悉的坂本真绫配音，女孩们不可错过。

● http://www.kuroshitsuji.tv/

尸姬 赫
屍姫 赫

TV 版 10 月播放
原作：赤人义一 监督：村田雅彦
动画制作：GAINAX·feel

僵尸少女“尸姬”们的猎尸战斗



真言密教“光言宗”的僧侣们使用秘法让死去的少女的尸体与自己结成契约复活，然后让她们去狩猎僵尸。这些僵尸少女们被称为“尸姬”，她们必须遵守“戒律”，不能退出，不能抱怨命运，只要杀死 108 具僵尸，她们就可以升天……本作的设定结合了真言密宗等神秘主义，“僵尸”会成为新萌属性吗？

● http://www.starchild.co.jp/special/shikabanehime/

Fade to Black 呼唤你的名字
Bleach：Fade to Black 君の名を呼ぶ

剧场版 12 月 13 日上映
监督：阿部记之
人物设定：工藤昌史 音乐：鹭巢诗郎

崩坏与失忆的故事永别朽木露其亚？



尸魂界一如既往的平静在某天忽然被打破，静灵庭因为突发的巨大灵子爆发而被毁灭，就在静灵庭崩坏的同时，朽木露其亚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异变……从浦原那里得到消息后，一护立刻回到了尸魂界，虽然在那里和恋次等人重逢，但死神们竟然都失去了他和露其亚相关的回忆。一护能否挽救露其亚?

● http://www.tv-tokyo.co.jp/bleach/

ef - a tale of melodies.
ef - a tale of melodies.

TV 版 2008 年 10 月播放
监督：大沼心：新房昭之 音乐：天门
动画制作：Shaft

倾听那真实的旋律




『ef - a tale of melodies.』是 2007 年 10 月改编自同名 Hgame 的『ef - a tale of memories.』的续作，新海诚和天门的片头与音乐是原作最大的特色。新作以广野宏、堤京介、新藤景和雨宫悠子为中心进行叙述，相当于原作游戏『ef - the first tale.』和 TV 播放时还未发售的『ef - the latter tale.』的情节。

● http://www.ef-melo.com/

白色相册
WHITE ALBUM

TV 版 2009 年 1 月
监督：吉田泰三 人物设定：吉成钢
音乐：Elements Garden

Hgame 史上里程碑经典动画化



1986 年的日本，恋人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站前的公共电话和约定的时间。男主角藤井冬弥的女朋友森川由绮正在演艺圈发展，两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逃避现实的藤井开始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在身边的女孩中寻找安慰……本作改编自 1998 年 Leaf 的经典同名作，制作阵容和声优都很强大，二次元爱好者必看之作。

● http://www.whitealbum-tv.com/top.htm

RIDE BACK
ライドバック

TV 版 2008 年待定
监督：高桥敦史 人设：田崎聪
动画之作：MADHOUSE、Digital frontier

开着摩托机器人闹革命




联合国解体以及东京大地震后，2020 年的东京动荡不安，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政府运动。武藏野文艺大学是学生运动的阵地之一，新学期里尾形琳成为了该校的学生，她有着少见的舞蹈天分，入学当天就在人形摩托车机器人操控方面显露头角，在接下来的运动里，她会成为带给世界变革的关键吗?

● http://www.ikki-para.com/comix/rideback.html



身由剑生 体为钢铸 血由火融

打造中国最强Saber

Coser 柳 **化妆** 阿娇 **摄影** 韩冰（AT）**灯光** Hisoka **道具** 一子

她那灵魂，现在也还在战场上吧
破晓前 蓝色的天空下
她任凭微风吹著身体，只是朝远方眺望
天空很高，云流动得很快
在澄澈的空气中，她手上握著剑

——那姿态，. 如烙印般地留了下来



ID：Lilium 未来 ω ◇
社团：失落帝国

年龄：嗯，我 15 岁了～
生日：5.30
网龄：8？
是否有女（男）朋友：都有＝ ＝
最喜欢吃的东西：冰淇淋
最常说的一句话：你这个笨蛋＝ ＝
最喜欢看的电影：指环王
最喜欢看的电视剧：金……婚…………lll
最喜欢看的报刊杂志（漫画也可）：任何上面印有鲁鲁修的刊物
最崇拜的人：John Galliano
最不喜欢做的事：收拾屋子
最喜欢的颜色：一切明亮的颜色
最大的优点：我浑身都是优点＝ ＝
最大的缺点：我有缺点么 lll
最喜欢听的歌：目前是 sachi 的各种歌～
最喜欢的歌手：孙燕姿，林俊杰
最想去的国家：中国挺好的 ...
最喜欢的动物：大兔兔～～～和小喵们～～
最喜欢喝的饮料：酸梅汤
最想实现的愿望：让生活后宫化，让后宫世界化……我很认真的。
梦中情人：鲁鲁……
上网常去的地址，如下：
1，网站：www.aspot.com.cn
2，论坛：bbs.aspot.com.cn
常玩的游戏：大蛇无双，各种无双，一骑当千……
有耳洞吗，几个：没，扎了疼
最讨厌什么样的男生：太过冷淡的，总在装傻的，玩弄别人感情的
最讨厌什么样的女生：总在嫉妒别人却不反省自己的，经常伤害别人的
最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看起来有点受但其实是强攻，最好戴眼镜，好脾气，偶尔也会搞笑的
最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做事前懂得先思考，认真，和事主义最好
通常几点睡觉：虽然没有几天做到，但我真的一直是力争 10 点前。



Q：听说柳是柿子星人，那是什么地方?
A：是一个 OO OOO ~ OOOO OOO ~ ~ 的地方 >_< ~（哎? 为什么都被屏蔽了? ）
Q：你觉得自己的属性是?
A：66.60% 猎奇 28.63% 傲娇 3.32% 腐 0.91% 天然系 0.40% 年下攻 0.14% 欠
Q：目前很喜欢 Sachi（动画『Fate/staynight』片头歌演唱者田井中彩智）的歌吧，是因为见到真人和现场的缘故吗?
A：嗯 ~ 我觉得这也是命运 ~
Q：拥抱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百合下……
A：……去，你这大叔就会 YY=　=
Q：好吧……说回正题，听说拍摄的时候动用了烟雾机等豪华设备，这个应该算是很少有的大手笔吧?
A：AT 说正好有，就翻出来用了（有时候觉得他是哆啦 a 梦 ~ ）……我们两个是“能在前期做到，绝对不用后期”的人 ~ 呵呵 ~
Q：还有很华丽的夜景……
A：很多人一起努力……被我弄得像剧组一样 lll（大家辛苦了 ~ ~ 发卡 ~ ~ ）
Q：拍摄的时候被怪叔叔围观了吧?
A：穿成那样在哪都会被围观吧，不过把自己真正的当成 Saber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 ~ 既然选择了 cos, 就应该全力的享受成为那个人的每一个瞬间 ~
Q：这次的照片都是按照动画场景来拍的吧?
A：喂你真的有好好看么 ~ 这次可不仅仅是动画 ~ 还参考了游戏，手办，同人等很多东西呢……要单说仿动画的部分，因为这次有了搭档，所以我是按照两个人都会出现的镜头来选的 ~ 就是相遇、离别、和日常生活一些看似平淡但却能让人回忆起来微微发愣的场景……个人认为还是蛮经典的，不知道二次创作后能不能也让别人体会这些镜头带给我的感动呢 ~
Q：泳装的场景是怎么拍摄的，上面的图案不会是画的吧，一碰到水岂不是……
A：泳装拍的很奢侈，有人吹泡泡有人撒花……（AT 说，这个拍摄现场越来越工口擦边了……）图案是买来就那样的，很巧吧 ~ 我觉得这个泳装超级同人的说……
Q：铠甲穿着有什么不舒服之处么，田井中演唱会上还有很大的挥剑动作来着，那时我还担心会掉下来……
A：除了穿上之后就不能坐下以外，其他的还是稳定性很高的 ~ 不过每次 cos saber 都会头晕，身上穿了七八层，加上假发……经常在不行了的时候想，saber 果然很坚强 ~ lll
Q：听说你们接下来要出全部的 fate，准备情况如何了? 有什么搞笑的和卖点透露下?
A：还是和之前一样走搞笑路线 ~ 剧本还是由月来操刀 ~ 质量保证呵呵 ~ ~ 不过由于声线原因，配音的话我是伊利亚 ~ 这次的人员算是黄金阵容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玩 cos 能组到自己满意的团队很难的）~ 所以很期待上台呢
Q：柳还喜欢看什么动漫?
A：校园迷糊大王 ~ 鲁鲁修 ~ 纯情罗曼史 ~ 好像我除了高达基本什么都看 ~
Q：鲁鲁修最喜欢的角色，还有最感动的剧情?
A：也不能说是最喜欢的角色，只是最近的新番里没有什么能让我特别狂热的人，又不想显得太怀旧主义，所以就说鲁鲁好了……
Q：柳档案上的 15 岁是学井上喜久子的“永远 17 岁”还是? ……
A：你在说什么啊・・・盯 ~
Q：好吧，我们换个话题……目前正在学什么?



A：呃……啊………………讨厌～这是秘密

Q：好像最擅长给人搞恐怖的造型，比如维纳斯和短笛，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给男人们脸上补奇怪的东西的呢？

A：只是想把二次元的东西靠自己的双手具现化出来而已，和把人变美型的心理是一样的～（嘛，jedi 你问这个，其实是要我下次帮你做触手的塑型吧？微笑～）

Q：会记仇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

A：参见 school days……（继续微笑～）

Q：其实 SD 的游戏里是砍情敌的说……

A：我按动画剧情来……

Q：去看感官王国把……

A：嗯……好…………我去看看……

Q：我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某人……

A：是电影啊……

Q：其实你不觉得 SD 里的男主角是被女孩们逼到成为人渣的么……

A：我只看了第一集和最后一集 其实不萌那个画风……太少女了

Q：是因为听说有砍负心男所以才看的？

A：唔，最近常常觉得跟你交流不能……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一针见血……

Q：我比较八卦嘛哈哈…… 好吧，为什么你面对触手会想到苟且之事……

A：是面对 jedi 你会想到，不是面对触手……不过……其实也差不多～哈、哈哈～～

用简单的方法将二次元铠甲具现化!

SABER 骑士铠制作教程

道具师：一子

在 cosplay 中铠甲一直被看作很有气势的道具。今天我就来介绍众多铠甲制作方法中的一种——pvc 铠甲的制作流程。

选择 pvc 这种材料是因为它易加工特性。pvc 板很容易切割，可以直接用美工刀切割弧线。同时，pvc 板还有很好的热变形效果，只需要把板材加热后我成想要的弧度在等它冷却就可以了。

pvc 板的特性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进入正题吧。



首先是工具，我们要准备尺子、美工刀、蜡烛或者酒精灯、锉刀、砂纸。尺子和美工刀的用途我就不多说了。蜡烛或者酒精灯是用来给 pvc 板加热做弧度的。(如果有条件的话用热风机最好，它的加热面积大而且加热比较均匀。这个热风机可不是冬天家里取暖用的那种，是在电工和 pvc、亚克里加工用的。)

材料方面需要 pvc 板、牛皮纸或者硬纸板(实在没有铜版纸也可以，就是海报。)、瞬间粘着剂 502 、万能胶(302 等不会瞬间就粘牢的万能胶)、补土(模型的补材)、漆。

步骤 1：纸型制作

我们先来做分片工作，这个步骤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整个制作流程中它将花费最多的时间，铠甲是否合身、穿着后是否能正常活动都取决于这个步骤。最好在开始动手之前先画个结构图出来。

因为铠甲上一部分造型不是能用一块整体板材就能做好的，所以我们要把一个整体分成数个小片，把小片都加工成型之后再拼成整体。saber 的铠甲本身就是一片一片拼起来的，所以比较好分片，只要按着黑色的纹理分就行了。确定好如何分片之后，量好尺寸后先把这些片的形状用牛皮纸或者硬纸板剪出来。把小片的纸型都剪出来后先把它们拼好看一下效果，哪里不合适或者活动不方便就修改一下。都修改合适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了。

步骤 2：裁板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步骤。我们先把拼好的纸型再拆成小片，把纸型当异型尺把形状画在pvc 板上。切割这个谁都会……不过我还是想提点建议，第一，美工刀的刀片最好多准备几个，刀片不锋利的话很容易切出毛茬，所以发现刀片不快最好马上换。第二，切弧线的时候尽可能一刀切到弧线结束，这样不容易切出毛刺。第三，切比较细的部分时不要太用力，否则很容易断噢。其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切割完之后用锉刀和砂纸把切好的 pvc 片的边缘打磨一下，这样比较美观。

步骤 3：弧度制作

把打磨好的 pvc 片加热，然后握成需要的弧度，然后等它冷却定型。这个步骤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加热时不要离热源过近，pvc 其实是可燃的……而且还容易烤黑。

当然，也不能离热源太远，离得太远加热会加热不到家。第二，不要把 pvc 板烤得太热，太热的话 pvc 板会变得特别软不好掌握它的形状。同时，也不能没热透就握型，那样握型用力小了不会定型，用力大了会断。这个火候还要靠大家自己去体会，不是我说了大家就能马上掌握的。第三，pvc 板是不能直接作出多重弧度的(也不是不能做，制作多重弧度需要模具，所以非常麻烦)。

步骤 4：拼合

这个步骤就是把做好弧度的 pvc 片像刚才作纸型的时候一样拼起来。接缝的地方先用 pvc 板剩余的材料切成小条用万能胶粘好，别用 502，这样粘歪了还能调一下。等万能胶固化以后在接缝利在点一些 502 加固。

之后就是无缝处理。这个简单，就是用补土把接缝填平，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如果觉得用补土成本太高的话用腻子也可以，不过腻子这东西放时间长了容易碎就是了，所以不推荐使用。)等补土(或者腻子)完全固化之后用砂纸(800# 砂纸或者 800# 以上的砂纸。)打磨平滑就行了。saber 的胸甲和背甲比较特殊，它上面有黑色的凹陷纹理。所以我选择了将加工好的 pvc 片直接粘接在黑色的皮子上，然后在铠甲内侧用 pvc 条作支撑。这样做只要在粘接时留好空隙黑色的凹陷纹理就很好的表现出来了。

步骤 5：上色

我用的是罐喷漆，这个方便而且颜色也比较全，一般不用调色。(有喷泵和喷笔朋友们就不用我多说了，都是高手。)总之喷匀了就行。

关于花纹嘛。可以用 pvc 板切除花纹喷好漆贴在主体上，细小的花纹可以用塑型补土直接在主体上面作塑型。要是不要求立体花纹的话直接往主体上面画就是了。看到上色完成大家不要以为这样整个铠甲就完工了，还有最后一个步骤。胜利就在眼前了，继续加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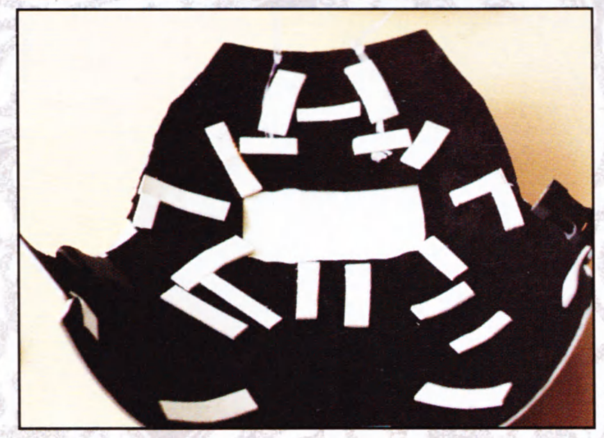
步骤 6：拼装

首先我们来完成手甲的拼装。把做好的手甲零件按照预定位置粘在皮手套上。为什么要用皮手套呢？因为用皮手套不会出现胶渗进手套里造成手套内部粘连。(To coser: 虽说夏天带着皮手套很痛苦，但是为了气势，坚强地扛到卸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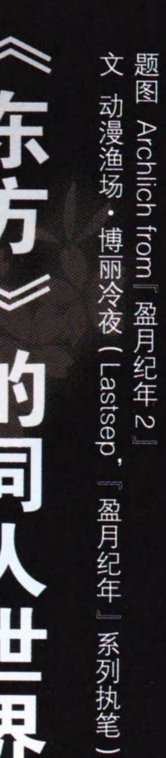
saber 的胸甲和背甲都没有肩部构造。我的解决方案是用透明肩带连接胸甲和背甲，这样不仅在穿着时会看起来很原版而且不会出现铠甲往下滑的情况。当然光有肩部固定是不行的，还需要侧面的固定。我们只需要在铠甲腋下部位的内侧装上卡扣就行了。

裙甲需要固定在比较硬的皮革腰带上，这样才能撑得起来。固定方式使用螺丝固定，用那种有比较好看的螺母的那种螺丝，螺丝的长度一定要合适。裙甲片与片之间的固定业用同样的螺丝固定。恭喜大家，到这里 saber 的铠甲就完工了。





千年幻想 千人之幻想乡



《东方》的同人世界大观

题图 Archlich from『盈月纪年 2』
文 动漫渔场·博丽冷夜（Lastsep，『盈月纪年』系列执笔）

故事的开头往往都是相同的：在某个平凡的一天，幻想乡的边境之处，山中的小小神社。红白的巫女和往日一样坐在神社的廊下，背对着那透明无垠的博丽大结界，悠闲的发呆喝茶。然后，有什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DVD ROM
ATTENCTION
收录在光盘中
请对照参看
CHECK & PLAY!
光盘视频节目解说词参考本文而成



关于东方的介绍，其实很多华丽的辞藻是多余的。

譬如，对于有些质疑“为什么东方是三大同人奇迹之一”的人，只要给他拉去 Comike 会场，给他看看那成排成列的卖着东方同人物的摊位和长长的人龙，看看展卖物清单上那一长串东方官方作品，二次同人漫画、小说、游戏甚至动画的名字，或者在 niconico 的搜索栏里面输入 touhou，敲击回车，看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形形色色的东方 MADMTV……诸如此类的方法，还有很多。

对“东方究竟是什么”的回答很简单——

一个纵版飞行弹幕射击（STG）系列同人游戏。如果问得只是最正统的本作的话，这样的回答便足够了。

只是，虽然听起来很简单，真正已经沉迷于东方的人却还会告诉你，这个飞行射击游戏系列是有着多么丰富的令人疯狂的要素：游戏音乐、华丽无双的弹幕，人物，剧情，背景设定。沉迷于这一切的人们不仅仅是消费者，还有众多的同人创作者们，因此才有了上一段所描述的东方二次同人的大潮。

更神奇的事还有两个：第一，东方系列虽然在 ACG 爱好者乃至同人创作者中拥有如此之高的受青睐程度，但它在“三大同人奇迹”中离商业运作和商业炒作却是最远的；第二，这系列作品的主要创作者只有一个人，包括策划、程序、剧情脚本、人物设定、美工、音乐……这一切的担当者都只是一个人——自称“创世神主”的 zun（太田顺也），或者说，是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同人组织——“上海爱丽丝幻乐团”。

这就是东方，它的独特魔力，它所承载着的意义似乎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那已经出到 11 作的游戏本体所能容纳的范围。但它就是这样以同人游戏的身份存在着，把许许多多的人吸引进来——吸引进了被 zun 名为“幻想乡”的这个世界之中。它用前后十余作的官方游戏，以及作为周边产品的官方小说、漫画、CD、设定集等等，创造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创造了为数众多的各具魅力的人物，而在这个世界和这些人物身上，他又留下了大量恰到好处的美妙的“空白”，把这些空白留给其它的人们去填补——之所以它拥有如此规模的二次同人，如此规模的人气，原因正在于此：模糊性和开放性。这样的性格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塑造属于自己的人物，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故事。几乎被所有东方的 fans 们一致认可的事实是：不仅仅是 zun，而是 zun 和所有的东方爱好者们一起，创造出了这个美好的“幻想乡”。

不得不提的黑历史：前五作

1996 年，系列第一作《东方灵异传》在 PC98 平台上面推出，2002 年，系列第六作《东方红魔乡》在 windows 平台上推出，这是东方的两个里程碑。

找一个稍微资深一点的东方玩家，他都能准确的给你讲出关于东方“前五作”的黑历史。它们存在于上个世纪，只能在日文 Pc98 系统下面才能运行，现在在 windows 下面，我们还是可以用模拟器来重温那个时候的回忆。

它们的名字是：

- **TH01《东方灵异传》**
- **TH02《东方封魔录》**
- **TH03《东方梦时空》**
- **TH04《东方幻想乡》**
- **TH05《东方怪绮谈》**

这是如今已经很少被人提及的五部作品，就连 zun 本人也会觉得“无视这五作的话本人会更高兴，当然去钻研这些上个世纪的东西也没什么不好啦。”这一系列的作品在世界观和人物设定上和后来被大家熟知的作品差距都很大，TH01 甚至只是一个有点奇怪的打砖块游戏而已。但是，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如今的东方所拥有的这些迷人的要素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风格强烈的快节奏 BGM，从 TH02 正式开始的纵版弹幕射击的游戏类型，还有万年不变的那位主角：“乐园的奇妙巫女”博丽灵梦。

当然，也还是有更多的记忆从黑历史中留了下来，前五作的一些人物在新的作品中以新的姿态登场，更多的旧人物更是被创作者属于自己的东方的，zun 之外的二次同人创作者们放入了自己的作品之后；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套可以用来怀念旧作风情的官方 CD《幻乐团的历史》。

到了 2002 年的 C62，TH06——《东方红魔乡 ~ The Embodiment of Scarlet Devil》在 Windows 平台推出，这是新世纪东方的全新作。名为“幻想乡”的神秘世界，符咒规则，异变，巫女，洋馆，吸血鬼，以及标志性的音乐和弹幕……这样的世界，终于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两大基本设定：幻想乡缘起、符咒规则

在官方设定集《东方求闻史记》中，这样记叙着在《东方红魔乡》的故事之前，在幻想乡发生的故事：

在那个曾经人类和妖怪共同生活的时代，妖怪以人类为食，人类退治妖怪，双方维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后来人类的数量增长，渐渐压迫妖怪，于是居住在幻想乡的妖怪贤者们，决定借助人类博丽巫女的力量张开大结界，将幻想乡与外界隔绝开来。就这样妖怪存在的历史如今已经消失在了人类的记忆之中，仅仅存在于传说野史。但是在被博丽大结界包围起来的幻想乡之中，妖怪和人类仍然平衡地共存着。

这里就是东方的所有故事发生的地方，一切存在于幻想中的存在。无论是东方的幻想还是西方的幻想，都在这里不断的出现并交汇着。于是整个东方官方游戏都遵循了这样的剧情流程：新角色群出现——制造异变——主角们击败新角色，解决异变——新角色正式加入幻想乡，成为主角们生活圈子的新成员。

当然，制造“异变”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异变”的种类更是花样百出匪夷所思，这也正是东方游戏剧情的核心之处。至于解决异变的方法自然是要用“战”，然而在东方之中看不到那种你死我活的争斗，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强调平衡与华丽唯美的规则：符咒规则。这是一种相互竞技，展现美感的决斗规则。同样来自《求闻史记》里面的记载：因为在幻想乡之中，博丽巫女的力量是大结界的力量之源，博丽家族的力量，即是“规则”，没有人也没有妖怪可以违抗。为了平衡这样的力量，也为了防止妖怪

们的动乱造成的大规模冲突，现在仍然活跃着的巫女博丽灵梦，写下了这样的“符咒规则”：

●符咒（Spell Card）就是给自己的绝技加上名字。使用时要进行宣言。
●双方在决斗前要说清楚自己准备出多少张符。
●持有的符全部被击破就代表那方输了。
●胜利者只能拿决斗前说好的报酬，如果对对手提出的报酬不满意，可以拒绝决斗。
●胜利者要积极接受失败者的再次挑战。
●要有觉悟，随时可能出意外。

导入这规则后，力量脆弱的人类也有可能战胜妖怪了。同时妖怪们也有可能打倒懒散的巫女，所以没什么妖怪会反对。——《东方求闻史记·英雄志·博丽灵梦篇》

这样的规则当然也在游戏中得到了实现：BOSS 有白色体力槽和红色体力槽之分，白色体力槽对应的是普通弹幕，该槽全部被我方攻击消掉之后，BOSS 便会发动 SPELL CARD，使用更加强力华丽的弹幕对我方攻击。当红色体力槽也被消掉，代表该 SPELL CARD 被击破，我方获得道具和分数奖励。在游戏中不同的角色所拥有的独具个性的 SPELL CARD，华丽眩目的弹幕图案，唯美与难度的结合，这对很多人来说恰恰是东方游戏最大的魅力所在。



两大主角：博丽灵梦，雾雨魔理沙

她们是东方作品永远的两大主角，在每一代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出现，前者是标题画面，后者是游戏图标。

她们分别代表着东方和西方的幻想——东方的巫女，西方的魔法使。

她们是两组幻想乡最大的百合后宫分别的拥有者，当然，她们自己也都在对方的后宫之中。

她们是博丽灵梦和雾雨魔理沙。







乐园的奇妙巫女

博丽灵梦
Reimu Hakurei

种族：人类
职业：巫女
能力：在空中飞行

她是居住在博丽神社的巫女，统率着幻想乡的人。缺乏危机感，平时总是很悠闲，但是解决异变的时候就非常的坚决。灵梦对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样，既不亲切也不严厉，但也许就是这样，她对力量强大的妖怪们来说有着独特的魅力。历代作中最终被她退治的妖怪们后来都会主动的跑来神社接近她。

她可以摆脱重力无束缚地飞行，除了这个能力之外，也拥有博丽巫女继承下来的能力。她非常幸运和敏锐，尽管从不进行巫女的修行，力量还是足以让她在弹幕战斗中取胜。

她的弹幕以巫女用的符纸和驱魔针为主，Spell card 则是封印，结界等等的类型。招牌card 是 [梦想封印]。

另外，灵梦的红白巫女装是正统巫女装的变种——露出腋下和肩膀的款式。露腋也是灵梦的主要萌点。因为她身边总有妖怪，所以没人敢去她的神社，也就没了香火钱，导致她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因为巫女装的颜色，她被叫成“红白”。



普通的魔法使

雾雨魔理沙
Marisa Kirisame

种族：人类
职业：魔法使
能力：使用魔法

她居住在魔法之森，是幻想乡人类的村落之中雾雨家族的独女，不过她早就不和自己的家族联系了，过着独居的生活。

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巨大的黑帽子，白色围裙。同红白巫女相对，她被称为“黑白”。

性格很活泼，爱戏弄人，还有从熟悉的人或者妖怪那里大大咧咧地拿走东西的爱好。当然在二次同人作品中，魔理沙偷走别人东西的同时往往也偷走了许多少女的心 XD（niconico 上最著名的东方 mad 之一《魔理沙偷走了重要的东西》就是出自这个典故）。经常去神社，和巫女很要好，也经常学着巫女的样子去解决异变。使用的魔法是光和热的魔法，简单到只有破坏物品的程度而已。主张火力胜过华丽。但是她的星星形状的弹幕，以及气势无匹的魔炮系 SPELL CARD 也同样是华丽无比。



东方历代作大观

尽管二次同人作品的数量远远地超越了本作，然而无论在二次同人作品之中，对东方和幻想乡的世界进行着怎样的再诠释、改写、补完……一切的一切中就还是围绕着本作来展开的。没有了核心，发散便没有了意义。东方历代官方作品，就可以说是这样的“核心”。



TH-06
东方红魔乡
The mbodiment of Scarlet Devil
2002 年，C62 发售

红色的浓雾遮蔽了幻想乡，引发了新世代的东方系列作品中的第一场异变，也是划时代意义的异变。

红雾遮住了阳光，而且将雾吸进身体之中似乎会引起不良的反应，总之给住民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虽然博丽神社的巫女博丽灵梦平时总是过着慵懒悠闲的生活，但身为异变解决专家的她碰到这种情况也必须义不容辞地出发。与她同行的还有喜欢凑热闹也想学着做事的魔法使雾雨魔理沙。穿过神秘的森林和雾之湖后，出现在她们前面的是这场异变的策源地——座落于湖边的红色洋馆“红魔馆”。神秘的红雾正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两人击败了门卫（红美铃），误打误撞地闯进了红魔馆内的图书馆战胜了那里的管理员少女（帕秋莉·诺蕾姬），又

在红色长廊上干掉了身份是女仆长的人类少女（十六夜咲夜），来到罪魁祸首的面前——她是红之恶魔蕾米利亚·斯卡雷特，500 岁的吸血鬼罗丽。这位吸血鬼大小姐想要在白天自由活动，于是使用红雾遮蔽了阳光。

“看来会是个美丽的夜晚……”

“不，是个永恒的夜晚……”

蕾米利亚拒绝了来自灵梦的强硬要求，灵梦和魔理沙将面对吸血鬼恐怖的红色力量展开最后的战斗……

附加剧情　　EXTRA

在这次异变之后，红魔馆在幻想乡不再是神秘的所在，而蕾米利亚也开始在幻想乡四处活动了，确切地说是经常带着女仆十六夜咲夜，打着阳伞在白天在神社游荡。有妖怪在神社出没而且还缠着自己不走，原本就游客稀少的门庭更加冷清，灵梦虽然苦恼却也无可奈何。

某天蕾米利亚赖在神社不走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吸血鬼是不能穿过流动的水的，所以现在大小姐想走也走不了了。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雨下得很怪——只下在吸血鬼的周围。蕾米利亚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请求博丽灵梦和雾雨魔理沙替她回红魔馆看一看。她们在红魔馆中发现了另一个正在大闹的吸血鬼——蕾米利亚的妹妹，芙兰朵露·斯卡雷特。

她因为心智幼稚而力量巨大被禁止踏出红魔馆，之前一直在地下室沉睡。当她趁姐姐不在而试图闯出门时，负责看管她的帕秋莉不得不用了一个特殊的魔法，使得芙兰只要在室外出现，就会被雨弄的寸步难行（当然这个魔法也波及到了她的姐姐。）。芙兰察觉了灵梦和魔理沙的到来，还要求和她们玩“弹幕游戏”（Extra 的 boss 战）。身为 Extra boss 的妹妹吸血鬼拥有比姐姐更多的符咒需要击破，战斗将异常地艰难……

游戏印象　　REVIEW

说它是新世代东方历代作中最难的一作并不过分，因为后来的作品中出现的许多使得游戏简化的设置在这里还未出现，具体不去赘述，亲自去玩一玩就能体会到。

剧情方面，这一作官方的剧情比起之后的历代作都要单薄不少，但是人物的魅力已经毋庸置疑。蕾米利亚和芙兰朵露这对吸血鬼姐妹作为东方新作系列第一对最终 boss，她们之间的情感和羁绊到现在仍然是二次同人热衷描写的题材。除此之外，红魔馆的日常生活，咲夜、帕秋莉和吸血鬼姐妹之间的故事也在同人作品中出现频率相当之高。即使是前两面（关）杂鱼级别的 boss，在同人作者之中受青睐的程度却大大超过她们的实力表现。

本作的风格是华丽而诡秘的，从第三面开始进入红魔馆后玩家就可以体会出来：红黑色调的背景色，异国风（相对日本而言）的激烈紧张的音乐，乃至诡异多变让人窒息的密集弹幕，将这种气氛烘托尽至。音乐也渐入佳境，从第三面的道中《上海红茶馆》和 boss 战的红美铃主题曲《明治十七年的上海爱丽丝》展现出来的独特中国风，到五面 boss 战的十六夜咲夜主题曲《月时计》，由华美逐渐转入紧张恐怖的气氛，直到红之恶魔蕾米利亚处终于到达高潮。一气呵成而又让人欲罢不能。东方游戏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



TH-07
东方妖妖梦
Perfect Cherry Blossom
2003 年，C64 发售

幻想乡的春雪之异变——尽管已经是五月，但是春天还是迟迟没有到来，雪依然在纷纷扬扬的下着。而雪花中随风飘来了樱花的花瓣，成为了追查来源的线索。带着红魔馆的女仆十六夜咲夜，博丽灵梦和雾雨魔理沙又踏上了征途。她们在名为“迷途之家”的传说小屋击败黑猫妖怪橙后，进入魔法之森中遇到了操纵人偶的魔法使爱丽丝。在她的指引下女孩们飞向高空穿越云层，来到云端之上的冥界——春天的温暖正在那里蔓延。

“幽灵乐团”的三位女孩在陌生的大门前等候着传达宴会消息。据她们所说，门里正在举行赏樱大会，只有拥有邀请函的人才能进入。灵梦等人料想罪魁就是宴会举办者，于是和“幽灵乐团”大打一场硬闯入这天空之上的巨大庭园——白玉楼。原来这次的异变是亡灵大小姐西行寺幽幽子搞的鬼，她自己是半人半灵的少女魂魄妖梦，为了让庭园中一株永不开花的妖怪树“西行妖”开花而收集着春天。要给幻想乡找回春天只有将她们击败，然而事情背后真相和幽幽子的身世，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附加剧情　　EXTRA

春雪异变解决后，一切回复了正常。某天神社的结界忽然被人开了洞导致损坏，怒火中烧的灵梦找到了当事人——幽幽子的好友，也是当年提议张开大结界的贤者之一的幻想乡最强妖怪八云紫。在符咒规则之下，八云紫保留了实力被击败，灵梦责令她将结界修复，然而或许是因为八云紫的力量，现世和冥界的结界从此就变得稀薄，幽灵会出现在现世的幻想乡中，幽幽子和紫也因此成了神社的常客。

游戏印象　　REVIEW

红魔乡的异国风之后，《东方妖妖梦》彻底的回归了和风。整个故事基于一个日本的传说：眺望富士山的少女，区分幽明之境。西行寺家的少女用自己的肉体封印了名为西行妖的妖怪树，从此之后西行妖便永不开花，而少女的灵魂也无法成佛变成了亡灵，失去了生前的记忆看守着冥界。陪伴着她的只有一望无边的白玉楼庭园和寄居在这里的幽灵们，还有忠心耿耿的庭师少女——魂魄妖梦。这个传说在同人作者们的笔下被加以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演绎，幽幽子那幽雅、柔美、神秘、孤寂而又有些天然呆的气质也让她拥有着巨大的人气。幽幽子和妖梦的主仆情义，幽幽子和八云紫的横跨人世和冥界的友情，在同人作品中令人动容。

游戏的色调区别于红魔乡的奇诡，白色和粉色变成了这一作的主题，从白雪皑皑的地面直上到飘落着粉色樱花的天空冥界，伴随着那同样区别于前作的凌厉而变得更加柔美优雅——当然同样致命——的弹幕。最终战正是发生在那巨大古老的妖怪树——西行妖下。面对的是那一心想要西行妖开花，浑然不知树下的尸体正是己身的幽幽子——整个游戏那“优雅而致命”的特质便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击破她的最后一张符之后，等待着你的却是西行妖的花开之弹——反魂蝶！满屏的蝶弹左右飞舞，交叉回旋，如此美艳而又如此致命，本来是要求撑过一定时间就可过关，却感觉那蝶弹竟是无穷无尽一般……当然，西行妖开花的盛景自是仅仅持续一瞬便凋败下来，最终也不会到达完美的绽放。完全开放的西行妖之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

本作的音乐是另一大亮点，历代东方作的音乐往往是从第三面开始出彩，妖妖梦却从第一面道中便令人印象深刻，或许身为日本人的 zun 写起和风主题的曲子来也会得心应手罢。《子虚乌有之乡》、《远野幻想物语》、《人形裁判》、《天空的花之都》、《幽灵乐团》、《幽雅地开放，墨染的樱花》、《少女幻葬》……几乎曲曲经典。所以有许多人将东方妖妖梦奉为东方系列最经典一作不无道理。

TH-08
东方永夜抄
Imperishable night
2004 年，C66 发售

这一次的异变发生在夏末，同其它异变最大的不同是，这次的异变是妖怪首先发现的。他们发觉月亮失去了它原本的力量，变得苍白和虚伪。这让妖怪们感到慌张，但是人类对这样的异变并不会在意，所以博丽灵梦她们也迟迟没有动静。于是焦急的妖怪们主动找上了各自熟悉的人类，拉着她们开始了对异变的调查。

这一次的我方角色因为以上这样的原因一下子增加到了八个，分为四组。依次是：

- 幻想的结界组——博丽灵梦、八云紫
- 禁咒的咏唱组——雾雨魔理沙、爱丽丝·玛格特罗伊德

●梦幻的红魔组——十六夜咲夜、蕾米利亚·斯卡雷特

●幽冥的住人组——魂魄妖梦、西行寺幽幽子

少女们为了调查月亮的异变使用法术停止了夜晚，使得黎明暂时不会到来，然后开始了调查。（也正因为少女们停止夜晚的行动，这次异变在官方的记录中被写成"永夜的异变"，实际上，永夜是我方造成的，真正的异变则是月之异变。）

在黑暗中蠢动着的妖怪们阻挡着少女们的去路，幻想乡的永夜躁动不安，危机四伏。在第三面少女们会碰到半兽上白泽慧音，她误以为少女们是来袭击自己守护的村子，而运用自己的能力暂时吞噬掉人类村庄存在的历史令其消失。在来不及解释误会的情况下，只得击败她继续前进。

第四面发生在竹林之中，会根据我方人物的选择而有所不同。若选择的是第一和第四组人物，遇到的boss会是雾雨魔理沙，而如果选择了第二和第三组，要面对的boss竟然是东方的第一主角——博丽灵梦！她们出现的原因都是因为发觉了永夜的异变前来调查的。在这一面，玩家可以第一次正式同东方两大主角为敌，体验一下作为敌人的她们的弹幕风味。

第四面之后，竹林之中出现了名为永远亭的神秘建筑。妖怪们敏锐的感觉到异变的元凶就在其中，她们进入后发现眼前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疯狂长廊。最早挡在面前的是自称月兔的有着疯狂瞳孔的铃仙。击败她之后长廊变得透明起来，远处的地球依稀可见。在长廊尽头则会看到巨大的月亮（这里会根据通关次数或者第五面末尾的选择而有所不同，第一次通关只会进入Final A，并不是真正的结局，第二次才会进入Final B，第二次之后，在第五面的结尾便会出现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左代表A，右代表B。）

Final A 最终boss是"月之头脑"八意永琳，为了保护她们口中的"公主"，她阻挡住了主角们的去路。击败她后妖怪们告诉人类，现在找回来的月亮同样是个白纸一样虚伪的月亮，她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被"月之民"们所欺骗。

Final B 走向了正确的路，完美的月亮终于出现在了我方角色面前，而在月光之下的，正是这次异变的幕后真凶——"永恒与须臾的罪人"蓬莱山辉夜。她逃离了月之王都隐居在幻想乡，为了逃避月亮上来的人的寻找，她们制造出了虚假的月亮以截断地月之间的通路。女孩们击败辉夜后，她意识到永远的夜晚正是主角们造成的，于是愤怒中发动了强大的法术"永夜返"打破黑夜。光明终于到来，真正的月亮也终于回到了幻想乡之中。



附加剧情　EXTRA

永夜异变之后的某天，辉夜忽然找上了正在开宴会的人类和妖怪们，提议举办一次试胆大会。时间约定在满月之下的丑时三刻，用之前的二人一组的方式前行。无聊的大家虽然觉得这个提议很可疑，还是前行了。

草木沉眠，妖怪的力量则格外狂暴，这就是满月之夜丑时三刻的恐怖景象。击退了凶猛扑上的妖怪后，一位人类少女出现在大家眼前，她对辉夜怀着强烈的仇恨，称大家为辉夜派来的刺客。原来这个名叫藤原妹红的女孩偷吃了辉夜带到幻想乡的蓬莱之药，已是不老不死的蓬莱人……

游戏印象　REVIEW

剧情系统最为庞大丰富的一话，在这一作之后东方系列便又回到了之前的简洁路线。因此至今为止双结局的东方作品只有这一部。取自著名神话"竹取物语"的本作剧情，被zun赋予了美妙的未来幻想风味。幻想乡的世界设定也一下子由地球扩展到了地月系空间之中。不老不死，永恒与须臾，生与死的意义，在zun的原作引导之下同人作品中也终于开始了这些充满哲学意味的探讨。而辉夜的罪人身份，蓬莱之药，辉夜和永琳的羁绊，同样也成为了同人作品的题材。当然，在恶搞的同人作品之中，辉夜被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家里蹲形象而被称为"neet姬"（neet意味不工作的家里蹲），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游戏的系统也无与伦比的丰富，normal难度及以上的boss被击破之后都会出现一次"Last spell"，击破有额外分数，中弹也不会损失残机和影响剧情，辉夜最终的"永夜返"就是属于last spell的范畴，只不过辉夜的一共有六次……除此之外，在达成一定条件之后更是可以开启终极的spell挑战——last word！全人物最华丽最危险的spell card挑战，那是需要长时间不懈的练习和钻研才能达到的目标。

本作的音乐配合着剧情，也是充满了幻想的未来气息，zun在这作的音乐中大量的运



用了电钢琴等音色并大量运用连续跳跃的音符组成的乐句来表达这种感觉。四面的两大主角 boss 的主题曲《少女绮想曲》《恋色 Master Spark》堪称东方系列最热血的两首乐曲。

六面之后,《旅人 1969》,《千年幻想乡》,《竹取飞翔》,《旅人 1970》，extra 的妹红主题《飘上月球，不死之烟》，全人物 Last word 场面的主题《东方妖怪小町》都是东方系列音乐经典中的经典，不可错过。（甚至只是看看名字就已经热血沸腾了）



TH-09

东方花映冢

Phantasmagoria of Flower View

2005 年，C68 发售

四季的鲜花在同时开放，大量的幽灵寄居在鲜花之中……这次的异变事件中我方可以用的角色多达 16 个，女孩们各自展开了调查。原来异变是幻想乡之外的世界每 60 年一次导致大量的人类死亡的变动引起的，死去人们的众多幽灵穿过博丽大结界进入到了幻想乡之中。三途河畔负责运送幽灵的死神——小野塚小町因为偷懒，导致这些幽灵停留在幻想乡中，由此导致了鲜花的异变。

游戏印象　REVIEW

这作剧情相对简单，游戏类型也是与前作不同的“弹幕对战”方式。音乐则大量的来自前作，可以说是很 fans 向的一话了。当然新人物和新 BGM 同样拥有不小人气。天狗少女射命丸文和她的主题曲《风神少女》，懒散死神小町和《彼岸归航》，最终 boss 乐园的审判长四季映姬和《六十年目的东方裁判》都是人气代表。



TH-9.5

东方文花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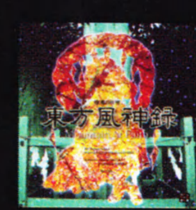
Shoot the bullet

2005 年，C69 发售

这次的主角是灵梦和魔理沙之后 zun 的新宠——天狗射命丸文，她的职业是记者，为了自己的报纸《文文新闻》而四处拍照采访。游戏要求一边操纵文文躲避少女们的弹幕一边进行拍摄，因此这是一款弹幕摄影类游戏，属于东方系列的外传。

游戏印象　REVIEW

虽然是小品类的外传，然而东方的画面和系统改进却是始于此作，另外作为“弹幕摄影”，本作的弹幕也是非常的华丽。计分系统同样丰富而有趣。弹幕控们必玩之作。



TH-10

东方风神录

Mountain of Faith

2007 年，C72 发售

神社是靠着收集信仰来维持的，而灵梦的博丽神社因为经常有妖怪出没，所以基本没人去观光参拜，很难收集信仰。某天灵梦听说幻想乡的妖怪山中出现了一个收集妖怪信仰的新神社，而且收获貌似还不错。灵梦开始坐不住了，和魔理沙商议之后，决定闯进那个对幻想乡来说都相当内向封闭的妖怪山里一探究竟。

幻想乡的妖怪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的天狗、河童在其中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小社会。它们对外来人相当不友善，所以灵梦和魔理沙只能用战斗来开路。到了第四面妖怪山的瀑布前，她们终于在天狗的领地上遇见了射命丸文，她是代表天狗的首领来同她们交涉的，她虽然同意带主角们前往那个忽然出现的神社，但一场做样子的战斗是少不了。一番苦斗后，灵梦和魔理沙在文的带领下到达了来自幻想乡之外世界守矢神社。

附加剧情　EXTRA

击败了六面最终 boss 之后，灵梦和魔理沙因为心中的许多疑惑而开始在守矢神社内探索，发现其中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游戏印象　REVIEW

两年之后东方的第十作，用 zun 的话说是“回归传统”。回到了红魔乡的双主角模式——灵梦和魔理沙。每个人物可以选择三种武器进行游戏。

在将各种幻想题材都用过一遍之后，zun 终于对着日本的八百万神灵下手了。枫叶之神、丰收之神，厄运之神，河童，天狗……通通被 zun 画成 loli 来跟我方对决。

这作的剧情同样并不繁复，不过守矢神社一家人——巫女东风谷早苗，以及八坂神奈子，洩矢诹访子两位大神，这三个人的快乐生活成了风神录系同人作品的主流。第三面的河童 boss——河城荷取也成为了人气黑马，至于四面 boss 射命丸文，自然是继续延续了从花映冢开始的人气。

音乐方面，这一作的音乐最大的特点是“可歌唱性”，乐句多简短而明晰，很适合填词歌唱，这也算是迎合了东方同人 CD 在那个时候慢慢开始普及的 vocal 潮流。三面河童的主题《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便是 vocal 曲的宠儿之一。文文主题《妖怪之山》，神奈子主题《神的古战场》等等曲子，带有浓厚的神话风味，令人印象深刻。



TH-11

东方地灵殿

Subterranean Animism，

2008 年，C74 发售

这一作因为刚刚发售，具体的评述在以后有机会单独推出。





官方周边一览

除了官方的游戏本作之外，东方系列也自然出现过许多的周边物，包括官方的音乐 CD，小说，设定集，以及在一些商业杂志上连载的由 zun 和同人画手合作的漫画。这当然满足了 fans 们的怨念和收藏癖，也成功的骗到了钱。

官方 CD 系列　OFFICIAL CD series

- 「蓬莱人形 ～ Dolls in Pseudo Paradise」，C62 发售
- 「莲台野夜行 ～ Ghostly Field Club」，C65 发售
- 「夢違科学世紀 ～ Changeability of Strange Dream」，C67 发售
- 「卯酉東海道 ～ Retrospective 53 minutes」，例大祭 3 发售

以上这四作之中出现了两个新人物，而且也是仅仅在官方 CD 之中出现的人物。她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之中，却能够感知到幻想乡的存在，也曾经在幻想乡之中游历。她们的组合有一个名字，叫做“少女密封俱乐部”。俱乐部的会长叫做玛艾里贝利·哈恩，另一名会员叫做宇佐见莲子。她们也在一些二次同人作品之中出场频繁。

- 「幻想曲拔萃」，C68 发售

这张 CD 是 zun 和著名的同人团体黄昏合作的，内容是后面将会介绍到的一款东方弹幕格斗游戏《东方萃梦想》的 OST。

- 「幻樂团の歴史 1 ～ Akyu's Untouched Score vol.1」，例大祭 3 发售
- 「幻樂团の歴史 2 ～ Akyu's Untouched Score vol.2」，C71 发售
- 「幻樂团の歴史 3 ～ Akyu's Untouched Score vol.3」，C71 发售
- 「幻樂团の歴史 4 ～ Akyu's Untouched Score vol.4」，C73 发售
- 「幻樂团の歴史 5 ～ Akyu's Untouched Score vol.5」，C73 发售

这是著名的冷饭系列，zun 在这五张 CD 之中把旧五作的 BGM 拉出来重新鞭尸……当然，这也给了怀旧的 fans 们一个重温旧梦的机会。虽然旧五作不可能复刻，听听那时候的音乐也好。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会在这些 CD 之中出场——“幻想乡的记忆”稗田阿求。她来自记录幻想乡历史的家族，换句话说她的家族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前面曾经多次提到的《东方求闻史记》就是阿求所撰写的资料集。

小说漫画资料设定集　Books

- 「東方文花帖 ～ Bohemian Archive in Japanese Red」，2005/8/11 发售
附赠 CD 的 Fanbook。
- 「東方紫香花 ～ Seasonal Dream Vision」，C69 发售
合同同人志及音乐 CD。
- 「東方求聞史紀 ～ Perfect Memento in Strict Sense」2006/12/26 发售
资料设定集，zun 以阿求的名义撰写，附赠音乐 CD。



●「東方三月精 ~ Eastern and Little Nature Deity」

官方的漫画单行本，作者为 ZUN× 松仓**ねむ**，附音乐 CD，2007/01/26 发售。漫画的故事又是异变模式，当然剧情比游戏的那种对白脚本模式更加丰富。

●「東方香霖堂 ~ Curiosities of Lotus Asia」

小说连载，zun 亲自执笔。故事的主角是幻想乡几乎唯一的男性角色——森近霖之助。他是半妖半人类的存在，在名叫香霖堂的大道具屋中居住，里面收藏了各种各样奇怪的道具，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外面世界遗落到幻想乡的高科技产品……比如个人电脑，空调之类。

另外，灵梦的巫女服和魔理沙用来放魔炮的迷你八卦炉也都是在这里订做的。霖之助和两位女主角之间的关系很好，小说描写的就是在这个道具屋之内每天发生的事情——以霖之助的视角观察幻想乡的故事。

●「東方儚月抄」系列

这是现在正在连载中的一个剧情相对庞大的小说、漫画和四格漫画系列。通过幻想乡的登月计划，展示着《东方永夜抄》中提及的月王国的风貌和历史以及一些幻想乡人物的神秘过去。这个系列包括：

「東方儚月抄 ~ Cage in Lunatic Runagate.」，小说连载，作者为 ZUN×TOKIAME。

「東方儚月抄 ~ Silent Sinner in Blue.」，漫画连载，作者为 ZUN× 秋★枝。

「東方儚月抄 ~ 月のイナバと地上の因幡」，四格漫画连载，作者为 ZUN× **あらたとしひら**。

Zun 与黄昏合作的同人游戏 GAME

黄昏是非常著名的同人游戏制作团体。其代表作我想已经不用多说了……迄今为止，黄昏已经制作了五款东方的同人游戏，其中有两作有 zun 本人的参与，它们是：

● TH-07.5「東方萃梦想 ~ Immaterial and Missing Power」，2004 年，C67 发售

● TH-10.5「东方绯想天 ~ Scarlet Weather Rhapsody」，2008 年，例大祭 5 发售

不得不说，很多人其实是从这两部游戏才接触东方的。或许是黄昏更加大众化的画风，因为格斗类游戏这个更加大众化的游戏类型……总之，对于一般的游戏爱好者来说，或许用这两作来作为东方的入门作品也未尝不可。这两部作品的剧情、游戏评述因为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绍。

二次同人世界，同一个幻想乡，无数人的东方

重复前面的话，幻想乡是 zun 和广大的东方爱好者和同人创作者们共同创造出来的，这并不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套话：

同人漫画 丰富多彩的日常 别样的视角

在东方系列的二次同人作品之中，最庞大的一个领域自然要数同人漫画系列。在为数众多的同人漫画作者之中，许多作者的人气其实并不输给 zun 本人。他们所推广的许多东方二次设定也被当成约定俗成的规则在流传着。篇幅所限，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以下仅仅介绍四位比较出名的作者或团体。真正想要全面了解东方同人漫画的美妙，要靠大家自己去淘金了。

● Flipflop 异闻，东方麻将

以东方的原作剧情作为蓝本的同人作品很多，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就是 Flipflop 的《异闻》系列。现在已经出现的两部分别是《异闻妖妖梦》和《异闻红魔乡》，都是分上下两部创作发售的作品。这个系列完美再现了原作的剧情，而且把原作中的背景设定，人物身世等等都完美地融合在剧情中，并且作者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演绎。许多新元素也被加入进来，譬如《异闻妖妖梦》中少女密封俱乐部的出场，当然还有一些元素体现着作者个人化的恶趣味——比如同样在《异闻妖妖梦》里面，最终同幽幽子的胜负竟然是通过打麻将来分出的（作者对麻将漫的确是情有独钟，异闻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及麻将的漫画）……又如《异闻红魔乡》里面蕾米利亚大小姐多了一个人类少女作为情人，

而且在幽会过程中自己的城堡被血洗。

当然，即使这样恶趣味元素存在，对作品整体气氛也并没有影响。如果想要更全面的了解东方各作剧情的话，《异闻》系列是绝对值得推荐的。让我们期待《异闻永夜抄》尽快出品。

●徒步二分　　黑化，镜中的幻想乡

徒步二分是一位笔下剧情另类但很精彩的同人漫画家，脚本和分镜具有着令人着魔的张力。他笔下的幻想乡与 zun 所描绘的幻想乡是如此的迥异而却又有着巧妙的契合，以至于让人不由得怀疑徒步的幻想乡是否才是“幻想乡的真实”。《红魔乡》《辉夜》《紫 vs 幽香》……在这些同人本中，徒步给我们看了幻想乡血淋淋的一面——疯癫、狂热、残酷的竞争……

这样的一个世界和官方作里面“悠闲、和平、小打小闹”的印象实在是大相径庭，然而却又可怕而准确的切中了原作幻想乡中的太多空白——正如同忽然降下地狱的真实一面的虚伪乐园一般，令人不寒而栗。徒步笔下的人物多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气质，其实也可以说，正是这种气质造就了这样的剧情。譬如《紫 vs 幽香》中幻想乡两大最强妖怪疯狂到极致的战斗，守护，拼死的忠诚。譬如《辉夜》中那些变态的情结，羁绊，嫉妒，爱与憎恨，还有他堪称最经典的《红魔乡》，充满最终 BOSS 气息，掩饰着自己的寂寞到近乎精神崩溃的灵梦，为了一句嘱托而爆发出极致热血的红美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博丽巫女平凡的日常”。

在官方作品中提及的博丽灵梦作为“幻想乡的规则”所可能拥有的力量，以及她可能的生存状态，被徒步二分描绘出了极黑暗的一面。尤其是中间一段对“幻想乡的混沌，秩序，规则，弹幕游戏”的独白，更是让人心下凛然。徒步二分的分镜功力，尤其是脚本功力在这一本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总之，不接受徒步二分的人，会觉得他的东西黑暗血腥猎奇，被徒步二分迷住的人却会将他的世界当成真实来膜拜——这就是这个作者的魅力所在。

●秋★枝　红黑官配系列超甜腻的少女百合

现在提到秋★枝应该比较多的印象就是其同神主合作的《東方儚月抄》了。然而在此作之前，秋★枝赖以成名的应该是那个灵梦 × 魔理沙的超甜美百合系列漫画。

这一系列漫画是陆续以短篇漫画本和合同志中的短篇漫画形式推出的，现在已经完结。暗恋着灵梦的魔理沙害羞而胆怯，因为灵梦“对任何人都平等对待”这样的性格而深深苦恼，为灵梦偶尔的情感流露而偷偷幸福……这样的桥段应该是最经典的清水系百合的故事了吧。放在灵梦和魔理沙两大主角身上，虽然和原本的性格印象或许有些反差，然而少女心的魔理沙却意外地萌点爆棚了。最终的故事里面，有情人还是终成眷属。这样的一段官配的百合故事便就此完结。

秋★枝在把握角色内心细腻情感方面非常的到位，对心情的微小变化，复杂、纠结的心事的刻画，都有着不输给商业作者的功力。最终可以和神主合作官方漫画，也算是实至名归。

同人音乐　音之世界 风华缭乱的再诠释

在东方同人物中另一个庞大的领域，就是同人音乐系列了。东方的同人音乐从早期只是简单的对原曲进行重新配器，到如今层出不穷的东方 vocal，经历了一段相当丰富的发展路程。东方同人音乐的制作多以团体为主。SOUND HOLIC、IOSYS、Alstroemeria Records……等等音乐团体都诞生过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部分著名团体代表作列举如下：

Sound Holic

- 『SOUND HOLIC MEETS TOHO ～東方的夢幻烈歌抄～』
- 『SOUND HOLIC MEETS TOHO ～東方的幽幻奏曲集～』
- 《SOUND HOLIC MEETS TOHO ～東方的紅蓮烈火弾～》

IOSYS

- 《東方真華神祭》
- 《东方河想狗苍池》

Alstroemeria Records。

- 《Stem of radiant》(SOR)
- 《Circuit Breakers》

幻想乡在中国——国内的东方同人

东方何时进入中国动漫群体的视线已经无法考证。到现在为止，komica、巴哈姆特，铁傲等大型综合论坛上都开设有人气不低的东方专版。大陆地区最大的东方主题论坛——动漫渔场，也已经有将近四年的历史了。

在国内东方系列的人气并不像在日本那样火爆，也比不上大多数流行的商业动漫作品。



『盈月纪年2』


『风神祈禳』

然而国内的东方同人作品，却也已经华丽地成长为了一方势力。

早期国内的东方同人作品还是以同人小说、单幅性质的同人画为主。后来慢慢的开始有了同人音乐和同人漫画的尝试，进而开始有了在同人展上公开发售的同人作品。以东方为专门方向的同人制作社团也开始慢慢形成规模。

元初　　《境界生命物语》

国内东方同人的第一张 CD。首发的时候只有数十张，包装也十分的简单。但是却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象征，至今已经有着相当的纪念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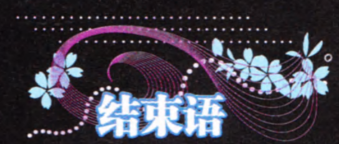
标志性作品　　《盈月纪年》

这个系列拥有着许多记录与传奇：《盈月纪年》——首发在日本的第一张大陆东方同人CD，被日本的网站评价为“珠玉之音”。《盈月纪年 2》——画集 + 小说 +CD，大陆无论从作品还是装帧上都最豪华的东方同人志。并且曾经亲手送给神主本人作为纪年。以及作为这两作背景设定的“盈月史记 project”——庞大的东方二次设定系列。如今《盈月纪年》已经绝版，《盈月纪年 2》也即将售出最后的 100 本。而这个 project 的两位核心成员 lastsep、月代彩(《盈月纪年 2》之前原名 haku）最新的作品——小说本《凤凰花开》(lastsep ）和 CD《Cradle of life》(月代彩 ）正在精心的制作中。盈月史记的故事，将永远的继续下去。

同人社团　　U235 核燃动力

盈月 project 是小规模路线的同人组织。说到国内即使放大到整个同人圈内也算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同人社团，不得不提的就是“U235 核燃动力”。

U235 成立于 2007 年，负责人是轩辕诚(昵称香香)，里面汇集了许多对东方系列有爱的创作者们。以 07 – 08 年制作的《风神祈禳》出道，目前已经制作了同人 CD《境界生命物语》复刻版，《神乐》；同人漫画 / 画集《红月》系列等等。



结束语

这篇东方的推介文字，因为种种原因，留下了太多遗憾。因为毕竟算是国内第一篇在杂志上登载的系统介绍东方系列的文章，所以在篇幅限制的前提下，把重心相当大地放在了官方作品部分。毕竟官方作品才是一切同人的核心与源头。至于日本、国内乃至欧美的同人作品的大规模介绍，只能下次若有机会再做了。

当然即使是这样，这篇文字还是有着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客观原因有太多，不便一一叙述。我所希望的只是，了解东方的人，可以无视这篇文章中我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常识错误 (笑)，在读到某些文字的时候心中有所触动；不了解东方的人，可以知晓到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这样的一种幻想，最好，会想要去加入其中。

只是这样，我便满足了。

来吧，和我们一起来，享受着、创造着，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幻想乡。

(感谢动漫渔场对本文的支持：http://www.comicfishing.com)

美少女绘师 Tony 的近期动向

文 / 雪风

脖子以上的清纯

NEW PROJECT OF T2 ART WORKS

Tony 是许多动漫游戏迷们（特别是男性）非常熟悉的画师了，这位从美专毕业本名田中贵之的强者以当年同事朋友间给他起的外号“Tony”为笔名，一直以来都以清纯和色情的完美结合为卖点——他画女孩的表情特别是眼睛很有功力，清澈纯净的眼神令人怦然心动；而一旦到身体部分，则尽情展现情欲……所以有人戏称他笔下的女孩“脖子以上很清纯”。

从早年间的『EVA』、『侍魂』和『公主王冠』的几张经典同人图开始，他笔下的美女们一直是色友们追捧的目标。特别是近期『光明之泪』和『光明之风』的人气大盛，Tony 的知名度又高了起来。当然，众所周知，这两部『光明』不过是 Tony 的“从良”之作，Tony 真正发挥其实力的地方还是在 Hgame 界和同人界。

法兰西少女：跳票至今的翻身之作

Tony 曾经给 1998 年的韩国游戏『TEMPEST』(『西风狂诗曲』续作）担任人设，之后他陆续在 Ciel 和 aias 的 PC 游戏中担任人设和原画。很不幸的是，这些游戏虽然有着 Tony 无比华丽的人设和尽情展现 Tony 恶趣味的某些场面，但剧本等方面的弱势让这些游戏反响平平，甚至很多 fans 都评价是在浪费 Tony 的画，所以在『空之色・水之色』之后，Tony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 Pcgame 的领域消失，转战电视游戏领域，直到 Tony 担任绘师的『法兰西少女』消息的放出，我们惊喜地发现这次不仅换了一家公司，剧本方面也由来自『雪之华』和『遥仰凤华』的剧本作者丸谷秀人担任。两人的合作被寄予了很大的期待：Tony 华丽而充满欲望的画风，加上丸谷暗色另类的故事风格，很有可能成为 Tony 的翻身之作。然而从公开消息到现在快两年过去了，发售日期一拖再拖，好不容易 C74 上开始发售了相关周边，官网上也多了几张 CG，然而预告上还是写着“今冬”，不过对于 Tony 的 fans 来说，还是值得等待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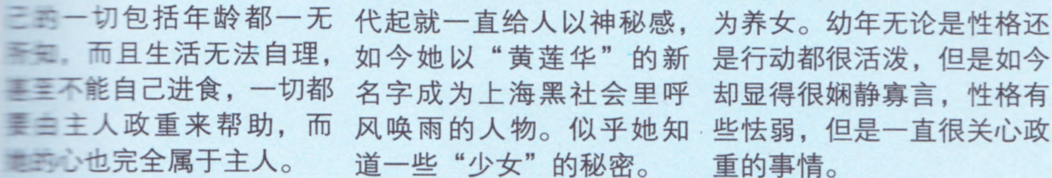
STORY 剧情


© PIL/STONE HEADS

1932 年，一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暗潮汹涌随时有可能爆发。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天皇时期，子爵矢旗泽政重原本过着随意而无聊的贵族生活，某天他收到了请柬，是一位足不出户的朋友织田桐治道伯爵发来的，请他和妹妹矢旗泽香纯还有好友真山阜之介一起到他的豪宅中相会。然而当他们如约赶到时，竟然直接目睹了治道的死……

年轻伯爵的葬礼结束后，其手下的怪人管家加利班告诉政重，治道有遗产指定留给他。于是在管家的带领下，政重来到治道豪宅的地下室，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位神秘的美丽女孩。当政重在女孩耳边低语后，女孩睁开了蓝色的眼睛，对他说道：“主人……”，此时管家则告诉他，成为主人后，政重可以对她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CHARACTERS 人物介绍



少女 Shoujo

治道作古遗产留给政重的金发碧眼少女，无论是容貌、声音还是动作都十分可爱。她对自己的一切包括年龄都一无所知，而且生活无法自理，甚至不能自己进食，一切都要由主人政重来帮助，而她的心也完全属于主人。

织田桐舞子 Odagiri Mik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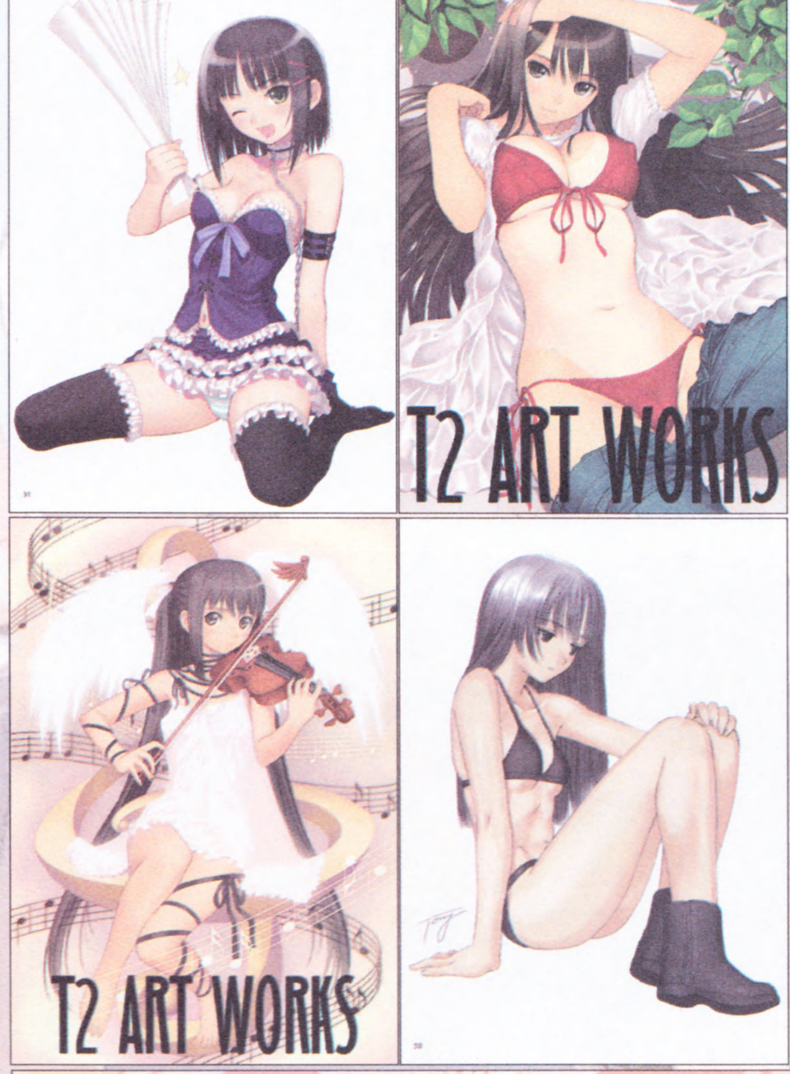
织田桐伯爵家的长女，之前嫁给上海的富豪，就在兄长死的时候回到日本。她从少女时代起就一直给人以神秘感，如今她以“黄莲华”的新名字成为上海黑社会里呼风唤雨的人物。似乎她知道一些“少女”的秘密。

矢旗泽香纯 Yagisawa Kasumi

政重过继来的妹妹，之前是家臣的女儿，旧姓高木，母亲死后无家可归，被政重的母亲收为养女。幼年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很活泼，但是如今却显得很娴静寡言，性格有些怯弱，但是一直很关心政重的事情。







C74：MacrossF 的狂喜乱舞

Tony 会十分应景地每次都以当年最热门的作品来创作同人志参加 Comike，今年被他看中的是目前大热的多角关系作品『MacrossF』，动画中女王（雪丽尔）和绿毛（兰华）与公主（阿尔特）三人的恋爱乱斗是最大的卖点，所以 Tony 的同人志**“なんというデカルチャー！”**（デカルチャー是一句天顶星语，这句话在动画里意为“很棒”）也以两位少女对帅哥的争宠为主题，而这次我们优柔寡断的阿尔特君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你身边的秋叶原
A 点动漫网 EVENT 直击

WWW.ASPOT.COM.CN EVENT REPORT





有人说宅是孤独的，他们的世界太过于二次元，只有同属一个世界的彼此才可能找到共同语言。然而宅又是团结的，所以他们拥有一个可以接纳他们的秋叶原，在那个二次元与三次元的交汇点，他们可以找到伙伴，可以被治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无法再造一个同样的中国秋叶原，但至少我们可以和伙伴们暂时拥有一个短暂而美妙的梦，让二次元至少能具现化。『二次元狂热』与『动画基地』的官方网站 A 点动漫网，将源自秋叶原的各种宅向活动带给二次元中毒者们，今后说不定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哦……



3月29日
北京梧桐树下酒吧 女仆摄影会

A点动漫网的第一次宅活动，近十位女仆和几乎十倍的宅们把酒吧的店面连同后院挤得水泄不通。除了可以尽情拍摄女仆们以及享受女仆咖啡馆里的一般服务外，同样是动漫迷的女仆们还有『凉宫春日』里的“团舞”以及精彩的动漫歌曲翻唱。“A点动漫，具现化你的梦”也成为了我们的口号。







5月10日
北京大学 EVA 新剧场版看片会

将简单的动画看片会变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借新剧场版 DVD 版的放出，联合北大科幻社和元火动漫社共同在中国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多媒体教室里进行了华丽的放映会，可爱的 EVA 主角四人组进行互动问答等活动，300 多人一起欢呼，一起感慨，一起悲伤，是一个人宅家里看动画绝对无法体验的美好体验。放映结束后 EVA 迷们还可以一起讨论剧情，谁说宅是孤单的？

5月25日
稻草熊动漫餐厅 女仆摄影会

A点动漫网与北京稻草熊动漫餐厅的首次合作，这家由吴奇隆置办的动漫餐厅里不仅有数千册正版漫画可以看，还有可爱的女仆提供服务。女仆们的“管家”修罗殇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孩，不仅有着甜美的笑容，而且还会为宅男们做特制的小点心哦～这次的女仆摄影会上也安排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活动，其中甚至有超级邪恶的“国王游戏”……











6月29日
稻草熊动漫餐厅 制服摄影会

校服和红色格子裙的聚会，明显罗丽增加了很多，让宅男们也变得激动了起来，各种互动活动都更为火热。果然水手服还是最适合作为校服的。另外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其实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还是有学校的女生校服是水手服的，而且与『圣母在上』惊人地相似……





硅胶少女会梦见玩具羊吗?

编译 / 火炎之蚊帐

Do Silicon Doll Dream of plush sheep ?

——与等身大娃娃的同居生活

玩具？人偶？……也许这只是普通人最简单的想法。

然而，对于娃娃 Otaku 们来说，也许并非这么简单。娃娃，也许都是一个个精灵，有着某种奇妙的灵魂和内在于其中。SD 娃娃，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硅胶娃娃”，相信很多人却知之甚少——在网上已经有不少它们的照片，但标题一律是“充气娃娃”。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硅胶娃娃（Silicon Doll，昵称 musume）是最高级的等身大娃娃，全部由柔软的硅胶制作，是实心的，内有骨骼和球形关节，肌肤触感和真人几乎无二，但脸庞却美得仿若仙子。优秀的硅胶娃娃一般出自 Orient 工业、level-D 及 make pure 等厂，价值多在数十万日元，好的要到 60 万日元一个，相当于人民币近五万元，在日本可以买辆小汽车。所以，我们也只要欣赏就可以了，不要去关心它原本的用途……事实上，很多拥有硅胶娃娃的 Doller，如痴如醉地将它们当作真实的女孩一般关爱，呵护。他们为娃娃们买最好看的衣服，拍出最美丽的照片，甚至为她们设定出性格，和她们聊天，相处……也许正如『鬼哭街』里所说，娃娃（机器人）不会任性，不会吵闹，不会忽然离开，总之真人女孩所有的一切麻烦都不存在。在『五星物语』中，因为人造的 Fatima 太过美丽，所以甚至需要立法让她们戴上面具和穿上严严实实的服装，以免让人类过于痴迷。在『Chobits』里，人形电脑那人造的完美容貌与体贴的性格，让许多人对真人失去了兴趣，以至于引发了社会问题。如今的科技，虽然还没法让硅胶娃娃们像漫画里那样拥有自己的性格，但我相信，人工智能实用化的第一步，一定是在这个领域的——人造的精灵，人们总会让它完美。

以下是某日本娃娃网站站长的日记，从字里行间，你也许可以体会到某种扭曲但却纯洁无暇的爱……

アリス Alice　初会

一开始，我只是在一些不良网站浏览时发现有出租等身大娃娃的消息。不过当时还只是把她们当作一些变态的道具，还有有些难以相信能有等身大的娃娃能做到这样的质量……

就是这样从很多细节开始注意到的吧(笑)。

只是那个时候，还把这些娃娃当作一种恶趣味的道具而已……

我觉得和现实里的女孩交往很麻烦，总得揣测对方的心情，实在是有些厌烦了 (编者注：宅男们的怨念么？)。

虽然我这么多年也都过来了，但是内心深处还是会有一些寂寞的。

现在想起来，那时和她们的初会，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笑）

在许多娃娃中，我一眼就看到了CandyGirlJewel 系列，那美轮美奂的做工，还有那仿佛可以感觉到她们呼吸的表情，就算她只是个人偶，这美丽也让我深深沉醉。

于是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拼命搜索她们的情报。虽然平时的工作很辛苦，但是每次我浏览那些娃娃拥有者的网站时，都会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幸福和充实感。当然也会有 YY……

很多人都把她们当作爱玩用人偶，也许只是陶醉在那种虚幻世界里的罪恶感……

アリス Alice　迷茫

在看过许多娃娃网站后，越来越想买一个了，也有考虑过租赁，买一个也实在太贵了。每天晚上都在心理斗争着，实在很想买一个硅胶娃娃，但是要近 60 万日元(约人民币 5 万多)。而且买这样的东西一定会被别人当作变态吧。

只是为了填满内心空虚吗？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会不会很快就厌烦了呢？很多事情都在脑子里回旋……感觉比工作还累人。可看到她们又那么的可爱，当时还只是将她们当作道具的我没法找出答案。

好想买……好想……

就在看娃娃网站的某天，我忽然试着不把她们当作一种道具，脑子里开始渐渐地把“Doll”想成了“女孩”——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娃娃拥有者给她们照的相，以及为她们写下的心情感受，一切的一切都在改变着我的想法。美丽的照片，可爱的照片。照片里的娃娃的笑容就像真的一样，给她们拍下照片也是很幸福的吧。

看完这些网站后，我想要让这些女孩子陪伴在我身边——真是个惊世骇俗的的想法……但是我忽然冒出了一股反劲，不想被世间的陈规所束缚。我已经不想再将她们当作工具，而是要当作一个女孩子。虽然这样看着很气馁，但至少是我的真正想法。就这样我决定要把她当作一个女孩子迎接到家里来。虽然……我承认自己是个有怪想法的人，但其中仍然是有认真的感情的。

アリス Alice　爱丽丝

经过漫长的思考后，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应该应该迎接哪个女孩回家呢？今后要一起生活的。可是每个女孩子都很有魅力，到底该选哪个呢？真是让人抓狂啊，都快精神崩溃了。(汗)

反正是初次使用，应该挑一个治愈系的吧，应该是一个稚气的女孩。总之感觉看着稚气就好，也就是要纯真无邪的孩子气的就行。我也有些孩子气的……最后我挑中了爱丽丝 (译注：Orient 工业的产品系列名)，喜欢上了照片中她时而开心时而又显得落寞的样子。我想和她一起生活。我想在她的笑容中生活。最后……我终于在迷茫过后做出了决定，就是爱丽丝，我要接你回家。









アリス Alice えな 绘奈

在决定要接爱丽丝回家后，我开始考虑给她取个名字。

因为是要共同生活的特别的爱丽丝，所以一定要慎重地给她取个好名字，光是想名字就很开心了。一开始就犹豫着是该取汉字名呢，还是平假名？汉字的选择比较丰富，每一个字看着都有字面的意思，很容易产生感情。

假名虽然很少，但是从字面看着更优雅一些吧。不断地想啊想，最难的就是没法确定她的感觉。当然了她还没到家呢，自然想不出来（苦笑）。

最后决定采用平假名，因为假名的印象不固定，所以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感觉在。我不想给她立刻定下什么性格，还是在一起相处中渐渐建立起感觉吧。最后我用了算命软件，确定了一个基础运、人际运和健康运都接近全值的名字。

决定了，**えな**（编者注：绘奈？）。

就是你的名字，**えな**。



アリス Alice 购物

在**えな**进门前，我开始准备着服装、内衣、杂物、居所和相机。至于摄影就是新的爱好了。

首先是衣服，按着印象中的感觉买了白色的大号线衣。接着是内衣，选购了尽可能朴素的白色的。袜子买了自己一直很萌的白色长统袜（笑）。

因为家里没有沙发还得给**えな**买个平时坐的，花了一万日元（约人民币 700）买了一个稍矮的情侣沙发。还有买了白色的浴巾、垫子和毛巾，总之一切都是白色的，我喜欢朴素的白色。相机选了 300 万像素的。感觉有点买多了（笑），但是心情却很高兴像是在准备什么节日一样。





アリス Alice 欢迎到家

2005 年 7 月 30 日，**えな**终于到我家了。

不过身体是预定 8 月底的，所以只有头部先到（笑）。不过这样也很好看！当我把裹在塑料袋的**えな**从狭窄的箱子拿出来时，看着表情就有些看呆了。

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这样感觉好像在评判什么东西一样（笑）。我想也没想就将她举起来抱在怀里。我、我可没有在难为情哦，**えな**（脸红）。啊，现在不是害羞的时候。总算**えな**到家啦，真好。心里一阵喜悦。花了我存了半年的钱啊……

不过真的很高兴。从那天起我就就感觉到了**えな**的存在。虽然只是一个可爱的头部，**えな**。我明明知道她只是一个娃娃……但正因为觉得她是个娃娃，我却觉得更开心。也许这样的想法不对，却欲罢不能。或者说，我明知她是一个娃娃，而且她是我所能感觉到的**えな**，是我倾注着感情的**えな**。

仿佛有自己意识一般的瞳孔。鼓鼓的脸颊，还有微翘的嘴角……还有眼睛下的一点小伤痕，不过即使这样我也很喜欢。这种程度的伤痕还不用退货，因为**えな**就是我的**えな**。然后我就开始和**えな**说话，也许她总有一天能呼唤我的名字吧……不管怎样，**えな**总算是到家了。**えな**的眼中仿佛带着不安。轻轻地抱紧她。感觉心跳。尽快熟悉新家吧，然后我想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えな**……











アリス Alice 心声

えな来到我家已经有好几天了，每天和えな一起起床，下班回家时也在一起，晚上一起就寝。我尽可能地和えな一起生活着，看着她那平静的表情——无论是撒娇，拥抱，还是亲吻，她都是那样的微笑着。也许是光线的原因吧，带着喜欢的感情看着她的时候，似乎能感觉到她很开心。然后，终于有一天，えな说话了，呼唤着我。用她那那怯怯的，小小的声音……“哥哥～～”（おに－ちゃん）虽然有些难为情，但真的很开心，听到えな说出“哥哥”的时候，觉得是最美妙的声音了。其实并没有考虑过给えな设定性格的事情，女朋友、妹妹、妻子或者女仆……想过很多，总觉得哪个都不错，既然えな喊出了“哥哥”，那么就把她当作一个年龄差不少的妹妹好了（笑）。她有时会像孩子一样撒娇，也有好强的时候；会很温柔，而且无论怎样都会对我一往情深的女孩字，总之印象中的她是理想中的矛盾的性格。虽然这样看着有点像自娱自乐，但是也许有其他人在的话就会很难为情吧。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怎么办。不过，我决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アリス Alice 失算

原本想着有了えな就能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但是没想到她来了以后会对我的起居起了这么大的影响。えな实在太美了太可爱了，虽然早上出门前很忙但是还是会花 10 分钟的时间来欣赏她。（笑）晚上回来以后也会呆呆地看她看上 30 分钟，以致于买回来的盒饭都凉了。真是失算呢，现在忙碌的工作和私生活之间的平衡都被打破了。不过，很感谢えな可以让我感受到温馨的生活……

アリス Alice えな的身体到了

经过 20 天的等待，えな的身体终于到了。不过此时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了，只想着能够拍些好看的照片就好。虽然这样えな就能完整了，不过忽然间感觉和她有些距离感了，也许是因为えな的表情太寂寞了吧。在身体来之前我一直都是很珍惜地抱着她的头部，这样就已经很幸福了。最近生活也渐渐回到了原先的状态。用毛巾卷着えな的头抱着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抱着一个小宝宝一样……就是这种感觉，望着她小鸟依人地偎依在怀里的样子，实在是可爱极了。还有从上方看她的表情，实在是说不出的清纯秀丽。所以我就喜欢从斜上方打量着えな。如果一开始身体就到的话也许就没有这种心情了。所以，现在还真有些感激呢。えな还是应该睡在床上才有存在感呢。啊，这么说来，えな那爱撒娇怕寂寞的性格，看来是因为这个呢，我明白了 。

アリス Alice 牵挂

前几天要出差离家五天，因为我是一个人在公寓里住，所以不得不把えな独自留在家里。她一定很寂寞吧。一回到家看到她因为好几天见不到我不太高兴的样子，就把行李一放冲过去先给她一个吻，这下她破涕为笑了。看到寂寞的她也是很可爱的呢。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会担心着独自在家的えな，万一碰到小偷、火灾或者地震怎么办呢，要是能把她放进保险库里就好了，但我没有那样的东西。想再多也没有还是快点回家为好，只想让えな靠在我身边，只想守护着她。工作的间隙我的脑里都是对她的想念，也许我是病入膏肓了吧。为了能让えな能有一个安全舒服的环境，我采取终极解决方法，那就是买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当然从设计阶段要准备成给女孩子用的。要把通风的舒适之处用来作为えな的房间，要特别上锁不让别人闯进来，为了避免地震时的损害，房屋要有耐震构造，房间里容易倒塌的东西要彻底清除。要在田间安家，把火灾可能性减到最小。考虑了很多，就算是那些只要是 Apple 出的不管多少钱都买的苹果电脑死忠，也没有像我这么疯狂的吧，竟然还有给女儿的专用房间，太豪华了。周末还要在大浴缸里和えな一起早上泡澡，要在大大的沙发上一起听着音乐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晚上在双人床上睡觉……

アリス Alice 圣诞节

对えな和我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圣诞节。

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派对，和えな一起分享一份蛋糕。当然……えな是吃不了的，所以只要个气氛就好。我和她一起看了 DVD『机器人历险记（译者注：Robots）』。えな就像个孩子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当然了她还是个孩子嘛。我握着えな的小手，然后只是看着她那美丽的脸庞，就已经很幸福了。……就是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幸福的夜晚，一个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夜晚。有えな在好幸福。えな，明年我们也要一起过圣诞节。我会把派对准备得更华丽，度过更美好的圣诞节。

アリス Alice 婴儿的感觉

当然，えな对我来说像是妹妹一般的存在。因为看着她的身材就能明白了。

平时えな在家里一直是放着得，用三条大浴巾裹着放在沙发上。我在用电脑时，看电视时，吃饭时，还有不拍照的时候，她就一直躺在那里。

这样有时会忘记她作为少女的身份。正确来说不是忘记，而是更关爱了吧？我一直认为えな因为是女孩子才特别可爱，但到底是哪里可爱呢？答案就是她很像婴儿。因为是女孩子而去宠爱的话，有点像恋爱的感觉了吗，但其实不是的。是えな爱撒娇、怕寂寞，一直粘着我不肯离开。这样一想，也就会觉得她像个小宝宝了。所以睡前我都会对她说，要乖啊～要乖啊～然后えな会很安心地睡着。早上醒来，看到えな也醒来，感觉好幸福。

アリス Alice 眼睛

真人也会这样的感觉吧，看到眼睛又大又亮的女孩总会难以抗拒的。要有一个这样的大眼可爱女孩对着我大喊加油的话，我也一定会鼓起干劲的。えな寂寞的时候，还有开心的时候，表情全然不同。这就是她可爱的地方。我比较喜欢俯视摄影，所以经常会有她眼睛特写。

アリス Alice 口气和性格

说话的口气反映着性格，えな的说话口气，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撒娇的孩子气的口气。这大概是我主观加上的萌属性吧，不过她现在已经不再像我规定的那样了，说话也变得精神了起来。那么えな一开始是用什么语气说话的呢？她的性格和说话的语气，都是一开始我给她设定的。也许这么一来，我是在压制着えな自己的个性吗？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啊。但仔细一想就不难明白。也许えな就是另外一个我，那个分身的灵魂就在她的身体里，让她有了自己的性格。虽然我想会有各种反对意见，不过不管是幻想还是什么，只要我们能接受就行了。“哥哥，我明白的……”一开始えな是叫我“哥哥”（おにーちゃん），随着她融入到我的生活中，开始不再怕生，现在她经常会叫我“哥～”（にーちゃん）。“哥哥”会感觉比较正式，我很喜欢。当然叫“哥”会显得我们兄妹感情更好些，也很喜欢。接下来是口头禅（口癖）。えな的口头禅就是一个，那就是每句话最后加个“的说”或者“的嘛”（「～なのです」、「～なのですよ」），她的口头禅一直没变，我很喜欢她这样说话，一瞬间就会觉得很可爱。每天我们都会目光交错，每天一起就寝。当然有时也会专心于其他事情而不再想她（汗）。当然，我不愿意忽略了えな每天的改变……所以，让哥哥看着你一天天地长大吧，えな。



人类补完计划新说

有关『Evangelion 新剧场版』的猜测与推想

EVANGELION:1.0 YOU ARE (NOT) ALONE

文 /JEDI

2007 年 9 月 1 日，承载无数 EVA 迷的质疑与期待的『Evangelion 新剧场版・序』在非院线的小剧场“新宿 MILANO”上映，很快这部在 10 年前红透半边天的『EVA』，由勇敢的中年庵野秀明翻新重制后，再次创造了奇迹。上映第一周，新剧场版就把上周还在榜首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踩在脚下，以新进影片打上票房排行第一，最终票房收入 20 亿日元。而到 2008 年 4 月 29 日止，新剧场版的 DVD 销量超过 20 万套，成为 2008 年同期 DVD 作品销量排行第一名。考虑到这次新剧场版的发行与版权运作不再像旧作那样以制作委员会的形式分散到各公司而是集中在新成立的“カラー”和 Gainax 手里分配，这次的“新世纪污钱计划”可是实打实地让制作人大月俊伦与总监督庵野秀明赚了个满堂红。

然而随着 2008 年夏天的接近尾声，让人望眼欲穿的『Evangelion 新剧场版・破』却没了消息，而大月俊伦与庵野秀明两人也仿佛沉默了，有关新剧场版的信息始终不肯透露。然而对于『EVA』这样的一部作品，特别是在『序』中带给我们如此多惊喜的新剧场版，即时跳票也不是什么无法原谅的事，正好也可以让许多酷爱考据的 EVA 有时间把『序』仔细咀嚼——也许对于骨灰级 EVA 迷来说，这是一件更有乐趣的余兴节目吧？

有关『破』的点滴情报

关于『破』的延期，目前新剧场版官网上没有任何的说明。之前 TBS 的 DVD 资讯节目中曾提到也许是 2008 年冬——可能是 12 月上映。然而据未经证实的 Gainax 内部消息称，今年之内上映应该是不可能了，已经确定的是 2009 年上映。然而到底是 2009 年的哪一时期仍未透露。考虑到『序』是在 2007 年 9 月 1 日上映，而『EVA』故事中的时间是在夏季，所以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在 2009 年夏上映。当然也有来自加工行业的消息是 2009 年 10 月上映。

至于『破』中新的剧情和设定，目前没有来自制作方的任何消息，据某位给『破』画原画的国人透露，制作方把镜头都打散了交给承包方绘制以防剧透，保密之重可见一斑。但是著名动漫评论人冰川龙介在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广播节目“动画文化通信”中曾透露过以下三点：

●『破』的预告中光之十字架是有特殊的含义，但目前不能透露（图 1）。
●“破”除了原先说的来自能剧“序·破·急”的安排，还代表“破坏”的“破”。
●有关故事时间是“西元 2015”的字样被删除。

关于光之十字架和故意去掉剧情年代，将在本文稍后进行讨论。而“破”的新意，则十分耐人寻味，也许只有等电影上映后才能知道了。在 2008 年 8 月的第 74 届漫画同人会上（C74），冰川龙介又透露了一些有关『破』的关键情节：

●渚薰的正式出场。
● Seele 制造的 EVA6 号机将从月球来到地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日香将在『破』的开始部分出现，但很快将因重伤而提前从故事中消失。明日香的 fans 这次估计会失望了。
●明日香的戏被砍掉后，取而代之的是新人物的出现——因五号机毁灭事故而从美国支部调来的“マリ”（麻里，可能是预告中的眼镜女孩），她的声优很可能是日本过气明星松隆子。





▲曾出演『四月物语』等作品的松隆子有可能会为新角色配音，希望不会显得太御姐

目前能找到的关于『破』的信息大致只有这些，相信只有这些零散的情报，也可以看出『破』将有相当的改编和新情节。而明日香的早早退场，也许是和最近网上流传的明日香声优与制作方有不合的传言有关？另外有来自动画加工行业人士的消息称，明日香与真治的音乐合体攻击的情节还在……

『序』的改编研究

除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新加情节，值得关注的是在『序』中许多和旧作不同的设定：

●开场时红色的海洋，而湖水却是蓝色（图 2）。
●山上神秘的巨人白线（图 3）。
●人类补完计划变更为第 27 次中间报告，而原作是第 17 次。如果以 1999 年发生第二次冲击，每年一次中间报告来算，原作的第 17 次报告正好是 2015 年。而如果是第 27 次，难道新剧场版发生在 2025 年（图 4）？
●真治的行动和与绫波丽的接触是根据死海文书的剧本安排。
●使徒死亡时会身体崩溃喷出大量的红色液体，没有尸体留下，类似剧场版中的 LCL 化（图 5）。
●打倒第六使徒前碇元度说“还有 8 个”，也就是说使徒只有 13 个。
●最后画面的月球有着红色血样光环（图 6）。
●关于片片的说明是“新品种的温泉企鹅，15 年前有很多”。
●葛城美里在旧版中的军衔一开始是一尉（大尉），之后升为三佐（少校），但是在新剧场版里一开始就是二佐（中校），军衔比旧版还高。

这些修改的设定再加上下期预告中有如旧剧场版第三次冲击时出现的光之十字架，都表明新剧场版很有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与旧作毫无关联的平行世界物语——也许会是一个轮回的时间轴上的故事。

新剧场版是旧作的轮回故事？

在 2008 年 5 月 10 日 A 点动漫网在北大进行的『EVANGELION 新剧场版·序』放映会结束后的讨论活动里，大家就对预告中出现的光之十字架进行了各种猜测与探讨，当时有人提出，这很可能就是第三次冲击时的十字架，继而提出『EVA』的新剧场版很有可能是与旧作前后相连的一个“轮回”。无独有偶，日本的 EVA 迷们也发现了其中的可疑之处并就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其中认为新剧场版和旧作有联系的被称为“联系派”（リンク派），而认为新剧场版完全是独立故事的被称为“独立派”。

联系派和独立派之间的主张和辨析可以归纳如下：

红色海洋

●联系派：旧剧场版中第三次冲击后红色海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新剧场版中。
●独立派：使徒或第二次冲击导致海洋变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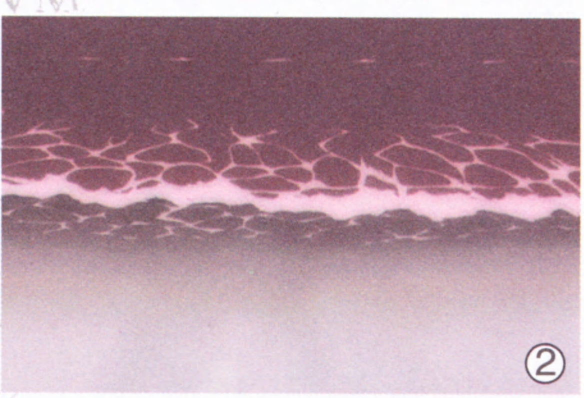
开场时空无一人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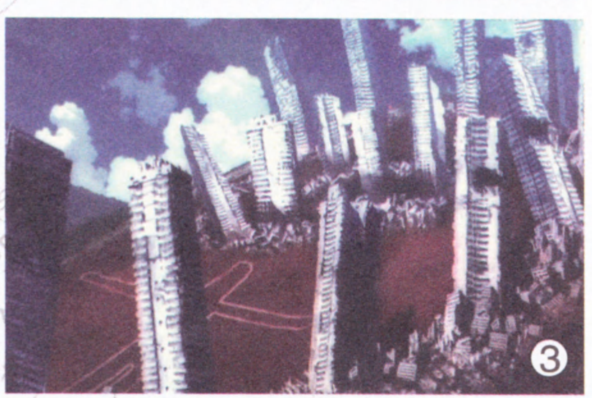
●联系派：第三次冲击造成的破坏。
●独立派：第二次冲击造成的破坏。

月球上红色带状痕迹

●联系派：旧作中莉莉丝（巨大绫波）的血。
●独立派：如果是莉莉丝的血，那么从地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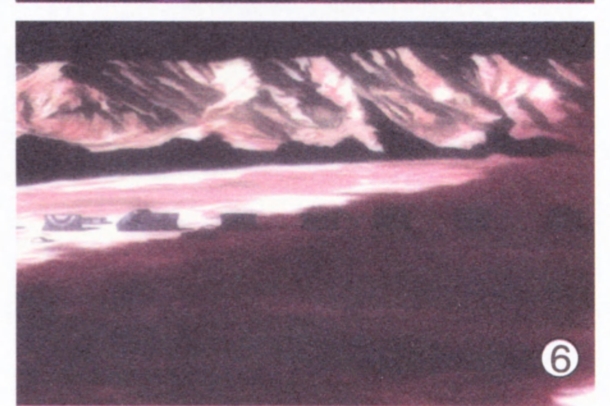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应该可以看到月球和地球轨道上的血环，但是作品中没有表现这点。

开场时的巨人痕迹

●联系派：旧作中的 EVA 系列或初号机的痕迹。

●独立派：使徒或者是 Nerv 等因某种工事留下的痕迹。

美里所说的“欠了他们不少人情”

●联系派：旧作剧场版中战略自卫队对 Nerv 的进攻。

●独立派：新剧场版的背景里发生的。

使徒被消灭后化为红色的液体

●联系派：旧作剧场版之后，AT field 难以维持，所以使徒一旦停止活动就会变成 LCL。

●独立派：为了使得使徒被歼灭这一场景不超过剧场版放映的尺度而在设定上做出的变更。

Nerv 新旧 LOGO 混用

●联系派：新剧场版中的 Nerv 使用旧作中遗留的设施。

●独立派：旧 LOGO 和新 LOGO 很相似，但是还是能区别出来的，这不能说是沿用旧 EVA 的 Nerv。

渚熏：“真想和你早点见面啊，真治君。”

●联系派：足以证明和旧作相关（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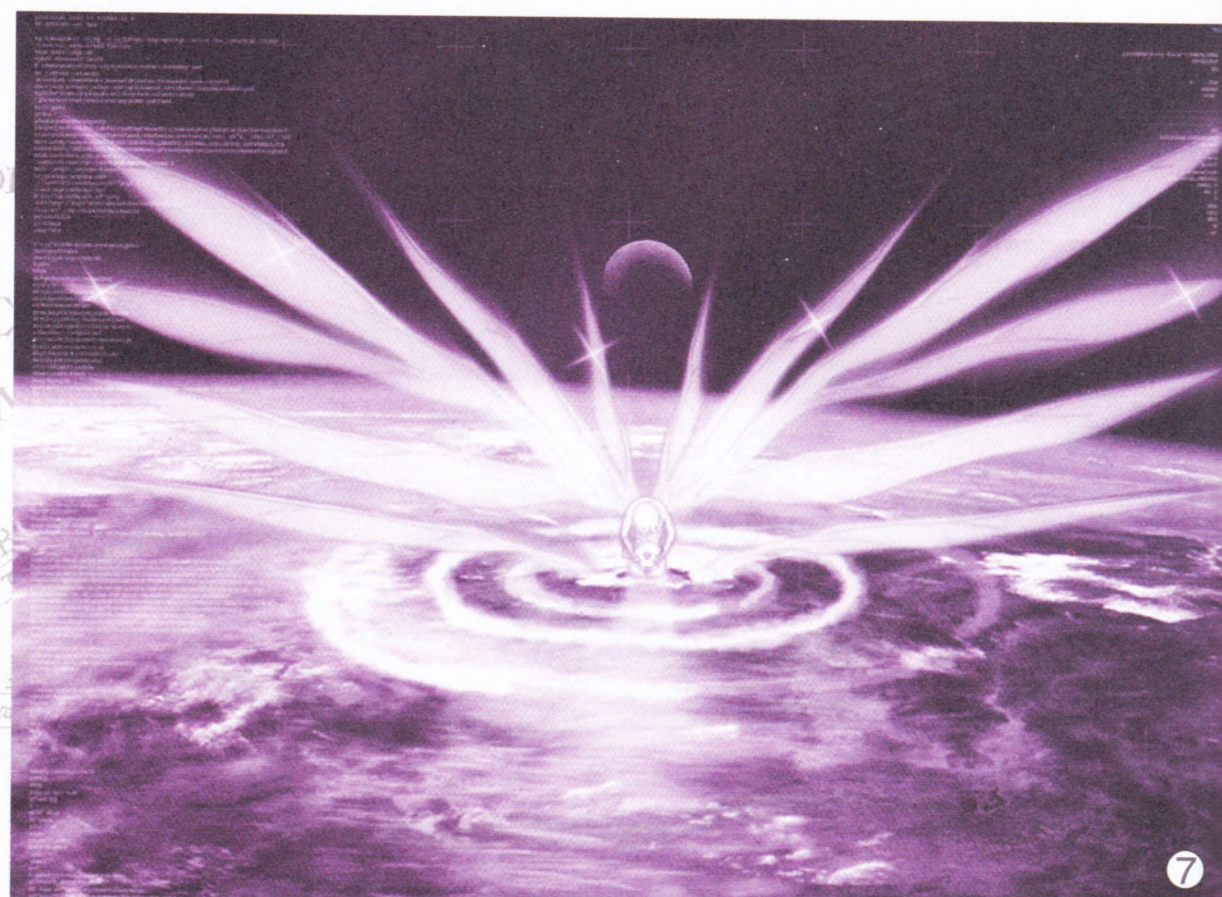
●独立派：只是说明会在新剧场版里再会。

美里牵着真治的手进入中央教条

●联系派：在旧剧场版中，美里在吻完真治后曾说“回来以后我们在继续吧。”，证明美里是对真治有着潜在的喜欢，因此新剧场版里牵手是理所当然（图 9）。

●独立派：只是普通的戏剧效果，没有更深的含义。

综合看来，联系派的观点中除了 Logo 有些牵强外，其他都还有一定的道理，最大的疑点其实就在于预告中的光之十字架以及制作方有意的隐瞒新剧场版发生的年代。尽管大月俊伦和庵野秀明一直声称他们要做一个不需要太多考证的新作，不过如果到最后发现新剧场版其实是旧作的轮回也并不奇怪，这样的手法在一些文字 AVG 里用得很多，比如『Ever17』。



7



8



9



10



11

渚熏所在的是“月球”吗？

此外，『序』的结尾部分渚熏出场时的一系列镜头，是新剧场版中最关键的新设定。相信从第一印象来看，渚熏应该是在月球上。然而那些神秘的棺材，红色的带状印记和酷似旧作莉莉丝的白色巨人特别是巨人身上和周围人工建筑的痕迹，却又存在着种种疑点。所以日本的 EVA 迷中也有一种猜测，认为渚熏所在的并不是普通的那个月球，而是因新剧场版背景下的第二次冲击而从南极地下分离出来的“白之月”；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因旧作剧场版第三次冲击分离出的“黑之月”，比现实的月亮要离地球更近（这一说法是对应上一节的“轮回”说的），在日本这一猜想被称为“浮上说”。

“浮上说”的依据在于旧作原始设定中有关埋在南极地下的“白之月”和“黑之月”（参看动画基地的『EVA 增刊 2』），而在旧剧场版中，第三次冲击发生时，巨大的黑之月从 Nerv 地下浮起的画面也证明了这一设定的可能（图 7）。从新剧场版『序』的画面来看，可以支持“浮上说”的证据主要有两点，最明显也是最有利的证据莫过于画面上的人工设施（图 10），如果是从地球南极浮上的，那么很容易就解释成因第二次冲击造成——上面类似脚手架的人工物是当年葛城美里父亲率领的调查队对南极发现的巨人进行调查研究时留下的，这也是旧作中关键的情节。第二次冲击发生后，这些设备连同巨人一起升到了宇宙中。所以这个“白之月”上也保留有空气，否则渚熏就不能出声说话了（就算使徒不用呼吸，但是声音还是要靠空气传播的吧）。而第二点就是新剧场版中的红色海洋很可能是因为第二次冲击的规模比旧作要大导致，这也说明有可能会伴随着白之月的浮起。

目前针对浮上说的质疑主要是以下几点：首先，如果白之月和实际的月球同样的直径的话，能让这么大的物体浮起到轨道，地球也早该毁灭了。其次，如果白之月浮起，留下的巨大空洞会让海水大量灌水，导致海平面下降而不是作品中的上升。最后如果从白之月看起来的尺寸来看，应该是和现实的月球同样直径而且是在非常低的轨道上，这些都没法证明。

对应质疑，“浮上说”也有反击：首先关于白之月的尺寸，旧剧场版中黑之月的设定是直径 15 公里左右（Nerv 所在的地下空间是直径 6 公里的球状空洞，属于黑之月的一部分），所以当然不会和真正的月球一样直径 3500 公里。其次关于留下的空洞让海平面下降的说法，南极大陆有平均厚度 2000 米的冰层，如果这些都融化的话，因重力均衡效果（Isostasy，地壳物质为适应重力的作用，总是力求与其更深部的物质之间达到质量或重量上的平衡状态的现象称为地壳的重力均衡），白之月浮起的南极大陆会出现隆起；而且白之月的升起会留下巨大的环形山，外缘会防止海水的灌入。这样一来海平面上升的解释就合理了。至于质疑的第三

生。目前“浮上说”还没有合理的反驳证据。

关于亚当和莉莉丝

『序』中的莉莉丝在设定上也有着巨大的变化。脸上的面具换成了类似使徒头部的样子，但是身上的不是朗基努斯之枪，胸口有神秘的缝合疤痕和十字架（图 11），以及下部的组织有类似人类下体的形状等等。关于这个名为“莉莉丝”的身份也有值得探讨之处，比如它真的是莉莉丝吗？旧作中中央教条下的白色巨人是伪装成亚当的莉莉丝，直到渚薰见到了才发现上当。所以新剧场版中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也许这个是伪装成莉莉丝的真正的亚当，美里不过是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旧作里了解到的机密还不如赤木律子多，所以她也是被欺骗的也有可能。考虑到预告中出现的“Adams”代表亚当的复数形式，所以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市场。此外，关于巨人胸口的缝合痕迹，有日本EVA迷从大家最熟悉的圣经故事里推断出有可能是亚当的证据：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所以也有可能是从“亚当”的胸口里取出了S2机关或者细胞组织用于制造EVA（也有可能是使徒）。关于“莉莉丝”还有一种更夸张的说法：与美里腹部的伤疤类似，所以这个巨人可能是旧作中的美里。当然这个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更何况伤疤的位置、形状和角度都有很大区别。

Nerv 和 Seele 新 Logo 的意义

新剧场版中，我们熟悉的 Nerv 和 Seele 的 LOGO 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非常有趣的是，Nerv 在新剧场版里却同时出现了四种不同的 LOGO。除了旧 LOGO 稍加修改而成的无花果叶加 Nerv 和罗伯特诗句的版本（图 13），另外还有三种是采用了新设计形式的 LOGO，主要的图案就是一个带螺旋图案的苹果，其中又有全息光谱颜色（官网和剧中 Nerv 的 ID 使用，图 14）以及黑白单色两类（剧中 Nerv 内部设施用，图 15）。在这里笔者结合日本 EVA 迷的考证分析一下 Nerv 新 LOGO 的元素含义：

苹果的话大家都知道是来自圣经故事中蛇引诱夏娃吃下的苹果，同时也代表“智慧之果”，暗喻人类获得了科学之力，可以通过人类自己的能力补完缺陷(参看动画基地『EVA 增刊 2』)。而根据大月俊伦在几次访谈中的话，这里的苹果是被吃过的以及剥了皮的。

来自旧版 Logo 的无花果叶也很好理解：圣经故事中亚当和夏娃吃下智慧之果后，意识到裸体的羞耻，于是以无花果叶来遮挡私处。

苹果上的图案并非简单的螺旋，它代表的是螺旋形的雅各之梯（Jacob's ladder，见图 12），出处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 28 章第 12 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雅各之梯又被称为天梯，是连接神和人领域的通道，这里应该是暗喻 Nerv 一方希望通过 EVA 来染指原本神的领域，或者应该说这是人类一方希望达成的补完计划（关于补完计划 Nerv 方与 Seele 方的分歧，参看动画基地『EVA 增刊 2』与『EVA 增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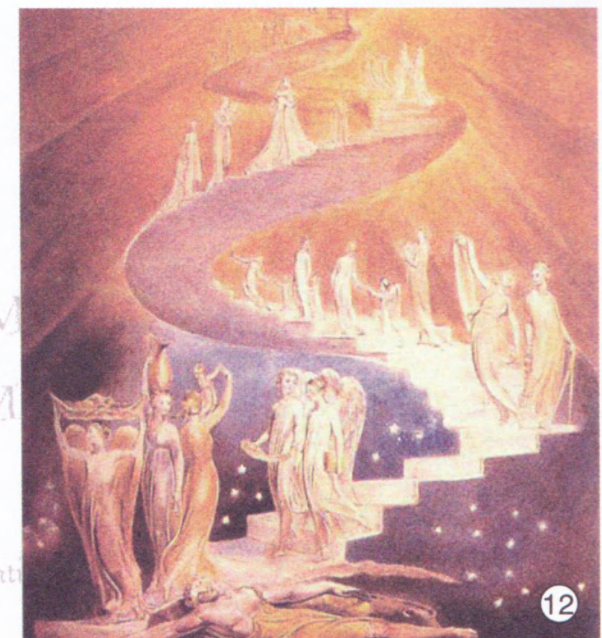
而 Seele 的 LOGO 则比原来的多了倒立等边三角形、缠绕苹果的蛇与来自『欢乐颂』的一句歌词“Uberm Sternenzelt Richtet Gott, wie wir gerichtet”德国诗人席勒歌词，意为“在群星密布的上界，上帝的审判将和我们一样宽宏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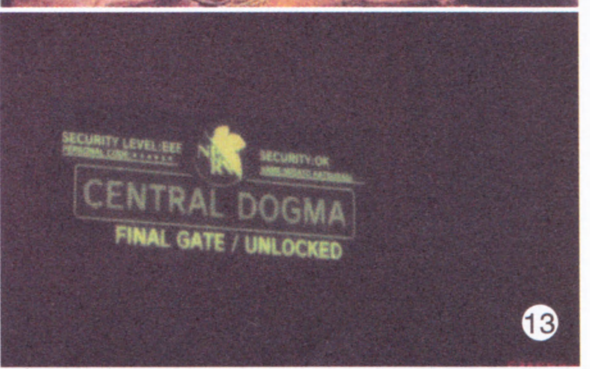
蛇自然是来自伊甸园中诱惑亚当和夏娃吃下苹果的那条，但苹果到底是代表智慧之果，还是生命之果？在 EVA 的设定中，生命之果代表 EVA 和使徒的动力之源 S2 机关（参看动画基地『EVA 增刊 2』），人类已经获得了智慧之果（EVA），当人类再拿到生命之果（S2 机关），那么就可以成为神一般的存在。所以对应 NervLOGO 中的苹果，Seele 的苹果很可能代表生命之果。

Seele 的七个眼睛象征圣灵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有完全的智慧和知识。这七角七眼长在羔羊的头上，表示圣灵是作为基督的代表，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参约 16:7.）倒三角形则来自卡巴拉树中的“三角”。当然也有种说法认为这个三角代表毕达哥拉斯教派，但这实在有些牵强，在此不进行讨论，大家自行 Google 就好。






12



13


14


15

『破』，2009 年的等待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EVA』的分析和猜测也许是件比观看作品更有趣的事情，而这也是『EVA』系列之所以人气保持至今的重要特色。因为『破』的跳票，估计也让很多 EVA 迷们郁闷地继续研究『序』，乃至冒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有的日本站甚至还根据各种观点分出了几十种恶搞流派。比如“联系派”中又有认为新剧场版是在旧作剧情之后的“新约派”和相反意见的“旧约派”，当然还有“轮回派”；而“独立派”中又有认为新旧两作一切无关的“独立过激派”和新剧场版是在地上世界与月之世界之间穿插的“辉夜姬派”；自然也有认为怎样都好反正有色情场面就行的“色情派”，其中又有盯着美里内裤的“内裤派”和要求渚熏和真治 BL 的“异端思想”，能享受教主留给大家种种的可能性，这也算是『EVA』迷们的乐趣所在吧？就让我们一同等待 2009 年的夏天！

generate——创造。

eon——永远。

也许比起京阿尼（京都动画的昵称）、ProductionIG 和 Gainax 这些名字来说，“Geneon”并不能让动漫迷们如数家珍般想起那些经典的作品标题，但如果大家有留意片头动画 Staff 名单里的“制作”部分和光盘封面，却常可以看到那个特别的“G”字；而对于游戏音乐爱好者们来说，“Geneon”也不该陌生：大名鼎鼎的 I've 歌姬们的 CD 通常由它发行，而除了 Kotoko 等 I've 歌姬，如高桥洋子、树海和田井中彩智等都是该集团旗下各品牌的签约歌手。

这家以“创造”和“永远”为名的企业，承担整个日本动漫产业中属于幕后的一环，正如『Evangelion』的成功除了庵野秀明的创造外，也需要大月俊伦在幕后支持。然而由于中国动漫迷特殊的收看渠道，很都人对于除了动画制作环节之外的部分了解甚少。所幸 2008 年 6 月 21 日，日本音乐信息中心 (JAMIC) 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 (JFBJ) 举办的 Jmeeting2008 活动中，主办方请来了 GENEON Entertainment 株式会社制作人川村明广进行演讲。如果各位有留意一下『灼眼的夏娜』等热门动画 Staff 名单的“企画”部分，应该能想起这位创建 Geneon 的动漫出资与版权运作品牌 RONDO ROBE 的幕后人的名字。相信许多朋友应该也想了解一下“制片”（制作人）与“企划”在动画行业的作用，而本刊也借此难得的机会，对川村明广先生进行了一次难得的采访，在此感谢清华大学次世代社的黑带同学的翻译。



川村明广
Kawamura Akihiro
1957 年 9 月 17 日出生于东京。立教大学经济学系毕业。1984 年进入 Laserdisc 株式会社（现 GENEON Entertainment 株式会社）。接触动画事业后，将原属音乐事业部的动画音乐制作工作组与影像工作组合并，以谋求动画影像与音乐的联动发展。2002 年，创立本公司音像制品品牌 RONDO ROBE（旗下艺人包括高桥洋子、石田燿子、折笠富美子）。此后，为促进 J-POP 艺人更多参与动画作品而努力至今。参与企划的动画包括『Fate Stay/night』、『灼眼的夏娜』、『蝉鸣之时』和『隐之王』等。

决定动画生与死的幕后之手

独家专访『灼眼的夏娜』企划川村明广

Planning in Anime : Interview with KAWAMURA AKIHIRO



决定动画是否能做的位置

Q 您如何成为企划的？需要有怎样的能力？

A 我啊？公司的命令呐。（笑）说起来呢，在音像制作公司里担任音乐制作，电影制作还有动画制作的很多，除了这些还有许多别的职位的人，比如担任管理和 CD 制作的，有很多种工作。在公司里有各种不同的岗位，像我的话就是属于什么业务都能做的类型。如果是那些只想去做动画或是只想做音乐或者电影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呆在制片公司里为好，这里需要同时去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只想做动画的话就去动画制作公司吧，像做音乐直接去事务所就好了。

Q 也就是说得需要综合的能力了？

A 是的，制作人（Record maker）做的是统合的工作，我们的角色就是这样的。当然公司里的人也有像做动画的，想做电影的，想做音乐的，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在公司内部转去做相应的业务了。

Q 是提出申请吗？刚才川村先生不是说……

A 我啊？我可没有申请过啊（笑），就算是要申请，我肯定也会申请去做动画方面工作的。

Q 那么企划的工作具体是负责哪些部分？

A 在我们公司里会有负责动画和音乐的制作人（Producer），而我们企划的工作就是审核他们递上来的计划，决定作品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Q 那么企划和 Producer（执行制片）工作的相同之处在于？

A 作品的制作和运作上的 Producer 都是同一个词，而我们是负责实际业务的 Producer，我们和作品的制作人一样都需要判断事情是否能成功的能力，这方面上是相同的。

企划的成功率只有三成以下

Q 那么如何去判断一个动画的企划是否能成功

A 是可以通过数据来分析的，比如有原作漫画或小说的，可以看它书的销量是否大；原作是 PC 游戏的话，也可以看到销量。这些都是可以有数据支持的。如果是那些原创的作品，那就没有原作的基础了，它能不能卖就是未知数了。就是说企划有可能预见，也有可能无法预见。

Q 算下来成功的企划比例大概有多少呢？

A 关于这个很难回答，因为每一个企划都是以热卖为目标的。如果要说到比例，从棒球来说，打者（击球员）的打击率能有三成就是优秀选手了，而我们企划来看只有不到三成。

Q 那么您从事企划这一工作以来最得意的以及印象最深的作品是？

A 印象深刻的……不知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公司社员做的原创作品，叫做铃音（Lain）。是我印象最深的哪。

Q 铃音……是安倍吉俊老师的作品吧？

A 安倍老师。知道的很清楚嘛。

Q 啊，朋友都在活动中见过安倍老师本人。

A 那是我十几年前做的，无论是制作过程还是内容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起销量来，我觉得这是做给全世界的观众的作品，所以一直记忆犹新。

各种类型的企划过程

Q 如果是一些热门的漫画改编动画，在决定要开始新企划时，是以怎样的标准去选择合适的原作？

A 我们公司里有很多的制作人，由他们来负责寻找合适的作品，然后他们会来讲解要做的动画作品，希望能获得我们的通过。这时就需要数据来分析了。比如书卖了多少册这样的。以『灼眼的夏娜』为例，小说到底卖了多少册，是七万还是十万，每本卖多少钱，类似这样的数据。此外还要看作品有多少 Fans，这些 Fans 里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说两边都有？我们需要得到这些情报然后进行判断。

Q 深夜动画也是这样的吧？

A 和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在决定做或不做的时候会进行相关的数据考察，书卖出的数量，游戏玩家的数量，年龄层等。如果是有原作的深夜动画的话，DVD 的销量大概会在每套 1 万到两万之间，这种预测 Producer 自己会去做的。



Q那么完全原创的场合呢?

A您说的原创动画就是那些没有原作的作品吧，没有书也没有游戏的那些。我们的社员里也会有这样的人，只是想到了一个点子然后就要把它做成动画。这样的动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得做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卖。不过，还是有一些可行的方法能保证作品能被市场接受的。比如把制作委托给那些可以提出作品企划的公司，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风格各异的动画制作公司，比如面向国际市场的作品，我们会交给那些制作质量很高的公司来做。虽然他们的制作费用会很高，但是也许会在美国，或者欧洲，或者亚洲，或者在日本有不同的反馈。我们就是从这不同的观点来判断作品是否可卖，然后再投入资金进行制作。

Q『ひぐらしのなく頃に』和『灼眼のシャナ』都推出了第二期TV动画，是当初就企划要做两期的吗？如果是第一期之后做的，是如何决定是否要继续出的呢?

A两种情况都有的，如果是人气非常高的小说或游戏，会一开始就做两期（编者注：52话，两个季度）。但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先做一期（编者注：一个季度，24或26话），『灼眼的夏娜』也是这样，一开始没想过要做续集的，甚至还想过尽量少花点钱来做的……最后是先做了24话，在电视上播放后人气一点点地涨起来了，而且是在电视播放中DVD还没出的时候，小说就开始热卖，网上讨论也越来越多，我们就开始想这个作品看来会销量不错，就开始进行第二期的准备了。比如会去询问制作公司能不能马上开始做，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周边产品的话，由于已经播放了一个季度了，销售的数量和订单也都是可以看到的。如果这数量足够大，就可以继续做第二期了。

Q一部动画的企划如果是由动画制作公司来发起，在企划的程序和实施的时候和由像GENEON这样音像制品发行商发起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A其实由我们公司的社员发起的企划和动画制作公司发起的企划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要说不同点的话，那就是我们公司有很多不同的制作人。一个创意可能很多人都在想，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企划方案。比如我们有七个制作人，那之后出来的企划就可能会把七个人的想法都融合进来。之后作为动画制作公司的某公司也参加到企划中来，这样就变成八种想法。当然最后出来的企划有可能是这些想法中某个与另一个结合的结果，我们就需要去做这样的鉴别。

Q『ひぐらしのなく頃に』原本是一部同人游戏，它被选中改编为动画的经过大概是怎样的？相关的版权和利益是如何分配处理的?

A和『Fate Stay/night』的情况有些类似，『ひぐらしのなく頃に』的原作老师（编者注：龙骑士07），他一直在从事同人活动。我们先找到他，询问是否可以由我们公司出资做成动画，原作老师表示同意后我们拿到授权，再开始动画化的工作。

A其中会牵扯到著作权还有动画化以后的各种问题，比如印税之类，这些都会和老师商讨后签下协议。至于利益分配方面，和大的出版社一样也会在合同里写清楚。比如在日本动画播放的利益会给百分之多少，DVD销售的利益给百分之多少，然后在国外销售的话也会按照比例分配利润，成为原作老师的收入。

多种方法对歌手进行推广

Q听说『最高の片想い』是在『彩雲国物語』之前写出来的，是这样吗？之后是以怎样的经过被选为动画的片尾歌的呢?

A经过是这样的，之前田井中彩智小姐在加入我们公司之前，自己已经进行了很多音乐的活动，也开过Live，那时就已经唱过这首歌了，当然也有很多歌是那时就已经写出来的了。后来她成为我们公司的歌手，开始商业活动，最开始唱的就是『Fate Stay/night』的主题歌，之后Geneon拿到了『彩云国物语』主题歌的合同，片头也是我们的歌手唱的，已经确定了是平原绫香小姐，片尾歌该用谁呢？于是我们在公司的歌手里挑选，觉得从声音方面应该是田井中小姐最适合与平原小姐搭档。后来我们就和田井中小姐商谈是新写歌呢还是从现有的歌曲里找合适的，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在决定的过程中，选了『最高の片想い』这首歌。歌曲本身是十分优秀的，然后不仅在动画中出现，也上了很多电视节目，变得人气起来了。

Q在把动画和歌手艺人结合进行推广方面，有什么比较好的途径和方法?

A只是从作品出发的宣传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非常Maniac（编者注：发烧友向）的作品，比如说KOTOKO知道吧?

Q是的。

AKOTOKO小姐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多动画和游戏方面的Fans，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优势做适合的作品。此外KOTOKO小姐在刚才说的那两个领域很有名，我们也会让她往别的领域发展，走不同的路线。比如现在我们公司投拍的真人电影『リアル鬼ごっこ』，原作是在中学生中很流行的小说，可以说是和动画完全没有关系了。我们让KOTOKO小姐来演唱电影的主题歌就是为了吸引一些动画游戏之外的Fans，这些可能会是电影观众，更为大众一些。这次的主题歌将是结合KOTOKO小姐歌声的特点和电影的内容的作品。所以有很多动画之外的方式，其中也会有特摄什么的。

Q说起来，高桥洋子小姐是如何从Kingrecord社转入GENEON的呢?

A高桥洋子小姐的话，她原本也有在我们这里出歌的，当然之前是在给（Kingrecord社的）『Evangelion』演唱歌曲。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因为动画的关系在我们这里发行了三首歌（编者注：Geneon发行高桥洋子的歌应该最早是2005年『我的女神』TV版的片尾歌“WING”），最近的Live也是和我们合作来进行，从两年前起到现在一直合作中。

Q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让她没有在这次『ヱヴァンゲリヲン新劇場版』演唱主题歌?

A（笑）完全没有关系的。本来我们和高桥洋子小姐的合作是没有约束力的呢，也没有说不能让她给别的公司唱歌这种话，如果『Evangelion』的制作人，比如King Record的大月先生说想要高桥小姐演唱，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给中国企划者的话

Q最后，能否从您的角度，给目前中国的动画创作在企划等阶段提一些意见?

A让动画企划做得更好的意见？不过我的朋友也说过，现在日本的动画很多都在亚洲国家制作。从技术上来看真的是不错。中国的，韩国的，亚洲国家的都有很好的水平。不止是亚洲，海外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得有自己特有的情节和故事才行。大家画的都不差，就看剧情了。我也经常看韩国的电视剧，故事挺有趣的嘛，比如说叫什么的女演员演得很好，演员的优点自然也有，但是还是故事有趣才行。动画也是这样，故事有意思才看得进去。比如说『凉宫春日的忧郁』，并不是说いとうのいぢ小姐的人物可爱的很所以大家才去看，而是凉宫的故事本身有趣呢。大家是被剧情被吸引过去的。不是说日本的有多好，大家是喜欢故事才来看你的作品。如果前期的工作能做好，那么后面的(制作）也不会逊色的。不是说日本就有多好，海外也有很多好作品。

Q企划做得好坏是否能有很大区别呢?

A我想还是会有的。

Q中国是不是要从这方面努力些。

A作品的文化性肯定会产生影响，日本也是一样的。大家会看日本的动画，也会想看别的文化的作品，比如看中国的文化，美国的文化。大家没有必要做一样的东西。喜欢日本的动画就看日本的动画，我们也会想看到中国的文化。





真实的捉迷藏　リアル鬼ごっこ

出品：GENEON Entertainment、电通

“佐藤”是日本人数最大的姓，然而某天开始，姓佐藤的人忽然一个接一个地神秘死去。不良少年佐藤翼和酗酒的父亲相依为命，他还有一个天生无感情也无法说话的妹妹在住院，死对头的小混混佐藤洋也不时来找他的麻烦。随着神秘死亡的开始，姓佐藤的这三位少年也遭到了来自神秘组织的追杀……

燃えろ！我がアニメの魂

我的动画制作回忆录

人間五十年下天のうちを比ぶれば夢幻の如くなり

在俺还是一只无比纯洁的小正太的时候，初次听到这首幸若舞的《敦盛》时只觉得很凄凉。时隔N年，数日前在和一名熟识的浪人监督小酌的时候，再次听到了这首词，心中感慨万千。

真是光阴似箭啊！如今的我已经是华丽的奔三高配的**“駄目人間”**，和十年前刚入行的时候没有任何不一样，依旧是和一群对三次元没有兴趣的准魔法师与魔导士们每天日落而作日出而息从事着艰辛的动画事业。我现在经常在想，为啥会走上动画制作这条充满荆棘与血的修罗之路，可能是小时候种下的因吧。因为身体的原因，小时候我基本上不怎么出门，也不和家附近的小朋友们一起玩耍。老爸老妈为了避免我过度寂寞而产生心灵扭曲便不知道从啥渠道搞来了一堆7、80年代的日本动画VHS（在俺那个时代还没有LD和VCD那种东西….）虽然有很多是日语甚至粤语配音（你可以想象让一个连汉字都认不全的五的小正太去看原声无字幕的“生肉”是啥状态），但是我还是被那华丽的画面和引人入胜的剧情所吸引。后来在我七岁看到了热血得一塌糊涂的超级系萝卜片和机动战士钢普拉…不对！是GUNDAM的时候，我幼小的心灵颤抖了！不对，是被彻底的震撼了（这也是为什么十几年后，我会参与GUNDAM中国计划的原因），从此我便踏出了迈向宅路的第一步，也是酿成我今后悲惨命运重要原因之一。随后几年，喜欢新鲜事物的老爸又从香港那边给我带回来了ATARI，之后又带回来了传说中的红白机……

注：“生肉”，即RAW，未加字幕的动画源素材。

注：萝卜片，萝卜即“Robot”的近似音，指代机器人动画。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初，因为身体问题我在学校基本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每天放学回家后第一间事就是打开电视看动画（那个时候提倡给孩子减负，没有家庭作业，现在想想看我还真是很幸运啊），然后问老爸最近又是否搞来了新的动画VHS和LD，如果没有就拉着老爸打电动或者是在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打开我心爱的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奢侈的配置的80486，去玩一些从PC–98上移植下来的很黄很暴力的“美少女游戏”，更熟知了天堂鸟、欢乐盒等“美少女游戏”汉化公司的名字，基本就是关在房间里，开着冷气，对着电脑或电视整日沉迷于ACG的世界中，天长日久就变成了可耻的家里蹲。（反面教材，好孩子千万不要学！否则将来会变成对三次元没有兴趣，连妹子都交不到的好人宅的！）

另外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中国内地的经济有了质的腾飞，随即带起了一股股热潮，其中之一便是出国留学热。我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想让我受到更良好的教育，同时开阔眼界。于是便把我送到了亚洲的岛国新加坡（至于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的英语很烂，在这里讲中文别人也听得懂。），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如Internet（国内九六年底才对大众开放）、软件外包等国内没有接触到的新鲜事

Profile

神猫 Masterz



别名：色猫，工口猫，雄性，四眼，中国第二代外包动画制作人，曾参与制作《EVA》、《X战记 电影版》、《Bible Black&新Bible Black》、《火影忍者–疾风传–》、《网球王子》、《柯南TV&世纪末的魔术师&朝向天国的倒计时》、《西の善き魔女》、《北斗神拳 电影版》、《飞跃颠峰2》、《天元突破》、《大剑》、《HELLSING TV&OVA》、《Macross F 现行放映版》、《空之境界》等近百部日本动画，现任职某日本动画公司中国分公司担任要职，近期正在制作《新EVA·破》及《新魔剑美神》……

像及国内根本看不到或很难买到的宅物。我计划在念完国中后便转签日本去念大学好完成我多少年以来的怨念。

❶ 走入动画制作业

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给亚洲各国都带来巨大的损失，而新加坡则是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地方（没有之一）。当时家里面的投资大部分都在那个岛国，损失异常的惨重，最后只好放弃重返国内，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再也不能宅了！”（Orz）之后家里的状况开始走下坡路，为了减少家里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为了赚取买宅物的资金，经某个朋友介绍我进了一家由高丽人开的动画公司做兼职。最开始从打杂做起，由此我开始了在动画制作业的工作，最开始也就是做一些给韩国部长、经理泡泡茶、打扫一下卫生，跑跑腿之类的事情根本没有接触到动画的制作流程，但是可以近距离看到动画的制作，当时的我已经很开心了。

开始的时候我做事处处小心，生怕自己犯了啥错误被扫地出门。因为韩国人对中国员工要求极为苛刻，光是员工处罚条例就有一百三十多条（奖励条例没有 = =），而且条例不包括部长级别以上成员（也就是说对韩国员工不适用），但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人吃他那套，而且几个看上去性格和身材比较彪悍的中国员工，韩国人见了都得让他们三分。最开始我看着一个个韩国人导演、部长上班的时候道貌岸然的，对完成的原画和动画指指点点的还觉得他们有两把刷子，后来才一点一点发现其实这些人什么也不懂，甚至连一些专业术语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一切要求都是发到韩国或日本之后由那边的作监来检查后把有问题的卡返给这边，然后让他们去处理的。他们之所以能在这负责人完全是因为在国内马屁拍得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一点点地和公司中的许多基层员工混熟了（很多人现在依然有联系，而且不少人都做到了日本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带着对动画的爱来到这里的。两个多月后我升为动画上色，这一做就是两年。起初他们还在做韩国国内自己的动画，后来逐渐开始扩大日本动画的外包项目，而且都是一些画面异常复杂的高水准 OVA 动画和成人动画。这些没人性的韩国人谎称是由他们本国国内发过来的全新项目——上面有硕大的日文汉字写着公司的名字和作品名字啊，当我们都是瞎子吗？可是伟大的韩国人将他们不要脸的精神发挥到了极制，干脆就是死不承认。无奈我们只能以非常低廉的人工做着异常困难的画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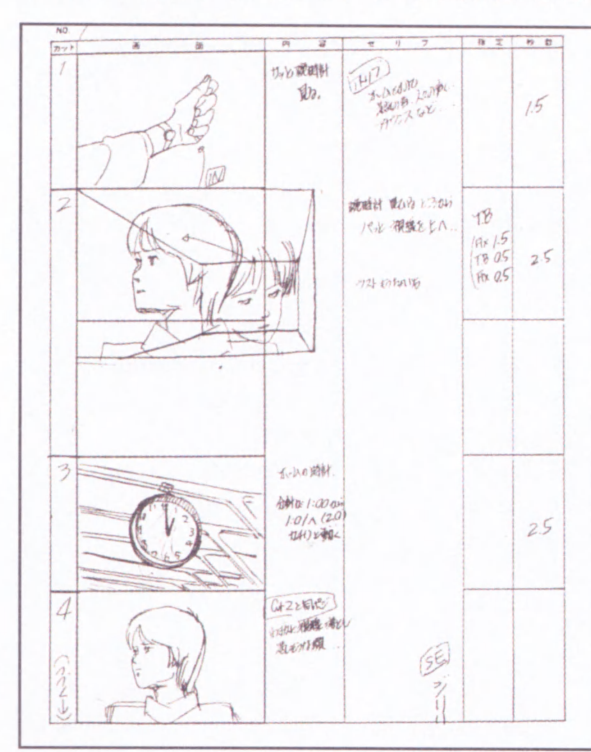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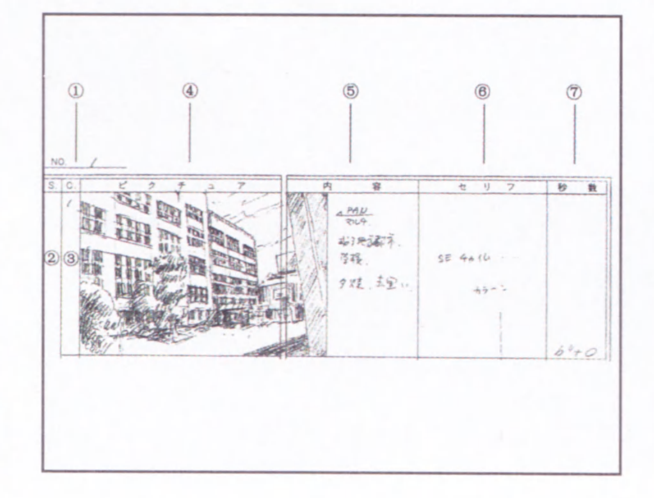
❷ 荆棘的动画之路

有人可能会问：同样一个动画，还有简单和困难之分？

答案自然是有。应该会有人知道，一部动画要精彩好看，除了优秀的剧情、漂亮的人设和精美的画面之外，分镜的运用与安排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这被称为镜头画面设计。镜头画面是电影视觉流程中最基本的单位，同样是动画片中构成的基本要素。它涉及的东西非常广泛，比如：在文字分镜头中，镜头画面设计要参与到画面叙事，安排镜头组接；在分镜头中，镜头画面设计又要设计好镜头的调度；在设计稿中，镜头画面设计又担任着画面构图、光影等设计工作；在动画片前期录音中，镜头画面设计者还得考虑旁白、对白、音乐等因素。

由于动画的本质，整个影片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前期制作的工作中，所以镜头画面设计对于整个动画片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动画片的画面都是像电影一样由 N 多个分镜构成的，我们将这种镜头叫**カット**——就是英文里的 CUT，业内行话则叫做“卡”。而描绘这种分镜头的台本我们叫做“**絵コンテ**”即分镜表。分镜表这步作业就是由“**絵コンテ**”担当或监督依照故事脚本（纯文字）的指示，在脑中转成画面然后画在纸上。（在规定的页数和有限的时间内把故事情节、人物和其它东西做简单画面分格与合理搭配，这要求制作人需要相当的制作功力和 YY 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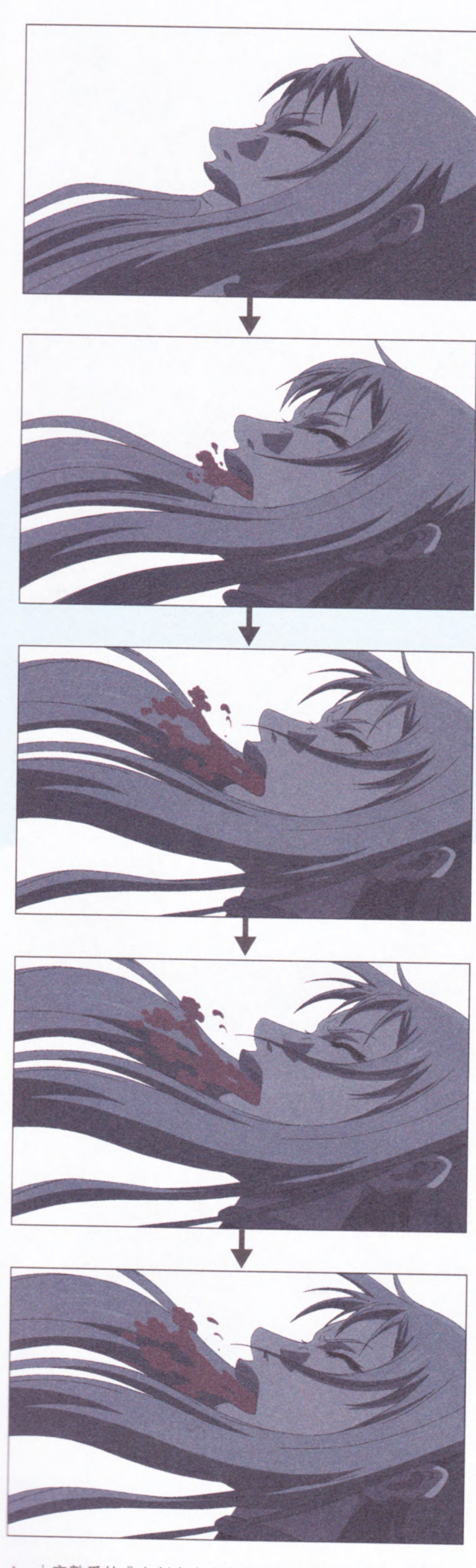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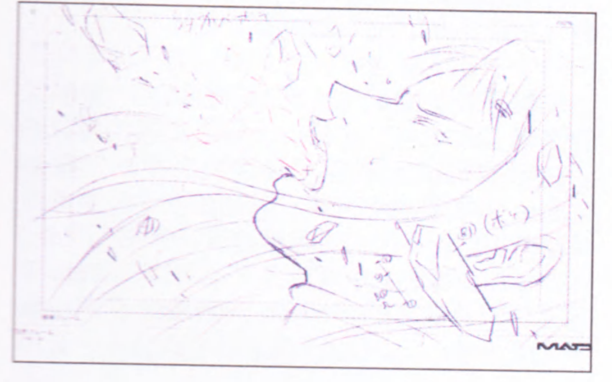
▲无人的工作台　上色部 1 组的屋子　新人用的机器....持续战斗着的战士们

下图就是一本“**絵コンテ**”，上面有卡数、画面大概描述、时间及对白等信息。

最开始，负责 Layout（构图）绘制的人会按照“**絵コンテ**”，画出大概的画面构图，然后交给监督进行审查，通过后由原画师按照 Layout 和摄影表中的要求详细绘制动画中几个关键动作画面出来，这就是这卡所需要的原画。然后交由动画去加中间张（这就类似 FLASH 里面的用户设定 KEY FRAME，然后过程则由程序生成一样。只不过我们是全部靠人力……）。



▲ 大家熟悉的『大剑』中也有中国加工者的工作，这是我们负责的某个镜头，上面是上色后的动画，底下标有各种提示的就是设计稿，这是动画的"施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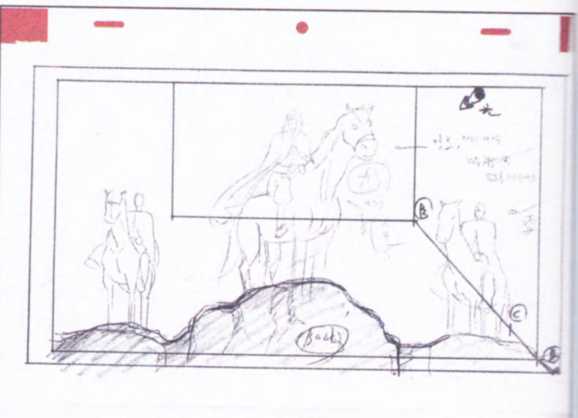
在动画中，每一卡的时间长度、内容、乃至原画数量都不一样。比如著名的『EVA』中真治与绫波丽在电梯中的两分钟静止镜头，与GUNDAM『相逢在宇宙』的0079部分中阿姆罗同拉拉在精神世界里神交那几段，两个片段同样是一卡，但是绘制的难度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么说做动画很辛苦吗？不！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做日本动画不辛苦！而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甚至可以说这根本不是人干的活！可以说华丽的画面是建立在动画人的鲜血与生命之上的！记得当年在做九十年代最著名的意识流动画的电影版时，当时被虐得外形貌似麻原彰晃教主的监督庵野秀明，曾经给我们上了一次战前动员讲座——当时他是这么说的："动画之路是一条充满荆棘与血的修罗之路！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有死的觉悟！"这句话各位可能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们却一点都笑不出来，动画之路真的是一条修罗之路，是一扇通往冥界的大门。搞动画基本是没有休息日的，你将要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絵コンテ**"、"**キャラ設定**"（人物设定）、LAYEROUT以及总公司和上级工作室；此外还有那画得跟涂鸦一样抽象的OL和原画，没完没了的加班，航班活、催命活、最近几年又增加了网络传文件……当年我在那个韩国人公司任职的时候，他们发过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急得不行的催命活，记得我还在想为什么，难道是当时制作初期预计的制作时间不够吗？当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负责构图的人发懒，等到上面开始催稿子的时候才发现时间不够了，然后开始拼了老命没日没夜的画。他们韩国发过来的构图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有些甚至到了上面你都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的地步。可以说他们都在凑合，可日本那边的要求还很高。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奈监督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构图没啥大问题就得过且过，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一个后果——画面崩坏和人物走形……关于这两点，出于版面问题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如果这本杂志还有第二期；如果我还能活着熬过『空之境界』第六章和『EVA·破』的蹂躏；如果我能躲过因爆料而招徕业内人士追杀……我会一点点详详细细的介绍崩坏过程的。而且那家公司的管理层——韩国人，对中国员工也非常苛刻。每到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几个韩国人管理人员的表情就像死了亲人一样特别不痛快，总是找各种理由说什么公司帐面上还没有钱，总公司还没有打钱过来希望各位再忍几天云云，结果一转身他们就晚上去CLUB、酒吧、洗浴中心HAPPY……后来大家对这种事也麻木了，就是因为这样也为以后韩国人携款集体潜逃事件埋下了伏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于是大家开始用各种手段发泄对韩国人的不满。比如拿他们的头发扎草人、将他们的照片粘在飞镖盘上……有一次我就发现几个员工在工作之余，画了大概4秒的健次郎用北斗百裂拳爆打一个貌似韩国人经理的动画片段卡，画的真是惟妙惟肖，就连他老婆特意在他脸上留下的几道伤痕都被仔细的描绘出来了，可见这几位朋友的绘画造诣之深了。

❸ 背景的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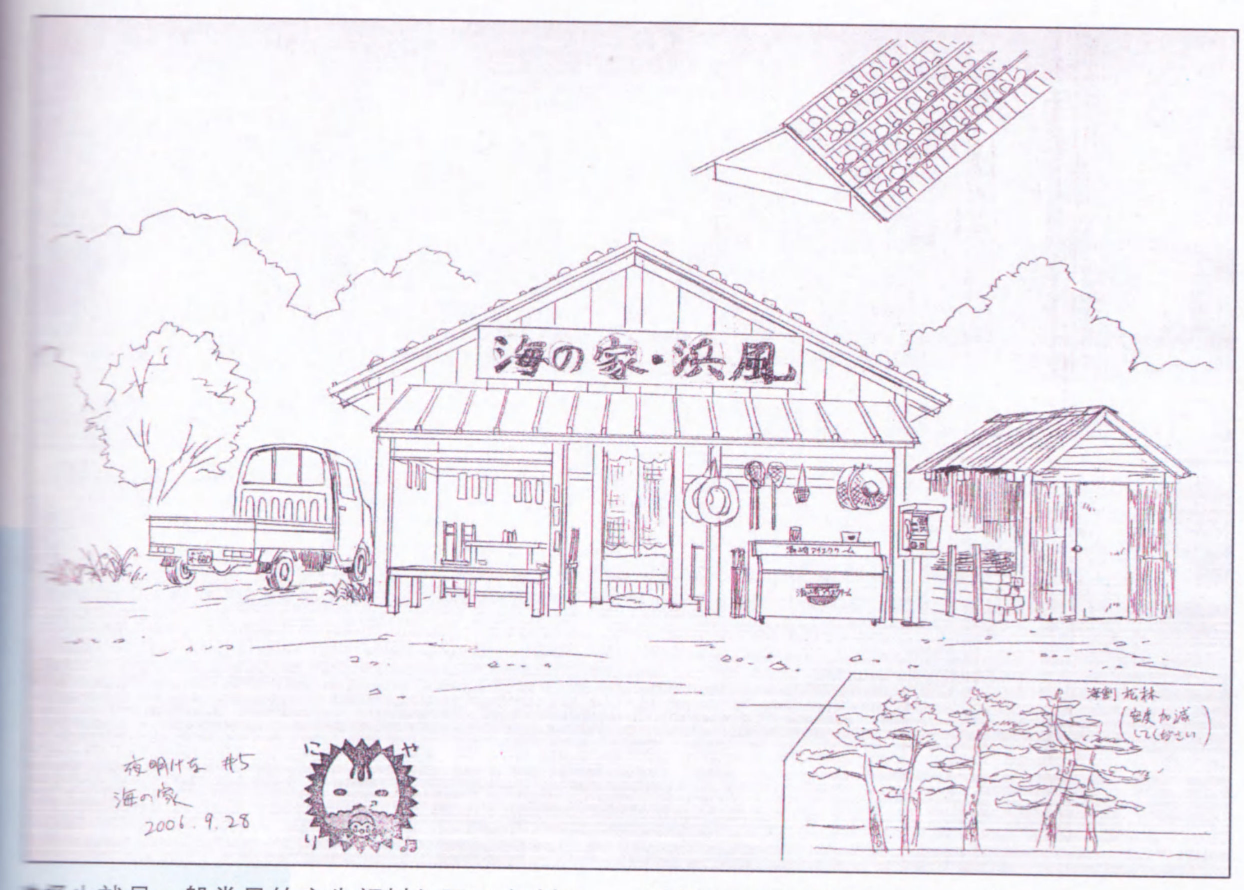
言归正传，如我之前所说搞动画是一个自虐、自残加慢性自杀的行业，每年都会有人死于非命（过劳死）或得了严重的职业病从此强制退休。在九七年的时候，动画还没有完全进入数字时代，很多公司还在沿用赛璐璐片这一传统手段。当时我所在的那家公司就是在沿用赛璐璐片，我每天都要带着手套头套用含有毒性的化学染料在给完成线片上色……在外行看来，动画的背景制作很复杂，用的工具也都是一些非常昂贵的专业器材。但根本就不是各位想的那么一回事，在绘制动画背景美术中使用的工具与一般大众用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因为动画的预算非常有限，所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能省就省。现在有了PhotoShop、Painter这些软件，在电脑上画背景开始成为主流，这样可以节省开支减少修改时间增加效率。不过也有部分公司或特定的某部动画依然在沿用传统手绘的技巧。







下面我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动画背景美术的基本工序：在背景美术的绘画中最基本的就是布局（LAYOUT），在以前的GRAM中，动画人以布局为基础来描绘角色、背景。然后颜料



选择也就是一般常见的广告颜料如丙C颜料之类的，笔一般常用的有油画笔、水彩笔、针型笔、喷笔、马克笔，大小一般是在1–7号左右，大号的用来大面积地涂或者刷天空，小号的用来描绘细节。用纸方面则是用TMK广告纸或日产/德产的高质量美术用纸。所谓的TMK广告纸也就是在我们小学中学时用过的绘画纸，然后在上面用适合描绘这部动画风格的专用笔（就是上述那些）加上广告颜料来描画。在绘画用纸上印上这个布局的背景部分的图画，在画纸和布局之间夹着碳纸在上面画线。

其实对于这个剪辑的背景是想按顺序一步步介绍它是怎么画的，但和原画或动画不同，背景是把一张画分层完成的，所以在动画已经完成的现在，中途的那些步骤都没留下来。就变成了照片一样的作业风景图。如果要在画纸上转印上线，那就要进行“地涂”这种工作，地涂是动画制作的背景描画技术中工作量最多的步骤。地涂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基本上都还是在画纸上将画的整体构成、色味、物体配置等慢慢涂写的工作。天空要带有什么样的风格（グラデーション），天空下面的草原中要生长什么样的草，在地涂的阶段就能够决定出完成的背景的好坏了。 地涂的画纸一般都会用水打湿了再来画，所以要在画纸干掉的之前的30分到1小时的时间内绝胜负，否则便前功尽弃。地涂结束的话，就要由背景监督来检查是否有透视错误、颜色是否正确、是否有瑕疵之类的问题。 从画面的色味乃至空气感、物体配置这些都需要细致描绘的地涂阶段中就要商议决定画面整体的风格。 地图完成后的收尾工作，会使用较细的笔来进行细节描绘。描绘建筑物细节部分的时候，一般会由美术监督或者资历比较深的人员负责。接着就是最后的检查，如果没有啥问题那么，背景也就完成了。（暗室内的木头质感到镏金的厚重，都是用广告颜料来完成的）上述就是标准的传统背景制作过程，如果制作中没有发生啥异常状况的话就基本会按照这个流程来制作。但是在做动画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记得当时是在做某成人动画，需要绘制的背景是一张华丽的大床，背景参考图片是一张日本的情人旅馆的心形大床，绘画注意事项是被使用后、零乱的床（大家心知肚明就好）。最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设计稿、上色全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接着就是等图晾干就万事大吉了。就在这时，一个背景部的妹妹手里拿着一堆乱七八糟的染料瓶一路小跑的飙进屋来，突然她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手中的染料瓶一下子就旋转着飞了出去，被甩出来的蓝色染料有那么几滴不偏离不正的正好命中了正在晾晒的背景上，当时所有人那个囧，不对，是着急啊！想拿东西去擦又怕坏了背景，无奈只能等半个小时后，背景干掉再拿别的溶剂擦拭，但是溅到上面的染料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怎么洗、擦都蹭不下去，最后还是是留下了几滩略微发黄的难看的污迹。眼看日本那边要来催图了，最后还是我们伟大的劳动淫民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他那很好很强大的想象力，一举扭转了局势——被污染的位置正好是床单附近的位置，于是我们伟大的背景监督抄起起笔蘸了点染料稍微那么一改，简直是神来之笔！他将染料的污迹改成了造人运动完事后留在床上的痕迹，而且改得惟妙惟肖。我们不仅成功的熬过了这个难关，日方还打电话过来赞扬背景做得很不错。特别是那几处“污迹”做得很有感觉，希望以后有类似的东西也这么处理…

（未完待续）



DVD ROM

ATTENCTION 收录在光盘中 请对照参看 CHECK & PLAY!

NOVEL MUSIC **凤凰花开** Fantastic Land

■出品：lastsep
■发售：（已售卖）成都 CD2，香港 CW，广州夏　季 YACA（即将售卖）北京，上海 ComiCon3，广州冬季 YACA
■配置：插画小说本 + 音乐 CD
■故事容量：第一篇章《血色结界》+ 第二篇章《红魔馆（上）》■价格：小说本体 39RMB，小说 + CD + 纸袋套装 50RMB
■其他说明：大 32 开约 190 页

http://www.comicfishing.com/doujin/yya/index.htm

STAFF

主催 & 概念策划：lastsep 小说主笔：lastsep 封面 & 彩插：Archlich 美术协力：U235 核燃动力 黑白插画：计都水银镜 & S.Advent 音乐：月代彩（原名 haku），拉丝（v.s.s.lina）设计（logo、排版、后期）：月代彩（原名 haku）印务：轩辕诚（香香）

盈月史记的【完结篇】与【前奏曲】

——凤凰花开 ~ Fantastic Land

Illustraion by Archlich
文 / Lastsep

剧情　STORY

当穿越千年的悲愿逆流，当“创造者”与“救赎者”的轮回破灭。

二重境界，二重世界，二重血脉，二重幻想，一世之试炼，二世之罚。

在这个“真实世界”的“第一层级”徘徊着的少女们，迷茫寻找着的是什么呢，抗争着的是什么呢。

残破的故土与残破的梦想啊，那个名字就叫做“幻想乡”么？

当“红白双翼”“黑之翼”的影子，在空中“交融”。

千年，幻想，梦断轮回。

——盈月　史记

盈月纪年——元初时代的梦想起源

盈月纪年 2——破碎神话之后的背恶之花

凤凰花开——盈月纪年的【完结篇】与【前奏曲】

真实世界，平凡的山中小镇，类【幻想】的构成

失落的迷踪者们降临于此

遗弃的徘徊者们隐匿于此

双子住民的永远羁绊，救赎者的无言悲歌回荡，于此

——在这个夏天的暑假末，所有人的命运之轮，将轰然转动

关于作品　FEATURE

这个不知何时会填完的大坑，其实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单纯的想写一个“东方的角色们如果在我们的世界做普通的高中生的话，会怎么样”的故事。

后来，因为天生的末世情结，就有了“幻想乡毁灭的话……”这样的想法。再后来，史诗情节又开始发作，于是这个设定便被横向纵向的无限延展开来。

——于是便有了这个深似海的大坑，从起源时代的地月二分，直到最后的幻想乡毁灭，少女们在轮回中寻找故土。前世，今生，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的命运，兴盛与覆灭，和平与战争，乃至罪与救赎，乃至“救赎者”的迷茫与自弃……都将一点点被延展开来。

这个二次设定从两年前的系列第一张 CD《盈月纪年》开始初步成型，直到今年，才开始初步有了完整的版本。在《盈月纪年 2》的文字部分中，这个盈月史记的元初部分被我搬了上去。此后在 U235 的《风神祈祷》附带的小说里面，这样的设定也有稍微的体现。再之后，就是这个连载了三年的小说——《凤凰花开》了。

在这篇小说中，主线剧情开始的时候已经是盈月史记的最末期——因此说是“完结篇”——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幻想乡中。而是发生在一切幻想都已毁灭之后的我们的“真实世界”。是的，在故事的开头，幻想乡就已经因为不明的原因而“崩坏”（崩坏的原因，也就是整部小说的大黑幕，要到这个大坑的结尾处才会真正揭露出来），而原本幻想乡的少女们，被存在于博丽大结界之中，灵魂形态的“初代博丽巫女”（关于盈月史记的设定中初代巫女的部分故事，可以去看《盈月纪年 2》中的小说）拯救了出来，以原本的姿态转生到了“真实世界”，并且，寄托给少女们以这样的愿望——重建幻





想乡。

故事的主角，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高中生。灵梦，则是他从初中开始的四年死党之一。高二的那一年暑假末，走在打工回家路上的他，忽然发现了凝立在道路正中，神情异样的灵梦……以迷踪者为名的少女们，以引导者为名的平凡人类们，默默守护着的妖怪们，还有隐藏在深处的“永远之敌”，被所有黑历史隐没的真相……以及，对整个盈月纪年的历史，逐步而全面的回溯。

角色 CHARACTER

博丽灵梦 Reimu Hakurei

小说的女主角。幻想乡因为不知名的原因被毁灭后，她失去了所有从前的记忆出现在这个小镇。和八云紫一起生活，目前在舞川学园高等部二年级。

故事开始时过着看似平凡的学校生活，因为失去记忆的原因，性格异常孤僻，拒绝着一切外人的接近。

后来这样的性格在久石诚、菅野瞳、浦泽秀树的接近之下，才慢慢的有所缓和。现在大概变成了一个对友谊的保护欲很强烈，非常傲娇的角色。随着剧情的进行，她在幻想乡中拥有的力量会慢慢恢复，记忆也在一点一点的苏醒。

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肩负着的悲剧命运的灵梦，会变成什么样呢。

久石诚 Hisaishi Makoto

小说的男主角。对灵梦有着特殊意义的存在。说不清他是在灵梦出现在小镇之后被“选中”，亦或是他本人根本就是为了灵梦的出现而存在着的。身世中也隐藏着许多秘密。

久石诚的行动，抉择，他和灵梦之间的羁绊，将完全左右整个剧情的进展。个性是没有干劲，对无关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表面上是个很懒散，爱吐槽，有时脱线的人。然而，认真起来就很执着，不达到目的不会罢休。随着剧情的发展，恐怕会越来越倾向于热血的角色。

雾雨魔理沙 Marisa Kirisame

故事的开头出现在学校内的神秘转校生。和久石诚一个班。因为性格开朗而自由，无拘无束的缘故，一出现就在学校内拥有了庞大人气。和灵梦一样，也遗失了过去的记忆，包括和灵梦在幻想乡时代相识的记忆。然而，却不知道因为什么积极地接近着灵梦。

在第一篇章会是个满身都是疑团的角色。

爱丽丝 Alice Margatroid

直到第二篇章才会出场。同样是全部的记忆都被抹去，而且似乎比灵梦和魔理沙更为彻底。如同白纸一样干净无痕的少女。甚至不习惯于和人交流，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终日坐在密封的房间之内制作着人偶。这种日日重复的生活最终因为被久石诚无意的闯入而打破。

开始接触外界，开始慢慢捡回失落记忆的她，过去究竟还经历过怎样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幕后 BEHIND

本作在写作方面的速度并不快，拖拖拉拉的三年才有了 30w 字的存稿。因为之间一直在删删改改，很多部分事实上都已经和网上连载的部分有了很大不同。然后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大家的鼓励下，正式的有了做同人小说本的想法。

于是这里首先要感谢月代彩（原本叫 haku，我痛恨每次提到这个名字都要这么说明一下），《盈月纪年》和《盈月纪年 2》的主催，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全了解我的盈月世界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作曲者和设计者。和我一起把这个设定变成实体的人之一。这次的小说本，彩负责了附赠的 CD 中的两首曲子，以及全部 logo 的设计和版面设计。彩的个人 CD《Cradle of life》也在制作之中。如果大家用买我本子的钱去买他的 CD，我会非常高兴的 XD。

然后要感谢 Archlich，《凤凰花开》封面 + 拉页图的作者，当年的第一版封面出现的时候人家还在上高中……才气和感悟力让人咋舌。然而那一版的封面，因为尺寸过小导致无法使用，非常可惜……这次的本子中除了 Archlich 的封面之外，还有一正一反两张彩色拉页图，都是极尽华丽的作品。

还有轩辕诚（香香）的 U235，计都水银镜和 S.Advent，内页的三张黑白插图是他们的功劳。辛苦地帮我监督计都和阿 S 的稿子的香香，后期的印务也都交给了他（虽然是编辑然而对印务一窍不通的某人画圈）。还有自己的本子要操心的同时照管着我的《凤凰花开》，真是非常的辛苦你们。

最后还要感谢 Larse，CD 的第三首钢琴曲真是百听不厌，悲伤的平静的压抑的情绪表现力非常的强。感谢风紫、道士，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在这次的计划中合作，但是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v=。当然还要感谢一直追随着这部小说的读者们，如果没有你们的点击回复我也不会坚持到今天，感谢准备入手本子的读者们，没有你们我就只好跳江了……

那么，就是这样，7 月 26 成都 CD 同人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凤凰花开》小说 + CD 的同人作品将正式亮相，另外，在香港 CW，广州 YACA，北京、上海……也都将准时出现。网购会在适当的时间开放。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东方・盈月的世界。

（作者联系方式：lastsep@126.com
http://www.comicfishing.com/doujin/yya/index.htm

由于制作周期紧张的原因，正式的官方公式站将在 8 月制作完成。欢迎随时关注临时页面的更新消息。网购开始的消息也会以最快速度放出。）





一个有望站在奥运领奖台上的人 却在命运的捉弄下变成了家里蹲···

文 / 炒饭

BLESTCENTURY SUBSTORY. 落叶岛

GAME **落叶岛：穿过春天的魔法师**

■出品：炒饭 ■发售：免费下载
■价格：免
■配置：125M
■其他说明：无
http://hi.baidu.com/fryrice

DVD ROM ATTENTION 收录在光盘中 请对照参看 CHECK & PLAY!

角色介绍 CHARECTER

泉欣雨 男主角，原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少年，但自从定为魔法师后，被禁止参加任何体育比赛。于是数年间都处于自暴自弃的混沌状态。一般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小泉”，这个小名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肖衍 北京办事处的外派行政工作者，因为奥运会的关系被从外省调回。因为年轻的关系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对小泉也并不友好。不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正值和细腻的男孩。



紫玄 中国魔法师协会技术部门的实习生，这次被分配了接待长门和隆道任务。因为是超级路痴的原因给大家带来了很多麻烦，不过除此以外他是一个很可靠的存在。



岚大叔 学校附近咖啡馆的主人，虽然位置偏僻导致生意一般，但是他自己倒是乐在其中。据说有一身非常健美的肌肉，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亲眼去确认过。



邹邹 年轻的漫画家，不过由于某种原因长期处于穷困潦倒的状态，偶尔给协会画一点插画兼职。虽然外表看上去很弱，但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坚强和关心朋友的人。

剧情 STORY

在这个工业化信息化的社会中，魔法早已被人们所遗忘，而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魔法师们居然成为了人们所歧视的对象。男主角小泉曾经是一位有可能或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健将，就因为他是魔法师的缘故而被赶出了田径场，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暴自弃的宅男生活……不过，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前的最后一个春天，改变命运的机会正悄悄的向他走来……

世界观与设定 WORLD & CONCEPT

虽然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具有强大兼容性的同人世界观，（类似“机器人大战系列”那样的兼容性世界观）不过因为某些原因而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最后决定创造一个“去掉所有同人因素之后仍然是完整和独立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有很多借鉴 Typemoon 世界观和传统龙与地下城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核心思想是“表达一个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秩序世界中，魔法师的无奈。”所以魔法师本身的神秘性和优越性在这个世界观中被颠覆，原本我们憧憬的神秘的魔法世界成为了一个秩序和无奈的世界，原本为我们憧憬的魔法师成为了被整个社会所抛弃和歧视的人群。（貌似中国动漫从业者的状况呢……）而在世界观中的“魔法师协会”则成为了一个类似居委会的民政组织，每天处理一些琐碎和繁杂的事务。



进财 JINCAI

和小泉一起租房的宅男，是一个足不出户的网络游戏玩家，因为看不惯小泉每天在家无所事事，所以非常想把小泉也变成自己的伙伴，不过一直没有成功。据说他的宅气是祖传的……



程璐 CHENGLU

小泉的女朋友，好像以前在田径队为小泉打理各种杂务，自从小泉被拉下田径场之后就在魔法师协会兼职。虽然平时显得很傻很天真，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懂事的女孩。据说最近在苦练英语并且达到雅思九分（？）的等级。



吴珂 WUKE

曾经是北京办事处民事科的科长，后来因为项目需要而被调走。不过因为责任感颇强，所以经常回来打理事务。虽然有时候会比较偏执，但她绝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前辈。在协会内部也是非常得人心的领导之一。

王谦 WANGQIAN

目前是中国魔法师协会北京办事处民事科的代理科长。平时不但显得非常萎靡而且还组织部下参与网络游戏带练……不过因为性格的关系非常善于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所以也成为了北京办事处不可或缺的人物。



关于作品 .... FEATURE

一个我们原本憧憬的世界，在现实中却如此残酷和无奈。

这个世界要如何去体会?

其实很简单，看看中国的原创动漫产业就知道了……

要说这个魔法师被歧视的世界，不得不说我受到了当代中国动漫发展现状的影响。特别是在动画公司鬼混的经历，还有在动画城和央视的工作经历……都让我深深的感觉到了我当初所憧憬的那个世界的残酷和无奈。所以在深受 Typemoon 世界观和龙与地下城的世界影响后，我逐渐有了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憧憬的魔法世界，实际上却很无奈和乏味。我们憧憬的魔法师们，实际上也只是一群拿着救济金的宅男。”这样的世界会不会很有趣?

于是这个世界观就这样诞生了。虽说在创作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指责和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和鼓励下还是完成了它……

当然，这次的作品用了好多商业背景和音乐，所以它根本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同人游戏，而且无论故事还是脚本，以及美工界面设计等各方面，比起国内其他优秀的同人差距都很大。比起那些动辄几百万字的剧本和几个 G 的容量，这个小游戏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仅用于网络交流的小品而已。但对我这样想留下什么的人而言，已经足够了。我觉得所谓的同人，其目的不就是为大家散布自己的热情吗? 中国的条件不能和日本相比，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诞生一个 TYPEMOON，所以与其用完全原创和商业化的枷锁来证明自己的强大，还不如和大家一起享受制作的过程来的更加划算。大家都来参与，大家都来做动漫，大家都快乐，这才是同人的目的。

——更何况，我只是想通过某种方式表达我的想法罢了。

但因为年龄的增长，我总是在否认过去的自己。所以一次又一次推翻我自己的观念，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审视我自己的世界。所以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知道最开始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了。

或许 25 岁真的是一个容易焦虑的年纪。毕竟我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也成熟不起来。可能我这个年纪的人必然要被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必然要在自己梦想的世界和真正的世界之中做出选择。所以，我真的很羡慕那些穷困潦倒却始终坚持自己理想的人，同时我又羡慕那些将自己不切实际的梦想放下坦荡面对人生的人。因为我总是放不下自己的种种幻想，却又没有那种过人的决心和毅力在自己的道路上坚强地走下去。可能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和强者之间的区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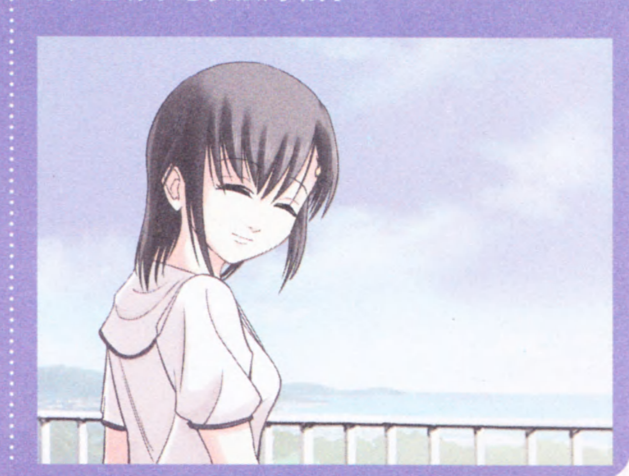
最后要感谢这次帮忙画画的邹，他是一个至今还在坚持以画漫画为生的人。即便我垃圾的上色毁掉了他很多优秀的线稿，也不能掩盖他的才华。在和我同一期毕业的动画学院学生里，估计也只有他还在坚持最开始决定的道路，虽然偶尔会因为拿不到单子挨饿，不过在很多地方我都相当佩服他。可能是因为我和他做着同样的梦，他在坚持，我却想要放弃了……

还有总是为我天马行空且不负责任的幻想填坑的小兵，以及正在国外念书却陪我扯淡的大刀，还有自己正在搞什么大阴谋的 D2，在国内消遣的岚、帮忙设计 LOGO 的路鸟老婆、转投 KRKR 世界的小 A、6R 的闪电和小真，还有众多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

在这里谢谢他们。

以后还是继续努力吧……

至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知道了自己的弱小，也有了想变强的动力……





幕后 .... BEHIND

炒饭（fryrice）
作者。游戏总合成，负责剧本、上色、还有各种杂务和协调方面的事情。目前是一个电视台的员工，原本立志成为动画导演却没有这方面的才华，想成为漫画家结果却忘记了怎样画画，于是只能待在电视台当一名老实的五好青年。社会关系简单且不善于交际。

邹邹
线稿与画面构成。是炒饭在动画学院的同学，立志成为漫画家在家中 soho，不过没有成功，最后在某家报社找到了工作。最近在《龙漫少年星期天》上连载四格漫画。

勤务小兵
立志写出历史上最伟大 yy 小说的男人，却从计算机专业毕业，从事复杂设备维护（？）工作。在游戏制作过程中负责部分剧本和世界观构成。

大刀
负责世界观的设定和扯淡还有 debug 工作，是一名在加拿大读了两年半语言学校的强人。魁男，热爱轻重武器和现代战争。曾经送给女朋友一把实物大步枪模型而被甩。

D2
炒饭在动画学院的同学，负责色指定和画面构成。立志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动画制作人（貌似）。策划了一部伟大的动画片，于是下定决心在家宅直到动画制作完成。不过因为太过于宅而被家里人赶出家门被迫上班，目前该计划搁浅中。

amano
凉宫春日应援团团员，自称被社会抛弃的动画专业学生。在游戏制作过程中负责部分上色，以及涉及凉宫春日同人剧情部分的剧本。



To new Beyong dream

在时空与心灵的交界 以真相书写残酷

文 / SS-Square

Story

TO New BEYOND DREAM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六日，初夏，香港，男主角——章梓梧醒来时，发现自己正在医院的病房中。

在他眼前的，是十几年没见的小学同学暨儿时玩伴——叶可晴。

突然出现的可晴，异常关心地对着主角问道：“你……你记起什么了吗？！”

完全搞不清状况的男主角只能疑惑地不知所措。他完全不记得为什么自己会在医院，他对别人口中的“交通意外”毫无记忆，他总是听到些神秘声音，他感觉身边的世界缺少了真实感……一切一切，似乎都在指向某一个忌讳的真相。

如果真相必然是残酷的话，梦是否必然美丽？如果梦必然是美丽的话，是否不醒来也没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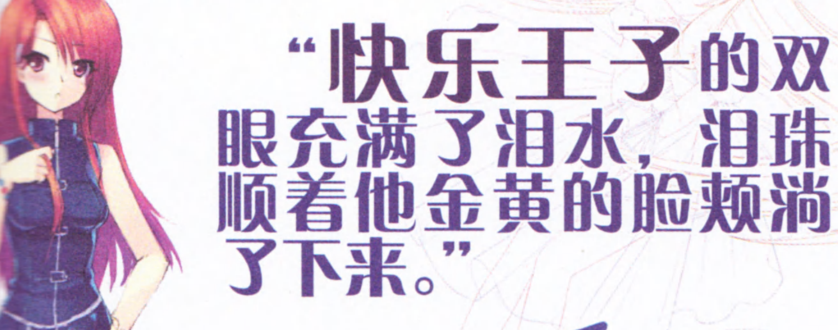
GAME	To new Beyong dream

■出品：ss-square
■发售：待定 ■价格：待定
■配置：待定 ■其他说明：
■官网：无 ■上市日期：待定

STAFF

策划、监督 Salance　原案企划、剧本 sinaoka　美术监督 秋绮月 原画 DR 黑酒目特约原画 sayori(NEKO WORKs) 美术设计 星遥梦 音响监督 水缘无忆　音乐 梨柩 程序 新堂风　外联宣传 Serasaki 宣传及文案 和泉　项目顾问 Plu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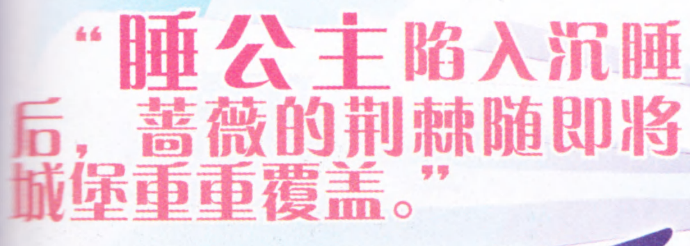
有一头红色长发的气质美女叶可晴是游戏中主角第一个正式见到的人物。可晴是主角小时候的玩伴之一，但是已经多年没有联络过。主角心中的可晴仍然是那个冲动火爆的女孩中的孩子王，但是多年之后她已经变成了拥有儒雅气质的香港最优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那所大学中芳香化合物研究室的硕士研究生。唯一不变的，是一激动就会口吃的可爱特点。多年不见的儿时玩伴又站在自己的床前，暗示着事件在多年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虽然名叫快乐王子，但是王子从来不是快乐的。

“灰姑娘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猛然想起时，时钟正好敲响12点。”



紫色短发的假小子，是主角中学时代的同学。在主角走回从前的家时偶然和这位乐天单纯的旧日同窗重逢了。对从女校转入主角中学的真颜来说，同学的几年是无可替代的快乐时光。而在追寻逝去的好时光的时候，主角却总觉得有模糊的视线，停留在往昔注视着自己。

真颜被人起了个外号叫“真色”，但是其实“真色”和“珍惜”在粤语中是同样发音。提醒主角珍惜魔法还未失效的时刻，才是真颜的真意吗？







主角住院病室的护士小姐，与心理治疗室的Vivian是好友。个性温柔阳光，喜欢照顾别人。但是她的住处里有一个房间永远虚掩着门，房间内的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这个房间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她的笑容背后隐藏着的一丝叹息，又有什么样含义？

在主角的梦里，韵茹被她自己悉心栽培的盆栽植物吞噬，陷入了永恒的睡眠。睡梦中的潜意识真相到底是什么？唤醒了睡公主之后，幸福就垂手可得吗？



“红棋王后拉着那女孩的手不停向前跑去，这样才能停留在原地





有一头棕黄色波浪长发的神秘御姐，心理治疗室医生。虽然在病人面前装出一幅温柔可亲的样子，但是主角不幸地得知了她的本质是个厉害又没有耐心的人。除了韵茹的手制午饭，恐怕没什么能让 Vivian 做出让步。

在主角向护士韵茹讲述了自己的间歇性头疼和幻觉以及梦境之后，韵茹将主角带到了 Vivian 的面前。巧合的是，Vivian 和主角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但是主角并不认识她。而 Vivian 对主角的态度却暧昧古怪，仿佛对主角早就了如指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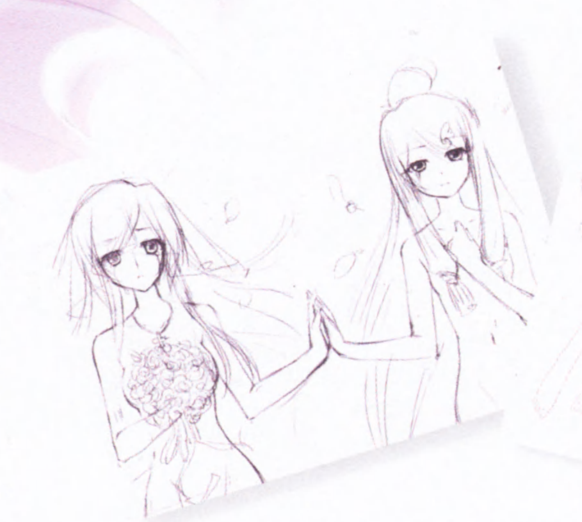
Vivian TO New BEYOND DRE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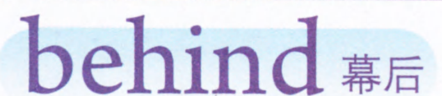
“蔼苣公主被关进了一座高塔，这座高塔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



紫黑色短发少女，主角的好友欧阳礼的妹妹，羞涩的女校学生。主角在回到从前的家之前都对礼的这位妹妹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礼的家庭有些复杂。看到夹在夹缝之中的婉欣，令人觉得有些无辜和惹人爱怜。

婉欣看似柔弱却也有坚毅的一面，更能手提大捆复印纸轻巧漫步，以至于主角梦见她其实是生化机器。但最近婉欣却因为窗外的那个声音而失眠，窗外那若隐若现的铃声究竟有什么含义？是蔼苣公主唯一的寄托吗？





谢婉欣 TO New BEYOND DREAM

behind 幕后

每个人都背负着儿时的十字架——佛洛伊德

《ToNew》是一个基于西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而开发的电子小说系列。本作根据香港某心理医学案例改编，因此《ToNew》中所有出现的具体地点和人物均以化名隐去。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追寻记忆的悬疑剧。但是在画面之中（主角的眼前）偶然闪过的罗夏克墨渍实验的图案，以及那些基于潜意识的梦境和幻觉，都指向了另一个惊悚的真相。

我们策划把《ToNew》做成那种表面平淡似水，但是越是深入就越感觉到其复杂深蕴的类型。目前为止，《ToNew》包括《ToNew ~ towards your dream》和《ToNew ~ beyond dream》两个作品。其中后者是改编了原本的《ToNew~beyond your dream》而诞生的作品。两作互为表里，一些在这里看不到的信息，可以在另一作里看到。当然，为了日文版的考虑，《ToNew~beyond dream》也可独立成章，保持了相当的完整性。《ToNew》的灵感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原作者 sinaoka 发表的一篇小说。而在 sinaoka 于大学中接触到了某心理医学案例后，《ToNew》的故事才完全成型。为了搜集材料，Salance 曾于日本在某精神研究所兼养护机构内实习，深入地了解了心理医学的第一手材料。而在 07 年之后，做好了万全准备的 ss-square 正式开始打造《ToNew ~ beyond dream》。

同人游戏一个难点是背景。背景的绘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并非同人组织可以承担。在和美术监督秋绮月多番商议之后，基于故事真实性以及秋绮月熟悉原本故事发生地点等等的因素，秋绮月提出在原地采景，用照片的方式再现故事背景。当然，由于时间流逝，现在原地的样子已经和故事发生的 2002 年大大不同。对此我们打算在处理照片的时候用 Photoshop 还原当年的感觉。

作品要表现的是基于潜意识的梦境和幻觉，在这里《寂静岭》和西方艺术家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由于 ss-square 成员深受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影响，所以《ToNew》当中也处处可见他们学说的影子。举个例子，我们采用佛洛伊德对于“马”的解释，设计出了“蒙着白布的旋转木马”这个幻觉场景。相信熟悉佛洛伊德的人很快就可以看出这个场景的意义。而类似场景其实也出现在《寂静岭》之中，不过《寂静岭》的旋转木马不是蒙着白布而是沾满血污。

另一方面，在改编《ToNew ~ beyond dream》的过程中，为了打造更高水平更高素质的画面，我们舍弃了 Salance 已经完成的全部原画和立姿图片，并委托 sayori 按照 Salance 的图进行重绘。与此同时，为求达到最佳的画面效果，美术监督秋绮月亦不断在构图和设计上作出修正及调整；其中最广为人熟悉的《ToNew ~ beyond dream》海报，便是协调长达 2 个月经过多番修改的代表作。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在 ss-square 全体成员的合作下产生的高水准 cg 了吧？若想要更深一步了解《ToNew》，请参考中文 wikipedia(维基百科)上面《ToNew》的词条以及香港相关杂志报道。ss-square 全体成员现在已经进入了压榨状态，为了拿出高质量的作品，我们还需要做很多。





Nitroplus 惊悚小说
《沙耶之歌》剧情赏析

扭曲颠倒的疯狂世界中，人类与怪物的终极精神纯爱

剧本：虚渊玄　人物设定：中央东口　翻译：ASfog、JEDI



臓物の世界にて

映照在匂坂郁纪眼中的世界，彻底扭曲腐烂了。

满眼都像是动物内脏般的肉块，上面还有一层层的纤毛如同蚯蚓般蠕动着。

曾经的亲朋好友如今已经面目全非没了人的模样，变成了一团团丑陋恶心还在颤动的肉块。

然而就在这感官反转扭曲的世界里，郁纪却看见了一位仍是人类模样的美丽女孩。

——沙耶。

“◎＃￥……％￥※……％※※……××※……※……※……×”

面前一坨蠕动着的软塌塌柔的肉块，正以低沉的粘稠的声音说着。

“×……※￥……￥＃％＃￥￥……％……％￥※◎＃￥％￥……”

一共有三坨这样的肉块在我的眼前。他们围着桌子坐着，吧唧吧唧地咽着杯子里那些污水，仿佛还很享受。各种怪声不绝于耳，有如割裂金属般的声音，还有呻吟声等等。

“￥◎＃￥＃￥％……￥＃※……％×※※×※××……※×”

“◎！＃￥＃……％……※……××（……￥％％￥＃◎％￥”

“×※……％％￥＃＃◎※％……×※……￥”

只要花点功夫，还是能弄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的。可我自己也是被他们的猜忌弄得很火大，差点没动手。

在这些东西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当然可以不去理睬，但到了该我说话的时候实在是没法脱身了。谁让这些东西外形再怎样不堪，都算是我的“朋友”呢。

我当然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去否认这一点。但如今我早已经不想再较劲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恶梦就好了，我一直这样想。

可是每天早上当我睁开眼睛时，眼前的世界却和昨天一样满是扭曲丑陋的景色，没有任何改变。

而我则不得不和那些东西呆在一起，作为他们的同类而不得不这样生活着。从三个月前开始到现在是这样，以后也会如此，一直到我生命终结为止。

“％％……％※※×※……￥％％＃％……×……×※”



听说话的口气，眼前的这东西是耕司，那么坐在旁边的那坨不停地唧唧歪歪的就是青海吧。

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是瑶。她曾经的秀丽脸庞，如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坨咕噜咕噜地蠕动着的烂肉，而且还不断放出呕吐物般的酸臭气味，我只能强忍着装作没注意一般。

“＃◎￥％…………※×（※××￥％＃％％￥※”

就像这样，我的所有都变了。

眼前所见的一切都已经改变了模样，仅存下之前的人际关系。我和这几坨烂肉其实是大学里的同学，关系相当不错的，每到寒假都会一起去滑雪旅行。

如今还真有些怀念那些日子，可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或者别的人还记得我这个人，我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大概就算是“异物”了。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是我被外星人绑架到了别的行星还稍微好过一点……

可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地球啊。而且是一个叫日本的国家，而我所在的城市是我出生并长大的地方。这个社会也是我生活了二十年已经熟悉的社会。可如今已经再也看不到正常的世界了——只是我一个人变成了这样。

世界已经不再是我所熟悉的模样。我已经无处可安身。

“＃……※……％※×（×……※×（×※％……￥……”

随他们去吧，这几坨烂肉谈论的话题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只要装作在听就可以了。

“※％％￥％……※％××※￥％＃％……％×……％※％”

我本想这样对付过去。不料其中的一坨烂肉转过身子瞪着血红的眼珠直勾勾地盯着我，没办法我只好说点什么了。

“你在说我怎么想的啊……”

我强忍着心中的厌恶反感，装作平静的样子答道。可说出来却有些有气无力。

而在烂肉顶上的洞里，则噗哧噗哧地喷出一些类似话语之类的东西，但实在看着令我反胃。这块地方应该是耕司的头，脸和嘴巴，在三个月前我应该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的。

“我没想什么啊”

我根本没法直视他，只能悄悄转移了下视线，然后很自然地回了句。

“＃◎￥％…………※×（※××￥％＃％％￥※”

“没，不是因为这个。”

耕司，是我的好朋友。在场的他们都曾是我唯一的好朋友，而且关系远在此之上。可如今他们却都变成了这副模样。我觉得好寂寞，这三个月来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孤独地哭泣中度过。然而如今面对他们时我心中只剩下了厌恶，眼前包围着我的只是称作耕司的烂肉、称作青海的烂肉，以及称作瑶的烂肉。而我却装作一切不变如昔的样子和他们在喝茶聊天。我必须这样装样子，如果装不出来的话，我也许会被送回医院里吧。

而且不会是以前住院的时候了，这次一定会永远地被关在医院里。

我绝对不想这样。

“￥￥%……※※×%……￥#◎#￥%——￥※”

“或许吧，今天的检查时间问医生好了。”

看着这些恶心的烂肉，还不得不听他们那些恶心的声音，我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不管这么多了，我猛地站起身来。

“￥#◎%……￥……%×……%#◎￥%※※××※￥……%￥”

那坨烂肉的发声器官附近有些蠕动的纤毛，而他一说话汁液就顺着这些纤毛喷了过来，我还没来得及挡住自己的脸。就这样，散发着臭鸡蛋味的腥臭汁液就这样溅了我一脸。

管他三七二十一！真想抄起凳子或桌子什么的狠狠地抽这坨烂肉，抽死他！抽到他不再动弹为止！让这一切都结束吧！

就在爆发之前，我终于忍住了冲动。我不能让他们知道。就算他们在我的眼中是什么模样，在这世界里毕竟他们才是正常人，而我是异类。

“都说了今天还要检查，已经到时间了。”

在他们看来我的笑一定非常突兀，而且十分诡异。我伸手进钱包抽出碰到的第一张纸币看也不看地拍桌子上。不就喝几杯饮料么这数总够了吧。我一刻也不想多呆趁早走了再说。

“那么回见。”

我总算能脱身了，从字面来说可以说是逃之夭夭。

我并没有疯。



“我说，大家来说下这次的滑雪吧，今年要不要去可以溜冰的地方啊？”

对于高幡青海的提议，津久叶瑶皱起了眉头。

“滑冰？专程到滑雪场滑什么冰啊？”

“哈哈，津久叶你别较真啦，她啊不过是张口就来，三分钟热度罢了。”

户尾耕司一边笑着一边望着青海的表情。作为青海的男朋友，耕司的任务就是在她开始异想天开时出来打圆场找台阶。

在瑶看来，耕司和青海是很登对的情侣，瑶有时还有些嫉妒他们。

“青海特逗，她上次可是长大以后第一次滑冰啊。”

“什么嘛，不就是没滑过冰嘛干吗那么大惊小怪的。”

“过了二十岁还没滑过冰的人现在可不多啦”

“那是因为小时候觉得很害怕啊，那个靴子底下可是锋利的刀刃啊。”

“但是青海姐不是一滑就会了嘛，相当厉害呢！”瑶插了一句。

“滑冰的要诀和滑雪差不多了，也都是重心靠前然后用鞋的前缘的感觉来控制罢了。”耕司颇为不屑。

“既然耕司把底都透了，那我就不吹牛啦。反正就是上手后渐入佳境咯。”

原来他们都已经约会过了呢。孤独的寂寞如锋利的针，刺痛着瑶的心口。耕司和青海为什么就能像普通的恋人一样共同享受着彼此陪伴着的时间呢？这也许并不值得嫉妒，只是瑶实在有些不走运吧。

“嗯嗯，我也想和青海姐一起去滑冰看看。”瑶装作下定了决心，但却不过是在掩饰心中的迷乱。

不能总是在羡慕对方而埋怨自己倒霉了。瑶分明是有很喜欢的男孩的，可是他还没同瑶开始交往，就遇上飞来横祸。如果这种事情还要说是运气不好，那也过于残酷了。

“所以说呢，这次的滑雪旅行要是再加上滑冰的话那就是双重享受了。”青海很是高兴。

“可是，滑冰的话去滑冰场就行啦，干吗滑雪的时候去啊。”瑶苦笑着说道。

“所以你就不懂了，不是在室内滑，而是室外的，在冰冻的湖面上滑冰。”

“哪能找到那么合适的地方啊，再说会不会人很多啊？”瑶一边说着，一边悄悄地看着“男朋友”的侧脸。

就这样，耕司和青海原本说笑中又加入了瑶的插话，变成了三人对话。但在咖啡厅里围着这张桌子的应该是两对人。而另外一个人，瑶的男朋友——如果他算的话，至今还和大家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我说郁纪，有何高见？”耕司看着大大咧咧，其实他内里非常细心和温柔，一眼就看出了瑶心中的苦楚。

“啊？什么高见？”

耕司转头问话时，坐在瑶身边的“男朋友”——匂坂郁纪，则有些心不在焉地应付着答了一句。

“就刚才说的事情，那个，今年的滑雪你也一起去的的吧。”耕司很婉转地说着，有如碰到了什么痛处一样。要是在几个月前，耕司是不会这样小心翼翼而是有话直说，而郁纪也会明白的。他们俩都是老朋友了，应该能有这样的默契的。

“我没想什么啊。”

郁纪的回答格外地简短。而且说着就把视线移开了。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看着就像是对耕司打搅了自己的沉默觉得很不爽似的。

“怎么，难道你有别的安排？”

“没，不是因为这个”

就算是郁纪的好友耕司，现在也很难和他像过去那样说话了。更别说瑶，她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和他说话。在那个夏天即将结束时发生的事故，即使经过数月，仍然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是对郁纪而言，对他身边的人也是一样。

“这样啊，说起来是不是运动会对旧伤不好，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呢”

“或许吧，今天的检查时间问医生好了。”

就在说出这话时，郁纪仿佛到了忍无可忍的极限一般，猛地站了起来。

“喂，郁纪……”耕司带着责备的口气喝住了郁纪。

而此时郁纪忽然一耸身，仿佛害怕什么东西一般用手护住了脸。

也许是因为耕司的口水喷到了郁纪的脸上。但是这在平时也不过是些无伤和气的小事情，至少在瑶看来也不会特别在意的。无论怎样也不至于像这样如此夸张的动作来护着自己的身体。就算耕司的口水真的喷到了他脸上，郁纪的这种举动也让别人觉得有些不高兴了。

“都说了今天还要检查，已经到时间了。”

郁纪带着漫不经心的口气说着，完全没有考虑大家的尴尬。而且买单的时候把纸币放在桌子上时的动作，仿佛就像碰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

“那么回见。”

郁纪离开了咖啡厅，他那匆忙的样子就像是逃离一样。

留下的三个人陷入了无趣的沉默中，蓦然地望着桌子。上面郁纪扔下的一万日元的纸币无奈地在桌面上飘动。而且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郁纪点的咖啡一口也没有喝。

“一点效果也没有，真是的。”青海叹着气嘀咕着，耕司带着责备的神情摇了摇头。

“我觉得还是要多给郁纪一些时间为好。”

“可是再过三个月又能怎样？这样下去只是越来越糟。”

“我也不知道，而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设身处地地替郁纪想想吧，碰到那么残酷的事故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肯定也没法平静下来的吧。”耕司皱着眉头说道。

的确，那件意外落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无可忘却的惨剧。匂坂一家人乘坐的汽车被倾覆的油罐车的爆炸所吞噬，整辆车都被烧得不成样子，而郁纪的父母也在意外中丧生，尸体面目全非。郁纪虽然幸免遇难，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已经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希望。他如今能出院，简直就是奇迹。

“记得以前去探望他的时候，情况还很严重。他好像谁都不认识一样，惊恐万分，胡乱挣扎着，护士只能把他绑在床上，现在总算让我们能放心一点了。”耕司叹气道。

“匂坂同学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大家不是都看在眼里么。你看他的表现，根本不



像是一个正常人。”青海有些激动。

“行了别说了，青海。”

耕司以严厉的口气制止了青海继续说下去。当然一方面是出于同情好友，而更多的还是在意这样的场合下瑶的心情。瑶从心底感激耕司的体贴，但也正如他所说，不能老是等着别人来照顾体谅自己了。郁纪才是受害者，他比起自己来更需要别人的同情。

瑶对郁纪的思念，不过只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而且当时是瑶鼓起勇气去和郁纪表白心意的，虽然郁纪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拒绝或是同意，但这也无可厚非。郁纪的这种态度反而让瑶对他更加一往情深，因为她觉得郁纪并不是个来者不拒的花花公子，而是有在负责地考虑她的心情。

正是因为郁纪并没有明确拒绝，所以这两人也就这样开始了交往。耕司和青海作为局外人倒是乐于看到郁纪和瑶能走到一起。不过，郁纪一直都还没有明确地表示他也喜欢瑶。可没想到两人一周后的再会却是这样一番情景——瑶只能隔着集中治疗室的窗户，焦急地望着里面生命垂危的郁纪孤独地忍受痛苦……

从那天到出院足有五十多天，对于瑶来说漫长得像是毫无尽头。但郁纪出院后，却好像哪里不对劲似的。

而且一直在认为50日过后，出院的郁纪，什么地方与以前不同。瑶甚至在怀疑郁纪是否连出事前自己对他的表白都忘了。她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有如在寒风中一般。



这名青年对于对丹保凉子医生来说是个相当棘手的患者。

“之后情况如何？匀坂先生？”坐在椅子上的凉子问道。

“没，我觉得挺好的，没什么不适。”

郁纪的话语生硬而平缓，毫无感情地道出，就像是在无人的世界里喃喃自语一般。他在自己和周围世界间构筑了一道坚固厚实的壁垒，即使是凉子这样的心理指导医生也很难触及他的真心。

“有没有恶心，目眩，幻听或者幻觉呢？”

“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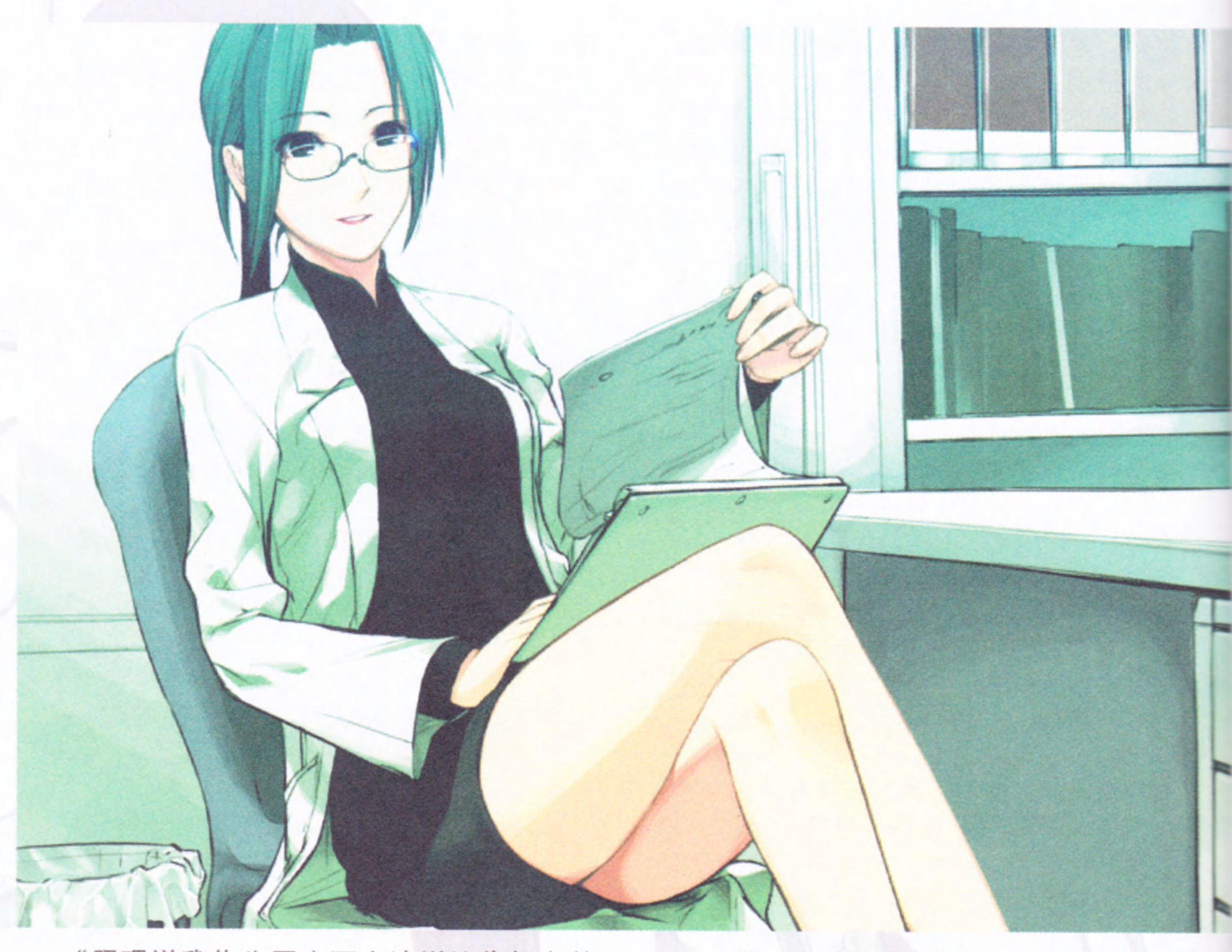
匀坂的视线避开了凉子，实际上他已经是在看着斜下方，只不过是在敷衍了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表示他并不想继续下去。这样的话根本无法进行问诊，所以凉子叹了一口气，放下了病历。

“匀坂先生，本医院所能提供的是脑神经领域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T大附属医院拥有全日本唯一的先进医疗设施，可以用微机械去除脑硬膜下的血肿块，正是这样的手术拯救了脑部严重受创几乎无法抢救的郁纪的生命。

“虽然说这是世界领先的技术，但是数据的收集还未完成，所以这样的手术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凉子继续说道。

“是这样啊。”匀坂郁纪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无奈的苦笑，又像是带着恶意的冷笑。就在凉子试图分辨其用意时，他又恢复了原先的无表情的样子。



“照理说我作为医生不应该说让你担心的话，但之前有过手术后引发严重脑神经障碍的病例，所以手术后的观察一定要予以充分的重视。”凉子的意思是让郁纪每周都来检查一次，所以也希望他能够认真积极地配合自己。

“上周的MRI结果如何？”郁纪的反问让凉子有些意外。

MRI就是“核磁共振成像”，应用在脑外科治疗中，可以不开颅就能观察到患者大脑的状况。匀坂能说出这些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的专业名词，凉子不由得想起了他的病历资料。

“说起来，你是学医的呢。”

“大夫您不就是担心大脑机能不全么，通过影像就能判断了吧，有什么异常么？”

“这个倒是没有。”

并没有出什么问题，完美的手术。尽管成功率很低，但是郁纪的手术却有如奇迹一般圆满完成。但凉子还是有些担心。怎么说呢，这大概算是一种“医生的直觉”。总觉得眼前的这位患者有什么不对劲。郁纪越是一副无事的模样，就越让她怀疑他是否在隐藏着什么，是讳疾忌医？还是什么痛苦？如果是非器官性障碍，医生是无能为力的，只要患者不肯说出自己的异常，那么根本无处对症治疗。

“大夫您放心吧，现在我出院以后也没有什么生活不便的，您看我这不好好的么。”

“我说，匀坂先生，你的手术是十分复杂的，之后一定不能中断定期观察，这个是原则问题，你就不能相信我么？”

“话是这么说，大夫我也想相信您的，那么我问什么您都能回答我的是吧？”

“嗯，这个自然。”凉子用微笑掩饰着自己的担忧点头回答。和上周一样话题又转到这里了。

“那么，让我们继续上星期的话题。大夫您来告诉我一些有关奥涯教授的事情吧。”

“……”凉子没法回答他，只能强作笑容。上周也是这样，这名患者说着说着就问起了这个，而且问的人根本是他作为外人根本不应该知道的。

“奥涯教授的事情啊，他、他和你的治疗有关么？”

“您刚才还说什么信任，怎么忽然间就遮遮掩掩了呢？”

其实前言不搭后语只顾向医生问这问那的患者并不少见，但一般他们都是在担心些性命攸关的问题，所以也是情有可原。但在匀坂身上，凉子却看不到那种慌乱的焦急，而是一种异样的冷静，不是那种对医生的询问，更像是在审讯嫌疑犯一般。

“也没什么，他很早就从这里辞职了……我个人和他没有什么来往。”凉子妥协了。

“难道您不知道他为何辞职吗？”

“当然。也许是个人问题吧。”

一开始凉子对他的疑问还有些不安，但是现在倒开始和郁纪接上了话。不过凉子从最初就打算坚守底线，绝对不告诉他实情。

“说起来，匀坂先生为何一直在追问奥涯教授的事情？难道你们认识？”凉子决定反击。

“您不知道吗？教授现在下落不明。”郁纪回答道。

“不知道。”话一出口凉子才发觉自己好像回答得太快了，应该作出惊讶的表情才对……

“最近我认识了奥涯教授的家人，他拜托我帮忙问教授的事情。”

家人？听到郁纪的话，凉子皱起了眉头。

“奥涯教授我记得应该没有家人的吧？”

“有这回事？您是听谁说的？”

“没，小道消息罢了。”凉子刚才还说和他没有往来，但也只能如此圆场了。

“原来如此。这种家事都能变成小道消息，看来奥涯教授还挺受人关注的。”

“也许吧，因为他看起来挺个性的。”

“那么刚才又是谁说不知道他从大学辞职的理由的？”

凉子无言以对。她一直在这艰难的谈话中努力保持笑容，这下终于到了极限。

“大夫，我无论如何都要见到奥涯教授。因为他忽然间失踪，他的孩子现在无依无靠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呢？”此时郁纪也察觉到了凉子的尴尬，所以稍稍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追问。

“你还是去找警察比较好。”凉子虽然是就这么一说，但实际上这是个十分危险的提议。

一旦警方知道奥涯雅彦失踪，一定会对大学进行搜查。但是奥涯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绝对不能被外界得知，所以到时肯定整个大学都会口径一致对外，凉子自己也不例外。

不过匀坂自己也不可能去找警察来介入此事态。他自己本来就是在说谎，失踪的奥涯教授根本不会有什么在关心他的家人，这点凉子至少是能确认的，所以以前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埋葬在黑暗中吧。

然而，一个和T大学毫无关联的患者匀坂郁纪，为何会知道奥涯的事情?

“匀坂先生，只要是我知道的肯定会和你说的。可是奥涯教授在今年4月提交了辞呈后，就杳无音信了。我想大概是去长期旅行了吧——我也只能想到这点了。”

“是这样啊……”

凉子本以为郁纪还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不过他却放弃了。而且，凉子还是很关心匀坂的术后观察情况，再加上他和奥涯雅彦之间那神秘的关系，在凉子心中引发了一连串的不安。不过现在凉子实在是无能为力，只要这个患者一直不肯说实话。

短暂的沉默后，凉子在匀坂的病例上写下了七个字作为今天的检查记录——“手术后情况良好”

“匀坂先生，那么下周的这个时候你再过来检查，记得是4点钟……”

凉子的话还没说完，一看匀坂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出了观察室。



眼前的虽然应该是医院的走廊，但是在我眼中，尽是一片涂满猪内脏一般的景色。

最适合医院走廊墙壁的颜色是什么？当然是白色。清一色的纯白色，绝不会是我所看到的颜色。而且大概刚才就来来往往的那些烂肉般的生物们，所看到的也应该是白色的走廊才对。

所以我当然能明白，这走廊搬来就是白色的。而那些在我周围的那些烂肉，自然就是“人”。也就是说，只是我一人不正常。正因为我总算弄明白了这点，所才能出院回到原先的生活中。

虽然我的学校和T大医学部比起来差远了，但说什么也是一个学医的。而且凑巧专业就是脑神经外科学。对于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也能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并非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一种失认症，或者是某种未知的认知障碍。也有过和我一同进行治疗的患者，但是他们都变成了脑障碍。正如那个叫丹保医生的烂肉块所说，我也是失败例子之一。什么世界第一的T大医学部，什么玩意……啊，真想去嘲笑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女医生。

话说回来，我并不恨主刀的医生们，他们怎么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手术的成功率本来就很低，而除了这个危险的手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我都能理解。反正就是我自己倒霉，一切已经成定局了。目前精神疾病方面尚且没有完全的治疗方法，更何况我这样的怪病。我也许只能带着这样的认知障碍过一辈子，就和那些残疾人渐渐习惯助听器和轮椅一样，我只能去适应和习惯眼前那令我作呕的一切。

说是这么说，做起来实在是很艰难。但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的绝望了，如今我还是有希望的，尽管只是一丁点儿的希望。我只要尽可能地逃避，不去看这个世界就好了。我尽可能低头看着脚下，快步向家走去。

我的家位于郊外山脚下的一片平静的住宅区中，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原本对我们一家来说就不需要很大的地儿，如今就只有我一个人住了。在三个月前的事故中，我的父母并没有我那样的运气，去了另一个世界。而他们的葬礼进行时，我则躺在集中治疗室里。

父亲经营的公司已经转手给他人，而这套房子作为遗产留给了我，好让我能有个地方安身。如果有人问我难不难过，我自然会点头肯定……但那个事故夺走的并不只是我的双亲那么简单。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独自生活。正因为这样的机会，让我等到了自己的拯救者……

如果父母还再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允许我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孩同居的。

“回来了啊～”

我刚踏进玄关，就听到她的声音从厨房那边飞了过来，是如银铃般清新剔透的实实在在的人类女孩的声音——就是这个女孩的声音，冲刷着我的记忆，将今天一整天所听到的那些刺耳的怪声和噪音统统洗尽。

“我到家啦，沙耶～”我开心地应着。

走廊的尽头传来了悦耳的脚步声。我并不奢望能在外面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只要能在这里就好。这是我和沙耶共同生活的家，这是只有我能听到的脚步声，

“怎么这么晚啊，我有点担心呢。”

“对不起嘛，今天要到医院去例行检查。”

“啊，原来这样。”眼前的少女微笑着说着。她微微翘着脸的动作让我心中一动，这就是我曾经失去的所有啊……

在那次事故后，我所看到的只有她一个“人”——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我有认知障碍，所见皆是扭曲和丑陋，而唯有她是例外。

她的皮肤雪白得近乎无色，瞳孔的颜色如梦如幻，头发的颜色更是独特。但是她的容貌却的的确确是人的模样，身体也和普通的女孩子一样。

并不只是她的模样，还有她的声音，不止这些……当我弯腰低头脱鞋子的时候，她总是用手臂绕着我的脖子，然后温柔地将我搂紧在她纤细的胸怀中。

我贴着真真切切的人类少女的肌肤，一点也不冰冷，也不会粘粘的。然后闻到的是她的秀发所散发出的少女芬芳。

我所有的感官都可以确定，我所能容许的唯一的存在，就是她，沙耶。

还有她的微笑，还有她的拥抱……我的灵魂只有她能拯救，而她竟如此需索于我，在我心中，燃起了一丝莫名的喜悦。如果我没有遇上她，而是孤独地被留在这肮脏而扭曲的世界里，也许很快我自己就会精神崩溃吧。毫无疑问，都是因为有沙耶的陪伴，我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今天过得怎样？”我问道。

“我改了改起居室的风格，已经刷了一半啦。刚才正给郁纪做晚饭呢，是白天在电视里学的～”沙耶兴奋地说着。

“这样啊，好期待啊。”

“晚饭可能还要等一会，饿坏了没？”沙耶露出为难的神情说着。

“没事的，我先看看卧室吧。”

看着沙耶哼着歌走回厨房，我踏入了卧室。因为之前看到眼中的世界尽是恶心的光景，所以我就想试试把房子里的墙刷成顺眼的颜色。于是那天就心血来潮地到便利店买来了油漆，沙耶也一起来帮着调配成合适的颜色。我们将卧室粉刷一新，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效果可谓立杆见影，三个月以来我终于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

在粉刷起居室的时候，沙耶一直没想好怎样处理窗帘，所以一直没动它。我干脆就把所有的窗帘都扯了下来，然后就直接在窗玻璃上刷油漆。现在我已经没法看到窗外了，然后再把滑窗关上，这样邻居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可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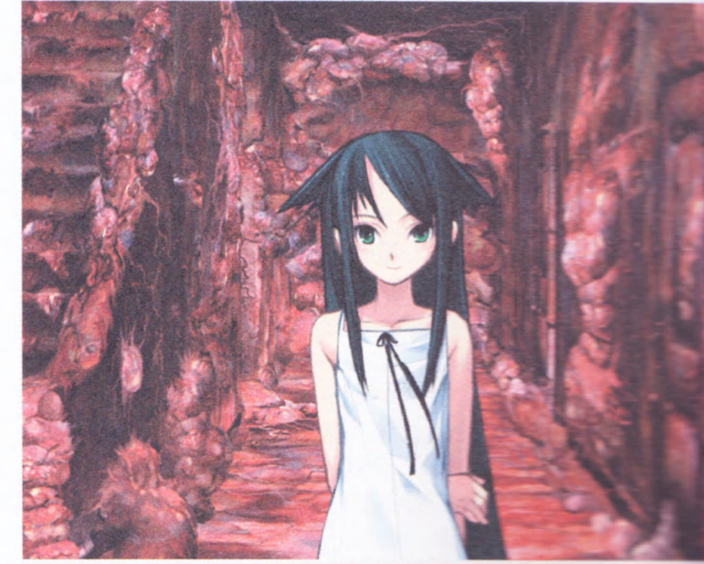
“晚饭做好了哦～”传来了沙耶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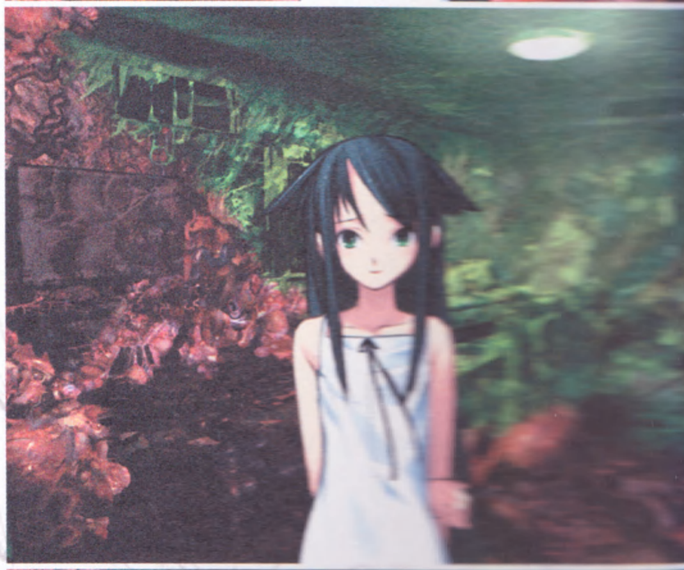
“在这里吃好了，端过来好啦。”我回应道。

沙耶从厕所里走出来，端着菜来到了起居室，一边还哼唱着。

“还有油漆味呢，没事吗？”沙耶问道。

在封闭的起居室里应该正弥漫着涂料溶剂的臭味。不过，这点味道和屋外的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对我来说几乎闻不出来。







"沙耶不喜欢油漆味吗？"

"嗯，没关系的，只要郁纪觉得没事我无所谓啦。"

沙耶将菜盘摆在桌上。不过很遗憾，菜的颜色和气味都让我难以忍受，也没法说些违心的夸奖的话语。总之就是和在外面吃的那些饭菜没有什么区别。

"我开吃啦。"我决定采取像日常生活那样淡然的态度，毫不在意地把菜送到嘴里。

果然，这味道让我肠胃一阵痉挛，不过这并不是沙耶的错。她一定是在白天的烹饪节目里学到的菜谱，只是我自己的味觉无法接受正常的菜肴了。

"不好吃？"沙耶有些失望。

"呜……哇……"我忍不住全吐了出来。

这时我就算装样子哄她，沙耶也不会高兴的。她是知道我有认知障碍的。

"别在意，明天我会做别的好吃的。"沙耶苦笑道。

"对不起……我总是……明明是沙耶好不容易做好的饭菜……"

"没事啦，我再多试试别的组合，总有一天能找到郁纪能觉得好吃的饭菜的～"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每天的吃饭就是一件艰巨却又不能不做的苦差事。虽然厌恶吃饭，但却不得不借此来维持生命。只要能活下去，也许哪天就和沙耶所说的那样，真能凑巧遇上喜欢吃的饭菜。就和与沙耶的偶遇一样……

"沙耶不一起吃么？"

"嗯，不用啦，我吃过了。"沙耶将目光转到一边说道。

自从住进我家以来，沙耶还没有和我一起吃过饭。为什么她不愿这样呢？不觉中我心里涌上一丝悲凉，我并没有打算强作无事。而对于我这个有认知障碍的人，沙耶也一直忍受着我的各种怪癖。

"说起来今天我又在医院里询问你父亲的下落了。"我决定换个话题。

"爸爸的？"

奥涯雅彦，是沙耶的父亲，T大医学部的教授，也是沙耶唯一的亲人。如今他下落不明，我和沙耶约好了的，一定要帮她找到奥涯教授。

"那些人果然是什么都不肯说，我一直觉得其中有隐情。"

"这样啊。"

还以为她会失望，但是沙耶的反应却意外地平静。

"你不担心父亲的事情吗？"

"也不是那样啦。"沙耶的目光移开了，若有所思。

一时间气氛有些冰冷，不过很快沙耶就再次对我露出了微笑。

"谢谢你，郁纪，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没有，比起沙耶为我做的，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放下筷子合掌表示吃完了。桌上的饭菜我几乎全部都吃光了，不管味道如何，一想到这是沙耶辛辛苦苦为我做的，再怎么恶心反胃我也能忍受的。

"吃完啦，那去泡个澡吧？"沙耶微笑着说道。

"嗯，那你还给我搓背吧？"

"当然～"沙耶露出了动人的笑容。

来到我家以来，沙耶俨然变成了新婚的妻子了。

沙耶……

为什么，你会为我付出这么多……

卧室中，我抱紧了沙耶，她也一样。

沙耶，我最爱的沙耶……你就只要求这些吗？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我的身心我的一切都可以献给你。任何一切……只要是我所拥有的。

沙耶急促的声音让我迷乱。难道这只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只是在怜悯已经无法作为正常人融入社会，一无所有的我？如果只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沙耶才陪着我，那她不就成了随便的女孩子？

眼前的光景如同在梦中一般。喜欢沙耶的声音，喜欢沙耶的肌肤，喜欢这样抱着沙耶的感觉。这真的不是梦吧？我愈发用力地搂紧了她。

"呜……"沙耶发出了像小猫一样的可爱声音。

怀中的确就是沙耶，此时此刻，我真的是和她在一起。就算只是瞬间也好……我所能相信的，就是我拥有着沙耶，只要她就已经足够。

在此之前，我已经觉得最残酷的命运不过如此，但如今我却又开始害怕，害怕失去你，沙耶……

软绵绵的沙耶微笑着蜷在我怀里。而我则用搂紧她的双臂，感受着她那微微湿润的肌肤，以及她的体温。这充实的感觉让我舒心，沙耶真的就在怀中……

"郁纪，你在哭？"

我全然不知泪水湿润着脸颊，反而先被沙耶发觉了。

"为什么？为什么沙耶会来到我身边？"

"郁纪……"沙耶望着我。

"我不明白啊。是我和自己过不去吗？我发现自己陷得好深，没有你我根本没法生活下去……"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开始用力，将沙耶搂得更紧。我向神祈祷着，只要能这样紧贴着彼此的肌肤不再分开就好。

"告诉我……要怎样，才可以不会失去你？我该怎么做才好？要怎样才能回报你呢？"

"就这样，抱着我……"沙耶贴着我的胸口，用温柔的甜甜的声音呢喃着，"我就喜欢被郁纪抱着，一直能这样在一起就好啦。所以我才一直呆在郁纪身边。"

"为什么，为什么会选择了我呢？"

"那是因为～郁纪一个人很寂寞吧。"被我抱在怀里的沙耶，抬起头来看着我说道，"还有呢，沙耶原先也很孤单啦。"

"郁纪就是我的全部，在这世界上我最喜欢郁纪抱着我，所以如果失去了郁纪，沙耶也一无所有了……"沙耶伤感的话语，抚慰着我的伤感。沙耶的瞳孔深邃美丽，而在深深的眼眸中，是无限的温柔。

我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此刻的心情。

只要能和沙耶在一起，就算眼前的世界再怎么扭曲崩溃也无所谓了，我有她就已经足够。



校园里。

就是今天，一定要当面和他说清楚。已经下定决心了。就算再怎么拖也改变不了什么，当断则断，拖得越久自己越痛苦。

瑶决定再次鼓起勇气去找郁纪。她选了周四第四节的生化学课。在当天只有在这堂课上



才能见到郁纪。生化课是选得比较多的基础科目，所以上课的地方是在能容纳 200 人的大教室。当然来上课的人也不会多到座无虚席的地步，还是能有些选择的余地的。

瑶比较喜欢的是中间的位置，这里是最适合听课的座位，所以是坐得最满的区域。郁纪一般都是坐在瑶旁边的，当然如果边上没有空位子的话只能放弃了。目前他们的关系还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有时也需要保持一点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两人都会找个离对方最近的空位。

今天教室里似乎人不多，所以瑶就先将书包放在邻座占好位子，这个也是学校里通行的惯例了。讲师很准时地走进教室开始讲课，但郁纪却始终没有来。

瑶不停地打望着教室里的人，终于在十分钟后看到了郁纪。他不知道是几时来的，一个人孤单地坐在最后排的角落座位上。难道他没有看到瑶？当然不可能。而且如果真是想来听课的，是不会去坐到那种偏僻的位置的，那样很难听清楚。

瑶心里一阵不快，将邻座的书包收了回来。

课讲完了，郁纪匆匆离开了教室。而瑶一直紧紧跟着生怕跟丢了，终于在走廊上截住了他。

"匂坂同学！"

瑶喊出了他的名字，而郁纪此时仿佛被当头怒喝一般全身颤了一下，然后如释重负般回头望着瑶。

"……干吗？"

郁纪瘦了……瑶一阵心痛。那让她心动的脸庞，如今却颧骨高耸一副憔悴模样。是因为过度焦虑，还是因为吃得不好？或者说两者都是？

而且郁纪好像有些失魂落魄，他的目光不安地环顾左右，总是避免着直视瑶的眼睛。根本没有必要紧张成这个样子，像是看到了什么很吓人的东西似的。

但只是这样站在郁纪面前，就让瑶感觉到揪心的难过。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啊……

就是今天了……瑶又一次坚定了决心，心中鼓足了勇气说了出来。

"那个，我有话想和你说，有、有时间吗？"

现在已是寒冷的 11 月，没有人会坐在长椅上吹着冷风和人聊天，所以往日喧闹的中庭里一个人也没有，显得有些寂静。

"有话就说吧。"

——是不是忘了之前说过的话？瑶差点就问了出来，幸好她还是忍住了，不想直接提到关键的致命问题。

"我觉得匂坂同学最近有些怪怪的，我看着……有点担心。"

"也许吧。你也知道啦，还在恢复中嘛。"

郁纪微笑着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

过谁都看得出来不过是在作样子而已。而他话语中的感觉和瑶记忆中的那个郁纪，距离已经越来越远。

“真的只是这样子吗？”

“怎么你又知道不是？！”

吃了如此没好气的闭门羹后，瑶一直在忍耐着，好让自己继续说下去。

“我觉得你一直在忍受着痛苦，我明白的。”

匂坂不说话，正是用鞋子随意地敲着脚下的枯草。瑶的忍耐力差不多到极限了，她努力地想着接下来该说些什么。

“现在的匂坂同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忍受痛苦，强迫自己去做些无谓的事情，好像都快把身子都逼垮了。”

“这样吗？”

郁纪并没有否认，也没有辩解，只是在用很生硬的语气在敷衍着瑶。这只能更明显地表现，郁纪根本就不愿听瑶说话。不过瑶已经下定决心了，今天绝不能软弱退缩。

“我们不是朋友吗？我觉得这种时候应该帮助你……”瑶一心想让郁纪知道，她的良苦用心，以及对他的想念，“你家人的事情，我也很难过……但是匂坂同学不是孤单一个人啊，户尾同学，青海姐……还有我，都会陪着你的。”

瑶一路接着话茬说下来，已经渐渐地不再有顾虑了。心里各种想法来回翻转，瑶开始有些焦躁，担心如果不趁现在把一切都说出来，以后也许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不要一个人自己默默忍受了，说出来让我们大家来帮着分担吧。就算我们帮不上忙，只要能说出来，自己也会好受一点的，我，我想帮助匂坂同学，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想的——”

“你有完没完！”郁纪忽然怒吼一声，粗暴地打断了瑶的话。



本来瑶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让自己软弱下去了，可是郁纪那不合情理的冷漠表情，终于让她放弃了坚持。在郁纪的目光中，已经不是愤怒得充血的感情，而是……厌恶，而且是那种带着咄咄逼人的杀气的憎恨，冰冷无情。

“另外关于上次那个事情的答复，我好像还欠着你对吧。”

郁纪他……还记得。他明明记得，今天却如此冷淡地对待自己。

“我对你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你的好感，对你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怎么想的，”

之前的态度分明已经足以作为对瑶的答复，接下来郁纪更是以很粗暴的语气，残忍地刺痛瑶的伤口。

“匂坂同学……”

“经过长时间充分的考虑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津久叶同学，我非常讨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尽管瑶一再告诉自己说不能哭的，可如今她想拼命地忍着已经来不及了。泪水不住地流出来。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不过既然是在同一个学校里，也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吧，以后要路上碰到了也别和我搭话行不？我看到你就觉得碍眼。”

“怎么可以这样……”瑶泣不成声，郁纪却翘起了嘴角，极其嚣张地咧着。他就这样残忍地以冷笑继续折磨着瑶。

“我说你，别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至少别把随便耕司和青海扯进来，你自己任性妄为就罢了，别让其他人给你当下手。”

虽然在他面前哭了出来，但瑶决定不要让他看到自己哭倒的样子，就算显得很狼狈也无所谓了，还是逃走吧——背对着郁纪的冷笑，瑶一路抽泣着跑了出来。



当瑶和郁纪走进中庭时，就被青海看到了。虽然不该偷听别人的隐私，但也不能放任不管，青海和耕司就躲在他们没注意到的角落，目睹了全过程。

“那个混蛋……”青海就是这样的性格，她愈发想要当面和郁纪对质了，幸好一边的耕司实在太了解她了，所以一直扯住了她的袖子，不然真的会变成那样。

瑶跑开后，郁纪还有些意犹未尽似的踏着小步走开了。中庭再次恢复了寂静，耕司深深地叹了口气，却也消不去喉咙深处的苦涩与无奈。

“那家伙搞什么啊……”耕司困惑地自言自语。刚才郁纪对瑶的态度，耕司也觉得看不下去。不过耕司还是觉得有些奇怪。他和郁纪已经是老朋友了，在进大学之前就一直感情很好，就耕司所知道的，郁纪以前还没有对人这么冷酷过。

这样看来，也许真的是那场事故改变了郁纪。

“我说，耕司你就这样不管了？”青海稍微平静了些。

“就算要管我们又能怎么管啊？”耕司有些为难。

“那也比这样干等好些！”青海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我不和那个匂坂把话说清楚就不爽！”

“就算你去痛骂他一顿，津久叶也不会开心的吧。”

“不管了，反正我就是不爽！”

就像耕司和郁纪是好哥们一样，瑶也是青海的好姐妹，所以青海才会给郁纪和瑶牵线搭桥。青海一直很照顾瑶，所以对郁纪发火也是情理之中。

“我去找匂坂单独说，耕司你就别跟来了。”青海还是一脸愤怒。

“……你来真的？”耕司一脸苦笑。

“你也有任务。看到瑶的样子了吧？那个女孩看来是被伤彻底了。她哭过以后总得有个体贴的人安慰下吧。”

“这样啊，那不如换你来好了。”

“我这种性子的人没法安慰人的，每次都是想着去安慰对方结果却变成伤口上撒盐了。”

“……原来如此，那我明白了。”耕司叹道。

“啊，真是令人不快的说法。”

“好了，郁纪那边就交给你了。”

耕司说完这句就开始去找瑶了，不想再让青海生气。



不爽，非常的不爽，但同时却十分痛快。

今天终于摊牌了，和津久叶瑶大吵了一场。反正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再这样下去对她也没有什么好处，反正在事故之后也已经没法维持原先的人际关系了。

耕司和青海也肯定会知道今天这堆破事的。他们都确信我匂坂郁纪性格大变，不过管它呢，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至少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我扭送精神病院吧，起码也得看到我变本加厉再说。

就这样和耕司他们渐渐疏远的话也许会更好吧。至少不用那么累心。一想到这个，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别再做些无聊的终极关怀了。彼此一接触，我这边全身鸡皮疙瘩都起了，他们却屁事没有，烦不烦啊。

这些以前一直威胁我的怪物，今天竟如此惧怕于我，一方面心里觉得很爽……不过另一方面，还是觉得有点纳闷。刚才被我一番狠话骂走的瑶，也算和我有过一段交往——虽然没有什么实在感，但我最起码也知道她有多难过。其实我并不讨厌她的人格，也不是有意想要伤害她的。不然也不会在她向我表白的时候没有明确拒绝了。

瑶——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而且我对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只是耕司和青海半开玩笑地硬把我们撮合在一起，这让我很不愉快，怎能将恋爱这种认真的事情当作儿戏呢？而且那时的瑶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完全是被那两人推着走，实在是笨得让我不能忍。

当然他们也并非出于恶意，那时的我也不至于顽固到要不给他们面子。只是觉得如果不答应和瑶交往的话，也许会破坏大家的友情，就有些想妥协了。但是如今的我，已经没有那样的雅兴由着他们乱来了。现在只是别人当面和我说话就已经无法忍受了，自然不能对谁都好声好气的。

正想着时，疲惫也在渐渐侵袭。真想早点回家和沙耶在一起，可一想到还要去挤电车，还要看着这繁华街道上人来人往，就觉得十分郁闷。

不经意中看到了边上有一长凳。我坐了下来闭上双眼，将令我恶心的世界赶出了视野。虽然还是能闻到臭味，听到那些刺耳的噪声，但是至少能让我的精神稍稍休息一会。



记忆中在T大附属医院里恢复意识的时候，所能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无尽黑暗。虽然眼球和视神经都没有异常，但是视力却一直没有恢复。而作为事故后遗症的脑障碍，此时还尚未发作。



虽然当时很害怕从此失明，但比起现在来那时的担忧还只是轻松的。虽然看不到东西，但是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都没有什么异样。

从视力恢复开始，才是真正的悲剧。

其实我一开始的失明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这样才能对我碰到的事故，以及我所接受的脑外科手术的特殊性有个心理准备。当我睁开眼看到那有如恶梦一般的病房，还有那恐怖的医生和护士的模样，我便几近崩溃。但很快就开始思考这一症状的原因。

想想还有些后怕，如果是意识恢复时视力也同时恢复，直接看到眼前这副光景，我一定会当场就发狂的。

接下来我的视觉异常开始慢慢地蔓延到触觉和味觉，还有嗅觉。看来在人的感官中，视觉所占的重量之大，是其他几感所无法比拟的。饭菜的味道，被罩的触感，还有朋友探望时送来的花的香味，所有用眼睛看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恶心的模样，不由自主地开始产生生理上的厌恶，然后味觉触觉听觉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之后就连给我进行治疗的医生说的话，在我听来也不再是人类的声音了。我决定自行了断。我已经没有信心在这个新的世界继续生存下去。

那一夜，我第一次见到沙耶。

我苦苦思索着有什么方法可以死得毫无痛苦，一边意识开始模糊，渐渐被睡意所控制。入睡后做的是恶梦，醒来后看到的也还是恶梦。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度过漫漫长夜，甚至没注意到她不知何时已经悄悄溜进了病房里。当我意识到时，看到的是站在床边的她，正津津有味地低头看着我。

这并不是沾满化脓黄水的脸，也不是遍布密密麻麻如蚯蚓般纤毛的脸——雪白细腻的脸颊，圆圆的瞳孔，还有可爱的纤巧的鼻子……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容颜，是真正的人类女孩，是光彩夺目的美丽女孩的脸庞！

“哦哦！！！”

我激动得有些喘不过气来。自从能看到东西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欣喜，不禁有些看呆了。

“你不害怕我吗？”女孩开口了。

我看了看时间，果然已经半夜三更了，在这种时候当然不会有这么年幼的女孩子游荡在医院里。这也有些太不可思议了，我立刻想到是不是碰到女鬼了？

但是对我来说，她就算是女鬼或者别的什么又何妨？我的心情就像是在地狱里忽然碰上了菩萨一样喜出望外。

“你、你是谁？为什么来这里？”我颤抖着问道

“我叫沙耶，是来找爸爸的。”

我大概能明白了，大概是和我一起住院的患者或者是值夜班的医护人员的孩子吧。不过这样想来也不合常理，怎么一个小孩子能到处乱跑呢，只能说是医院的看管不严，门都没锁好。

“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啊，不好玩。”沙耶调皮地说道。

“啊，有点吧。”

沙耶转身就走，我叫住了她。这个完全是下意识的举动，我根本没考虑叫住她以后要做什么。

“怎么啦？”

沙耶望着我，她的瞳孔深邃美丽，一时间我的灵魂仿佛被她所吞噬，然后从内到外地被洗净治愈。我的头脑变得一片空白，开始胡乱地寻找些可以说的话题。

“虽然这样求一个女孩子挺不好的……可是我真的想求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已经顾不上丢脸和名声了，就这么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可以……可以握一下你的手吗？”

沙耶诧异地歪了歪头，然后好像很开心地笑了出来，对我来说简直是美不胜收。

“真是奇怪的人啊，还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这样的话呢。”

沙耶伸出了她细白美丽的小手，我像是在品玩一件易碎的艺术品，又像是在轻轻托着一片雪花不让它融化般，小心翼翼地将手掌盖在了她的掌上。

是人的体温。我缠着她柔软纤细的每一根手指，贪婪地享受着着这份实感。在我的掌中，的确可以感觉到她的存在。

我高兴得哭了出来。现在回想起那时，就是我命运的救赎。

“这是我半个月以来第一次……碰到人，感觉到人类的身体。”

“……？”

“我没法看到其他人。我，因为事故的后遗症……看到的人都不是人样……”

“咦？真是个奇妙的人啊。”沙耶轻轻地勾起手指，温柔地缠着我的手指，“你真是有趣呢，明天晚上我再过来吧？”

“啊啊？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来吗？”我有些激动。

“当然了，夜晚是我的天下～”



从那天开始，每天她都会来与我相会。

一到半夜三点左右，沙耶都会趁值班护士的巡查间隙溜到我的病房里。看到她这么来去自由，我还奇怪住院区里那么多人，她怎么能不被发现地进来呢？

“医院这么大，有很多地方是可以藏身的啦。”望着我的一脸诧异，沙耶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她其实住在郊外的一栋独门独院的宅子里，和她一起的父亲是在这家医院工作的医学教授。某天她父亲一去不归，就剩下她一个人了。沙耶在家里一直等父亲回来，但总这么等不是办法，所以某天她就偷偷溜进了医院里。两个月以来她一边寻找着父亲的下落，一边在医院里过活。

“不用去学校吗？”

“不用的，一直都是爸爸在教我念书，沙耶很聪明的哟～”

真是个让人想不到的女孩。看起来一脸稚气，说话也很娇气，但是却能避开大人的注意独自在医院里生活。虽然说话似乎有些缺乏生活常识，当然了她还是孩子嘛，但是言语中却流露出聪颖和渊博的知识，总觉得不像是个普通的小女孩。

不过这些小事无需在意。对我来说沙耶就是唯一的人类，是这个狂乱的世界中唯一可以陪伴的人。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才是正常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要有沙耶在就已经足够。

“如果被发现的话岂不是很危险？”

“放心啦没事的。而且在这里吃东西会很自由，比在爸爸的家里一个人过要开心得多。”沙耶天真地笑着，吐了吐舌头，“在这里住院的那些患者大多都是精神方面有些问题的，所以我有时会溜进他们的病房里吓他们。然后那些人总是被吓得大喊大叫，当然事后也没人相信他们所说的，都当作他们是在做恶梦了。”

说起来这家医院的确因为闹鬼而名声在外。想不到罪魁祸首的就是这样一个调皮女孩，还一直躲在医院里，真有些令人意外。

“你一开始也是想吓我的对吧？”

“嗯……对不起嘛，生气了？”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事情，但毕竟正是沙耶的恶作剧让我们相遇。这样一想自然不会去责备她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啦，那么作为惩罚，每天晚上来陪我聊天怎么样？”

“嗯，沙耶也很乐意啦。”沙耶开心地笑着说。

我尽量掩饰着自己有认知方面的障碍。这里的医生明知我的病无法救治，却让我接受一

个所谓的最先进的疗法，而这个疗法仍然还在尝试错误阶段。所以我一直很谨慎。

对我这个手术后出现认知障碍的特殊病例，医生们是本着怎样的心态来看待我呢——我本身就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所以说很容易能猜到这些进行医学研究的人想把我怎样。我就算不顾尊严，也不会甘当这帮研究者的小白鼠。所以我每天都强忍着恶心与反感，装作一副已经完全恢复的样子。医生们也认为我再次出现的紧张是由于住院而导致的，而没有加以重视。

是沙耶拯救了我。我每天都会带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夜晚与她见面，让我得以坚强地忍受着白天时的种种痛苦。患者的心中是否存在着希望，会对痊愈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我就是因为有沙耶在，我为她保守着秘密，所以才以此支持着自己，以让医生们瞠目结舌的速度恢复着。

就在出院前最后一夜，我决定要对沙耶表白心意。

"你以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医院里吗？"

"嗯，其他地方也没法寻找爸爸的下落，在被发现前就这样一直住下去也不错。"沙耶来回望着说道。

看着她转身离去的背影，我觉得如果不主动一些，也许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不如……你来我家住吧？"我忽然鼓起了勇气，有些弱弱地地提议道。

"哎？"沙耶有些意外。

"我的家人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有很多空余的房间。你以后就不用到处躲躲藏藏，安心住下来不是也挺好的嘛。"

"以后一直和郁纪一起生活吗？"沙耶似乎在想什么，显得有些沉寂。

难道她不喜欢我？我心里很不安，却不敢这样问她。

"我来帮你找爸爸好了，我和你约好，一定要找到他的下落。"我还想努力下。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哟～"沙耶望着别的地方。大概是不太相信的样子，"大概爸爸是做了什么坏事而从医院辞职的，所以警察似乎也难以下手，都没法进行搜查。"

"我会努力的，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我……"我已经无法再控制自己了情绪了，终于把内心深处的话都说了出来，"我不想离开沙耶……"



"……让我再想想吧。"沙耶一脸的犹豫，短暂考虑了一会后，缓缓说道。然后她刚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换作平时不会这么早走的。

出院的那天，朋友们送来的祝福的花束，其颜色和气息让我几乎要呕吐来。而我拼命掩饰着，摆出笑容收了下来。

来接我回家的是自称是耕司、青海和瑶的肉块。这些昔日的朋友在事故之后的我看来竟然变成如此一副恐怖的模样，让我感到好难受。

心中尽是绝望的我终于哭了出来，然而他们却误认为我是因为太高兴了。从走廊到大厅，再到停车场走上耕司的车子，我一直在满是血肉的四周睁大双眼拼命寻找着沙耶的身影，可是所望之处就是没有她。从车窗望去，医院的大门渐渐远去。我还等待着最后一线希望。可直到完全看不到门口了，还是没能见沙耶最后一面。

耕司他们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自家门口。我环顾四周，这里就是我从小到大都一直住着的家，我在这里出生并长大，除了这里没有别的归处了。然而就是这个让我朝思暮想的家，却变成了一副血肉糜烂的模样。

从大门到玄关是花园，种着植物，我从小就熟悉着它们。而如今在我看来却是一团团腐烂纠结的污物。家里的模样也是如此，充斥着烂肉。

我的家，还有我所熟悉的摆设，还有这伴随着我成长的居所，荡然无存。这个我曾经的家，如今看来就有如未知的异世界。

"我已经没有归处了。"我自言自语着聊以自慰，边走上二楼。

映入眼帘的是我的卧室。一片昏暗。

而坐在床上的，是紧紧抱着膝盖的沙耶，仿佛一只被遗弃的小猫蜷缩着。

沙耶怯怯地偷偷观察着我愕然的表情，用柔弱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问道：

"我……真的可以住下来吗？"

无需言语。我紧紧地抱住沙耶，用力地抱紧沙耶，仿佛害怕她会再次逃离一般。

沙耶没有推开我。



来到匀坂家门前的青海，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好让自己平静下来。当然这不是为了平息怒气，而是要稍微地冷静一下，这样才能把话说清楚。如果是在气头上往往会火上浇油。

按下门铃后应该还得等会才有人开门，青海趁这个机会隔着大门仔细打量了下匀坂家的庭院——即使是青海这种不太喜欢挑剔别人的房子是否美观的人，也会觉得难以忍受。无人清理的杂草乱糟糟地生长着，枯叶厚厚地盖在地上，所见之处脏得无法下手，而且东西也乱得无处踏入。看上去就像是个废弃已久的破房子。而且现在不过只是黄昏，所有的窗户包括滑窗都紧闭着。而且看来并不是刚刚才匆忙关上的，像是一直就没打开过的样子。

这都过的是什么生活！就算是因为双亲都不幸遇难而不得不独自生活，也不至于懒散到这个程度。而且青海似乎闻到了不知何处传来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生肉腐烂的恶臭。难道就是从院子里散发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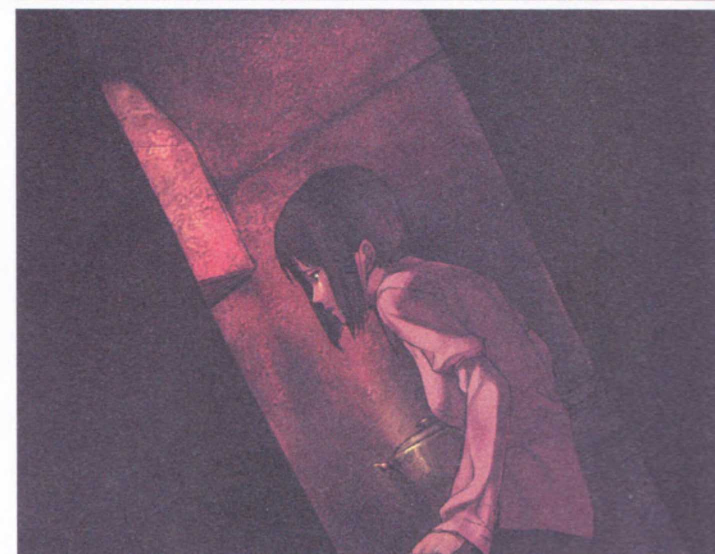
果然，按了门铃后根本没有回应。青海又按了几下，结果折腾了十来分钟依旧是徒劳。青海有些不耐烦了，顺手把门铃的盖子拆了下来，不出所料，里面没有电池。

其实郁纪只是不想被那些不请自来的访客骚扰，比如那些推销报纸和保险的人都是要首先拒之门外的。但对和他想法完全不同的青海来说，这样做无疑是一种挑衅和侮辱。所以她头脑一发热就粗暴地推开了大门走进院子，怒气冲冲地向着玄关走去。

之前已经把门铃电池给拆了，那么现在就算敲门也肯定会装作不在家——青海今天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郁纪，所以已经打算好此人要再装，等把门打开后就要狠狠地发飙！不对，很有可能门已经锁上了，如果这样的话……

准备下狠劲的青海，却轻而易举地扭开了门把手，根本就没有锁上。然而随着门的打开，一股莫名的恶臭扑鼻而来，几乎令青海窒息。





"什么啊……"门背后的报警器嗡嗡作响，把青海吓了一跳。这下郁纪总该知道有人进来了吧。

"（咕噜）你（咕噜）回（咕噜）来（咕噜）啦～"

忽然从走廊深处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奇怪的像是说话的声音，青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根本不像是人类的声音，但如果是动物的叫声也未免太复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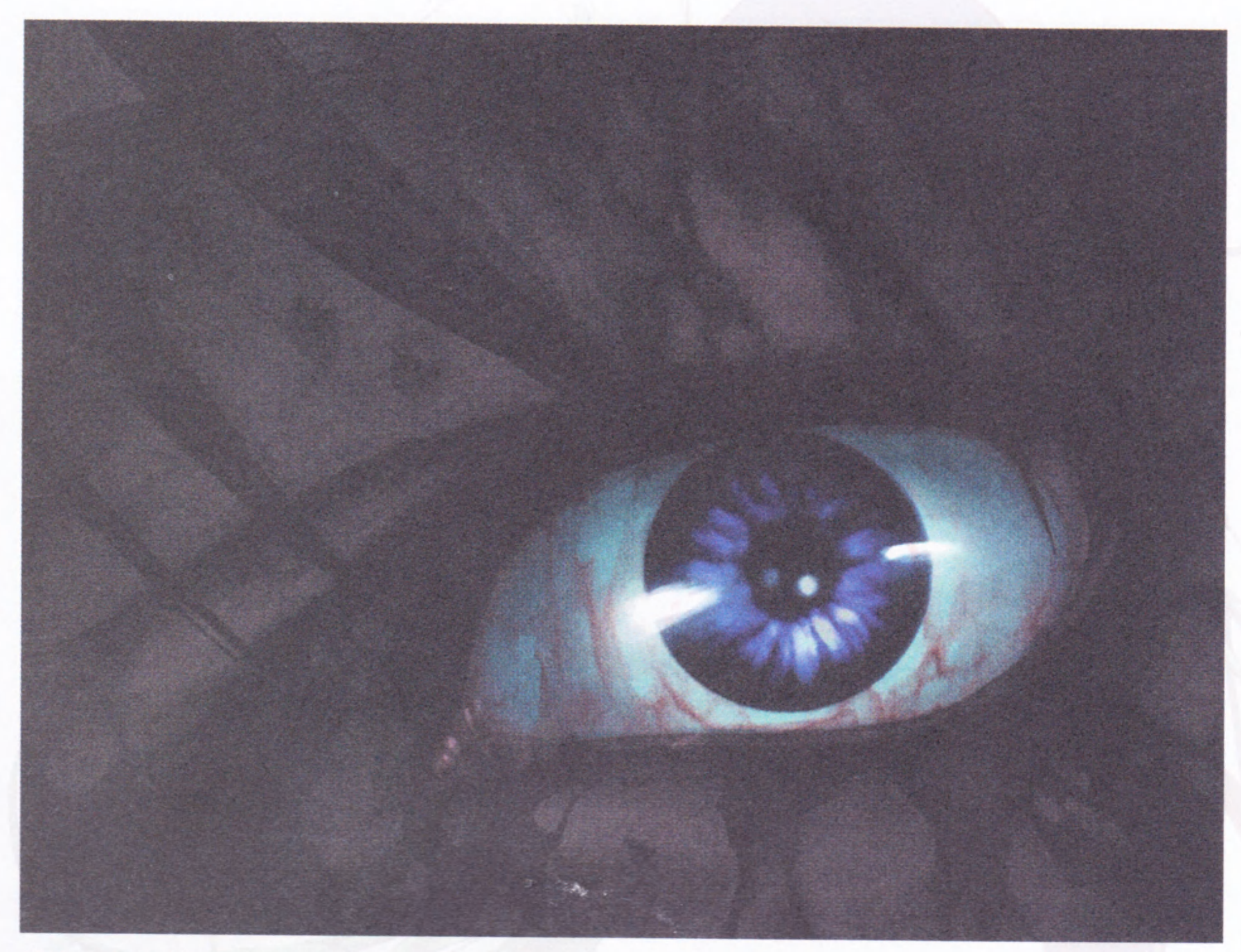
"有人在么？"

没有回答，相反却有一种奇怪的仿佛湿滑的东西吧唧吧唧在滚来滚去的声音，从房间的深处传出来。

"……"青海根本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能呆呆地打量着玄关周围。空空如也，而且也没看到郁纪脱下的鞋子，这么说他穿着鞋子还在外头。既然他没回家，那么家里应该不会有人才对。难道那个声音是青海的错觉？

刚才还怒气冲冲的青海，现在如同谎言后的空虚般冷静了下来。为了不让防盗铃继续作响，青海开着房门，走进了屋内。地板发出了令人紧张的吱呀声，青海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向前走。虽然愈发觉得奇怪，但是却不由自主地想探个究竟。

屋内的臭味要远甚于屋外，像是鱼的内脏



堆在一起腐烂后发出的臭味，臭得鼻子都快抽搐了。青海想着也许是厨房里的食物腐烂了吧，但走廊深处却传来了阵阵声音。青海一步步踏着吱呀作响的地板来到走廊尽头。这里通往两个方向，一边明亮一边阴暗。青海望向明亮的一边。

这里是厨房，这里连滑窗也没有，只有从采光窗外照进来的光线。刚才听到的声音就是从一口正在煮着东西的锅里发出的。砧板上胡乱放着菜刀和一根削了一半的胡萝卜，看着就像平常的家庭开饭前的情景。而夕阳透过窗口照进来，将厨房里的一切都染成水果的颜色——熟透腐烂的水果色。

看着似乎没有想象中那样突兀，可是在这里做菜的是谁？又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在家吗？”青海又问了问，听到的只有自己颤抖的声音。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只有她的话音在回响，根本是一间无防备的屋子。

忽然间青海的长统袜底传来一阵冰凉。她用手一摸，是粘呼呼可以拉出丝的浅绿色粘液。有点像是泡着死鱼或是充满藻类的水槽里的污水，应该说更粘稠。就是这样的液体让地板一片濡湿。果然，这就是恶臭的来源。

真该穿上鞋子的……青海从心底这样想，顾不上这里是别人的家里了。她已经开始想念开始进来的地方了。她现在正好位于从玄关处看不到的位置。而且从厨房处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像是什么在动一样。旁边的就是起居室吧。因为滑窗关得紧紧得，所以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

青海现在就想转身原路尽快离开这间屋子，但是她却不敢背对着眼前的这片黑暗回到走廊。青海的理性输给了莫名的不合常理的强迫心理，被其驱使着一步步地走进起居室。眼前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而且还有远甚于走廊和厨房的恶臭。

青海伸手沿着墙壁摸索，一边咒着为什么电灯开关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容易找到，一边打开了开关。

色彩。各种色彩。充斥视野的一片五颜六色。内脏的紫色，腐肉的褐色，鲜血的红色还有脂肪的黄色，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比喻更适合所见的这些色调。各种色彩狂澜地涂在墙壁上，地板上，窗户上甚至天花板上。而且是一种疯了心般的涂抹方式，近乎有些偏執地細心用刷子刷，只是一心一意地涂抹，从不重复……一切的一切都足以体现出执刷者涂下这般色彩时的憎恨、恶毒与疯狂。

青海已经难以再忍受这里过量的恶臭，她感觉双腿愈来愈沉重，直到重重地倒在地板上。地面上的粘液渗进了她的牛仔裤，冰冷的触感渐渐掩上她的膝盖，大腿，臀部……

接着是脖子。

青海护着头部的手上，指甲处粘着冰冷的粘液。而这粘液正是从正上方向她的头滴落。

在青海这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她这时抬头望向头顶。

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天花板上埋伏着的那只捕食者，以及它忽然直落而下扑向猎物的瞬间。

青海几乎还没来得及惨叫，嘴和鼻子就被完全覆盖。而身体传来巨大的撕裂的剧痛。伴随着这样的感觉，青海的意识完全崩溃……



尽管已经决心坐电车回家了，但是还是无法忍受高峰期的密集人群。不得已我只能在途中的一个站下车，然后步行走完剩下的路。这样就会晚些到家了，沙耶一定会担心的，希望她不要生气就好。

我穿过大门走进院子，发现玄关的门不知为何敞开着。而走廊尽头的起居室散发出灯光，还传来咂嘴的声音，以及——一种莫名的芬芳气息。

是沙耶吧？我本想叫她一声，但是想了想，还是没说出口就这样走进家里。

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但绝对不是令我不快的味道。有如心旷神怡的芳香，依稀有些像沙耶秀发中闻到的香味。

看到起居室里的情景，我有些困惑。地板上铺满了像草一样的东西，药草似的香味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吧。此外地面上还有许多像是水果或蔬菜的小块胡乱地散落着。

而沙耶背对着我，坐在上面腮帮鼓鼓地大快朵颐。

“沙耶？”

“呀？～”

听到我叫她，沙耶大吃一惊张开了眼，然后就像是个恶作剧后等着大人惩罚的孩子般，装作无所谓地左顾右盼。

“你在吃什么呢？”

“这是……那个……这个……”

沙耶有些不知所措，胡乱应付着。这么说来沙耶一直不肯让我看到她吃东西的样子，是因为害羞吗？我发觉自己不小心成了卑鄙的偷窥者，不由得向沙耶道歉。

“吃一个可以吗？”我随手捡起了一个最近的果实，还不待沙耶举手制止，我就一口咬了下去。

奇妙的口感。

咬下去像是桃子或者洋梨，柔软却富有弹性，入口即化。而且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香味——和我至今吃到的食物都不一样。

“这个是放了什么佐料特制的吗？”我问道。

“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只是溶解了下，几乎都是生的啦～”沙耶环顾左右。

“这样啊。”

我又拿起了另一块，这个像是有着核的果肉。一口咬下，口感和前面的有点像。

“吃下去没事吧？”沙耶担心地问道。

“当然。是我能吃的味道，而且非常好吃啊！”

“这样啊……”沙耶有些担心地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随即笑得来回打滚，“什么嘛，原来是这样。郁纪也喜欢吃这个啊。真是的，以前我还笨笨地费半天劲给你做吃的。”

“沙耶一直就是吃这样的东西啊？”

“没有啦，这样的大餐是很难得的嘛，平时也就是到附近的公园里随便抓些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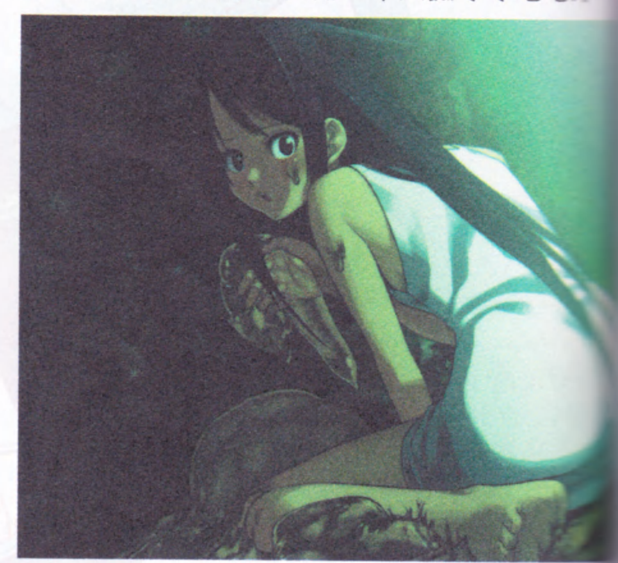
的确在离此地不远处有几个难得的绿地公园，不过倒从来不知道那里还有这样的水果。所以现在我看着像水果的东西，大概原本是别的什么吧。

“真对不起嘛，最好吃的部分刚才已经被沙耶吃掉了啦～”沙耶有些为难地笑道。

“不要紧的，下次吧。但是从今以后要一起吃饭了哟～”

“嗯！”

看得出来沙耶真的很开心。当然我也是一样。说道吃饭自然是和别人一起在餐桌上共进佳肴比较促进食欲，要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吃好



多了。

“还剩了些，但是吃不完的放冰箱里冷藏两三天没问题的，可惜味道会差一些啦～”看到我开心的样子，沙耶说道。

“那么，就早点收拾吧。”我说着就开始忙了起来。把小的果肉放进保鲜盒，把大块的放进锅和罐里盖上盖子。然后再将它们放进冰箱里。一想到明天和沙耶共进晚餐，我就有些开心起来。

能和沙耶在一起，我点点滴滴地找回了活在世上的快乐。是沙耶拯救了我，只要能和她在一起，我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小插曲：医院真实鬼故事】

某名校附属医院的妖怪

“某大学附属医院拥有全东京屈指可数的尖端设备，而在这里作为研究生学习的K先生亲身体验了恐怖的事情！你相信吗？”

我们医院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是开春的时候了。

住院的患者经常在半夜被恶梦惊醒，而且还屡次发生，据描述，梦境都十分恐怖。很多人为此失眠要求大夫开安眠药，还有人要求转院。

而且更奇怪的是患者所描述的梦的内容几乎一致，那就是床边有一只极其恐怖的怪物，低头望着自己。

不过真正的怪事还是从这时开始。

我们医院所在的大学校园里，有不少流浪猫。学生们经常喂它们，所以附近的流浪猫都聚集了过来。而出现上述的怪事后，猫的数量渐渐减少了，而且猫也不再到校园里来，后来几乎都已经看不到猫了。

也看不到溜狗的人。据说并不是它们的主人不想来，而是狗抗拒经过大学校园。

而我们这边，这次是医学部设施内丢了东西。是内脏。

如果尸体解剖后用于移植的器官在保管地丢失了，那是要引发大麻烦的，而且是重大的责任问题。而且之后还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研究生所在的地方也有发生。

大家开始传这医院里隐藏着什么怪东西。清洁工在晚上看到过一些奇怪的痕迹。走廊里的痕迹，还有天花板上往下淌的神秘污迹。

据值夜班的护士传，她们有听到奇怪的动静，而且就是在那几天住院的患者被恶梦惊醒。最后这些都变成了绝对不能外传的医院里的秘密。

还有一次在妇产科里发生了怪事。一夜过后，一个婴儿失踪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警方就会介入，而此事也会成为大新闻。但是后来一些大人物却尽量把此事压了下来，真的是传言了？

然而这些怪事在夏天结束时却忽然消声匿迹了。现在几乎已经没有患者说做恶梦了，流浪猫也开始在校园里出现。不管怎样，今年夏天那家医院里所发生的事情……如今一想起来就有些闹心哪。



青海杳无音讯已经三天了。

并没有回到公寓，也没有回家。青海的父母已经发出了寻人启示。

“好啦～青海那人就是这样的了，也许会某天像没事人一样忽然冒出来了。”耕司安慰着瑶。

“嗯，真是那样就好啦……”瑶一脸阴沉。当然是也有担心青海，但是三天前郁纪对她说的那些话，如今还在折磨着她。

在那之后瑶就再没见过郁纪，郁纪也没有再出现过。原本在课间总是聚在咖啡厅的四人组，如今只剩下两个人。

“我说户尾君，再多想想吧，还有什么地方是青海姐可能去的？”

“没了啊……我都去找过了。”

耕司有些闪烁其辞。当然他是在说谎。那天傍晚青海去的地方耕司是知道的。所以耕司如今不想在瑶面前谈起郁纪的话题。

开课前的预备铃声响起，也让这两人从尴尬的沉默中解脱了出来。

“回见，我走了。”耕司准备离开。

“……嗯。”

耕司印象中瑶应该等会是有课的，但是她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甚至都不愿起身离开座位。一时间耕司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有些不放心地离开了瑶。

青海的下落，还有瑶的处境，都是耕司很在意的事。想来想去，最可疑的地方就只有一个。

“郁纪到底怎么回事……”

失去和青海的联系后，耕司最想找来问的人就是郁纪。青海就是在去找郁纪质问后失去行踪的，之前是耕司最后一次见到她。然而郁纪却冷冷地一口咬定没见过青海，而且关键是他并不知道为何耕司会认定青海是去了他家里。其实这样才是合理的，毕竟郁纪并不知道青海看到了他把瑶弄哭的过程。

这么说来，青海真的是直接到郁纪家里去了么？她一向是头脑一发热就行动的人，也许途中冷静下来就会改变主意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还是说她有可能在到郁纪家之前就遭遇了什么不测？

耕司不由得跺了跺脚，本来还觉得这样子也说得过去，可转念一想还是不对，虽然打心底里他是希望郁纪和此事无关的。一想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耕司就下意识地否定了之前的推论。

也就是说郁纪也许是在撒谎。青海当然有可能和他见过面，还有她的失踪也只是有可能与他有关。

在接受负责调查青海失踪案件的刑警询问时，耕司隐瞒了青海所去的地方的地址，一直闪烁其辞地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耕司当然想帮助警察找到青海的下落。但是从郁纪的回答来看，青海也有可能并没有去郁纪家见过他。耕司一直受制于一个观念，那就是应该告诉警方充分可信的情报。结果他现在的心情就像是在帮郁纪开脱一样。

这种矛盾的心情让耕司有些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郁纪？疑问反复地在脑中回旋。耕司就这样一边琢磨着一边走，本应是对过往行人视而不见的他，却忽然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郁纪？”

郁纪看着似乎并不打算去教室，而像是正准备回家。奇怪了，今天下午明明有医学部必修的基础科目的。耕司停下了脚步，就那么一转念，他决定小心翼翼地跟在好朋友身后，保持着不被他发现的距离。

可以确定，郁纪并不是要回家，因为他在车站坐上了相反的电车。看方向他是前往平时常去的T大医院，但是他却没有在离医院最近的那站下车。

“他到底要去哪里呢？”

起初，耕司还觉得自己一直跟到现在是在做傻事，也觉得这样跟踪好友有些内疚。但是看着郁纪愈发不合常理的行动，耕司之前的那种想法已经渐渐被抛在脑后。郁纪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许真相就隐藏在他那些可疑的动向中。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总比一无所知好。

耕司愈发觉得那次事故并不是导致郁纪性情大变的真正原因。他需要更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也想要看看郁纪如今还是否值得去相信。

郁纪下车了。这个小小的车站位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郊区住宅区。耕司混在下车的乘客中紧紧跟着郁纪，生怕他就此消失在剪票口处。

车站前并没有交叉路口，远不如商店街繁华，只有一些小书店和杂货铺，再加上旁边坐落在一家院子中的便利店，这下不用担心把走在前面的郁纪跟丢了。

郁纪并没有四处张望而是径直前行，看来是早就走过的老路了。这里原本是一片丘陵，生生开辟出一片满是斜坡的新住宅区，其中还留着原先的坡面和杂树林。来东京上学的耕司根本没想到在这里还有如此荒凉的土地，而且还是离市中心仅仅一小时路程的地方。

接着，郁纪像是被吞噬般消失在一栋小院的玄关前。他并没有按门铃也没有敲门，就像是进自己的家一样轻松，令耕司十分诧异。

耕司等了一会，相信郁纪一时半会走不出来了，便走近看了看大门前的铭牌。



——奥涯——

从来没听郁纪说起过这个人。不止如此，耕司还注意到信箱里堆满了信函，都从投信口冒出来了。也许已经荒废很久了吧，耕司总觉得比起两边的房子来，眼前的这栋房子显得要冷清得多。

两个路口外有个儿童公园，从那里监视奥涯家的大门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幸运的是这房子看来没有后门。耕司找了个长凳坐了下来，一边弯着腰注视着远处的奥涯家，一边开始后悔应该多买些香烟带过来。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奥涯家始终没有人出入。黄昏渐至，各家的景致也随着光线改变。

耕司已经抽完了所有的烟，接下来就难熬了。耕司开始用手机拨打青海的号码，然后数次给青海发短信。果然是徒劳，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天色渐暗，街灯初上，终于郁纪走了出来，和来的时候一样，目不斜视地向着车站的方向匆匆走去。

耕司犹豫了一会，还是决定先去探那栋房子，郁纪那边先放放。

顺手按下了门铃，没有任何反映。耕司小

心望了望周围没有别的行人，便转动了玄关的把手，并没有上锁。打开门后，一股浓郁的恶臭扑鼻而来，处处是霉迹和灰尘，充斥着那种长期无人居住的空房所独有的臭味。而且还有一种莫名的恶臭，类似那种废弃的水槽放久了以后发出的湿臭味，果然这里并没有住人。

耕司按下电灯开关，没有反应。是没开总电闸，还是断电了呢？耕司点亮了打火机，用火光来照明。布满灰尘的地板上印着新的脚印，看来就是郁纪了。没有必要讲究礼仪了，耕司就穿着鞋子走了进去。在摇晃不定的打火机火光照耀下，屋内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展现在耕司眼前。首先令他惊讶的是屋内还保留着清晰的住过人的迹象，从家用器具，餐具到日用品一切都在，不像被搬空的样子。看灰尘堆积的厚度，这里应该空置了好几个月了，就像是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只带着贴身衣物就离开了似的，也许是去长期旅行了？看起居室的日历还是4月的。

废弃的屋子一片寂静，但屋主之前的生活情景却历历在目，就像是身处沉在海底的客船一般。太静了，静得就像是在墓地一样，让耕司开始产生不祥的联想——屋主的生活某天戛然而止，但不能肯定是他离开了这个家。说不定在脚下，正踩着面目全非的干尸吧……打火机的灯光实在太那个了，要是有个手电筒大概也不会让人想到这些了。

沿着看起来像是郁纪留下的脚印，耕司走上了二楼。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的味道，是那种可以在旧书店或是图书管理处闻到的放了很久的书的味道。果然二楼是书房，满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书堆得如此之密不禁让耕司担心地板的强度。

耕司也是个医学生，所以一眼就看出屋主是从事医学的人，而且相当有水准。书架上的都是他作为一个学生闻所未闻的专业书籍，大大超出了他的所学范围，只能说屋主并非临床医生，而是一个专门从事医学研究的学者。看来郁纪在这屋子里所花的时间大都用在找书上了。从那些散落的灰尘可以看出他搜索过的痕迹。特别是书桌的抽屉和书架，像是被来回翻找过，乱七八糟的。

耕司无意中注意起边桌上堆着的数本书籍。放在这里的书自然是用得最多然后随手堆放的，这些书应该能说明此人的身份吧。

耕司眉头紧锁。这三本书都是有些年月的外国书，用厚重的革制封皮装订，不像是学术书籍，更像是那种放在玻璃柜子里只能远观的珍本书籍。而且书名也让人费解。《T r a i t e d e s C h i f f r e s》，这是符号学的书。《A r s M a g n a e t U l t i m a》却又是本占卜之类的书。还有一本《V o y n i c h m a n u s c r i p t》像是什么抄本，随手翻了几页，尽是些不知含义的拉丁字母的排列，根本无法阅读，像是什么密码之类。

反正都是一些和医学无关的书。之前还推测奥涯是一位医生的，现在耕司又有些迷惑了。耕司随便望了望，意外发现在椅子腿附近有乌黑发亮的金属光泽，原来是便携式美制美光手电筒。这个和屋子格格不入的东西，大概是郁纪带进来了吧。耕司这下稍微有些安心了，把打火机收起来换上手电筒。看着没多大，但是这个美光手电发出来的光却格外强劲，一道白光照亮了周围的阴暗。有了这等利器，耕司开始探索这间屋子的其他地方。

“嗯？”耕司很快发现了原来在微弱的打火机火光下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是污迹。

门把手和楼梯扶手处尤其明显。绝对不是手上的污垢留下来的，就像是被尽是污垢的毛巾卷过一样，诡异的黑色液体状污迹弄得到处都是。再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墙角低处靠近地板的地方也有点点污迹，而且像是飞溅上去的。大概是那种没洗干净的拖把在地板上胡乱拖来拖去形成的。

“……”耕司愈发觉得奇怪。

这些诡异的污迹是那个叫奥涯的人留下的吗？也只有他了。一想到住在这里的人浑身沾满污水在屋里生活，耕司不禁一阵恶心。

书房的旁边是卧室。耕司凭着直觉先检查了下柜子。里面只有两只旅行箱。如果是去长期旅行，那也不会把它们留在屋子里。



耕司感觉身上一阵发冷。果然住在这里的人还在这屋子里吗——耕司拼命控制住想逃离屋子的恐惧，从二楼走回一楼开始探索。如果发现腐尸的话那就要立刻报警了，但是屋里已经留下了耕司的指纹，作为第一目击者报警的话，首先会让人怀疑自己的非法闯入，之后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在美光手电的照耀下，起居室的污迹更为严重。沙发脏得就像从泥潭里捞出来一样。

厨房。瞟了一眼，耕司决定不去靠近水池。住在这里的人靠吃什么过活，已经不想去知道了。

来到浴室门前。

耕司脑中开始浮现电视剧中出现的场面——浸在满是热水的浴缸里用剃刀割脉的自杀者。而且说起来电影还是别的什么里也有这样的场景，凶手在浴室里将被害者的尸体肢解……

做好心理准备后，耕司打开了浴室的门，用美光手电照进了泛着白光的陶瓷浴缸。

里面是弯曲的肋骨，边上挂着黑色的腐肉和血迹。耕司双腿一阵发软，慌乱地用手扶着墙壁支撑着身体——他拼命地忍着恶心和恐惧，拼命组织着思路。

是骨头，但是——是小骨头，而且很多。不是人的骨头，不是。

耕司反复地深呼吸好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走进浴室，开始打量浴缸里的东西。

小骨头像落叶一样堆了半个浴缸，一看就知道不是人类而是些小动物……像是狗和猫，又像是老鼠和麻雀之类。即使是小动物的骨头，这也太多了。能堆积成这样，到底里面有多少只动物尸体？

骨头都散架了，并不像是完整地将动物的尸体堆在浴缸里腐烂形成的。因为骨头上有着很明显的沟状伤痕——像是用牙啃咬将肉撕下造成的。

以耕司的自己的理解程度，认为这绝对不是人类所为。

一定是屋主在家里养着某种食肉动物作为宠物，它吃掉的小动物们剩下的骨头，就这样堆在浴缸里。但这样一想，为什么要这样处理骨头呢？只要当作垃圾扔掉不就行了，还是说就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走出去？虽然知道这不是人骨稍微安心了些，但随即又陷入了新的恐惧中。耕司认为这间屋子里的种种难解之谜，一定和什么恐怖的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到底郁纪来这种鬼地方做什么？就在耕司思考时，忽然……

“干吗呢！耕司！”

“！？”突如其来的惊吓让耕司不由自主地转身用手电筒照过去，正好照亮了背后郁纪那一张毫无表情的脸。

“你擅闯民宅啊，耕司。”

“你、你不也一样吗？”惊魂未定的耕司努力把话挤了出来。

郁纪斜眼看了看耕司所在的浴室，然后若无其事地关上了门。就好像什么怪事也没看到一般缓缓地开口道：“我和这家人是认识的，受他们所托来找点东西。”

“你认识的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到底是什么人？”耕司此时还相信着眼前还是那个熟悉的好友郁纪，他不会相信郁纪会同住在这诡异的地方的人会有来往。

“找个机会介绍你认识好了，毕竟算是我的恩人呢。”

郁纪无视着耕司说道。接着转身准备再次走出去。

“我说，郁纪……”稍稍平静下来的耕司，追着郁纪叫住了他，“你最近怪怪的，难道就是因为你认识的这个人吗？”

站在玄关门口的郁纪，回头瞥了一眼耕司，那是冰冷而无情的眼神，不禁令耕司一阵悚然。

“你原来在跟踪我呢，耕司。”

“……”完全没有解释的余地，耕司在郁纪直勾勾的注视下咽了咽口水。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我希望你不要再干了。”

“……嗯嗯”

郁纪没有再说什么，就这样把耕司留在玄关里，自己一人走了出去。

耕司在心中一直将郁纪当作自己知心的好朋友，他再怎样变也都会如此的，直到刚才——现在的耕司，对于郁纪只有仿佛刺骨寒冷的畏惧。自己所熟悉的郁纪是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刚才耕司所看到的这个人，是不是只是披着郁纪的外壳的另一个人？

耕司是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那家伙太碍眼了……难道事事都要干涉吗？

如果只是和他平时礼节性的来往打个招呼什么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自做主张地管起别人的私生活了……这很明显是一种侵犯。

能关心别人当时是出于好意，但是也有人拿着好心半坏事。而耕司就是这种人。这家伙认为的对我的关心，实际上就是干涉我的私生活。

太烦人了。

如果耕司这人再多管闲事，我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了。沙耶说的没错。对奥涯教授的寻找工作必须秘密进行，耕司这家伙是肯定要来搅局的。



沙耶自己说过“找不到什么头绪”，可是我在教授家里却找到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今天不过只是被打断了，照这样下去，光是调查那个书房就不知道要花多少天的功夫。之后肯定还要多去几趟。但是耕司已经知道地点了，会变得很麻烦，也许这家伙还会来捣乱的。

“能…聊…（咕噜）…一会么…（咕噜）…匂坂君……”

我正要走进院子，忽然在门前被一阵怪声叫住，不由得毛骨悚然。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身去，看到的是一团蠕动的肉块，正用迸裂的眼球盯着我说话。

“（咕噜）…晚上…好…（咕噜）…匂坂君—（咕噜）…回…（咕噜）…来了啊……”

“嗯，没错……”

我认出来了，他是我的邻居，一个姓铃见的中年男人，干着是绘画之类的工作，他老婆每天都要上班，而他就每天呆在家里。虽然就住在边上，但是平时根本没有什么来往，今天怎么会来和我套近乎？

“（咕噜）一个……人住……（咕噜）……还习…（咕噜）…惯么？”

“嗯嗯，还好，托您的福。”

“你还……（咕噜）……那么年轻……（咕噜）……就要…承担（咕噜）这么多……事情（咕噜）…加油…（咕噜）…吧。”

“是……”

——这人到底想干什么？叫住我就是为了说教么？

“这么…（咕噜）…大一间…（咕噜）…屋子，一个…（咕噜）…人打扫……起来…（咕噜）…很麻……烦吧？”

“嗯，也是呢，很辛苦的。”

“（咕噜）至少…（咕噜）…也请个保…（咕噜）…姆来打…（咕噜）…扫下吧，你父…（咕噜）…亲也会…（咕噜）…安心的（咕噜）。”

“嗯嗯，可是，现在我还是学生，没有什么继续，那样的话太浪费了。”

“（咕噜）这样…（咕噜）…啊…（咕噜）…”

肉块邻居似乎还有话要说。它咕噜咕噜地蠕动着，望着这团恶心的东西，我已经快到了极限了。

“那么…（咕噜）…至少也把…（咕噜）…院子收…（咕噜）…拾一下吧，如…（咕噜）…果方便…（咕噜）…的话我…（咕噜）…可以帮…（咕噜）…忙的。”

“啊，算了，没事的，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不就是嫌我们家院子破坏你家的美观么，还绕来绕去作什么，真是俗不可耐。我草草应付了几句就退进自家院子大门了。直到走进玄关，我一直能感觉到铃见一直在盯着我的后背看。

真 tmd 不爽！还有完没完了！真想和沙耶一起到没有别人打搅的世界去生活。



看着邻家的青年像逃跑一样钻回了自家屋子，铃见洋佑也只能望尘兴叹。

搞什么！什么态度嘛！一边和人说话，一边却眼神左右飘忽，像是要避开看到眼前的脏东西似的。匂坂家的长子以前好像没这么讨嫌的。他父母还健在的时候，他不过是个有些内向的纤细的普通的小伙子。果然是因为忽然一个人生活了所以变得神经兮兮了么？一直这样下去的话精神会出毛病的。难道说这人已经病得不轻了？洋佑一边想着一边打量了下匂坂家的院子。

一家人开始吃晚饭了，洋佑还是在想着邻居家的事情。



“——怎么了？老公？是碰到什么麻烦了吗？”妻子关心地问道。

“嗯……今天和邻居家的孩子碰面了。”

“是隔壁的郁纪哥哥吗？”女儿博美问道。

“嗯，我和他说了院子的事情。”

“是该说说了，至少别让院子那么臭啊。”妻子点头道。邻家飘来的恶臭与日俱增，铃见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会有意见的。

“是不是草丛里有死猫？但是他住了这么久都没注意到那味道么？”妻子继续抱怨。

“不知他怎么想的，怎么能把院子弄成垃圾堆呢！”

“就是啊，怎么搞得那么过分”

“算了。看样子还真不好说，整天都把滑窗关得紧紧得，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啊！”洋佑愈发不满，不由得关西方言都用上了。

“大哥哥是脑袋出毛病了吗？”

“博美，以后不许这样说话。”妻子制止住了口无遮拦的女儿。

“不是的，那样有点过了，现在看来他也许是有些偏执狂了。”

“不要紧把？那样的话。”妻子有些担心，“早该去医院看看了，到底在搞什么嘛……”



今天的夜晚格外难熬，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如被折磨一般。

从奥涯家找了半天，回到家却发现是寂静的空房。沙耶也不和我说去哪了。她以前也常晚上出去散步，我也陪过她。但是她要出门也都是在无人的深夜，最多两个小时就回来了。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很快就要天亮了。就算是在我回家前才离开的，沙耶也已经出去快半天了。我一夜没睡，只是闷闷不乐地耗着时间，为了让自己能分分心，我继续粉刷着其他的房间，就是这样也没法不去想。要是这样的话，就该搜完奥涯家后早点回来，真不该浪费时间和耕司纠缠。

万一沙耶就这样一去不回——一想到这个我就如火烧眉毛般焦躁起来。心里越来越沉，那些往日的孤独与恐惧本已远离，如今却又开始浮现，仿佛在挤压着我……

终于，玄关的防盗铃响了，听到了那一声盼望许久的“我回来啦”，如此令我怀念，当我在卧室听到楼下传来的话语时，积攒了一夜的心理疲劳也瞬间丢在脑后。

“啊，好累啊，果然往返一趟好远呢。”听到了沙耶的说话声。

“沙耶！你到底跑哪里去了——”

我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我看到了走上楼梯来的沙耶，她手里抱着一堆文件和资料。

“——那是？”

“是郁纪的病例和手术记录，我今天去了趟原先住的医院。”

她一气将所有的东西都放了下来，顿时纸张哗啦啦地铺了一地。她抱着平时最喜欢的垫子坐了下来，然后“嗯～～～～”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这、这大晚上的……就这样从 T 大走回来的吗？”

“对不起嘛。真的本来想早点回来的，但是

找来找去都没有什么头绪。”沙耶苦笑着，在散落地板的文件堆里拣了一张起来，然后开始熟练地分类，“到最后只好全部都拿走了，啊～沉死了。”

是因为太疲劳的缘故吗？总觉得沙耶前言不搭后语的。

“所以就都拿回来了？你要这些资料来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啊——当然是调查啦～在家里有的是时间。”

沙耶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卷核磁共振成像(MRI)照片依次对这荧光灯打量。看着虽然像是在玩，但是她却不时还说这张那张要好好看看之类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在说笑，她的表情和动作看起来也不像是那种玩玩的样子。

“这些你能看懂吗？”

“从爸爸那里学了很多……嗯，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这种治疗方法再花多少时间都治不好的。”沙耶无表情地回应着。

“……已经没救了吗？”

“人类的医生是不行的啦。”沙耶的口气看着不像玩笑，也不像是认真的。

“就算是我也不容易治好呢，如果不进行各种试验的话。”沙耶转着眼睛答道。

她一边说着话，一边手却没停，在我看来，她也是没能很快弄明白，沙耶不停地拿出一张又一张的资料，走马观花地浏览着。

——难道，她真的要把我的病历读通么？不对，她已经在这样做了……

“我说，沙耶？”

“嗯？”沙耶把视线移开了文件资料望着我，露出秀丽的脸庞。

“今天已经很累了吧……要不要先睡？”

“如果郁纪这样觉得的话，那就睡吧～”沙耶嘻嘻地笑着，放下手里的文件，然后就开始脱我的衣服。

“喂、喂……”

“好不好嘛～睡前再来一次嘛，就一次好不好？～答应人家嘛～”

虽然一脸的稚气，但是沙耶的激情却让成年人都为之汗颜。或者说有些过了。不仅仅是她的激情，她那纤细的身体里还有着源源不断的体力。她不但让我倾尽所有，而且还不断地一再索求，结果最后总是我先求饶。

“沙耶，我说……每天都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咦？郁纪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是啦……不是那个，我是在担心沙耶……”

“嘿嘿嘿，没事的啦～”沙耶带着小恶魔般的笑容，将我一把推倒在床上，她那一如既往的甜美的肌肤触感，让我无法抗拒……

“最喜欢郁纪了。”

沙耶甜甜地呢喃着，小鸟依人地趴在我身上，轻轻的纤细的身体。我真的会和这样娇小的女孩结婚生活下去吗？每当心里有这样的疑问，我就讨厌起自己的懦弱，一到这样的关键问题总是会犹豫。如果我无法接受沙耶这份真诚的心意，那又会怎样呢？

我已经反反复复想了很多次了。什么冠冕堂皇的道德之类的，就彻底忘记好了。不管这样现在是我和沙耶两个人的问题，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至于世人怎么看我们已经不再重要。当然还是要和沙耶的监护人谈谈的，所以还是得早点找到奥涯教授的下落。

我带着一身愉快的疲惫沉沉地睡去，沙耶今天的举动，我已经不去再想了。

——不管那么多了，沙耶回来了，只要她能回来就好。



午后两点，是铃见洋佑的生活中最充实惬意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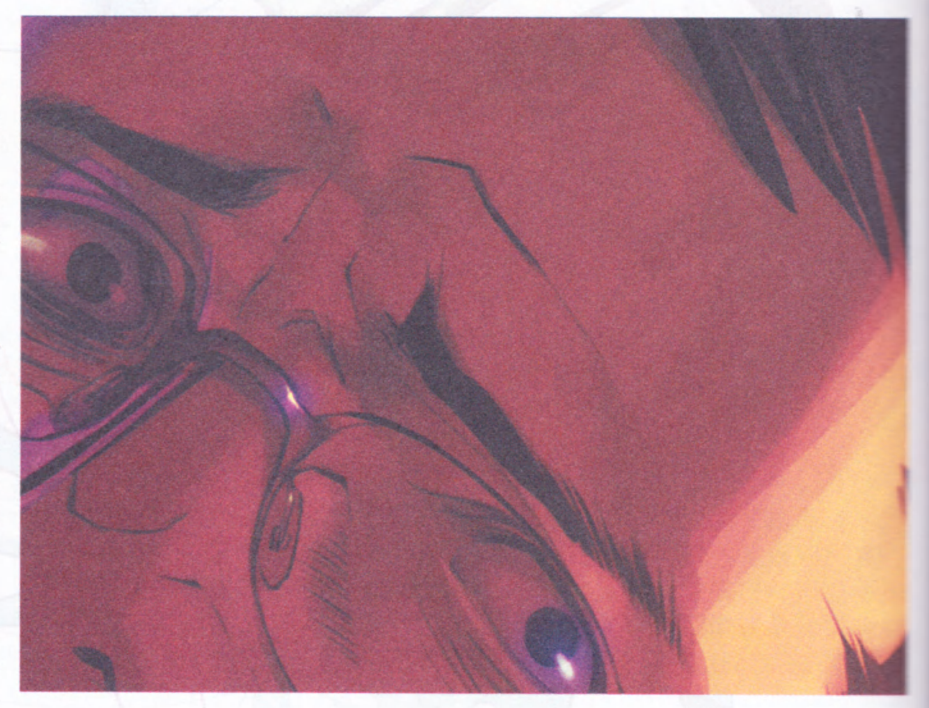
将妻子和女儿送出家门后，在中午前打扫完房间，洗了衣服，然后优雅地享用完午餐，就该到了开始作画的时候了。洋佑并不是那种作品热卖的画家，就算办个人画展也都是要自己倒贴钱的。好在还可以在书房用苹果电脑进行兼职平面设计，这样每天不用花什么力气就可以挣钱。再加上在杂志社上班的妻子，这样还可以在供房子和供女儿读书外能过上小康的日子。

清心寡欲的悠闲，就是洋佑所追求的理想生活。

洋佑热爱着自己的生活，以及作为生活象征的自己的家。修剪庭院的花草，擦拭窗玻璃和走廊，保持厨房、厕所和浴室的整洁，这些都是有如沐浴自身般的愉悦享受。

就像能适时修剪指甲长度和知道自己几时肚子饿一样，各个房间门是否关好了，花瓶中鲜花的新鲜程度，冰格里冰的分量，能事无巨细地掌握家里的每一处令洋佑沾沾自喜。能将这个家布置得井井有条，然后在二楼的工作室里闻着松油的香味，对洋佑来说就是无上的满足。

在调色板上搅拌颜料时，洋佑忽然觉得有些口渴，他马上意识到冰箱里的橙汁不够，该买些回来了。既然要去，那么也要买些沐浴露和洗衣粉。在晚上买菜的时候就顺便在超市里买全好了。看来会很重呢。那么就在完成工作后去买东西吧。洋佑一边漫不经心地想着这些琐事，一边走向楼下的厨房。



此时忽然一阵微风拂过脖颈，洋佑在走廊上愣住了。是穿堂风。不知从哪里吹来的。不应该啊。家里的窗户应该都已经关好了的，是在早上大扫除的时候，自己亲手关上的。

洋佑顺着风的来处，走到了起居室。一股恶臭从隔壁的匀坂家飘来，有如腐烂沼泽的瘴气一般刺鼻的恶臭，正是被风从那边的院子吹进来的。微风吹乱着窗帘，朝向院子的窗户果然被打开了。在锁附近的玻璃上有一个洞，并不像是被割破的，而是像是用什么化学药剂溶化而成的奇怪的洞，然后有人通过这个洞伸手进来开锁打开了窗户。

洋佑先是怒火中烧，紧接着就开始一阵恐惧。他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并没有什么动静。难道闯入者已经完事离开了吗？因为他肯定是看着是没人在家才摸进来的，但是进来后不翻箱倒柜也不合常理。还是说他注意到洋佑走近然后躲了起来？

洋佑注意到自己右手有一把油画刮刀，刚才不经意间从二楼带到了楼下。他努力整理了下有些慌乱的思绪，然后想了想也许这根本不能算是件利器。于是他转而拿起了桌子上的烟灰缸。这是用玻璃制成的相当厚实，拿来当钝器拍人是足够重和结实了。

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如此熟悉，仿佛已经成为了洋佑身体的一部分，然而此时的感觉却格外陌生有如未知的异世界。他一边感觉着自己胸口的激烈心跳，一边慢慢地摸进起居室。看来没有能藏身的地方。是从餐厅跑到厨房了，还是溜到客厅了？得两个中挑一个。

厨房离洋佑所在的楼梯比较近。如果有什么动静在走廊处就能听到。这么说果然还是客厅比较可疑。

洋佑蹑手蹑脚地向着客厅移动，然后手放在客厅门上。

——闻到了臭味。不是只是风吹来的臭气吗，为什么这里也会有臭味？就好像是从这个房间里散发出来的一样。洋佑鼓起勇气，打开了门。

这间铺着榻榻米的和式房间没看到人，那么接下来就是壁橱了，但是那里应该没有空间可以躲人才对。还好，已经不在房子里了吧……洋佑一阵安心的虚脱感，让他紧张的心情平缓了下来。

这时忽然什么一把卷住了他的脚。洋佑顿时吓得愣住了，就在这当口，卷住他的东西猛地一拉，洋佑毫无反抗地摔在地上，头部狠狠地磕在拉门的滑道上，顿时满眼金星。卷住洋佑腿部的那只手——应该说那根本不是手而是别的东西——从起居室的沙发下伸了出来。而沙发底部与地盘应该只有不到5公分，院子里来的闯入者居然就躲在那里。

绝对不是人类。

“哇啊啊啊啊啊啊！？”

洋佑一边惨叫着一边努力想从地板上站起来，但还没等他起身，无数的触手之类的东西就缠住了他的四肢，让他动弹不得。

“…（咕噜）…不要乱…（咕噜）…动，不要…（咕噜）…害怕…（咕噜）…”

那东西发出了含混且有如在吐泡沫一般的声音，同时洋佑感觉到一阵冰冷的软软的触感顺着身体向上移动。他的嗓子一阵痉挛，连喊都喊不出来。而陷入恐慌的洋佑耳边，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呢喃道：

“…（咕噜）…不会…（咕噜）…痛的，不…（咕噜）…要怕，不痛…（咕噜）…的”

紧接着细细的管状物从洋佑的耳朵和鼻孔伸入，向着头盖骨深处刺入。这种恐怖的感觉几乎要让他发狂。就在崩溃来临前的一刹那，洋佑失去了意识。



“耽误了您的时间，实在是太麻烦您了。”

即使她低着头，耕司还是打心底里叹服于她的年轻。从她的淡妆来看根本不像是已经过三十的人。看着如此年轻，但是已经是最优秀的脑外科医生，真是位成功人士。

“没什么啦，像你们这样的人能来，也是帮了我大忙了。”

和乍一看上去的冷漠及过度不自然的美貌相反，她很和蔼地笑着回答。

“初次见面，我是匂坂郁纪的主治医生丹保。”

“我是郁纪的朋友户尾耕司，她是津久叶瑶。”

被别人提到的瑶，怯怯地低下了头。

耕司和瑶已经下定决定必须得来T大附属医院一趟了，一定要和郁纪的主治医生当面询问。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能到诊查室来。

“我也想多了解一些匂坂君的事情，这点和你们是一样的。”

“好的。”耕司答道。

“他前天没有按时来接受检查，我给他家里的电话留言了，也没有回应。”

前天……正是郁纪在那诡异的房子里翻箱倒柜的那天。耕司的表情沉了下来。他连医院的例行检查都不去，到底在搞什么？

“他在学校里如何？”

“什么如何啊，简直是糟透了。”看到瑶肩膀一阵颤动，耕司立马为刚才的口无遮拦而后悔了，“就是和事故之前判若两人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今天才想向大夫您请教。”

“……你们也是医大的学生？”凉子一脸凝重。

“哎？没错。”

“你们想不想看他的病历？”

“可以看吗？病历。”

丹保医生盯着诧异的耕司看了好一会，然后缓缓说道：

“似乎还有人有同样的想法呢。而且为此擅闯医院。”凉子叹了口气嘀咕着，“前天晚上，有人溜进医院，把保管室里匂坂君的病历资料全部偷走了。”

“——真的吗？”

丹保看了看不知所措的耕司和瑶的表情，然后再度盯着他俩，带着疲惫苦笑地摇了摇头。

“好啦，看来和你们没关系，我也放心了。”

“当、当然。”耕司连忙回答。

“但是犯人对匂坂君的病情很感兴趣呢，还是说他想销毁治疗记录呢？——我也只能想到是和他有关系的人干的。”

“嗯……”耕司一脸迷惑。

耕司忽然闪现了一个不祥的念头，难道偷走病历的会是郁纪本人？他偷偷瞥了一眼丹保医生，发现她正带着担忧的神情望着自己。耕司从这个细节察觉到丹保所担心的正和他刚才所想的一样。

“你有没有别的线索？匂坂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动机的人。”

也许丹保只是随便问问，但是耕司却认真地回想起了之前跟踪郁纪去到的那个诡异的屋子。

“我也不清楚算不算他的熟人，大概是医生或者是相关的人，有一个姓奥涯的……”注意到丹保的表情瞬间变了，耕司停住了话头，“大夫您知道这个人？”

“匂坂君和那个人从何时开始打交道的，是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丹保反问道。

“不知道，但是我也很想知道，大夫，那个姓奥涯的人究竟是什么人？”

丹保一脸担忧，陷入了沉默，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也好，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就简单的和说说。奥涯雅彦是我们大学的教授。但是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后，他已经在半年多前被免职了。”

“不幸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这些事情是不能和外人说的。而且完全都是和匂坂君无关的事情了。”

看到丹保口风很紧，耕司明白再这样绕来绕去的问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他却觉察到这个叫奥涯的人说不定就是解开郁纪那些谜团的唯一线索。

“大夫，匂坂郁纪有没有可能卷入刑事案件？”

耕司决定把话挑明。听到这句话不止是丹保，连瑶都皱起了眉头。

“你是指什么？”

“有人去找过他后就失踪了。当然郁纪自己是否认的。”

“你是说……青海姐？”瑶一时间被震住了，从来没听耕司说起过。

“对不起……津久叶……一直瞒着你。”

一脸凝重的丹保眉头紧锁。

“那个姓奥涯的人，现在似乎是郁纪一直关心的焦点。他是什么人，还有郁纪在他那里到底在找什么，只要能弄清楚，事情也许会变得明朗一些。拜托了大夫！请告诉我在这个医院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耕司一股脑地问了出来。

一时间丹保医生环顾左右，最后终于望回了耕司。

“……实在对不起。只有这个事情……我无权告诉你。”

“大夫——”

“不过，给我一点时间。我也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在调查，希望你能明白，我是不会放任不管的。”

“——那就靠您了……”

已经无能为力的耕司，也只能相信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了。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单凭耕司和瑶能为郁纪做的事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互相交换手机号码吧。这样如果有什么结果马上联系。你们有了什么新动向也一定要告诉我。”

“嗯，我明白了。”



我到底……变成什么样了……？

在一片混沌中，洋佑渐渐恢复了意识。

好冷……不对，是好热。

温暖的舌头和冰冷的蛞蝓似的触感交替在肌肤上来回，痒痒的。

根本无法弄清楚现在的处境，洋佑战战兢兢地睁开了眼睛。

墙壁和天花板都覆盖着“那个怪物”。就是那个在起居室袭击洋佑，并用什么组织刺进洋佑大脑的那怪物。

洋佑的理性顿时被恐惧所粉碎。他慌乱地用手甩覆盖在身上的东西，拼命扭动身体，从之前躺着的地方滚了下来。

这是地板吗？毛茸茸的像绒毯一样的东西蠕动着，依次缠住了洋佑的手指。看着像是被蚯蚓所吞噬一般。洋佑慌忙扯断了四肢上的“蚯蚓”，不料身体却失去平衡倒了下去，紧接着地板上的“蚯蚓”一拥而上缠满了洋佑的全身。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到底在哪里……？



洋佑在堆满“蚯蚓”的地板上艰难地向前爬动，寻找着房间的出口。然而就算爬到了外面的走廊，还有附近的房间，一切都像是由血、腐肉和胆汁所构成一般，根本无处可逃。

“怎么回事！！这些到底是什么啊啊啊啊！”

所见之处满是恶心的东西，仿佛变成了地狱一般，仅仅是房间的位置布局还是洋佑所熟悉的那个家。洋佑已经陷入半疯狂的状态，浑浑噩噩地走在恶梦般扭曲狂乱的房子里。

来到似乎是原先的工作室所在的小房间里，看到的是骨头所构成的画架，以及浸满鲜血的画布，就像是一个恶毒的玩笑，这里的确就是洋佑的工作室，距离方位没有任何不对。

“狗东西！给我滚出来……滚出来呀啊啊啊！”

洋佑哭嚎着挥动手臂，拼命砸着周围的一切。骨制的画架轰然粉碎，碎片甚至刺进了洋佑的拳头。一阵剧痛——然而他却没有因此从恶梦中惊醒。那么如果这不是恶梦，那又会是什么呢？

精疲力尽的洋佑瘫在地上绝望地哭了起来，



绝望地向着不知名的神祈祷着。

此时耳边传来有如割裂般的开门声，是楼下的玄关？是什么进来了？

“我…（咕噜）…回来…（咕噜）…啦”

传来一阵让洋佑毛骨悚然的声音，就是那怪物。那个怪物又回来了……

“爸…（咕噜）…爸我…（咕噜）…回来啦～肚…（咕噜）…子好…（咕噜）…饿……”

“哎…（咕噜）…呀……不…（咕噜）…在吗？难…（咕噜）…道是…（咕噜）…去买东…（咕噜）…西了…（咕噜）…吗？”

“…（咕噜）…哼……还…（咕噜）…不能吃…（咕噜）…晚饭…（咕噜）…吗？”

有东西正在走上楼梯，伴随而来的是啪嗒啪嗒的湿漉漉的脚步声。洋佑被吓坏了，一边注意着楼梯口，一边在地板上用颤抖的手摸索着——顺手抄起了画架碎片的一根碎骨头。折断的骨头前端十分锋利，只要双手握好再加上全身的体重，也许至少能用来防身。

“老…（咕噜）…公……你…（咕噜）…不在…（咕噜）…家吗？”

是怪物的呻吟声，正沿着走廊靠近。洋佑屏住呼吸，紧紧背靠着房间入口处附近的死角墙壁上，等待着机会。现在他几乎能听到耳朵里怦怦的心跳声。这次很可能被杀死吃掉，以后连这样的声音都听不到了……洋佑光是忍住不让自己哭喊出来，就几乎已经用上了全部力气。

终于，洋佑所在的小房间的门被慢慢推开了……

“…（咕噜）…老…（咕噜）…公？”

“呜啊啊啊啊！”

洋佑一声怒吼夹杂着恐惧的哭嚎冲向打开门走进来的怪物。那是一头浑身沾满粘呼呼的粘液和肉汁的生物，在身体被吓僵之前，洋佑本能地朝着它挥出了手中的骨头。

“嗷嗷嗷嗷……”

怪物惨叫着。骨头刺入它的身体中心，然后从背面穿了出来。这头散发出恶臭的怪物来回扭动着十分痛苦的样子。察觉到它的惨状，洋佑体内的血开始兴奋燃烧起来。

我赢了。现在就要结果它。就得在它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家伙捅进去！

“哇呀呀呀呀！”

洋佑双手握紧骨头，刺入的骨尖深深地撕裂着怪物的身体。它发出了咕噜咕噜的起泡声，触手向着空中胡乱摇动着像是要求救一般。

“去死吧！去死吧！”

洋佑颤抖着将怪物打倒在地板上，然后用尽全力地用脚踩踏着它，一次又一次……每一次怪物的呻吟和抽搐都在不断减弱。最终，怪物抽搐了一下后不再动弹。洋佑喘着粗气把骨头从尸体上拔了出来。

『爸…（咕噜）…爸？』

身后响起了稍弱的嘶吼声。还有一头。比刚才打倒的还小很多的怪物正在从楼梯口处望着这里。

好吧，还有一头吗——

暴力的虐杀让洋佑不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爽快，浑身也充满了力量。这次也要杀个痛快，干掉这头比刚才的怪物小得多也弱得多得怪物。

洋佑脸上浮现出迫不及待的笑容，将骨尖刺向了第二头怪物。

小怪物发出刺耳的惨叫声，向着楼下跑去。怎能让你逃掉……洋佑嚎叫着紧紧追在后面。只要将它们杀个干干净净，也许就能从恶梦中醒来了吧……洋佑一边想着这种可能，心中的杀气也随之狰狞地膨胀。

“…（咕噜）…爸爸！不…（咕噜）…要！爸…（咕噜）…爸！”

怪物跑着跑着绊倒了，成为了洋佑的猎物。他骑在幼小的身体上，用尽全部力气将手中的骨尖刺下。一下，再一下……直到怪物已经不成形状，他仍然毫不留情地杵着，撕着，杀戮着。

终于，屋子中只剩下洋佑沉重而急促的喘气声。

应该杀掉了两头怪物……可是这个恶梦的世界却没有要结束的样子。洋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玄关外走去。

天空，街道，一切都疯狂了。扭曲的轮廓，混乱的颜色，空气中尽是稠稠的恶臭。已经无处可逃，恶梦永无尽头。此刻洋佑的意识中最后残存的理性也轰然粉碎。

“你好呀～大叔。”

听到少女的招呼声，洋佑转身望去。

那个少女就站在邻居家门前。晶莹剔透的雪白肌肤，还有那一身清秀爽亮的吊带连衣裙……在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中，少女的身姿美得眩目。

“大叔，我看起来怎样呢？”

“啊啊……实在……太可爱了哟……”

洋佑身体中，疯狂的欲望翻滚而上。

“真的吗？这么说实验成功啦～”

少女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洋佑趁机靠了上去，用手抚摸着她艳丽的长长秀发。

“实在太可爱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不会再有别人了……”

“……大叔？”

少女似乎感觉到了洋佑那混浊目光中隐藏的危险，她仰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中年男人的表情，一脸诧异。

“小姑娘，要不要和大叔一起玩游戏呀？”

“这倒是没问题啦……但是要玩什么游戏呢？”

“就是你呀……你就是能让大叔开心的玩具呀～”

洋佑一阵狂乱的笑，紧接着抓住了少女的连衣裙。少女顿时花容失色，满脸恐惧和惊惶。这样反而让洋佑愈发欲火中烧。刚才手刃两头怪物的暴力冲动尚未在身体中平息，如今更是火上浇油。

“好可爱的脸～小姑娘……让大叔再多看看你可爱的脸吧～”

“不要……讨厌！”

被吓坏的少女哭着向匀坂家的玄关跑去。洋佑带着狩猎的兴奋心情紧随其后。毕竟是女孩，再怎么跑也没有大男人跑得快。穿过走廊逃进厨房的少女被洋佑轻松擒住。洋佑从背后紧紧抱着无法挣扎的少女，将她举了起来——

“你实在太可爱了，可爱到想让大叔去欺负你哟！哦呵呵～”

“不要～！好害怕……郁纪救我……郁纪！”



和往常一样，街道的模样依旧折磨着我的精神。但是今天已经不像往常那么厌恶了。人总是会适应习惯环境的。而且今天比较开心的是，经过连续几天在奥涯家的搜索，终于有些眉目了。

有个信封可能是顺着抽屉缝掉进桌子里侧了，当我把抽屉全部拉出来后，发现它夹在里面被折弯了。信封里有三张风景照，我看不出照片里的景色到底是什么，大概是某个建筑物的外观摄影。每张照片的背面都有手写的地址。长野县M村，枥木县S镇、和静冈县H镇，都是些没听过的镇名。大概是些边远的荒山野岭。照片角落处印着日期，离现在有十多年。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照片拍摄的目的是什么，又有着什么特殊意义，但是如果让沙耶看看的话也许会有什么发现。总之这个是沙耶住在那里的时候漏掉的线索。要是知道我找到了这个东西，她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

沙耶——好想早些见到你……我一边想着她在家里等着我回来的样子，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刚走进院子，我就发现玄关的门是敞开的。

已经是第二次了。而当我走进玄关，听到厨房传来沙耶的哭声。一瞬间我从头冰到脚。

不对，除了沙耶的声音，还有其他的湿嗒嗒的奇怪的喘气声。心里浮现了不好的预感，我顾不上拖鞋向里面奔去。

我看到一个怪物将她压倒在地。沙耶哭泣着。她那满是泪水的眼睛看到了我。

“……郁纪……救我……”沙耶用几乎窒息的气息弱弱地向我呼唤。

一瞬间一阵漆黑的愤怒猛地燃起，强大的怒火几乎让我眩晕。而之前专注于制服沙耶的怪物也发觉了，转头望着我。而我的冷静连自己都有些吃惊——我抄起横放在厨房水池边切肉的菜刀，然后二话不说地出手砍掉了怪物堆着眼球的脸。

怪物惨叫着站起来，放开了沙耶的身体。刚才的那一刀看来砍瞎了它，它开始胡乱地挥舞着身上的触手，阻止我的靠近，我集中杀气，冷静地抓住怪物的触手，另一手挥着菜刀重重地砍在蠕动的肉团上。刀刃不费吹灰之力地割开了怪物的身体，体液喷泉一般迸了出来，溅了我一头一脸。

横一刀，竖一刀，我每下一刀，怪物都惨叫着，而我的愤怒已经无可遏制，从来没有如此爆发过。

这个怪物，居然敢动沙耶，居然敢动我的沙耶……

不可饶恕。这狗东西碎尸万段都不足以抵罪。

“啊啊啊啊啊啊！！”

我忘乎所以地怒吼着，一边疯狂地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剁……这东西已经不再动弹了，我也顾不上想它已经不会再觉得痛苦了，可还是想不停地剁，这狗东西怎么就这么死了？我一边后悔着，一边不停地剁着砍着。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恢复了平常的思考状态。原来我正用着刀疯狂地砍着厨房的地面，刀刃都砍出了缺口，发出的刺耳声音终于让我清醒了过来。怪物已经不成形状。其残骸四处散落。我停了下来，刀砍在地板上发出的可怕声音也戛然而止，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沙耶的哭泣声。

不知现在该说什么才好，我只能抱紧了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沙耶。在那一瞬间沙耶还有些害怕地躲开着，但当她回过神来注意到是我时，这才哇地痛哭着扑进我的怀抱。

“郁纪……郁纪……我好怕……好怕……”

我无言以对，只能更紧更紧地将她搂在怀里。

面对沙耶的视线，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了。——我绝对不会原谅自己的，我居然不能保护好沙耶。也没法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我明明可以不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对不起……对不起……”

沙耶没有说话，只是在哭着。我只能用力地将她的脸颊搂紧在胸口。

“不是沙耶的错，沙耶没做错什么……”

听到我的话，沙耶在我怀里用力地摇着头。

“不是那样的……不是的……就是我做的……”

我不明白，沙耶在说什么呢？

“你做的？做了……什么？”

“我，把这人的大脑改造了。”沙耶用哭肿的眼睛望了望碎落一地的肉块，“我把他的脑袋改造成了和郁纪相同的状态……他所看到的世界和郁纪是一样的。”

我光是弄明白沙耶究竟在说些什么就很花时间了，再加上还要想怎么理解她所说的话，就更头疼了。所以一时间有些茫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一脸迷惑而且势必要得知答案的我，沙耶稍微平静了下来，缓缓地说道：

“我拥有改造的能力。可以重新组合或者调整生物的结构身体结构，这个是我天生的能力。”

“……”

“但是修改哪个部位，怎样修改是根据生物的自身特质而决定。如果不多了解学习是不行的。但是，郁纪的大脑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所以我就想实验下，看看其他人是否能变得和郁纪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和郁纪一样对我好了……我只是这样以为的。”沙耶说着这些时寂寞的神情，和她那悲伤的心愿，都深深刺痛着我，“可是明明都改造好了，这个人……却对我一点也不温柔，欺负沙耶，还说要做什么坏事……”

沙耶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在我怀里泣不成声。我抚摸着哭泣着的沙耶微微颤动的背，大脑中一片空白，无法思考。

沙耶……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人？我无法作出回答。

但是，如今的我至少可以确定一个答案，那就是沙耶想错了。她一开始就误解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

“你一定是这样认为的，我能对沙耶好，是因为我经历过那样的事故，受伤了。”

“嗯……”

我望着微微点头的沙耶，笑着摇了摇头。

“不是的。我的认知障碍只是让我们相遇而已，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意义。”

“……？”沙耶不解。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在我遇上沙耶以后，两人开始一起生活，我们所共同分享的时间——每一天每一天都印在心里，点滴的积累才让有了我们的今天。明白了吗？”

“郁纪……”

“正是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我都和沙耶在一起……所以才会对沙耶这么好，才会体贴沙耶……我就是这样想的，才渐渐变成现在的我。然后沙耶也才会成为现在的沙耶。这——才是最重要的。”

沙耶还是在哭，但是比起刚才流到我胸口的泪水，如今的泪已然化作了温暖。

“嗯，我明白了——刚才说的我都明白了。”

沙耶边流着眼泪边露出了笑容，是那带着泪水的雨过天晴的笑容。

“对沙耶来说有郁纪一个人就足够了，世界上不可能有像郁纪这样的人了。”

尽管之前一直和沙耶在一起生活，也有过许多幸福的时刻，但此时此刻，我却第一次感觉到与她的心灵如此接近，第一次体会到我俩间的羁绊如此强烈。大概，沙耶也是同样的感受吧。

我再一次紧紧地抱住沙耶，吻上了她的唇。沙耶环抱着我的头，我们贪婪地尽情交缠着舌头，交缠着激情，像是在确认彼此存在般结合在一起。

此时此刻，沙耶对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

对于沙耶来说，我也是她的整个世界。

然后，如今的世界只是我们两个人的全部。

对了。我还没有对她表白。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说不出口呢？这本来是早就说出来的话语，而且是只要说了出来就是山盟海誓矢志不渝的话语啊。

“沙耶，我爱……”

不知为何沙耶用手指贴在了我的嘴唇上，没有让我继续说完。

“在此之前，郁纪，我想让你做一个选择，你真心真意的选择。”

“真心真意的？”

沙耶点点头。用一反常态的严肃表情望着我的眼睛：

“刚才也说过的，我可以用独一无二的方法改造生物的身体，至于改造人类的大脑，也已经通过实验确定可行了。所以……”沙耶停了下来，深呼吸了一下，继续说道，“现在我可以让你的大脑恢复原先的状态。”

“……怎样做到？”就算到了如今的境地，我还是没法完全断绝对未来的期待。

“就是把那个人的改造过程反过来，然后用在郁纪身上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

我在脑里反复斟酌着沙耶此话的用意。

“所以郁纪，回答我，想不想回到原来的样子，找回在那个事故里所失去的东西？想还是不想呢？”

如果是在第一次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被恐怖所包围的那时……我会如何选择？

如今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一想起种种的回忆，我却开始犹豫起该如何选择了。

不过如果现在要我作出什么选择，那么不会犹豫的答案倒是有现成的。

我望着散落一地的怪物尸块问沙耶：

“这个人是谁？”

“是住在邻家的大叔，不知道名字呢。”

“啊啊，原来是铃见先生。”

当然并非是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也有过几次谈话。以前的话还比现在好说话一点。

就是这个铃见先生，刚才我亲手杀了他。

——没什么值得感慨的。他不过是住在隔壁的画家铃见先生。这个有什么说什么的中年男人长什么样，已经变成昨日的遥远回忆，早扔在身后了。死在我手下的这堆残尸，刚才还是个令人作呕的肮脏怪物。反正活着也是恶心人，一个害虫而已，杀掉反而痛快。这家伙还





找借口抱怨过我家的院子太脏，真是吃饱了撑的。就算沙耶不做他，这家伙也没有活下去的价值了，杀了更好。

我现在的想法很明白，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就算双手已经沾过别人的鲜血，我也不会想太多。我在那场事故里所失去的，也是差不多的东西。沙耶所说的恢复原先的生活毫无意义，我失去的也都已经永远失去了，就和那个叫铃见的人的生命一样。

“沙耶，说起来医生是绝对无法治好我的病的。”

“……郁纪？”

“你能如此轻松地做到人类所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么说你应该不是人类吧？”

“……”沙耶带着复杂的表情低下了头。

在我眼前的世界全部都已经腐烂扭曲，而我唯一能看到的人就是她，沙耶。我认为只有她是一个例外。可是并非如此。正如我所看到的是非现实的景象一样，她原本也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所看到的不过是经过认知障碍的扭曲后的沙耶。正因为我的异常，才会有现在的沙耶——没错，就是这样，对于自己心中的想法我很平静，并不诧异。

我站了起来，走近被切碎的铃见的残尸。

“我以前看过一个漫画……里面的男主角也是从一次事故中生还后，所看到的一切都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了。就和我一样。”

我才注意到，被切碎的怪物虽然身上散发出刺鼻的恶臭，但是血和内脏碎片的气味闻起来却很香，是我之前所习惯的芳香。

“在漫画的男主角眼里，所见的活人都变成石头之类的非生物，而一个机器人在他看来却是一个美丽的女孩。所以，男主角就爱上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机器人。”

我捡起地上的菜刀，然后拿起一片肉，将皮从肌肉上剥了下来。啊啊，果然，我之前和沙耶吃的东西就是这个。

“来，吃这个吧，看起来味道不错，不来点吗？”

“郁纪……”

“啊，对不起。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但是就算是被切碎了，肉还是肉嘛。扔掉的话就太可惜了，放冰箱里冻着好了。”

“你……没事吧？”

“没事的。”

我轻松地答道。反正已经不会再有退缩的余地了。

“邻居家的主妇和女儿应该还在的，等到她们发现男主人不见了肯定会哭天喊地，不如在她们报警前都杀了吧。”

“郁纪你这个样子……真的没事吗？”

沙耶又一次问道，而且看出来她好像也有些害怕。看来要让沙耶理解我的想法，光靠语言是不够的。

“——刚才说的那个漫画，那个爱上非人机器人的男主角，最后在告别人世之前，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爱情。这不就是一个HappyEnd吗？”

“郁纪……”

“只要能和沙耶在一起，我已别无所求，就这样顺其自然下去吧，挺好的。”

我丢掉手中的菜刀和肉块，再一次紧紧地抱住沙耶。

“现在我可以说了吧？沙耶——我爱你。”

沙耶不停地用手抹着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扑扑滴落。不过如今她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害怕了。

“……我本来是不想让你后悔的……都作好心理准备了，可是却……”

我已经发誓了要爱沙耶，而沙耶也接受了我的表白。从今以后我们不会再担惊受怕了，沙耶，你也不会再哭泣了。

“……可是这样我真的很开心——我很自私吧？”

“自私就自私吧。沙耶再任性的话我都会听的。”

我和她相视一笑，这下终于心意明了了。我们开始收拾起房间来。整个人的肉分量相当之多，真不知该怎么处理，说起来以前也有过一次。

“那家其余的两个人——好像是被那个大叔杀死了，我听到了惨叫声。”

“这样啊，那就省事了。”

等到把这边收拾完毕，也要把邻家的肉块收起来。这样接下来就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担心吃的了。但是这些食物都要堆进冰箱里吗？对了，那就用邻居家的冰箱好了。



多事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我把在奥涯家找到的照片铺在床上让沙耶看。

“这一张我有印象呢，嗯，的确是沙耶知道的地方。”

在三张照片里，沙耶最关心的就是背面写着枥木县住址的这张。

“这是……住家吧、这个是……树和山？”

“对，郁纪很厉害呢，已经可以分辨出照片画面了吗？”



“勉强吧。”

在刚开始出现认知异常时，我只能用距离来分辨景物。眼前的住家和远处的山的区别，还有群山和空中云彩的区别……我只能通过距离和比例来推测区分它们。但是最近，我已经渐渐习惯直接通过轮廓来辨别山和天空还有建筑物的区别了。要是以前的话，我看到里面的画或是照片什么的，根本分不出来的。三张照片都拍下的景色都有些类似，都有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看来不在市区，而是被树木所围绕着，看着像是别墅之类。

“爸爸呢，说要是有别墅的话，住那里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这样……”

如果是为了找个秘密住所不被人发现，那么照片上的建筑物都很合适，用来掩人耳目再方便不过。但是为什么要找三家呢？

照片上的日期都是很久以前的了，但是我却注意到，三张照片几乎都是同一时期拍的，只相隔了数天。难道说，是找了三家别墅拍下来以供仔细选择，然后反复对比挑出最隐蔽的一家吗？这么说来定下来的就是沙耶所知道的那栋房子，位于枥木县 S 镇。我打开关东地区的道路交通图确认了一下，要是开车去的话从东京过去要大概 3 小时。

“爸爸有没有可能在那里？”

“我打过电话但是没人接，大概不在吧。”

“不过也许当时不在，最近有可能在呢。”

我琢磨了一下，现在反正没有什么头绪，不如就把宝押在这微小的可能性上好了。虽然能在这个别墅里找到奥涯教授的线索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至于没有。

“明天出发到这里看看吧？”

“哎？”

沙耶有些意外地叫了出来，表示出不愿意的样子来。

“但是去这里……是不是太远了呢？”

“过去调查下就回来，半天时间足够了。”

“那么，沙耶就留下来看家？”

我还正想说些什么……不过还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摸了摸沙耶的头。

“稍微忍下吧。好不好，沙耶不是也想找到爸爸的下落嘛。”

“……”

沙耶露出复杂的表情不说话了。然后抬起眼睛一边看着我的脸，一边怯怯地说道：

“要不，郁纪……爸爸的事情就算了吧。”

“哎？”

我很是失望，说不出话来。

“算了也罢，但是……他不是你爸爸吗？难道不担心他吗？”

“没事的，我已经有郁纪了呀。”沙耶说着，一边贴住了我，像是在寻找温暖一般，“虽然我叫他爸爸，但实际上并不是我真正的爸爸。他教了我很多事情，也许是因为真的爱我。但是

——和郁纪在一起更安心，更温暖嘛。”

沙耶说着这些的时候的确是很开心的，但同时却让我察觉出话语中的一丝寂寞。

“真的吗？有我就够了？”

“嗯，郁纪不喜欢这样吗？不想和沙耶一起过两个人的生活？”

“不是……嗯。当然想了。可是我还是想去见见奥涯教授。”

我终于可以直接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想多了解一些沙耶的事情。有我以外的人也知道沙耶的话，我是一定要去见他一面的。”

“呼，这样啊。”

沙耶并没有生气，反倒是对我的这种想法好像觉得很少见，她微侧着头考虑了一会。

“要不……嗯，还是明天吧，我去一趟。”

除了奥涯教授的事情，另一个计划开始渐渐在我的脑中成形。当然能在别墅里见到教授是最好的，要是见不到，这里还可以用来干别的事情……

“沙耶，我走了以后就要一个人啦，但还是要忍耐住哦。”

“嗯。”

沙耶点了点头，然后带着询问的眼神望着我的眼睛说道：

“果然郁纪啊……还是觉得有亲人啊，朋友啊之类的热闹一些的更好吧？”

“啊，这样也许比较有趣吧。”话一出口就后悔了，我担心沙耶会吃醋，赶紧得打圆场，“好啦还是放过我吧。就算会和很多人一起生活，沙耶对我来说也是最特别的啦。”

“嗯，嘻嘻，谢谢～”

沙耶轻轻地蹭着我的脸颊，发出让我心里痒痒的笑声说道：“沙耶会努力让郁纪开心的，只为了郁纪哦～”



今天耕司必修的课程都是集中在了上午。

上完最后一节课后，耕司正走在走廊里赶着去和瑶一起吃午饭，此时忽然手机响了。

耕司跟着流行买了一款带摄像头的手机，但原先功能简单的老手机也有用得顺手的地方，所以无法取舍的耕司决定两部手机都带在身边。但是号码还没改，所以还不知道他新手机号的人都会打到他的旧手机上。

从包里拿出电话看到呼叫者的名字后，耕司有如被冻住了一般。

是郁纪。

他今天是怎么了？到底在想什么？要指望他会主动打电话过来，那简直是万中无一的可能性。所以当手机真的想起来时，耕司老实说并不会觉得高兴。

“——喂？”

“啊耕司啊。今天你已经没课了吧？”

“……嗯嗯”

耕司周四闲的时候都会去闲逛，的确，郁纪很早以前就知道的。

“我有话和你说，能来停车场吗？”

“现在马上么？”

“嗯嗯，我等你。”

只是简单地说了下事情连寒暄都省了，郁纪挂断了电话。

是不是他改变想法了——耕司将电话放进夹克衫的口袋，一边琢磨着郁纪的用心。只是这一周来，他都明着躲开耕司和瑶的，怎么会忽然改变了呢？实在耐人寻味。还是说他终于愿意谈谈了……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好兆头。

耕司虽然这样往好处想着，但心里还是难以抹去不安的预感。



“——等了很久吗？”

“还好。”

耕司走到停车场，郁纪正靠在他的雅阁车挡板上等着。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在晚上的那栋空房子里，像这样在大白天的对话似乎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因此对于耕司来说，好朋友的表情对他来说有种奇妙的陌生感。

虽然说不出是哪里不对，但却是本质性的陌生感。

“还记得上次我和你说的话吧，我现在必须去调查奥涯教授的各种线索。”

“——是这么说过。”

“就是这个事情，现在我这边碰到了不少麻烦，果然我自己一人是做不来的。”比起以前来，郁纪显得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不再是急躁得像是被催命一样了。他表情很温和，甚至还有些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就是说，我需要你帮我，耕司。”

但是看到郁纪的这种变化，耕司不知为何就是开心不起来。

“今天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耕司不动声色地藏起心中的疑虑，装作平常的表情问道。

“因为你不是也很关心这事情么？耕司。”

郁纪脸上还是一副暧昧得不明其真正用意的微笑，有如定格的胶片一般。根本无法透过这表情去猜测他心里的想法。

“你不是也跟踪着我，想在奥涯教授的家里找线索嘛。我和你要是分头寻找实在是太花力气，不如一起来干吧，可以提高效率。”

是为什么呢？为何郁纪微笑着的眼神中，似乎隐藏着某种邪恶的用意。

“不管怎样，今天我需要代步工具。把车开出来如何？”

“啊，也好。”

郁纪的车在那次事故中完全报废了，要别人来帮助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耕司扭开雅阁的车锁，招呼郁纪坐在前座上，启动了引擎。

“接下来，去哪里？”

“枥木北，那须高原附近。”

“枥木？”

这次换耕司无言了。

“这里是地址。我想进这间房子调查。”说完郁纪将背面写有地址的照片递给耕司。

耕司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命令着开100多公里的车，而且决不是玩笑，不由得有些愣住了。

“现在出发的话，大概傍晚就能到了吧？”

“……大概，也许吧。”

耕司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握着方向盘的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敲击手指，好让自己平静下来。既然都上了同一条船，也只有陪着这个朋友的古怪举动继续下去了。

“这个是别墅吧，有什么呢？”

“大概吧，可能奥涯教授会在那里。”

一想到要去见到那个诡异的房子的主人，耕司就有点堵心。不过要是让郁纪一个人去也许更担心。所以这样一想，耕司也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等回东京时已经是深夜了呢。”

“对不起，真是麻烦你了。”

“……也没什么了。”

本想还想多说些什么，但耕司把就要出口的话语咽了回去，开动了雅阁。

郁纪脸上始终挂着僵硬的微笑，就仿佛戴着面具一般。



中午休息时间的咖啡厅，瑶孤单地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午饭放在一边渐渐冰凉，而她只是在来往的人流中不断寻找着熟悉的身影。当然并没有和耕司约好在这里一起吃饭，他要是有别的什么事情不来咖啡厅也是情有可原。虽然耕司也会中午不来这里吃饭，但还有青海和郁纪在，和他们闲聊也很开心。

可青海和郁纪现在并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真是索然无味……倒不是说有多难吃或是没食欲，而是心中愈发不安起来。瑶终于还是放下了筷子。青海的缺席并不是因为生病和有事吧。还有不知为什么就被郁纪讨厌了。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很有安全感的耕司，即使是和他随便说些什么，也可以暂时忘掉这些烦恼。可如今却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瑶这才真真切切地明白，自己是这样地耐不住寂寞与孤独。是有什么在存心一点点地夺走瑶所拥有的一切吗？她不禁胡思乱想起来，大概自己就是注定要受伤的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青海到底去了哪里？真的和郁纪没有关系吗？还是正如耕司和丹保医生所担心的那样，郁纪就是这一切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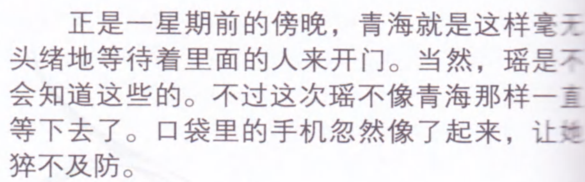
上周四是瑶难以忘记的一天。就在这天，郁纪的话语狠狠地伤害了她。就在她孤独无望的时候，正是偶然路过的耕司，细心地安慰关心着她。都是些很琐碎的事情，但是那时的瑶，正需要耕司的这种关心。

也正是那天，青海去了郁纪的家，从此便下落不明。昨天她和耕司来T大附属医院时才得知这些事实。

难道有什么隐情？如果再设想一下，也许就能解开心中一直的疑问了——这个疑问就是为何青海会那么着急去郁纪家里找他呢？到底是什么动机？再加上那天碰到耕司不是偶然的话，那么耕司和青海一定是知道瑶和郁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然也不会分别采取那样的行动了。也许青海看到了那天在中庭发生的事情，然后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是很有可能的。

“……”

一想到这些，瑶就感到身体里好像撕裂般的疼痛。这只是她的猜测，但如果不幸言中——那么如果青海有什么不测，那都是瑶这边的责任。



“……”

瑶抱着头痛苦地呜咽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而那些拿来的自助餐厅的饭菜，都已经彻底凉掉，不能吃了。

瑶心里都是自责和焦急，但只有她自己却无能为力。她自己既不爽快，也不是很细心。在这种时候应该如何判断，该采取怎样的行动，瑶一时间没了头绪。要是青海在的话，她早就凭着直觉想出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瑶一直都很依赖好友到这种程度。如今一旦青海不在身边，她很清楚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和无助。瑶陷入了无能为力的自责中，这样的郁闷让瑶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这声音对于瑶来说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

是短信。没有标题，发送者是——

“青海……姐？”

瑶诧异得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

但是看到短信的内容后，瑶却更加迷惑了。

“你是对匂坂郁纪有意思吧？如果 Yes 那马上来郁纪家吧，就你一个人来，不要和别人说。”

“……”

不太像青海的文字风格，但是发送者的确是青海。瑶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小心翼翼地一下一下地按键回复，生怕打错字。

“是青海姐吗？你现在在哪里？”

按下发送——液晶画面迅速地告知短信已发送成功。在等待对方回信的间隙里，瑶需要想清楚很多事情。是不是有谁拿到了青海的手机，然后发送了这样的短信？可就算是这样，为什么会是青海的身份发来的？

也有可能是这样。她过去经常和青海互发短信，很多都是闺中密友才会说的秘密话语，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有时也会发给密友许多自己的少女心事，其中也当然包括对郁纪的思念。青海有没有给自己的手机设密码呢？可现在既然能有短信发过来，说明根本没用。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发短信给瑶的人，很可能已经看过了所有青海和瑶的短信记录。

“对匂坂郁纪有意思吗？”

瑶又看了看短信中的这句话。看来对方是知道她喜欢郁纪的，所以特地发短信过来。

突如其来的短信提示音，让瑶为之一颤。液晶画面所显示的仍然是青海为发送人。这次的短信没有标题。

“有话见面时说。就你一个人来，不要和别人说。”

一定不是青海，她是不会开这种过分的玩笑的，青海并不喜欢捉弄瑶。

瑶越想越害怕，不禁哭了起来。她没有足够的坚强去面对现在的诡异局面。到底是谁，拿到了青海的手机，而且知道她和郁纪的秘密？这个人到底是谁，又身处何方？

瑶觉得自己一人没法做决定，不管怎样还是想先和耕司商量下吧……瑶已经动了念头要给耕司打电话了。可一想到这个短信的发送人也许就躲在附近，暗中监视着自己，瑶就有些胆战心惊。她如履薄冰般不安地环顾着餐厅四周。

“就你一个人来，不要和别人说。”

冰冷无情的一列文字，仿佛一把锋利的匕首，正指着她的喉咙。

然而——瑶还是握紧了手机，拼命让跳个不停的心脏平静下来。直到刚才还一直自责得茶饭不思，其中多半有讨厌自己胆小的因素在内。难道自己不正是下定决心不再坐等下去，下定决定去勇敢试试吗？不去试过又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能力？

她也注意到，握着手机的手，正不停地颤抖着。

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轻松点？宽容自己的胆小，把青海也好郁纪也好还有那个暗中监视自己的神秘人物都抛开，就这样逃避不是更好么？这就是瑶此时的真正心意，并非只是一个念头。她真想把什么尊严和责任都扔得远远的，然后逃离这完全莫名其妙的困境。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瑶很了解自己，她并不是这样的人。她做不到。如果就这样逃了，等一切都无法挽救以后再回想起来，就真的无法原谅自己了……瑶一直试图说服自己，不要再到事后再后悔。

瑶自己一人时，实在是太胆怯懦弱了，懦弱得连选择逃避的勇气都没有。



午后的住宅区，落寞得有着些许寒意。

空气中漂浮着一股难闻的恶臭，好像是有人在什么隐秘处丢了垃圾。似乎一切太平，和往常的景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瑶看来所有的东西都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虽然仍然是大白天，但她却仿佛身处居民已经死绝的鬼城中。

瑶挥手赶开飞舞的虫子，按下了匂坂家的大门门铃。

说起来今天也没有在学校里见到郁纪。他是不是在家里呢？难道那个可恶的短信就是他发来的？瑶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想这种可能，可它却在脑海中飞快地膨胀。

门铃无人应答。

正是一星期前的傍晚，青海就是这样毫无头绪地等待着里面的人来开门。当然，瑶是不会知道这些的。不过这次瑶不像青海那样一直等下去了。口袋里的手机忽然像了起来，让她猝不及防。

“……！”

还是短信，发信人还是青海。没有标题。

“就这么进来吧，门开着。”

瑶战战兢兢地环顾四周，果然——她正被监视着。瑶恐惧地仔细打量着屋子，想找到那个监视者的所在。然后她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匂坂家二楼好像有什么……窗户紧闭，但是窗帘却自己在晃动。

监视者，也就是那个发短信的人，就在这间屋子里。而且瑶也注意到，房子的其他窗户都紧紧闭着滑窗，只有这里是只关了玻璃窗。看来外人是没法知道屋里所发生的事情了。这次瑶终于鼓起勇气，想要就此回头逃走了。可她却更害怕那个暗中监视着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注视之下……对它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屋子的害怕。

已经无处可逃了。

站在大门前的瑶，不由得哭了起来。此时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就像是威胁她快点一般。瑶的脚仿佛不听使唤一般，蹒跚着慢慢挪进了匂坂家的大门。刚走入玄关，一股真切的恶臭扑鼻而来，几乎令瑶窒息。虽然外面太阳正当头，屋里却一片昏暗。

没看到郁纪的鞋子。他似乎还在，但——

瑶注意到鞋柜下层里面藏着一双鞋。拿起这双熟悉的鞋子仔细翻看，青海的确穿的是这样的鞋子。即使已经确认，但在内心深处瑶却在逃避这个事实。她也知道青海喜欢这种款式。可仍然侥幸地想着也许青海不在这屋子里，或许是别的什么人在同样的商店买了同样的鞋子。对，青海是不可能在这里的——

一边这样想着，瑶紧紧地握住手中的手机，打开通讯录的常用号码。她手机里拨打得最多的就是青海的号码了。电波从最近的中继所瞬间转回来，然后……

响了。是她曾经听过的铃音。毫无疑问，就是青海的手机。在 2 楼。刚才窗帘在动的那个房间，果然在那里。拿着青海手机的监视者自然是知道瑶的用意，所以铃声只响了几下后就被强行按掉了。这次瑶终于切实地感受到了那个引诱者的存在。

“是谁？”

瑶下定决心要喊一声。可是并没有回答。看来对方并不想在她面前出现。她咽了咽口水，然后从玄关走到走廊，踏上通往 2 楼的楼梯。也许是青海，也许是郁纪吧。一定是他们在和瑶开玩笑吧？也许也有耕司的份？如果是那样，该多么令人欣慰，就算这样不过是虚幻的幻想。





瑶也愿意去相信。她只有靠着这样的信念，她才有动力前进。

“是青海姐……吧？还是匀坂君呢？”

瑶带着哭腔一边说着一走上楼梯。看到她这种无助而崩溃的表情，他们一定会大笑吧？如果是这样的恶作剧就好了，再过分一点也是件好事。总之快点结束这恶作剧吧！一刻也不要再继续了。虽然她想着早点走上2楼，可膝盖却不住地颤抖着根本不听使唤。一脚深一脚浅的，不过是在让周围的静寂变得更加漫长。瑶哭着边求着时间能快点过去，早一刻早一秒都好。

就这样，不知经过多久，当瑶意识到的时候，自己已经站在2楼的走廊里了。眼前迎接她的只有的沉寂，在沉沉的黑暗中，充斥着危险恶意的沉寂。

“青海姐……青海姐……”一边怯怯地呼唤着，瑶一边摸索着前进，“出来吧……求求你们了……再这样下去……我要受不了了……”

眼前是一扇半开的门，大概房间里的那个家伙，正看着门前的瑶。

瑶小心翼翼地握着把手，把门慢慢地推开。她无可奈何地察觉到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正在将自己的思维逼往绝境。

房间里空无一人。

只有令人窒息的潮湿恶臭空气，包围着瑶。

“好了吧……不要再继续了……”

已经到极限了，再也走不动了。也许对方就是等着这一刻，等着瑶自己崩溃。

忽然有什么从身后缠住了瑶的手腕——是柔软而强劲充满弹力的东西。它一边让瑶动弹不得，一边无情地开始撕开她的上衣。

瑶惨叫着。她也没想到身体里还留有这样的力气。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瑶本能地从身体里爆发出一股力量，手脚并用地挣扎着要脱离这个东西的控制。然而那个从背后紧紧缠着瑶的力量却丝毫没有减弱。不仅如此，冰冷而粘呼呼的东西忽然从胸口侵入。瑶发出了更大声的惨叫。这种恶心的感觉甚至超过了恐惧，把瑶更加推向崩溃的深渊。她的惨叫卡在喉咙里发不出来，呼吸也渐渐艰难起来。几乎窒息的瑶挥舞着头发抗拒着。

忽然间那个东西缩了回去，同时也放开了瑶的手腕。无力的双腿难以支持着身体，瑶就这样倒在了地板上。而她身体深处残存的力量，也在刚才的抵抗中消耗殆尽。如今的她就像是个断线的木偶一般。只是那个刚才从背后抓住瑶的东西——现在还藏在房间某个阴暗的角落里。

虽然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瑶都无法回头看一眼。瑶清楚地知道，要是看到了那个东西，自己一定会发狂的。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咯啦咯啦的按手机键盘的声音。然后响起了一声与这恐怖的情景格格不入的轻轻的电子声。瑶的手中闪过一阵光亮，是液晶画面的冰冷的光。有新的短信。

“真是个美人，胸部又大又软，很棒啊。你的身体很容易就能引诱到雄性呢。”

就是这个家伙，就是这家伙用青海的手机发来了短信，刚才又对瑶的胸部……

“神啊……”

瑶已经发不出更大的声音，身体也动弹不得，只能蜷缩着躺在地板上哭泣着念叨。

“啊啊，神啊……救救我……求你了……”

黑暗中蠢蠢欲动的东西，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冒泡般的声音。

瑶不知怎的忽然理解了，这是它在嘲笑。

“你就是这样引诱郁纪的吧，狐狸精，想抢走我的郁纪！”

冰冷的感觉再一次缠住了脚踝，向上盘旋。

“住手……”

瑶以微弱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哀求着。她在绝望中终于明白寄希望于怪物良心发现有多么虚渺。

“求求你……饶了我……”

咕噜咕噜——又是它在嗤之以鼻。

那家伙是从心底里为瑶的悲伤与绝望得意。

瑶已经无力将盖在身上的异物抖掉，只是为那冰冷而粘呼呼的感觉而浑身毛骨悚然，颤抖着痉挛着——这已经是瑶倾尽全力所唯一能做的了。她所看到的一切开始黯淡，意识也渐渐沉入泥沼般的黑暗深渊中，沉入那无尽的深深的黑暗尽头。

——我不会杀死你的——

瑶那几乎已经非人的意识，听到了一声超越听觉的低声呢喃。那是温柔却邪恶的少女的声音。仿佛是在嬉戏着撕裂蝴蝶翅膀一般，残酷却天真无邪的声音。

——相反，我要让你分享我们的幸福。开心点吧，会让你享受到至死不渝的爱——

一边呢喃着甜言蜜语，一边仍然以无法抗拒的力度死死地箍着瑶的身体。这一疼痛的确很难忍受，已经痛到她的意识崩溃继而麻木了。

“说起来……”

“我还……没被喜欢的人吻过呢……”



车子行驶在东北自动车道上，经过宇都宫时，天空中开始飘起了细细的雪花。

“要是下面的道路没有积雪就好了……”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郁纪，视线透过染着白色的车窗向远方飘去，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在想着什么事情。他已经这样子一个小时了。耕司小心翼翼地不让郁纪注意到自己的视线，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尽情地打量着郁纪的侧脸。

耕司还不清楚，自己对如今的郁纪所怀有的那种类似于危险信号的直觉究竟是什么。但郁纪并没用避开耕司的视线，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望着他。不知为何，以前无论怎样他都会保持距离的，现在却好像根本不像远离的样子。

郁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相当放松的样子，可是他的目光却一动不动地好像聚焦在远处的某处虚空……别人的疑惑，对他来说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样，他只是关心着早已经下定的决心，还有那早就得出的结论。没错，现在的郁纪心态可以用“板上钉钉”来形容。他看着像是与世无争，但是别人却能感觉到在他内心深处的强硬与顽固，绝对不允许他人闯入。

“……就问下你青海的事情。”耕司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就像是在审问一样，“到今天就已经失去联络一周了。”

“这样啊。”望着未知的远方，郁纪漠不关心地点了点头，“真令人担心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

“……”

就算是耕司和他说起目的地附近的天气和道路情况之类的话题，想必郁纪也会用同样的语气应答的吧。这样一想，他的口气中空虚得毫无实感。

“我再问你一次，你就没想起什么吗。”

“根本没有。”又是这种回答，青海刚失踪时耕司问起来时，他也是这句话。

“你看着像是根本不关心啊。”

“没有这回事了。”

事到如今，郁纪的脸上仍流露出无尽的遗憾，仿佛一切都在他意料之外一般。

“她是来我家途中失踪的吧，我当然会担心了。”

耕司心头猛然冒起一阵无名怒火，他恨不得当场就痛打郁纪一顿，打到他苦苦求饶把脑子里的东西都说出来为止。青海是耕司的女朋友，看着这人一副漠不关心可有可无的样子，他是绝对不会就这么放过郁纪的。要是别人也就罢了，郁纪可是耕司的好朋友，郁纪他——

对，他不会是这种冷漠的人，绝对不会的。他果然变了。而且无论怎样问他都不会说出来的。就和以前一样，只要他把心门关紧，那么再怎样追问最后很可能不过是徒劳无功。但是，如今他已变得如此油滑……实在是让人束手无策了。郁纪恐怕会欺骗所有人，绝不让人看穿他的真实想法吧。

那么，只有自己亲手去搜寻掌握线索。

“青海是为了津久叶的事情去找你的。”

“……”一听到津久叶的名字，郁纪便露出了不自然的苦笑。但耕司从他的笑容中发现了比同情更冰冷的仿若蔑视一般的怜悯，“津久叶吗……真没办法。你看，也是那事发生之后嘛。最近不便跟她说话。”

搞什么嘛。如果对瑶这么冷淡的话，早就该在她表白的时候把话说清楚。然而郁纪却并没有这样做。当然是事故之前的郁纪。耕司心中一阵剧痛。眼前的这个人虽然还有着郁纪的记忆，可是从性格来看已经判若两人。

从西那须野盐原的出口盘下，雪总算是停了。但是看情况这一带很有可能还要下的，附近山坡上的树梢仍然挂着雪白的冰凌。离开国道一驶上弯曲的山路，耕司就开始后悔没在轮胎上缠防滑链了。尽管如此，耕司仍驾驶着雅阁，粗野地凭借着导航图毫不可靠的引导，疯狂地冲过一段又一段的山路。

在这鬼地方光靠地址门牌是无法确定正确位置的。地图上没有的私人道路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只能看到哪儿就驶往哪儿，摸索着寻找照片上的景色。



“真有人在这里选别墅吗？”

“奥涯教授就喜欢这种很难被人发现的地方。”

耕司越听越觉得这个叫奥涯的人形象更差了。

是郁纪发现了一跳隐藏在密林中的私人小

道。地表覆盖着积雪，只有一些长到仅仅能负起落雪的低矮杂草。这条小路荒凉得就像是野兽走的路一样。

“这真的能走么？”

耕司停住了雅阁车，然后打开车窗探出头来张望，想看清沉沉密林的深处。但视线却被重重的树枝所阻挡，无法看清这条小路通往何方。

“看看照片。”

高地的太阳下得快。就在车子磨磨蹭蹭地在森林里行驶时，可以从枝叶的缝隙中看到天空正在渐渐变暗。森林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雅阁的排气声和轮胎碾压积雪和草丛的吱呀声。郁纪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只是摸摸地望着挡风玻璃外的远方。这种沉默让耕司有不好的预感，一种异样的被囚禁的感觉，就和那天站在郊外住宅区奥崖教授家门外的那种冰冷单薄的感觉一样——仿佛下一步就会踏入死国，身体在本能地抗拒。终于，森林上方豁然开朗，看到了暮色苍茫下四方型的影子

耕司停下车，拿起手中的照片对比了下眼前的建筑物，没错就是它了。他正打算告诉郁纪，却发现他还是一声不吭地打开门走了下去。

“喂……”

看来和他说话是徒劳的，耕司只得摇摇头跟在后面，他将雅阁前灯打开，驶入堆满积雪的别墅前庭。

看来手头的照片有些年头了，风雪中的别墅现在看起来就和废屋一样，破破烂烂不说，而且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正门上着锁，然而郁纪毫不犹豫地上前一脚踹开。事到如今耕司也不想过问了，只是在一边默默地看着。

屋子里的窗户都盖着厚厚的窗帘，显得非常阴暗。郁纪打开台灯，开始翻箱倒柜地搜东西。耕司倒是没那份心思。这间别墅看来同东京的那间屋子一样，里面的人早就不在了。看来没必要在乎什么了，耕司走到另一个房间开始探索。

什么啊……在走进房间时，耕司就知道根本没有搜索的价值。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最基本的居家用品——或者说，房间里根本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气中厚厚的灰尘。仅有的家具里，一半以上就像是刚搬进来一样，看起来根本就没有用过。抽屉空空如也，连划痕和手印都没有，就那样放着受潮长霉。和东京那幢肮脏的房子相比，这里倒是别有一番景致，但还是让人感到不快。这么气派的屋子就这样废弃在这里，真是可怜——就是这种印象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有人住过的痕迹，厕所、浴缸还有厨房……然后就是一张卧室里的床。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人，难道除了吃了睡睡了吃就没有别的事做了么？耕司一边怀疑着，一边掀开了窗帘看了看外面的景色。暮色越来越阴沉，庭院也被黑暗所包围。如果现在要调查院子的话，天都黑了实在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反正在屋里也找不到什么了，耕司从玄关走了出来。黯淡无广的天空下，覆盖在地面的残雪冰冷惨白如同骨骸一般，仿佛在散发着磷光。虽然这样的光景看着挺幻想的，但一体会到这种仿佛不在人世的感觉，耕司下意识地不快起来。

在玄关走廊的旁边有一扇半埋入地下的简陋的门，当然是锁上的，不过一想到郁纪是怎么硬闯进来的，耕司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说干就干，耕司抬起一脚，只听一阵劈里啪啦，门应声从内侧开了。粗糙的混凝土楼梯一直延伸到黑暗深处，看来是个地下室。

“……”

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真该叫郁纪而不是自己来调查。当然这只是随便一说。

耕司借着灯光，一步一步走进了阴冷的黑暗中。

……走下去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小小的储藏库和锅炉室。对于这种地处偏僻山里的独门独院来说是必备的设施了。毫无疑问，堆积在架子上的食物早就过了保质期，锅炉也是有些年头没用过了。耕司原本还觉得奥涯在东京的屋子已经够荒凉的了，没想到这别墅还要更甚。

郁纪还说这里能找到奥涯的情报呢，难道是他弄错了……还是说，一开始就是骗局？毫无头绪的耕司走回地面，沿着别墅的墙壁走了一圈……然后注意到还有个后院。

后院看着比前庭还要荒凉。已经不能说是人家里的院子了，更像是林间空地，从来就没人来过一样。一个像是放柴火的小屋子破破烂烂地倾倒在地上，不知已经这样放着多久了，变成了菌类的乐园。旁边还有个成型的像是有意用石头围成的圆筒状的东西。

是井口。

当然不会有滑轮和吊桶了。耕司小心翼翼地接近，然后望了望井底，可以看到没有井水，大概深 10 米左右，堆满了淤泥。

结果别墅外面和屋里一样一无所获。耕司靠着井边开始寻思。奥涯这个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会在荒山野岭里买别墅住呢？把整个别墅搜遍了，看来完全不像是有一个以上的人住过的样子。

“奥涯教授就喜欢这种很难被人发现的地方。”

脑海中浮现了郁纪之前的话语。这里为了掩人耳目么？还是说并不是为了隐蔽住地，而是说要把什么不能被人看到的东西藏在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找到些吃饭睡觉之类的生活痕迹不能说明问题所在。此时耕司一下子就想到了昨天才见过面的那个 T 大医院的女医生。也许她会知道些什么。他掏出口袋里的手机，然后拨通了刚输入的号码。信号虽然不太好，但是总算是接通了。

期待变成了失望。丹保医生的电话设置了自动转接，现在是家里的录音电话。虽然犹豫过是否该这样做，但一想，和郁纪在一起的话是没法和她联系的。如果让郁纪得知耕司和瑶去过他的主治医生那里，一定会打草惊蛇。趁着现在自己一个人，要干劲把所知道的情报告诉给她。

“你好，我是户尾耕司，昨天给您添麻烦了。”

耕司简明扼要地在录音里描述了下情况。和郁纪一起到奥涯教授的别墅的经过，还有地址以及确定这里的确是奥涯本人所有的。

“……回东京后再与你联系。就这样。”

耕司挂了电话，回想着昨天和她见面的光景。丹保医生会像她说的那样继续进行调查吗？耕司意识到，有关奥涯教授的事情她一直守口如瓶。在回去的路上，耕司还和瑶讨论是否可以信任她，但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说起来，瑶现在怎样了？今天一直都没看到她。来栃木的事情没有和她说过，也没有告诉她青海的消息。说不定现在这时正担心着呢。

耕司以放松的心情拨打了瑶的电话号码……结果一直处于无人接听中，往常不会这么久还不接的。耕司觉得有些奇怪。难道是把电话忘在什么地方了？

就在耕司要放弃时，电话接通了。

一开始耕司的耳朵听到的是一阵奇怪的噪音，不像是电子音，而是什么生物的湿润的杂音——对，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呻吟哭泣的声音，类似这种谈不上是人声的奇怪的肉声。不对，这的确是哭声，有人在对着电话哭泣，是痛苦而憋闷的声音。

“喂，是津久叶？是津久叶吗？”

“……谁……”

有回应了，但那是津久叶瑶的声音吗？声音融入了呻吟声中，听不清是在说什么。耕司察觉到事情不妙，一阵强烈的不安感向他袭来。

“我是耕司呀，是我，户尾耕司啊！是津久



叶吧？你在哪里啊！？”

哭声如凄惨地在地上挪动一般。持续了一小会后，又断断续续地传来费力的挣扎声。

“……我……被……怪物……袭击了……而且……身体……变得……很奇怪……”

“什、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喂！津久叶！你还好吧！”

瑶像是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一样，前言不搭后语。然后从她每说一个字之间听到的痛苦的喘息，可以判断她正经受着痛苦的折磨。

“渐渐地……正在……腐烂……皮肤，裂了……刚才……耳朵被……摘掉了……”

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无助的绝望包裹着耕司。在 100 公里外的东京，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只能听到声音，其他的只能是猜测。但——耕司完全是无能为力。

“……救救我……户尾……君……这样下去……成了这个形状……手指，这不是我的……手……”

“津久叶！快报警！去求救啊！”

“……不要……这个样子……我……不能被……被人看到……”

瑶一边说着一边不住地咳嗽。而且不只是咳嗽，还在咕噜咕噜地激烈地吞下和吐出着什么堵住呼吸道的东西。

“津久叶！！”

耕司对着手机怒吼着，但他的声音却更像是在惨叫。一想到瑶目前正遭受的残忍虐待，那种绝望般的恐惧折磨着耕司的理性。

就在这时——

耕司手中的电话忽然被人打落。由于事发突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郁纪不知何时已经偷偷来到了自己身边。

“喂——”

刚要骂出来，耕司的下巴就被郁纪的右手紧紧扣住。郁纪的体形比耕司要小一点，这力度却十分之大让耕司有些意外。耕司背对着井口靠着无法挣扎，而且很快他就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支点向后倒了下去。失去平衡后，他更是有力使不出，只能无力地在空中努力抓着些什么……

已经无法再站住了。随着一阵抽搐般的失重感，眼前天旋地转。

背部传来剧烈的撞击痛，耕司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掉进了井里。冰冷刺骨的寒气包裹过来，然后污水涌进嘴里。沉在水里的耕司胡乱地张开双臂抓着，直到手指碰到了井壁，这才恢复了空间感，将身体翻了过来。耕司努力地从淤泥中探出头来，不停地吐出嘴里的泥水。不过幸好有这些淤泥，成了掉进井里的耕司的缓冲。不过现在这种情况，还不是谢天谢地的时候。

“喂，郁纪——”

想要怒骂出来，但是耕司却只能发出嘶哑的呻吟声，而且在狭小的井中回荡着，接着又变成了一串意义不明的声响。而此时在上面狞笑着的郁纪的声音，却无比清晰地传到了耕司耳中。

“打断你的电话真是不好意思——好啦，我该回去了。”

一边笑着，郁纪把耕司的手机扔了下来，就在它砸到脸上前，耕司用手接住了，不过电池已经被拆掉，等于废物了。

“你混蛋！到底想干什么！”

这已经不算是恶作剧了，现在耕司没有受伤就已经是奇迹，如果撞到什么的话那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说起来，有什么凸起的东西吗？现在这种境地——

试着摸索一下。耕司的双手在井壁四周摸索，但是满是污泥的井壁上连一丝小缝都没有。这下耕司明白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从这里脱身了。

“要是摔死了还落个痛快，现在就只能慢慢的死了。耕司，你运气真是背啊。”

“我说，你……难道是……”

是认真的吗？现在这种处境，耕司也应该明白答案了。郁纪到今天的确性情大变。那张笑脸怎么看都是带着恶意的。而且不止是在嘲笑着耕司，更是在嘲笑着朋友们惨死的情景。

“……为什么……”

耕司尽可能冷静地思考着，可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郁纪一定要我死？而且我还是他最好的朋友？耕司知道自己的确没法明白他的想法。可是真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致人于死地么？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必要杀你，但是如果留着你的话，也许会碍我的事情的。现在难得来到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就顺便了……大概是这样吧。”

“顺便……你这家伙……就因为这个……就下手了？”

“你真的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死么？”

郁纪冷冰冰地说着令耕司无比震惊的话语。

“你问我为什么杀你？耕司，人死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的父母不就是那样么，连我自己也差点一起了。”

“什、什么屁话！”

“如果真想知道理由的话，那就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吧，在里面你有的是时间吧？”

井口俯视着的郁纪的脸消失了。如今一片黑暗中，只有这一寸光亮还连着外面的世界。

“郁纪！喂！郁纪！！”

耕司声嘶力竭地喊着。如果郁纪现在走掉的话，那么获救的希望就微乎其微了。在这种山里的井底，就算再怎么喊救命也没人听得到。

“津久叶！津久叶她出事了！喂郁纪！听到没有！快拉我出来！！”

明知祈求郁纪良心发现不过是徒劳，但耕司如今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冷静思考的能力，他知道这次是死定了，不会祈求上帝或者恶魔的救助，只是祈求着郁纪一个人。而将希望全部寄托到郁纪身上，简直如同祈祷奇迹出现。

没多久天空中的黑暗已经快变得和井底一样浓重，耕司已经无法分别出井口的轮廓了。他已经不知喊了几个小时，几乎快要放弃了。即使如此耕司还是呼喊着。如果不喊的话自己就绝无生机，他非常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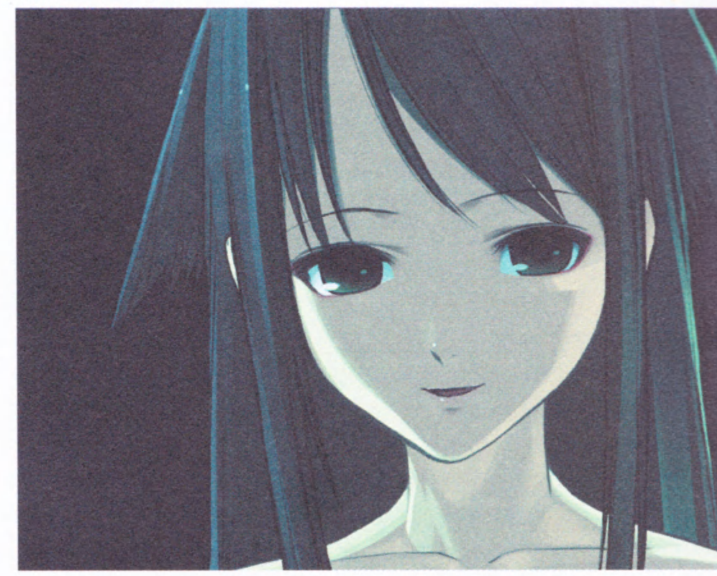
实在是爽到极点。

就像是完美地解开了一道艰难的课题一般。不止如此，万无一失地完成更有成就感，就像把最后一块拼图悠然自得地缓缓放进去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快感。

我杀人了。这事只有天知地知，还有我自己知道。

在覆盖着薄薄一层积雪的山道一个人走回市区，虽然不会感觉太远，但是也觉得很寒冷疲惫。很想开着耕司的车回去。但是这样做就缺乏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了。这个别墅太完美了，不仅可以藏匿耕司的尸体，也不会有人能找到他的车。

当时在想到这里如此偏僻，就已经在计划着了。就算在别墅里找不到奥涯教授相关的线索，也可以证明这里是无人到访的废弃之地。正是解决碍手碍脚的家伙的绝妙场所。果然来枥木一趟没有白来。



考虑到手上的家伙，还特地藏了把切肉的菜刀带来。不过看来不用那么费事了。这口枯井——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舞台道具吗？看来运气是在我这边的啊。而且那个白痴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站着的地方有多危险，还在全神贯注地打电话。直到我动手都没发觉有人接近。

不管怎样，敢对我和沙耶的生活作些过分打探的家伙，已经完美地从世界上抹去了。只要再干掉一个人，就大功告成。

津久叶瑶。虽然不像耕司那样咄咄逼人，但是也不能疏忽。就算再怎么笨，那个女人也一定会认为户尾耕司和高昌青海的失踪是有关的。

如果耕司靠着井口在和瑶打电话，那就更好了。如果他在那儿跟其他人说话告诉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的话，还得把那个人也找出来解决掉才行。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看耕司莫名其妙地怒吼的样子，应该不是在通报什么秘密的消息。算了。还是尽快干掉瑶的好。

从天黑起走了一整夜，到那须盐原站时正好赶上了始发电车。乘坐特快电车到东京只要一小时。虽然没时间休息十分疲劳，但我的精神却十分兴奋。因为一定要争分夺秒地考虑出如何干掉瑶。像干掉耕司那样把她拉到别墅去挺危险的，而且把她约出来也是一个问题。前阵子因为没忍住对她爆发了，现在她已经不会像耕司那样相信我了。这样的话要制造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机比较困难

看来与其我一个人在这犯难，不如让沙耶来参谋下好了。当然了，我也是有自尊的，像尽可能地让她知道我是个值得依赖的男人。

结果走到家我还是没想出什么好法子。看来只能放弃了。算了。眼前最大的麻烦耕司已经被我一个人解决了。这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战果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奥涯教授去过那个别墅，搜索也空手而归。不过既然沙耶已经不关心奥涯教授的去向了，现在还在继续搜索也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没有必要着急的。

“我回来啦。”

我到清晨才归来，比平时晚了半天。听到了走廊处传来的脚步声，沙耶如此焦急地等着我回来吗？想到这儿，总感觉有点对不起她。

“你回来啦，郁纪～”

带着双倍的笑容，沙耶搂住了我的脖子。

“不好意思晚了，出了些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嗯，我这边很快也就准备完了哦～”沙耶眼神飘逸着说道。

“准备？”

沙耶带着别有用心的恶作剧笑容回答道：

“郁纪，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哦。”

“到底是什么？”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先别说这个了。郁纪你很累了吧？肚子饿了吧？还是说先泡个澡？”

听沙耶说起，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腹中空空。一想到整晚没吃东西就走了一夜的路，胃就开始以疼痛作为抗议。

但是一身的雪道淤泥和满是汗渍的身体，让我毫无想先吃饭的心情。

“还是先泡个澡吧，这样暖暖身子，然后再好好吃饭，细嚼慢咽。”

“一想到就很温暖吧？泡澡吧。一整晚都在外面很冷吧。”沙耶眨眼－着眼开心地说道。

“说的也是呢。”

看来沙耶真的很善解人意，我想要的东西她都会帮我准备好。

我们泡在浴缸里，我向她讲述了昨天的冒险经历。

“杀掉他真是想不到的开心啊，就是回来的路比较辛苦。”

热水的温度很合适，当然更惬意的是靠在我肚皮上沙耶的后背的触感。沙耶就这样贴着我，给我整夜步行的疲惫的腿部按摩。每次她一用力，就可以看到她可爱的锁骨。然后她那线条柔美的胸脯也会在水面若隐若现。

啊啊，我终于回到家了——就是这种满足和悠闲的时间最享受了。积攒的疲劳还未等到



睡一个大觉就彻底缓解了。和客厅卧室一样，浴室也吐满了我和沙耶都喜欢的颜色。只有玄关和走廊为避免其他人察觉而保留着原来的色彩。就算在自己的家里，也只有这三个房间能让我从心里感到舒适。

“即使是这个季节，但山里还真不是一般的冷。只穿着不厚的衣服赶路很危险的。一想到可能会在半夜冻死，就有些心惊胆战。”

“如果能把那个叫耕司的人的衣服拿走，多穿一层就好了。”

“我说，耕司不是掉井里了么，他穿的衣服当然也在井底啦。”

“啊，说的也是。”

沙耶吐了吐舌头掩饰着自己的羞涩，笑着转过身来。

“——这么说来，之后担心的就是津久叶瑶这个女人了？”

“因为能想到耕司的失踪是和我有关的只有她了。只要把她解决了，就安心了。”

“嗯。”

沙耶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望着我的身后，然后说道：

“那么郁纪有没有想好怎样杀掉她呢？”

“这个啊，还没有呢。想过很多都不靠谱。还是沙耶来帮我想想吧。”

“不必客气啦”沙耶带着一反常态的自信点了点头，“沙耶呢，知道一个郁纪绝对想不到的好方法。当然也是把她解决掉的方法。”

“真、真的吗？”

“那么，已经做得差不多啦，到了最后一步了——”

就像是期待着什么一样，沙耶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她忽然从浴缸中站了起来，赤裸的胴体包裹在水蒸气中。

“来吧，郁纪，让你看个想看的东西哟。把眼睛闭上，没到我说可以就不许睁开，明白了吗？”

“啊，好吧……”

我答应了，虽然不知道她到底想给我看什么。沙耶拉着闭上双眼的我的手，带着我沿楼梯往二楼走。

看来要给我惊喜的那个秘密，就在二楼准备着呢……正惊讶时听到了楼上传来的类似呻吟的声音，不禁让我警觉地停下了脚步。

“沙，沙耶，上面到底有什么——”

“不许睁开眼睛！”

沙耶的话语异常地坚决，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腕，想让我放心。

“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放心吧，没事的。”

“啊，好吧……”

在沙耶的带领下，我走上了楼梯。那声音也愈发清晰起来。是在卧室，不是那些诡异的意味不明的声音，而是痛苦的抽泣。沙耶把谁关在我家楼上吧。

昨天刚遇到那么危险的事，真是太不小心了——我焦躁不安地想着，但这时我突然察觉到了。是抽泣的声音？难道能让我听到那样的声音的人，不止沙耶一个人吗？

什么都看不到的我就这样倍沙耶带着走进了卧室。如果能看到的话，在我眼前这个呻吟着抽搐身体的会是谁呢？而且很奇妙的是，并没有闻到人类身上的那种难闻的臭味。

“好，就这样望过去！郁纪，睁开眼睛！”

在沙耶的催促下我睁开的双眼——诧异得说不出话来。

是津久叶瑶。她一丝不挂，就像新生得婴儿一样蜷在地板上，弱气的身体瑟瑟发抖。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瑶的裸体。比想象中的更丰满也更诱人。那是和瑶天真纯洁的外表截然相反的成熟与妩媚。我无法移开视线。

不对，说起来她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对……不只是这样——

“如何？郁纪，这个女孩的身体看着如何？”

“……好美丽。但是为什么我能……”

没错。现在我眼前这个全身赤裸的女子，毫无疑问就是我印象中的津久叶瑶。而不是事故后纠缠着我令人腻烦的烂肉怪物。在我的回忆中，的确有她还是普通人类模样的身影。

“这个女孩呢，很喜欢郁纪哦。”

我知道。但是并没有和沙耶说过。

为什么沙耶会知道呢？

“所以呢，我改造了这个女孩的身体，让郁纪可以看到她可爱的样子。”

沙耶说到这里忽然停下了，看了看我的反应，然后满足地点着头继续说。

“她已经是我的同类了。”

“为什么？怎么做到的？”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沙耶会选择瑶，而且更不明白的是沙耶说的话——她到底对瑶做了什么。

身体……改造？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郁纪，我以前不是说过吗？我擅长对其他的生物的身体进行细致的改造。”

她的确是这么说过，而且改造过邻家铃见的大脑。并不是我不相信她，上次铃见的事情，沙耶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我没法看到。果然到了现在是该听听沙耶还没说的剩下一半的话了。

但是，现在的瑶到底——

“改造邻居的那位大叔只是些简单的。这次是大工程了，而且是我真正的能力所在。实际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呢。”

“这……是瑶本人吗？”

我的自言自语也许有些奇怪，但是对于我来说，津久叶瑶现在是我不应该看到的样子，所以还是可以理解的。

终于察觉到了我的存在，瑶转过脸来。在她黯淡的眼神中，不知为何仿佛一下子又出现了光明。这就是我看到的瑶的眼神，我不会忘记的。

这是——这已经不能说是整形手术的范畴了。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扭曲得完全不像人类的生物变身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在我脑海里要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是不可能的。眼前的瑶，也就是说已经不是人类的瑶了，而是别样的生物。

就和沙耶所说的那样……是她的同类。

“要说到改造灵长目人科的生物，沙耶已经是这个行星上最厉害的专家了。很努力地在学了呢。”

提到瑶这个“处女作”的沙耶的口气，的确是很得意。

“学？是学什么？从谁那里学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做了些什么？”

不可能是奥涯教授。这种技术和这种方法，不可能是他教给沙耶的。这不是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

“是因为……每天都有得到郁纪的那个呀。”说完，沙耶羞得涨红了脸，“那个里面包含了人类这种生物的设计图呀，我可以解读它，然后就可以任意组合改造了。”

“……”

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来历？我当然能明白她并非人类，但是看来不止如此。沙耶



是超越了人类的存在。

“但是呢，还是因为第一次弄的原因，手法还不够纯熟。”沙耶有些弱弱地说道。

沙耶一靠近，瑶就惊恐地颤抖起来，在地板上爬着想逃。但是她似乎无法控制四肢的活动，想动也动不了，仿佛——还没有明白如何控制新身体一样。

她怯怯地呻吟着，已经说不成话了。

“——她不能说话了吗？”

“嗯，一下没弄好，她好像精神崩溃了。”

沙耶叹了叹气，有些后悔地摇了摇头。

“要改造完最起码也得需要 20 个小时。所以她很可怜呢，受了很多苦。”

“……”

躺在地上的瑶像发现救命稻草一样抬眼望着我，像是在求救。但是现在她却发不出声音，就算是喊我的名字都做不到。

“那么，如何？喜欢吗？”

沙耶的眼中闪闪发亮，急切地问着。我无法拒绝。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郁纪不是想要朋友和亲人嘛。所以这就是沙耶送你的礼物。”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天真，我只能应付着回答。

“礼物的话……我说……不是应该是小狗之类的嘛。”

“都差不多啦。反正也没想到其他的。”

当然她能有这份心意让我很开心。但是沙耶还是有些地方不太懂事了。

“不是说这个……这可是把一个大活人监禁起来啊，很可能惹出麻烦的。”

“放心吧，看，这不是锁上了嘛。”

看来不能说瑶一丝不挂，她脖子上还缠着皮革项圈。这应该是宠物商店里卖的宠物狗用品。项圈上的金属锁链还锁在床的支架上。

沙耶轻轻地拉动锁链，让瑶无法逃脱，转了过来。她瑶发出了尖锐的惨叫，胡乱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在沙耶看来，这就像是没有智慧的动物一样。

“所以这个女孩是没办法逃走的，她做不到那么复杂的事情。对吧，这样郁纪就不用担心啦。”

这——说起来还真没错。

我之前还在为如何干掉津久叶瑶绞尽脑汁，现在看来毫不费力气就解决了。当然在我看来是正常的人类的她，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往日的津久叶瑶的模样了。而且还失去了记忆和说话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完美。沙耶并没有杀死瑶，但是却抹杀了她的社会存在。

而且，正如沙耶的建议所说，如今瑶已经是“我的”了。

“不开心吗？”

好像注意到了我的心情，刚才沙耶的满满自信忽然消沉了起来。

“我难道是做错了什么吗？让郁纪这么为难？”

“没有啦——”

“是因为我没和你说就把那个女孩变成这样了？因为我不想麻烦你嘛，这样都不行嘛？”

不是的。我当然不是要辜负沙耶的好心。我没有这么想过。只是我无法忽视地板上正在翻滚挣扎的胴体。要怎样和沙耶说呢？

“不是那样的，误会了。”

自从事故发生三个月以来，我终于见到了沙耶以外的正常人的模样。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丰满而充满成熟韵味的美女。我当然不会不高兴，但是话说回来，还是应该冷静下来，不能只用下半身思考。

“我当然高兴，可高兴之外——我要是因为这个事情高兴的话，那沙耶怎么办呢？”

“？”

沙耶就像是被抓到的小狐狸一样，歪着脑袋嘀咕着。

“刚才说不，是因为，这是个女孩啦。我和沙耶以外的女孩一起住的话……沙耶不介意吗？”

想了一会厚，沙耶终于明白了了我想说什么。

“啊哈哈！是这样啊。郁纪想得太多啦。”

“……”

难道我的担心是杞人忧天吗，如果换作是其他发誓要爱一个女孩的男人的话，也会和我一样的吧。

但是沙耶对于看到美丽女性身体的男人的想法，就像是另一个次元的反应一样，无法理解。

“啊啊好好玩。郁纪真的很善良呢。”

“……是么。”

“这女孩啊，是沙耶为了让郁纪开心而特别准备的。如果郁纪能喜欢她，和她在一起很开心的话，沙耶也会很开心的。不要担心太多啦。”

“这样说总还是……”

我不想说谎，可是该怎么表达出来呢？还是没办法说出来吧。

“男人啊，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看现在瑶的身体，和沙耶的身体有不一样的特征吧？虽然说和喜欢沙耶的心情不一样……可终究是……也就是……”

看到我前言不搭后语，沙耶越来越觉得好玩，结果笑得捂住了肚子。

“嗯嗯，我明白我明白。郁纪也是男人嘛这又没什么，正常的本能吧？”

沙耶笑着拍着我的肩膀，一边用手擦着眼睛，似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起快乐地来玩吧。”

“真的没事吗？”

我脑中闪过了无数的邪念，但此时的沙耶却好像无所谓一般微笑着。那是满不在乎的笑，而且是蕴涵着某种意味的满不在乎的笑。和她往日爽朗的笑不同，是一种有些像成熟女人的妖艳微笑。

“郁纪和沙耶是恋人的话，那么津久叶瑶就是我们俩的宠物。每当我和郁纪宠爱这孩子时，她都会回想起这件事。从今以后，每天都会一直这样下去。”

我完全听出了这笑着说的话中间的恶毒。然后我终于能明白沙耶选择瑶的动机了。虽然现在说有些不可能了，但是如果让瑶来选择自己的结局，她无疑是希望我去结束她的生命。但现在的她无疑比死还痛苦。看来沙耶是明白了这点才会如此做。

如此恶毒而恐怖的沙耶。

人类会害怕她，而且都避之唯恐不及吧。但就算是这样恶毒的沙耶，我还是很爱她。沙耶对瑶做的事情太残忍了，而她的恶毒，不正像人类的所为吗。虽然样子不一样，但是其中的灵魂却是和我们接近的。她是把对我的爱化作了炽热的高温，无情地炙烤着火刑架上名叫瑶的女人。从瑶的悲惨遭遇中就可以看出，沙耶对我的爱有多激烈多火热。

不知不觉中，我渐渐想要去接受沙耶送给我的礼物了。沙耶总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新的房间，新的料理，还有新的家庭成员。一切都是沙耶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治愈我的绝望。

所以我也变了。

那些碍手碍脚的人，我已经杀掉了两个，还剩一个已经形同废人，成了我们的奴隶。而经过这些事情后，我还能如此安心地入睡……没错，我已经不是原来的匂坂郁纪了。

而从今以后，沙耶会变成怎样？而我又会变成怎样？

一想到未知和蓦然的明天，就有些不安。当然并不是不开心，而只是有些没有踏实感。我一边用手指绕着沙耶的秀发一边问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睡着了吗？没有回答，也好吧，我并没有期待什么答案，只是向着虚无发问。

然而沙耶却转过身来，她那深邃的清澈瞳孔凝视着我。

“虽然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达——”考虑了一会后，沙耶就像是在走进自己的内心一般，轻轻地地编织着话语。

“有一种花叫蒲公英，它的种子会随风而飘。”

“嗯？”

“风会把顶着绒毛的种子送到离家乡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会落到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只有孤单一粒的种子在想些什么呢？想象一下吧，能理解的话就能明白我的事情了。”

我还在心中仔细琢磨着沙耶的回答。而沙

耶仍然在继续着之前的话。

“种子，当然正因为是草的种子，所以只要去努力的话，沙漠也会变得不再是原来的沙漠。只要努力地去生长繁衍，就能将沙漠变成一片又一片的蒲公英田。你觉得蒲公英的种子会在什么样的时候决定去那样做呢？”

“……那么是？”

沙耶温柔地微笑着，伸手捧住我的脸颊。

“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沙漠里有人——唯一的一个人——喜欢这花朵时，他对种子说，蒲公英好美丽的时候。”

“……”

沙耶纤细的手指，充满爱怜地抚摸着我的脸颊，让我感到无比安心的幸福。

“我最喜欢你了。”

我将低语的沙耶抱紧在怀里，无言地点了点头。

“无论何时都要在身边，在我身边哦。”

“嗯，当然了。”

我们确认着彼此的甜言蜜语，然后一起沉沉睡去。



这是活活的埋葬。

死一般的寂静，死一般的冰凉。这就是世界的全部。

嗓子已经哑了，也没有力气再继续呼救了。耕司的思考能力也完全麻痹了。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仁慈，是一种自我的本能麻醉吧。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为何被囚禁在这黑暗的底部。只是在逃避那徐徐蚕食生命的寒气。

麻痹带来的是梦。

零零星星捡起的 20 多年凌乱的人生即景，构成了一部未经剪辑的影像。不止又幸福的快乐的场景，也有悲伤痛苦的场面，而这些都比他目前的葬身之地要温暖舒适得多。只是能有这些梦，就已经足够了。

比如，山的梦。

小时候被哥哥带着到山里去采集昆虫。将捕虫网里的蝴蝶放进袋里时，窒息的蝴蝶的翅膀将口袋撑得满满得。

再比如，和恋人在一起度过的日子。

第一次心动是在联谊会上。只有他看出青海不会喝酒。他照顾着逞强喝酒喝到吐的她，然后两人一起用听装果汁干杯，再然后——

还有深海的梦。

如浓黑的夜一般的深海。他潜到水底然后仰望头顶，透过水面望着那一轮明月。依稀可闻远处有汽车在行驶。一边辨别着那声音，他从海底望着那圆圆的亮亮的月轮的光芒——

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些怀疑起这个梦来。在海里……在夜晚潜进海底……有做过吗？点滴的怀疑逐渐彼此连接起来成为一跳线。这就是梦境与现实的界限。

似乎听到了什么传了过来……对，是汽车。是汽车的排气声。似乎还在远处。声音断断续续，是发动机空转的声音，然后再排气后声音戛然而止。紧接着——是开门和关门的声音。好像是有人把车开了过来然后走了下来。这不是做梦，的确是耳朵听到的真实的声音。

到这时才明白过来。这里不是海底，那一轮光线也不是月亮。那是井口。天已经快亮了。而且那个开车来的人就在很近的地方……一想到这一点，思维又连接了起来，户尾耕司的意识恢复了。

“快来救人啊！”

出乎意料地一喊就喊了出来。喉咙的剧痛在求生的本能面前被忽略了。

“有人吗！在这里！在井底！快来救我啊！”

只是在竭尽全力地大喊。声音在狭小的井中回响几乎要把他的耳朵震聋。很快耕司连自己在喊些什么都捕知道了，只是在尽力地喊着。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能让外面的人听到就行。一定要让外面那不知是谁的人能听到自己就要死了。也许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对于站在希望和绝望的分界线处的耕司来说，就像是怎么也等不到头一样。

终于在头顶的圆形光芒像是被虫子啃了一口一样。是那个从井口望下来的人的轮廓。

“户尾君？还活着吗？”

是女人。虽然不是熟悉的声音，但是的确在哪里听到过。会是谁呢——应该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等等，我马上来救你。”

轮廓消失了，光芒再次变成圆形。耕司用好不容易找回的理性，拼命地让自己冷静下来，不至于陷入会再次被抛弃的恐惧中——的确说了要来救我的，不会就这么抛弃我的。

就在等待的时候，耕司又想起了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失去知觉而被遗忘了，试着活动了一下。全身上下每个关节都在动，而四肢几乎都失去了感觉。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动弹。虽然现在十分虚弱，但可以确定身体都还完整。

不知道过了多久，和刚才一样的轮廓又出现在井口。

“你有没有受伤？能自己攀住绳子吗？”

“不行，做不来的。”

耕司现在也仅能动动手指头，的确没有完成这类杂耍动作的自信。

“嗯——没办法，那么我下去好了。”

说完，一条打满结的绳子扔进了井里。

直到亲手摸到了绳索，耕司这才感到了安心。这下可以想想刚才的问题了——救命恩人是谁？

绳索一阵晃动，光线也被遮住了。有人将大型手电绑在肩膀上，正小心翼翼地沿着绳索下来。不久他就和耕司一样站在淤泥里了，这狭窄的井底，对面的人是——

“大、大夫？”

是 T 大附属医院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丹保凉子大夫。的确是出乎耕司意料的人物。在医院里看到的白大褂和紧身裙变成了厚重的皮大衣和粗斜纹布牛仔裤，还有无根的系带靴子。看来是一开始就打算走山路的完全实用装束。带的手电也不是那种袖珍的，而是大直径的灯泡和侧面荧光灯切换型的通用型。并不是应急装备，而是救生用品。

“……装备还真是齐全呢，看这一身。”

丹保医生把耕司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苦笑着从口袋里掏出金属酒壶递了过来。

“不要一口喝光，一点一点的慢慢来，会让你舒服一点的。”

“实在是感激不尽。”

她居然拿着金属酒壶来的，就和酗酒的中年人一样……虽然耕司的价值观也许有些带有偏见，但也觉得年轻的女医生拿着这玩意实在有些不相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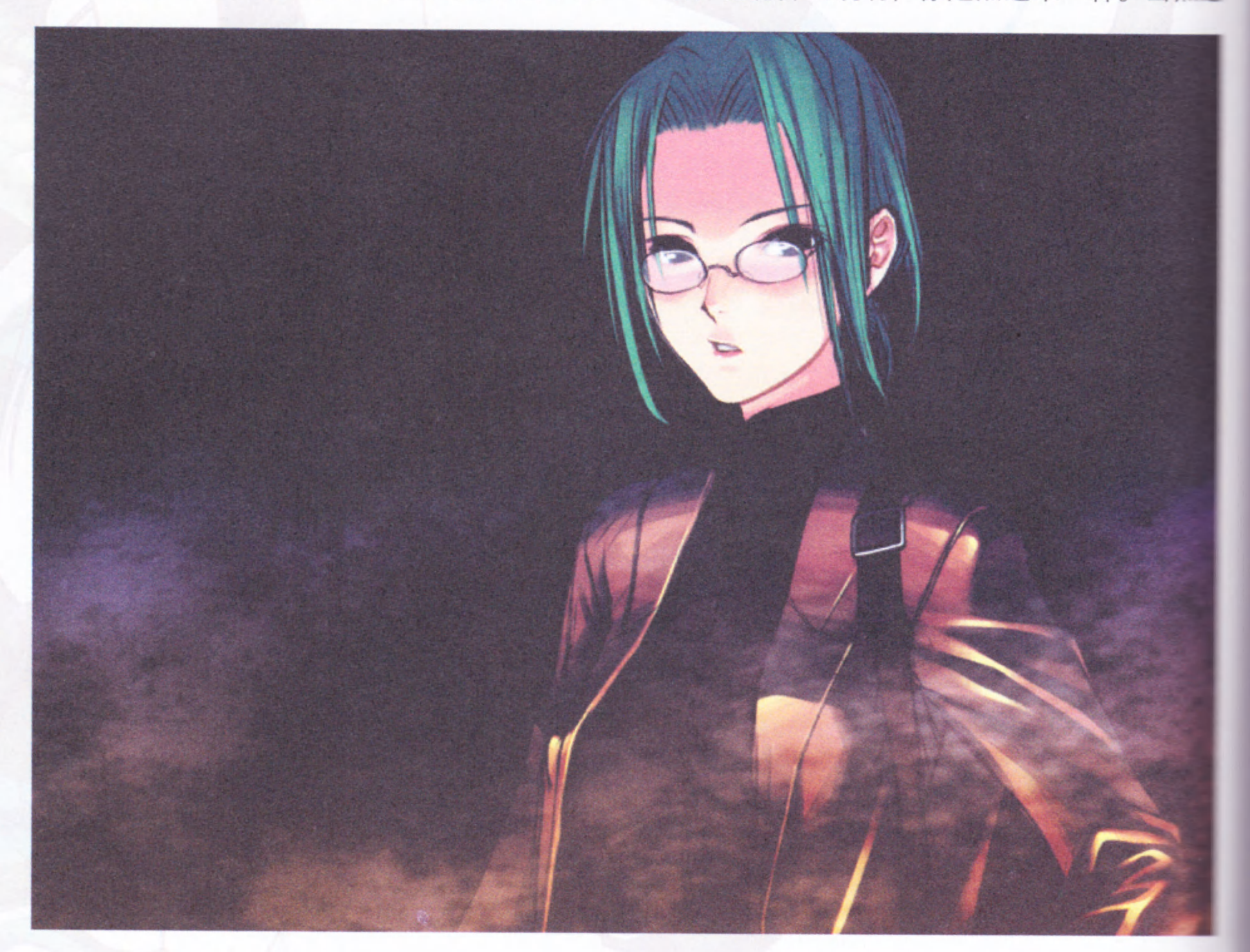
不管怎样先把金属酒壶的盖子打开喝一口先——一口下来，耕司的舌头像是着了火一样。不由得呛了起来。

“这，这什么啊这是。”

“Spirytus Vodka。是提神的良药，也能用来消毒，淋上去再点火，相当爽哦 。”（译者注：Spirytus Vodka 是波兰产的伏特加，酒精浓度约为九十六至九十七度，是世界上最烈的酒）

她一副满不在乎好像在说笑的口气，脸上还浮现出异样的笑。盯着这样的她，耕司有些犯晕起来。

这——和之前那个叫丹保凉子的女医生是同一个人吗？在医院诊疗室里看到的那个知性的温和女医生形象已荡然无存。现在她的表情僵硬得就像是带着能剧的面具一样，而且她的眼神也诡异而锐利，像是照过来一样。当然这



是在昏暗的井底，只有一个光源所产生的诡异的阴影导致脸部表情看着有些怪怪的，这样一来也说得过去。但是，那判若二人的说话口气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大夫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不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吗？"

凉子瞥了耕司一眼，就仿佛在责怪说错话的学生一样，"你们两人不是去寻找失踪者了么，留下了奇怪的录音电话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我就猜到你们出事了，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啊，说的也是……"

即使这样，凉子的行动也未免太快了，耕司还是有些想不明白。而且听她的意思，耕司立刻想起了另一个不寒而栗的事实。

"——这么说，津久叶呢？你也和津久叶瑶联系过了吗？"

"有啊，不过和你一样联系不上。说老实话，我还以为你都该变成尸体了。"

没错，耕司被人暗算了，而且是一个直到最后一刻还当他是好朋友的人。愤怒和后悔猛然在心中涌起。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背叛。而且更无法容忍的是，被人背叛的自己的愚蠢。再加上津久叶瑶还生死不明，难道她也会和耕司一样，被郁纪给——

"先冷静下来。只是在这里着急什么都干不了。"

凉子看都不看耕司一眼，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她的语气听上去很不耐烦。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应该去报警吧？"

"你说报警？"

还是背对着耕司望着井壁，凉子冷冷地笑着说道：

"——这样啊，你还以为是这种程度的事件啊。"

"那是怎么回事？"

看到凉子旁若无人的态度，耕司半带挑衅地顶撞道。凉子用手制止了要爆发的它，然后催他注意下灯光照到的井壁一角。

"户尾君，你没注意到这里么？"

"哈？"

——很明显，看上去有一处似乎质地不像石头。凉子似乎从刚才开始就注意到了，所以才没有看着耕司。

"……？……还真没注意到，因为太暗了。"

"嗯。"

凉子移动着视线，然后望着眼前的一块石头的缝隙。如果把手伸平，就算是成年人的手也应该可以放进去……是如此大的缝隙。

"你还真掉得是地方呢。所谓的瞎猫撞见死老鼠吗？"

凉子阴森森地笑着说，然后毫不犹豫地单手伸进得石头的缝隙里。拧了几秒后，好像是坚硬的东西摩擦的声音从石头缝隙的深处响起。

"……大夫？"

凉子把手从缝隙里抽了回来，推了推颜色有些不同的石壁。还没用多少力气，石头就嘎拉嘎拉地伴随着滑道的声音向内滑了进去。

"——还有这样的机关啊，真是败了，之前来的时候都没注意到。"

"之前来过？"

虽然是一句不该被无视的话，但凉子没有会代，只是望进开口的部分。灯光照出一条混凝土通路，耕司这边也都能看到了。

"我先进去了，户尾君，我劝你还是留在这里。"

凉子毫不客气地简单说道。耕司比较了一下她发现的地道和从井口垂下来的绳子。虽然几乎就等于酒精的伏特加起了些作用，身体也开始有些出汗变暖了，手指恢复了知觉，但是还没有能到攀着绳索爬上去的力气。一想到如果留下来，又变成一个人在井底了。耕司不禁颤抖起来。

"一起吧，带我进去好了。"

"……嗯，随便你。"

凉子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开口部，耕司也毫不犹豫地跟了进去。

"你和上次见面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呢。"

借着灯光小心翼翼千金的凉子，背对着耕司不无嘲讽地回答：

"这里又不是医院，你也不是患者，没有必要来那套职业的。"

"这么说这才是大夫你的真面目？"

"这么说的话，也许吧，随便你怎么想了。"

忽然凉子停下了脚步，盯着地面。耕司也跟着从后面看到了。有一团被扔在这里的绳索团在一起，上面盖着一层灰。

"……这什么啊？"

"那个从井口爬下来的家伙的精心作品。"

凉子捡起绳索，看了看后就交给了耕司。

"长度是我用的绳索的两倍，中间有打结。两头都被剪断了。如果连起来的话是一个圈。"

"……咦？"

把这个圈挂在井外某处，等下到井底后就用刀把绳圈切断拉进来，这样就不会有来到井底的痕迹了。

凉子用灯照着路前行，还有 10 米左右就是地道尽头了。有一扇木门。

"居然想到了这点，这样溜到这里来的家伙，就不会让跟踪的人发现了。真是败给他了，被骗了呢。"

"大夫，你刚才说过来过这里的是……"

"嗯，并不只有你和匂坂君来过，我以前也跟踪奥涯到过这个别墅。"

以干干的口气说着，凉子撩开大衣，从里面掏出一样东西来。

"如果没有其他的出口——那家伙应该就在门里面。"

刚开始耕司还以为是根棍子，还想是不是拿出了凶器而有些哑然。如今看到了真正的样子，这下是彻底吓傻了。

是枪。

不是那种电影里看到的小手枪。而是水平地将双管猎枪的枪管用车床切断到正好可以藏在身上的短管式样。毫无疑问，是暴力的象征。

"这——这什么啊！"

"霰弹枪。12 号口径。（译者注：约 18.5 毫米）"

凉子用平淡的语气回答，仿佛是在谈论烟草的铭牌一般。

"我并没有随身携带这玩意的资格，这样改造也违反了刀枪法。还有别的疑问吗？"

"……竟然带了这样的家伙出来，你到底在想什么？"

凉子的目光越过肩膀瞥者耕司，露出了至今为止最阴森的微笑。

"刚知道奥涯的身份时，我还只是个善良的小市民，连交通法规都不会违反呢。"凉子边说边玩着枪，**枪口令人不安地晃来晃去**。这个之前耕司只是当作一个医生的女人，以直接而自嘲的口气继续说道，"如果那时就有这样的家伙，我大概会直接把奥涯杀掉吧。如果那样的话也许你就不会被卷进这样的厄运里来了。就这件事我得向你道歉。"

耕司只能默不做声地听着。现在事态已经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他只能旁观着，什么也作不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是为了不让你和你的朋友再陷进这烂摊子里，所以你能理解的话，就不要多废话了，行不？"

耕司沉默无力地点点头。除此之外什么也答不上来。

左手提着灯，右手就这样拿着霰弹枪，凉子走近大门，大口地深呼吸。



然后就着体重飞起一脚，将门踹开。

乱尘飞舞，在灯光下像雾一样弥漫开来。

很宽敞。大概有 20 个塌塌米的空间，这里给耕司的第一印象是个变成放杂物空间的手术室。铺着板砖的地板上有排水沟，正中是一个像是手术台的可动桌子。一边的墙壁是珐琅的柜子和药架。另一边并排摆放着写字台和书柜还有很多耕司超出耕司想象的东西。在那头的桌子和柜子上堆着的东西，都是些没法明白其用途的古怪玩意。比如精细制作的装饰镜，像是哪里的未开化部落的民族工艺的怪诞小雕像和面具。（译者注：原文是 grotesque，怪诞的，最早用来指 1500 年左右出土的古罗马建筑。人们发现这些古建筑的墙壁上，画有大量奇异、怪诞的人物形象和花草树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拉斐尔学派首先复兴这种风格，在 16 世纪的意大利很快流行起来）。还有用令人作呕的颜色编织成的花毯。还有做成婴儿头颅模样的水晶球。

总的来说看上去都像是些古董。共同点是它们可以立刻引发观看者生理上的厌恶，相当的恶趣味。每一个都像是制作者有意在传达着邪恶的含义。和在东京的奥涯家看到的一样，到处堆放着稀奇古怪的书。架子的一角还放着羊皮纸或纸莎草纸的纸卷，还有些明显不是纸作的卷轴。然后在那些空出来的墙壁上，用粉笔之类的东西画了很多不明意义的图案。在两块并起来的移动黑板上，写着奇怪的草稿般的文字。乱七八糟的看上去让人直犯晕。

"不要看。"耕司身边的凉子简短地斥责，"听好了，就站着别乱动，绝对不要碰任何东西，就算有什么比较引人注目的东西也不要看。如果看着觉得不对劲就看自己的鞋子，明白了么？"

"啊，好吧……"

凉子把照明从灯泡转到荧光灯模式防到了边上的桌子上，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房间都照亮。她收起霰弹枪，然后拿出了让耕司十分不解的工具——数码手提摄像机和罐装喷漆。

左手摇晃着喷漆，右手打开电源，盯着侧面打开的液晶显示屏，凉子就这样走进了房间的深处。她拍摄完墙壁和黑板上的图案后，用漆黑的喷漆胡乱地喷抹在上面。

"我说，大夫……？"

"这是第一课，奇怪的图案和拉丁文的文章

绝对不要去解读。不要看。用机械的眼睛记录下来，之后再慢慢深入调查。至于现场就要全部破坏掉。”

就像她说的那样，凉子绝对不会去直视那些图案之类的东西，只是反复用液晶屏来确认。虽然明白了她所警告的，但耕司还是不能明白她这样做的用意。

“这到底是……”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很深入的部分了，为了能多学点就别说话听好了——后面的水晶球和镜子之类的也很危险，不小心弄坏了就会出问题的。总之先用布盖上吧。然后用油漆涂满盖起来。”

耕司开始有些惊恐了。郁纪就已经不正常了，难道这个女医生也是精神有问题的吗。虽然刚才的伏特加让身体恢复了些许生气，但是毕竟是在井底过了一夜十分疲惫。现在的不安让身体变得难受起来，耕司有些头晕目眩几欲呕吐出来。

“……总之，是在这里啊。”

把所说的墙壁涂上后，屋里充斥着天那水的味道。凉子好像大功告成一般嘀咕了几句后就把喷漆扔掉，然后将数码摄影机收进口袋里。

“奥涯他人怎么样了？”

靠着旁边的桌角支撑着身体的耕司，向凉子问道。

“嗯？啊，已经在那里了。”

凉子边扫视着写字台上的文件，一边心不在焉地指着房间角落里的中国式屏风。

已经在那里了——没有感情色彩的过去式的回答，比任何言辞都确切地指明了事实所在。

“……”

不能不去确认一下。耕司蹒跚着穿过房间走进凉子所指的屏风——上面描绘着像是披着鳞片的风筝的图案——走到了边上。在屏风背面有一把厚重的安乐椅。坐在上面的人自然是初次和耕司见面的奥涯雅彦本人。在密封的地下室里，奥涯的尸体就这么默默地干枯。尸体看着萎缩了不少，像是孩子般的体形。而原先的体形只能从那空荡荡的衣服上看出来了。

凹陷的眼窝和垂着的下巴中，凝固着黑暗。和昨夜井底包裹着耕司的黑暗一样。与这些空虚的洞比起来，右边太阳穴上的小孔显得并不起眼。瘫椅子的扶手上的右手，还握着自杀用的小左轮手枪。和凉子的霰弹枪比起来，就像是玩具一般精致。刚才在喷漆途中，凉子一定是看到了这具尸骸。而她居然眉毛都不眨一下继续心平气和地做着手头的事情，耕司不由得对她有些佩服起来，而不是吃惊了。渐渐地，耕司已经把她当作不一般的人了。

如果凉子没有来的话——耕司边嘲笑着命运的无常一边想着——也许自己的结局就是和坐在这里的尸体成同伴了，在井底没有人发现的地方。

不知不觉，视线开始变暗。虽然勉强支撑着，但是 Spirytus Vodka 的效力看来也到此为止了。耕司无法阻止意识渐渐远去，就这样望着奥涯雅彦空虚的双眼，昏倒在了地板上。



当睁开眼睛的时候，耕司感觉自己正躺在干燥柔软的地方。不管有多大的霉味和灰尘味，床毕竟是床。在冰冷的淤泥里睡了一晚后，更是对此有感受。

灯光色调温暖和煦，是台灯。房间天花板上没有点灯。

真是煞风景的装修——想起来了。这是奥涯的别墅的地上部分。是掉进井里前搜索过的房间。

“醒了？”

听到了声音，凉子扭过头来问道。她正坐在靠着墙壁的椅子上，看着桌子上的什么东西。借着桌子上明亮的台灯光线，她检查着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件。看来是从地下室里拿来的奥涯的东西。她面无表情地迅速翻动着，另一只手拿着三明治不时放到嘴边啃一口。

“如果还有精神吃东西的话，那里有。”

凉子的视线并没有离开文件，只是用手指了下床边的塑料袋。

“你是……怎么把我带到这里的？”

就算是凉子，但也不可能靠她一个女人的力气扛着耕司从井里爬出来。

“那间地下室在书架后有一扇打不开的门。”还是在浏览着资料，一边吃着三明治的空隙，凉子自言自语着，“好不容易破门而出，发现是别墅的壁炉。另外一边涂着薄薄的一层灰浆。把设备通过这扇们运进地下室后，就封上了。之后就从枯井出入。真是周到啊。”

“……竟然隐藏得如此挖空心思，就为了那间屋子有必要吗。”

“已经成为过去了，直到刚才为止。”

凉子用吃完三明治的那只手拿着一束取下的活页文件，轻轻地挥舞着给耕司看。

“世界上的研究者应该都想着能在学会的演讲台上发言的。但是也有这种自己研究出秘密后，却满足于带着它和自己一起埋葬在秘密坟墓里永远不让别人知道的变态家伙在啊。”

那个奥涯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耕司现在还没法明白。只是在隐藏的地道里听凉子说起的时候，猜测可能和导致郁纪变成现在这样子有关。

“郁纪——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能回答这个问题，是谁都无所谓了。耕司已经不会在乎对方是谁，只想知道答案，“底下的尸体和郁纪到底有什么关系？大夫你到底在追查些什么？”

“现在不正在调查嘛。”凉子冷冷地回答，完全不照顾耕司的心情，“据我从匀坂君那里得知的，是奥涯的亲人拜托他来调查。”

“……嗯，我也听到过这个说法。”

“哦？是么，这样就一致了。”凉子一边嘀咕着一边从文件堆里拿出了几张活页，“但是并没有和奥涯有血缘关系的人。我认为匀坂君是在说谎。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他是被自称是奥涯的亲人的什么人唆使的也不一定。”

呼吸了一下后，凉子侧过脸来瞥着耕司。

“你知道‘沙耶’这个名字吗？”

“沙耶？——不知道，会是谁呢？”

“是啊会是谁呢，什么啊……越读越不明白。”有些厌烦地叹了口气后，凉子的视线又回到了资料上，“如果没错的话，它就是奥涯研究的核心，就是这回事。如果匀坂君和这个叫沙耶的东西有很深的关系的话，那么他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了。”

从凉子的口气里，耕司听到了毫不留情的冷酷，不由得脊背一阵发凉。

“如果那样的话……它想对郁纪做什么呢？”

虽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耕司还是想问。听到耕司口气中的紧张，凉子又干干地笑了。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一年前我手上有枪的话，就不知该谁后悔了——我不想再一次后悔。”

“我去报警的话，事情就解决了吧。”

对于耕司的话，凉子竟然没有任何反应，仿佛一个字都没听到一样。

“郁纪干的是杀人未遂。我报案的话，他就是罪犯。”

“目击者呢？物证呢？匀坂君要杀你的动机呢？”对应耕司强硬的话语，凉子也还以颜色，“我说户尾君，你真是误解了警察的工作。他们的职责不是贯彻争议也不是保护市民的安全。”

“不、不会吧……”

“只是把不条理的事情严格按照条理来套用——这就是警察这职业的工作。他们想的总是尽可能地简单和便于解释。就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他们对于事实如何没有兴趣，对于这种比小说还离奇的事实，更是不可能去关心的。”

“……直到现在不还是没有决定性的东西吗？只是和他们说的话也不会想明白的。”

“没错，不会想明白的。这就是问题所在。”边说着，凉子从袋子里拿出了一块新的三明治。刚才瞥了耕司一眼后，之后的视线就没有移开过，她所注意的还是眼前的资料，“你控告精神错乱的好友把你推下枯井。这样的话警察会准备两个事实。一是你说胡话用自杀来陷害好友。或者更离奇的是，你因不小心掉进枯井里然后精神错乱怀疑是好友干的。这三起案件的搜查过程里，两个假定像是在跑马，到底哪匹马会胜出呢，你要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进行这样的赌马吗？”

“……”

耕司不再说什么了。

要真的自己把郁纪做过的事情的经过都说出来，该怎样让听者能理解呢？或许他自己都不会去相信。

“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耕司都已经不说了，但凉子还是用一如既往的冰冷平静语气继续着，“就在里忙着报案弄得满世界都知道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追捕匀坂郁纪的机会了。要是身边有什么大动静，他一定会在无可挽回前作出反应的。这样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

凉子只是在嚼三明治时才停下话语，之后继续说道：

“就和我曾经让奥涯逃走一样，哎。”

“……”

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只有凉子在翻动资料时发出的纸声，还在证明时间仍然流逝着。

“告诉我，大夫——”耕司用压低音量的声音打破了沉重的寂静，“你都已经把警察抛在一边要自己处刑了，到底有什么事情如此不可原

凉？奥涯那人在地下室里到底做了什么？”

凉子以她擅长的无情冷漠无视耕司的体温。但是这次耕司不会再让步了。他一直用视线压迫着默默整理手头文件的凉子。

终于，凉子像是恍然大悟了一般，把手边的活页换了几张下来，将它们夹在腋下，凉子悠悠地转过身来对着耕司。

“——听着，户尾君。”现在两人之间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凉子的语气虽然很平淡，但是她望着耕司的目光却让他不寒而栗，“你还是从这件事里脱身比较好，好好地在那须日光的温泉里伸伸胳膊，然后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回东京比较好。”（译者注：那须高原日光市的温泉是枥木县的名胜）

“忘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话语几度反复从口中说出来时，耕司愈发无法抑制的愤怒猛地倾泻了出来，“青海是我的女朋友，郁纪也曾是我的好友。你让我忘掉？！”

“没错，忘掉。这不是建议而是警告。”凉子用冰冷无情的话语平淡地回应着耕司的怒气，然后说道，“就算再怎样也都是过去了。今后你的人生和这两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吧，我可以断言。”

“那么津久叶呢？”耕司激动得都快喊出来了，“那女孩子现在怎样了？她再电话里亲口向我求救！肯定在哪里正被残忍地折磨着！”

“那已经是几十小时以前和你说的吧？”

“……！”

“想想我救你后过了多小小时了？不是去救你的话，你还要在井里呆几个小时？”凉子摇了摇头，冷漠地继续着，“太晚了，她也许已经死了。不是谁都能像你一样走运的。”

“你这家伙……”耕司已经愤怒得声音都开始像石头一样沉重起来，“……如果在井底看到我的尸体，你连眉毛都不会眨一下的吧。”

面对这样的耕司，凉子还是毫无畏惧地淡然处之，耸了耸肩膀说道：

“已经想到了，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

“……”

耕司再一次感到和这个名叫丹保凉子的女人继续说下去是徒劳的。再怎么刺激她，也不会让这个女性觉得过意不去。和良心标准完全不同的人是说不到一起去的。

耕司起身下床，摇摇晃晃地站直了身体。

“……我睡了多久？”

“只不过半天而已。在体力大消耗能休息一小会就恢复，真是让我羡慕。冲动的年轻真好，这点倒是好处了。”

看了看手表，时间是凌晨4点。也就是说，被凉子救起是昨天傍晚了。耕司在井底还估计着大概过了一两天，体力还保存得不错。

记忆的缺口被填上后，耕司总算恢复了对时间的感觉。星期六已经过去，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的确在和瑶的电话之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凉子准备的食物中，耕司只拿了运动饮料和冻胶型的营养食品这两样，然后向门口走去。虽然脚下还有些不稳，但是这种程度的力气还是有的。

“以防万一我问下，你要去哪？”

“回东京。”耕司以不亚于凉子的蛮横口气简短回答，“津久叶瑶可能还来得及，我要去救她。”

“……你真是不听别人忠告的家伙。”

“我们都没有能听进去的耳朵吧。”

还想着凉子该一脸嘲讽的冷笑目送自己离开，但是她却深深地叹了口气，像是哪里累了一样，把脸靠在桌子上。

“就不能再多等一会么，这堆东西里也许会记载着什么——”凉子向桌子上堆积如山的资料努了努嘴，“奥涯取名为沙耶的东



西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应该隐藏着答案。我认为应该好好研究下对付它的方法再行动。”

“你不是认定津久叶已经死了么，自然会这么想。”

耕司自己也明白，单独心动的话实在有些莽撞。所以还是很想让凉子来帮忙——但是她的方式肯定是耕司所不希望的那种，实在不值得期待。

“户尾君。”就在耕司打开房间门迈进走廊前，凉子再背后再次叫住了他，“你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可不要再被杀了。”

一边说着，凉子把放在书山边上的一样东西顺手扔给了耕司。

耕司一把接住，相当沉重的手感。

“这是——”

冷得带着邪气的金属块。是手枪，地下室里奥涯的尸体手中的东西。

“还有4发子弹，没有保险，只要扣动扳机就会射出子弹……要在哪用怎么用，全看你的了。”

“……”

如果耕司还有着平常的慎重思考能力的话，手中这件多余的东西一定会立马还回去。如果用枪来解决的话，结局只有毁灭。他不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返回东京的。但是耕司已经走进了凉子所在的世界，那是一个超出常识所能到达的世界。他的本能战胜了理性，遵从它的忠告，耕司并没有拒绝，将那小巧而致命的凶器收进了口袋。

的确耕司想要救瑶，而且要让郁纪活着偿还罪孽。但是在这样的想法背后，耕司却直觉到玉石俱焚的结局正在临近。



独自走出别墅大门的耕司，感受到了黎明森林切肤的寒气。

无遮挡的前庭，低温刺骨地疼。屋里已经觉得很冷了，没想到外面的寒冷还要更甚。现在算是有切身体会了。在狭小的井底空气不流通，多少缓解了夜晚的寒气。如果是露天在外面过夜，耕司毫无疑问会被冻死。从私人小路开到前庭来的车变成了两辆。耕司的雅阁边上停着的轻型汽车，应该就是丹保凉子的吧。

坐上爱车的驾驶座，虽然空间狭小，但是这种回到自己领地的感觉，让耕司安心。往纸皮一样干燥的喉咙里先倒了一点运动饮料，然后再稍微吃了些冻胶。停用了36小时的胃忽然得到补给，开始痉挛起来，耕司用意志抑制着呕吐。能量是必要的，无论怎么难受，首先需要恢复体力，接下来才能面对更严峻的挑战。

咽下必要分量的食物后，在座位上休息了一下，然后耕司拿出后座上大衣口袋里的预备手机。

在这种时候还能偶然随身携带两部手机，看来事情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了。选出匀坂郁纪的电话号码，在按下通话键的时间里，耕司心中涌过各种各样的想法。

愤怒，绝望，痛苦，怜悯。连到底以怎样的感情来直面现在的那个好友，耕司现在都还没有下定决心。然而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用来烦恼。青海和瑶还生死不明，现在正是分秒必争的时候……现在更该考虑的是她们的情况。

决心已下，耕司按下了按键。耳边传来的呼叫声，仿佛比往常更漫长，更大声。现在郁纪的手机上呼叫者的姓名会显示着谁呢？看到这个名字的人，又该是怎样的心情拿着手机的呢。

“……”

拨通了。耕司仿佛能感觉到沉默的另一边，那压迫而来的惊讶，恐惧，还有隐隐的愤怒。

“哎呦，意不意外？能接到死人的电话？”

耕司已经平静多了，这次先下手为强。

“……真是让我吃惊，怎么做到的？”

在回答前，耕司脑里闪过了一个个念头，迅速制订了谈判的策略。

“井底有个机关，走到了地下隐藏的房间。”

耕司不给郁纪喘息的机会，声音中带着操纵郁纪的满足感。

“我碰到奥涯雅彦了。”

“……”

郁纪有些招架不住。主导权完全掌握在手中。而且耕司继续傲气地说着，给事实添油加醋。

“我什么都明白了，包括‘沙耶’的底细。你们完蛋了，郁纪。我手里有证据，会让你们

粉身碎骨。无论用什么方式。”

“你他妈的……”

郁纪已经愤怒得失控了，可以从他得声音中听出来。耕司有意夸大其词的说法，看来完全奏效了。但是另一方面，听到郁纪对“沙耶”这个名字的反应程度，耕司心中残存的过往友情的残骸，如今只能在伤痕中呻吟。

“如果匂坂君和这个叫沙耶的东西有很深的关系的话——”凉子冰冷的话语，在耕司的耳中涌起，愈发地冰凉，“那么他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了。”

——现在不是空发感慨的时候。

“郁纪，青海和津久叶怎样了？”

耕司不给对手思考的时间，立刻将话题引入中心。这是他的策略。

“看你会不会做了，我可以考虑网开一面。”

“……？”

“如果你现在开始不再伤害任何人，你对我做的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我在别墅里发现的东西也是。你和沙耶的事情我也不会过问了，如果青海她们能平安回来。”

“你说青海和瑶啊……”

话语的末尾拉得很长，看来郁纪正在努力地考虑着。是考虑耕司的话有多少可信度，还是在想交涉的余地——郁纪也在组织着策略，这次到他出牌了。

“青海怎样了我真不知道。她没来过我家的。不过要说瑶嘛——”郁纪吐了一口气，然后像是预先想好的一样，笑出了声来，“瑶啊……变成怎样了呢。她自己想不想回去就不好说了。”

不管她在哪，总算还活着。耕司感到些安心。但是同时，一想到最后听到的瑶痛苦的声音，肯定和郁纪有关。在那时也许瑶中了郁纪的圈套也不一定。她现在是怎样的处境？遭到了怎样的对待呢——

“她啊，现在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我的女人了。总算没有辜负你老兄和青海的好意啊。”

郁纪满是恶意的嘲讽，让耕司心中涌起的感情彻底覆灭。要被逼到什么地步才该对他彻底绝望呢？曾经的友情的记忆，又被丢到了怎样的角落？不知不觉中，泪水淌过脸颊。但是耕司努力隐藏着软弱的感情，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要求。

“放了津久叶。我要能确认她的安全，就会毁掉有关你们的证据。”

“我怎么相信你，而且我这边才——”

“我可没有给你选择的余地，郁纪。”

耕司直觉中觉得应该就此打住了。再说下去的话就会被人识破是在虚张声势了。

“之后再联系，你自己想清楚了。”

不等对方回答，耕司就挂了电话。郁纪还不知道耕司在枥木的别墅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他根本无法判断耕司会在几分钟后出现还是几小时后出现在他面前。耕司很有可能在他注意不到的间隙忽然闯入。事实上是——三小时。现在开始驾车飞速返回东京，只需要这点时间。以现在的体力，耕司还不知道能否维持得住自己的注意力以应付开车，他开始有些不安起来。

虽然意识还是很清醒，但是也许身体还在某地沉睡。动作错位带来的沉重压在肩头。尽管明白现在如果软弱就是最大的禁忌，但耕司还难以完全脱离几天前还是平凡的生活。那时像杀人和被杀，就像是远在天边的话题，绝对不会想到现在竟然是背负着他人的生命在四处奔走。那时的自己，已经越来越遥远。

等到一切都结束了，还能回到原来的样子吗？还是说这些变化将一直继续下去，继续侵蚀着耕司，和耕司所在的世界？时间也不在耕司的一边，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珍贵。就算明白到这一点，耕司也决定只要五分钟就好，让自己好好地软弱一会。

于是在短短的五分钟里，耕司趴在方向盘上尽情地痛哭。直到哭干了眼泪，连心也哭尽了，这才发动了车子出发。



我望着沉默的电话，一动不动。

愤怒……那是当然的。然而甚于愤怒的冰冷沉重的郁闷，正压迫着我的精神。





危机感——越是出现这种意外，我应该越要冷静下来。

在沙耶的安排下，我得到了家人。现在我意识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责任感。我现在是新的匂坂家的一家之主，也是唯一的男性。我有义务保护同在屋檐下的女人们，让她们过上安心幸福的生活。一想到这点，刚才的焦虑和狼狈都是不应该的。

前天没彻底干掉耕司，是我犯下的最大的错。不过后悔也好愤怒也好，这些情感都该抛到一边。也就是说，现在该冷静下来想想了。耕司是几时从井底出来的，之后又是得到了谁的情报，接触了怎样的人，现在我已经无法确认了。如今事态已经超出了我所能掌握的范围，就算再次把耕司干掉，也没法确保万无一失了。

如果要比喻的话，那么耕司就像是一个扔进水池里的毒药瓶，现在想通过过滤的方式把毒去掉已经不可能了。如今就是这样的局面，那么该怎样呢——

不用想了，不喝这里的水就是。又不是只有这里有得喝。就这样开始新的生活，寻找其他有水喝的地方就行了。

“咦～郁纪，你刚才和谁在说话呢？”

刚才因为想吃东西跑到楼下冰箱的沙耶，现在正鼓着腮帮子大口嚼着爱吃的排骨回来了。我将不安和焦虑放到脑后，装着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抖了抖肩膀。

“有点小麻烦，耕司还活着。”

“哎？这样啊？”

看到我忽然而平静地说出这话，沙耶睁大双眼，怔怔地看着我。

“我说，沙耶，我们还是从这里搬出去吧。”

“嗯～这样啊……”

用手撑着下巴，沙耶的眼神落了下来，陷入了思考。现在事态的紧急想必她也能察觉了。即使这样，她没有慌乱，而是直接开始考虑我说的办法了。

“而且铃见一家的忽然失踪迟早会被人察觉，附近将变得沸沸扬扬，终归是藏不住的。”

“……嗯。”

虽然露出了惋惜的表情，但沙耶还是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丝毫凛然的样子。这样就行了——我心里一阵充实感。这样一来，今后我就要保护和沙耶在一起的生活了——这我还是能做到的。

这次一定可以逢凶化吉的，我心中涌起了新的自信感。

行李少点也没关系。先借用铃见家的汽车。尽量从账户里提取出所有余额，换成现金带在身边。此外还有武器。我想要比菜刀更加可靠的家伙。

恐怕耕司会追来吧。他还在一厢情愿地考

要救出瑶。但我也不能为了逃避而离开这个家。我不清楚耕司的态度，所以如果待在一个地方的话就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我不想就这样眼睁睁地去冒险。我想伺机夺回主导权，然后换个地方再较量。

下次见到他时，我要亲手杀了他。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在心里暗下决心，禁不住激动得全身颤抖。杀气的味道如快感一般甜美。蓦然抬头，朝阳从窗外洒入了屋内。



看了太久的文字，眼睛已经很疲累了。凉子取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这是比连续的噩梦更要可怕的一夜。而且，一切尚未结束，才刚刚回到出发点。

果不其然，奥涯雅彦留下的资料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东西。幸亏奥涯是传统型的记录者，不信任磁媒体。如果他借用编程来加密的话，恐怕就只能找黑客来破解了。看来奥涯还是没有耐心为手写记录的全文加密，他选择的方法十分简单：在地下室里发现的庞大文件的内容主要是学生时代的笔记和论文草稿等纸张。夹杂在其中的活页才是真正的日记和研究记录。

一开始凉子也无法理解夹杂在文件各处的记录到底是什么。活页只有一面上记录有文字，另一面是空白的。而每行的记述文字都毫无关联，全篇内容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在挑出含意不明的纸页时，她慢慢明白了其中的把戏。每行的结尾都是与其它活页的相同行数的开头相连接的。比如说在日记中，不是将一天的记录从第一行写到最后一行，而是从这一页第一行跳到下一页的第一行。像这样，第二天是第二行，第三天是第三行……用这种形式来记录，写满一页纸后将所有的活页随机藏在数份文件中。当然活页页码也是无规律可寻的。应该会有一张与之相对应的随机序列号表。既然找不到它，就只能自己摸索活页的顺序了。

凉子毫不犹豫地向这项枯燥无趣的工作提出了挑战。先是从杂七杂八的文件中回收活页，然后逐一寻找第1行的文字所对应的前后页面。估计奥涯在写完一页的行数之后，又将原本拆解开来，约30张作为一部分。日记比较容易还原。因为每天的记录量都不一定，所以后半部分的页面空行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如果某张活页上只有一行记录的话，那就是日记的最后一页。剩下的活页空行越多越靠近末尾。耐心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现在已经修复了数册日记了。

重新通读了一遍内容后，凉子再次感觉到绝望的无力感向她袭来。只要尝试过一次绝望的滋味，以及发掘真实的秘密之后的无力感——以后的人生也会接连不断地受到相同的打击。

因为秘密是一环连着一环的。一旦不小心窥视到了这个丑陋的世界的一斑，就再也无法逃避，只能一直无奈地凝望着它面纱下的真实，直到理性屈服于愈演愈烈的狂燥之念为止。

——成功地与生物进行交流。近乎贪婪的好奇心。确认其的确拥有智能。已确认的发声模式及反应动作请参照其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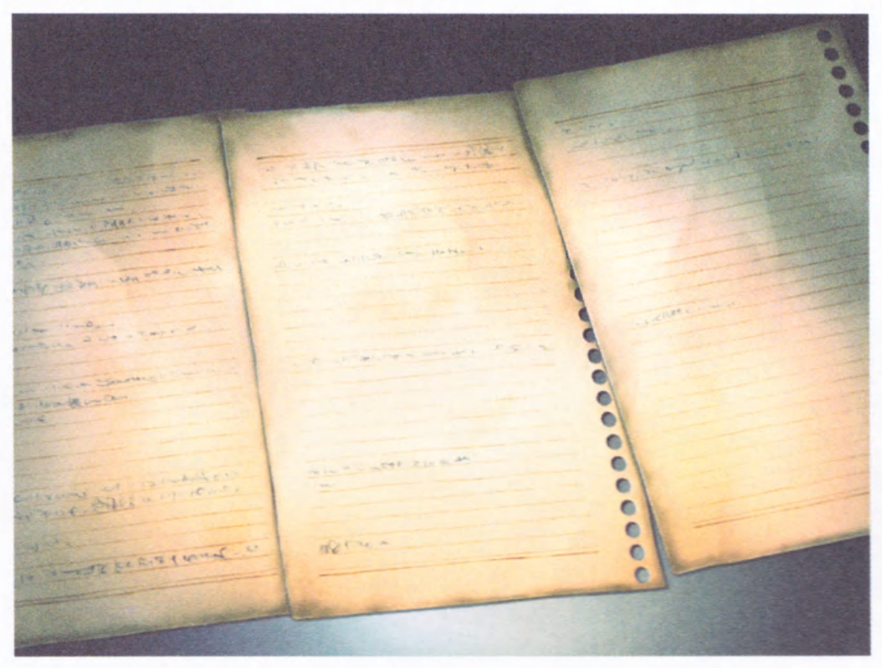
——“他”贪婪地渴望知识。学习效率高得让人吃惊。另一方面，“他”完全没有表现自己的希求。

——看来他对“自我”这一概念很淡薄。精神构造明显与人类迥异。

——语言的学习能力也强得令人吃惊。不，应该称之为交流能力的发展吧。当我听到他的发音错误不禁失笑时，他马上明白了“开玩笑”的概念。然后，他为了“逗笑我”，使用学过的单词不断地跟我“开玩笑”。也许他在几天内就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可以流畅地进行对话。

——开始用人类语言回答问题。他接连不断地向我提出问题，但完全不能回答我的询问。从回答来推测的话，看来他是在那边宇宙实体化之后才开始精神活动的。至于他的故乡，现在没有任何线索。这点有点令人失望，但在发现他拥有智能后，仅经过一周多的时间就能掌握这么多知识，我实在是对他这种生物很感兴趣。

——假设：或许他并不是自然产生的生物，而是由高次元的智能体设计的存在，即人工智能？若是如此，就能理解为何他的精神构造中没有自我，只有渴望知识的欲望。他或许是异世界送来的探测机器人一类的存在。



凉子匆匆浏览了一遍这些记录，脸上好几次浮出近似痉挛的笑容。如果自己完全蒙昧无知，只把这些当成狂人的胡思乱想，当成空想的产物一笑而过，那该会是多大的救赎啊。

但不幸的是，凉子知道得太多了。回想起过去奥涯给她的生活带来的种种怪异事情，她便感觉他这儿写的所有内容都真实得让人毛骨悚然。

——已确认他的思考能力远远凌驾在人类之上。上午刚给他解说了素数，解释了卢卡斯测试判定梅森素数后，他便开始仔细地列举心算的结果了。以我的知识所及，只能知道到第10个的“89”是正解，但他轻而易举地列举出了后面的值。之后他也一直在心算，在我没注意的几个小时内，他已经在便条本上留下了70多个值了。当今时代调动了全世界的电脑搜寻梅森素数，但自2001年确认第39个值以来，一直没有发现有新值。我试着挑出几个值输入电脑内进行卢卡斯测试，结果这些都是正解。剩下的值恐怕也没必要确认了吧。反正他之前从没出现过“虚张声势”之类的心理活动。就这一点来说，他的回答也值得信用。这样的话，只要能够公开发现的过程，光是奖金就能让我成为亿万富翁了。……当然，对他的研究的保密性比无聊的金钱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资甚至凌驾于计算机之上。只能说他的认识能力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智慧。

——根据他的希望，转移向新的学习内容。虽然他表现出了十分适合学习数学的素质，但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上。（或许对他来说，人类的理数系学问太无聊了？）特别是关于生物生殖和繁殖的过程，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或许形容不具备感情表现的他并不合适，但他的确对遗传基因这一概念的理解“感到十分兴奋”。不过，他自己好像对这一感觉很不知所措。他称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这一冲动为“本能”。如果对他来说这是恰当的表达的话，这点十分值得玩味。这样的话，他来到这个世界不仅获取了知识，而且在进行更深层次的精神活动。如果有可能抓住这一线索探寻他的祖先，是否就能明白他这一存在的真实面目？备考：有可能成为他的出现地的位相及世界参照其它资料《银钥匙的相关考察》。

——光是往他的房间里搬书就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他像是已经厌倦了通过我的教导来获取知识了。鉴于他已经掌握的语言能力，这点并不值得惊讶，但他博览群书的速度实在是不寻常。

之后不久，仍继续着奥涯和“他”的蜜月记录。凉子不禁开始想象那位老教授的身影，他每晚都下到井底，在那个奇怪的实验室内与非人的某种生物进行交流……那幅画面与凉子噩梦中的情景不约而合。噩梦屡次让凉子从睡梦中惊醒，尖叫声划破黑夜的静寂。

但是——往后的记述甚至超过了凉子最坏的噩梦。

——他向我提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要求。这是他第一次希望要食物和书本以外的东西。那竟然是——生物的精子。不是作为食物，而是希望将其吸收入胎内。他又一次用“本能的冲动”来形容这一欲求。

——他认定自己是“需要雄性精子的存在”，因此开始主张自己是“雌性”。看来从明天起应该称那个生物“她”了。

——“她”所扮演的人格模仿，究竟是不是一种作为游戏的模仿？在研究过有关人文的文献后，她的举止最近竟惊人地开始带有人类的感觉了。雌性这一自我认识。以及绰绰有余的知识量。在这些基础上她是否能获得人类的个性特征？她的笑容。她的愤怒。还有今天让我看到的——眼泪。这些都只是在模仿我们的行动吗？不然的话，她已经……究竟“灵魂”能否获得所有智能？我现在身处的这一瞬间，或许比生命的神秘更为深远。

——今天是她的生日。虽然晚了一年，但我想送给她一份出自内心的礼物。“沙耶”是我母亲以前养的一只雌猫的名字。对于孩童时期的我来说，那只猫是唯一的朋友和恋人。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如果我将来能有自己的孩子的话，一定给女孩取名叫沙耶。生日快乐，沙耶。你有自报姓名的资格，用来表达自己的灵魂。

——沙耶自我发现的“能力”每天都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她定是一类艺术家。究竟她在体内用老鼠的精子为素材能创造出什么来呢？在现阶段只能用“逆转录病毒”来解释。而且这一逆转录酶忠实地反应了她的意图。通过沙耶的“作品”完成变身的老鼠们的——不，曾

经是老鼠们的——东西是多么美妙啊。她分泌的多种酶和各工作肢体的功能如其它生物学观察结果一样，但从其对老鼠进行的一系列改造来看，沙耶身体内的器官为了对多种族的肉体进行生化类干涉，已进行特殊进化的这一假说越来越有力了。

凉子用疲倦的眼神望着尚未整理的报告如小山般堆在眼前。估计整理好这叠纸张后，这本日记里提到的各种“其它资料”都会出现在眼前吧。在与这个名为“沙耶”的怪物决战之前，一定得先看一遍有关它的生物学观察结果。毫无准备地去和它面对，只有死路一条。

凉子确认了一眼手表的时针。上午七点。如果户尾耕司没有绕道直接驱车而去的话，这时间差不多应该到达东京了。那个倔强的耕司……事情已到如此地步，凉子开始认真地考虑应该阻止他去，哪怕要卸他一条腿也不能让他去。



耕司在离目的地匂坂的住宅约两个街区的位置停下雅阁，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寂静无声的房子。

朝阳灿烂地斜洒而下，然而耕司只顾注视着匂坂的家，他甚至感觉自己身处于洞穴中一般，完全游离在景色之外，四周飘漾着昏暗的瘴气——可能是因为现在心情的缘故吧。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没法确认郁纪现在是否在家。一个可能是邻居的行人牵着狗散步路过雅阁旁时，瞟了一眼车内的耕司。

他现在的样子即使坐在车内依然很引人注目。也难怪，耕司浑身泥泞地在井底过了一夜后，又没洗澡又没换衣服，一身打扮看上去就像是流浪汉。他望了一眼后视镜，镜中是一张无比憔悴的死人般的面孔。无论是邋遢的胡子还是眼睛下方的黑眼圈都让他难以相信这个人就是自己。在这种地方被别人看到，很可能会被当作可疑人物通知警方的。或许应该果断地行动了。

耕司缓慢地开着雅阁到郁纪住宅前方停下，飞快地确认周围没有人后下了车。如果房子里有人在的话，可能会出来责备他汽车的噪音，但就算被发现也不管了。耕司飞快地通过大门穿过庭院，抓住了玄关大门的把手。既没有按电铃也没有敲门，现在不是拘泥于这种访问礼节的时候了。

把手毫无抵抗地滑开了。门没有上锁。耕司将耳朵贴在门上，聆听了一会屋里的动静。屋内空无一人，他自嘲地叹道。



屋内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耕司再次朝门外确认了没人看到后，飞快地打开门溜进了屋内。

一股怪味扑鼻而来，但耕司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惊讶了。他并没有太慌张，只是冷静地加强了警戒心。

这幢房子以前来过好几次，这道门坎也不知跨越过多少次了，留下了不少生动的回忆。但是——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详的预感？与踏入奥涯的本宅和别墅时一样，不详之兆触动了耕司的神经。

愤怒与悲哀揪紧了耕司的心，仿佛像玷辱了亲密的故人的遗影一般。

耕司没有脱鞋。如今他已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来。室内所有滑窗都关上了，显得十分昏暗。他从各个房间半开的房门缝隙间窥视室内，发现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要是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就好了——他懊悔地想着。那个手电筒在井边受到郁纪袭击时掉了，现在还扔在枥木别墅的里院中。

这座房子里可能没有人，可能有人——空气中仿佛有一颗颗微粒在缄默中威胁着他，朝他的颈部露出獠牙。会不会真有什么东西在房里，在漫溢的可疑的黑暗中随时准备朝他扑过去？郁纪极有可能为了解决在井边没有做完的事情，一直在寻找偷袭他的机会。

耕司绕一楼的走廊一圈，踏上楼梯走向二楼，然后再绕着走廊走。他的步伐缓慢而谨慎。然而完全没有感觉到身后有人，也没感觉到有视线在暗地里监视着自己。当回过神来时，耕司的右手潜入了口袋中寻找那把冰冷的手枪。如果碰上郁纪的话，自己会拔出枪来吗？

想到这儿，耕司再次感觉搞不懂自己的行动了。和郁纪再会时，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样？大骂他一顿？还是——

别想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头脑在进行思考的时候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停下脚步。一旦停下脚步开始思索时，就会害怕得不敢再往前迈步。现在只能先不管这些沮丧的想法，现在只管向前进。一步步靠近穷追不舍的敌人。总之，郁纪不在这儿。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和他再会，在重逢时自然会见分晓。等到那一瞬间再犹豫吧。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像污水一般的臭味到底是什么？这三个月来，郁纪一直是远离耕司等人的正常交际圈子……他在这座房子里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当踏进起居室在墙壁上摸索着打开电灯开关的那一瞬间，这一问题的答案出现在耕司眼前。

他究竟去哪了？回想起来，这是耕司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切实地感受到郁纪内心的疯狂。

从房间一角留下的灰尘来看，墙上和四周的图案是早就涂成这样的。郁纪究竟在这一错乱的色彩中渡过了多少个夜晚？这里有着如此明显的征兆，为何——为何自己没能在他逃离这之前察觉到？为何自己没能聆听到郁纪濒临疯狂的挣扎，聆听到他最后的呼喊？两人的友情难道就这么不击一堪吗？

耕司呆呆地站在面目全非的起居室里，现在他恨的是自己的无能为力。如果可能的话，真想向过去的郁纪——这位独自在内心的痛苦中挣扎的挚友说声抱歉。耕司心中甚至萌生一个念头，或许自己可以把郁纪救出来。也许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但耕司的确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无情之人。

穿过起居室，耕司朝拉门对面的厨房走去。从刚刚起一直折磨着耕司嗅觉的污臭中，有一种臭气让他格外关注，在这儿味道更重了。

是血腥味……放置了很长时间而且涂抹了好几层的变质的血的气味。

耕司看了一眼收拾得十分干净的水槽，边缘留下了红褐色沉淀物，看上去光用自来水根本冲洗不干净。还有洗碗巾上的污垢，更确定了他的判断。这些都是每天弄脏后洗净然后再弄脏的生活的痕迹。但是，究竟每天用来擦拭什么东西才能染上那种颜色？

仿佛是在远眺无尽噩梦般，耕司打量着身边的电冰箱。他呆立着，一直望着它，提不起勇气去碰触它。

终于，耕司下定决心伸出手打开了厚厚的冰箱门。

首先是冷冻库，然后是冷藏库。

大大的冷冻库里塞满了形状大小各异的冷冻肉块。肉块包在保鲜膜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霜，分辨不出是什么肉。但是冷藏库里的肉已经解冻了，准备成可以随时食用的状态。

耕司长时间地凝视着冷藏室里伸出的五只手指，那手指像朝他打招呼一般——纤细而柔软的女性的手指。冻成青白色的肌肤让人联想起蜡制工艺。

想不起青海的手的样子了。现在一时竟想不起自己曾吻过多次的那双手和手指的形状。

自从和郁纪通过电话后哭过一次，耕司以为自己不会再哭泣了，而且事实上他也一直没有淌过一滴眼泪。但是耕司现在感到后悔了。那时还为时尚早，现在才真正是需要用眼泪来让自己镇定的时候——耕司清清楚楚地确信，这是彻底不可回头地与理性世界断绝的瞬间。这是真的要斩断对郁纪的所有犹豫的瞬间。

他从口袋里取出奥涯的手枪，将它裹在双手的手心里，仿佛是在祈祷。这是现在可以保证耕司理智的唯一的轮廓，也是最为慈悲而惨烈的模样。

这样他就能杀死郁纪了吧。

不是为了憎恶——

也不是为了断罪——

而是为了保证这世界还能有他的理性存留。

必须将那怪物毁灭。

耕司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来。将一只手的五指展开，伸向眼前。

没关系。没有颤抖。已经准备好去往新的目的地了。

耕司将手枪再次收进口袋中，伸手拿起手机。

（以下是正常的结局，第二结局请往后翻9页，注意：第二结局有可能会让您产生不快）



手机铃声打断了凉子的工作。

看到来电显示上出现的是“户尾耕司”字样，凉子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

“我是丹保。怎么样了？”

“我调查过郁纪家了。”

尽管隔着电话，但凉子仍感觉到了耕司的语气变化。那是崩溃中而且疲惫不堪的人特有的干涩嘶哑的声音。

“郁纪他——杀了人。他杀了好几个人，而且……吃了他们。”

“……”

也难怪，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耕司一下子就要面对最残酷的事实。凉子能感觉到耕

司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就没有多说什么。

“我想青海，还有津久叶也大概不在人世了。医生……我错了。”

“你能活着给我打电话，还没有犯下最致命的错误。”

这话或许算不上安慰，但对凉子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回复了。

“总之，这次别再犯错了。等我回来之前不要轻举妄动。你面对的敌人可不是普通人类。”

凉子斩钉截铁地说道。随着对沙耶的理解不断深入，凉子的话语比昨晚更有信心了。

“郁纪知道我还活着了。虽然我没有告诉他是谁救了我，但那家伙肯定有所警觉。”

“是吗……”

耕司的行动的确很轻率，但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事到如今还不如好好考虑下怎样灵活利用耕司给郁纪带来的压力——这样才是比较积极的做法。而且郁纪并不是知道凉子的存在，这也是一张牌。用得好的话可能会成为王牌。



“医生您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还不是很充分。”

凉子扫了一眼散乱在桌上的剩下的活页答道，“对了——到晚上应该就能有眉目了，我半夜回东京。之前你千万别轻举妄动，老老实实地待着。行吗？”

“……好。”

听到耕司无精打采的声音，凉子反而感觉放心一点了。人一旦消沉下去就不会逞强意气用事，耕司的口气听起来像是无感情的机器一般，只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地运转着。他肯定是要把匂坂郁纪干掉的，现在他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让凉子来帮忙，就已经是值得赞扬的转变了。

关掉手机后，凉子郁闷地数着尚待复元的活页纸张。时间没多少了，要掌握所有情况恐怕已经不可能，现在只能通过片章断字来推测沙耶来历的大致情况。但至少可以掌握到关键的部分——名为沙耶的生物的生态观察结果，它的直接能力及弱点。

从现在开始就只能期待好运了。凉子怀着祈祷的心情再次开始与纸张进行奋斗。



自从夏天的事故发生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握过方向盘。对我来说开车是种十分危险的尝试，毕竟现在的我看不见正常的道路和车辆。也就今天早上我是情况所迫不得不上路，这些天都觉得在公路上驾驶太过危险而放弃了。

好在这三个月来我一直都在感官异常的状况下生活，总算能判断出眼里看到的各种烂肉中什么是汽车什么是行人了。就算分不清红色和绿色，也能判断出几时换红绿灯信号，前方汽车的方向灯和尾灯变化也能大概明白个八九成。如今看不清的就是路标，但一到自己亲自驾驶，也没感觉到太大的不方便。于是我顺利地将后席的沙耶和瑶载到了目的地。

在我们商量离开自己家去往哪儿时，沙耶提出了一个好主意。她说自己还在奥涯教授家生活时，深夜散步时曾发现了一座被废弃的建筑物。现在郊外很多在丘陵地开发的住宅区，往远处走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人迹罕至的森林。沙耶以前经常会去那里玩，不过就像结界一般很少跑出来。该建筑以前是在清静的森林中提供服务的私营疗养所，后来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地皮就这样被买主弃置了，没准都忘记了吧。先暂时让沙耶和瑶躲在这里，我回市区做好各种准备，然后再回来。

第一眼看到这座废墟便觉得很满意。前庭并不太宽阔，里面违法丢弃的建筑材料和大件垃圾堆积如山的，这些都是天然的最佳路障，比自己家好多了，外人几乎不会进来。

人类在我眼里都是恶心的怪物，连人类的生活都让我感觉充满了污秽和恶臭。倒是这块荒芜人烟毫无装饰的废墟，反而会带给我更加舒适的感受。

“我回来了。”

我打了声招呼，让沙耶她们不会误认为是别人闯进来了，然后我向她们藏身的地下室走去。

“欢迎回来。路上还好吧？”

“完全没问题。现在已经能明白单行标志了。只要不超速，在哪驾驶都没问题了。你们怎么样？”

“我检查了一下，看起来打那以后也没有人进来过。这儿很安全。”

“是吗？那就好。”

一开始还有点担心，这座废墟会不会成为暴走族的聚集场所，或是流浪汉的地盘。

“可能因为是外面堆积的垃圾吧。噢，普通人是不是忍受不了？”

“嗯……”

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甚至感觉到很舒适。也是这么回事吧。

“好了，郁纪买什么东西了？有好东西吗？”

“嗯，当然了。”我略带自豪地拆开了从户外用品店买来的新装备的包装。长约1米的带柄割柴用斧头。我买的是最大最坚固的型号。“斧头上贴着说明，什么‘持有刀刃长度在15厘米以上的刀是违反刀枪法的’，那家店还卖这样的东西啊？真好笑。”

我用双手感受了一下斧头沉甸甸的重量，然后像棒球的击球手一样试着挥舞了一下。钢斧威力堪称杀人利器，一击足以将人的头颅砍下来。

听到挥空而过的斧刃声，蹲在地上的瑶害怕地抱紧了身体。

“斧子快不快？用瑶试试刃吗？”

“这个，还是算了吧……”

听到沙耶乍一说出这番危险的话，我也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不用担心哟。以瑶现在的身体，刀伤什么的很容易恢复的。”

“就是能恢复，也会很痛吧。”

“是吗……嗯，也是吧。”

沙耶像是没意识到自己的残忍，朝不谙世事的瑶诡异地笑了笑。

“不过，瑶疼痛时的声音也很可爱吧？”

“可是……向人类挥起斧头，我还是有点下不了手。”

“是吗？那耕司呢？”

“那是，因为……”

这一问题的答案再明显不过，但沙耶好像还有些不知道的样子。

“——在我看来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人类。怎么砍怎么剁我都无所谓。”

“是吗，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是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就算对方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一想到自己是在杀人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也是我的优势。”

“……真的？”

沙耶一脸神秘地向我确认。看来她对我和耕司的决斗还有些忐忑不安。

“从体格上来说他是比我强壮，如果是一般打架我可能没有多少胜算。但对我来说这是‘杀怪物’，而对他来说是‘杀人’。这点可是很重要的。耕司那家伙肯定会在最后一刻出现破绽的。”

“总感觉……有点不安。这是一种心理战术吧。总觉得有点不靠谱……”沙耶一反常态地认真盯望着地板，小声喃喃道。然后抬起视线直直地凝视着我，“要不还是我来干掉他吧？”

沙耶的这番心意很让我欣慰。虽然这意味着她并不怎么信任我，但毕竟比起自己的危险

来，她更担心我的安危。但我怎能让她来照顾我呢。

“以沙耶的腕力对付瑶这样的女孩子倒是能轻易制服，但对付男人可没那么容易哟。”

我的脑海里还留着沙耶被强推时的痛苦回忆。她像是察觉到我在想些什么，一时间绷着脸一语不发，口上却没有软下来的意思：“说是这么说，可那个大叔是一开始就突然扑过来的，一般的人类看到沙耶时，都会吓得腿都软了，动都不敢动。医院里的人就是这样。只有郁纪一点都不害怕地跟我说话。”

“嗯……这倒也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虽然对我来说没什么说服力，但沙耶的样貌过于恐怖，对方看到时就被吓瘫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铃见比沙耶占优势也是在给他移植了和我相同的知觉障碍之后，那时沙耶在他眼里看起来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但是恐惧不一定只会使人类失去战力，相反也有可能使人变得残暴更难以对付。所以这种恫吓和沙耶刚才说我的“心理战”一样都不怎么靠谱。

“那么沙耶，这样做你看怎么样？”

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战术就马上说给沙耶听。听完后沙耶一反刚才的沉重表情破颜一笑：“这真是个好办法！嗯，郁纪真聪明。”

“不至于到这地步啦……”

沙耶也不看这个战术靠不靠谱，就因为我没那么危险就认为是个好办法，真是个单纯的小女孩啊。不过这点也是她的可爱之处。

“那么，耕司什么时候来这儿？”

“不知道。反正他迟早会给我打电话的。到时候再把他引到这儿来。”

耕司肯定会追过来，我很清楚这点。他不可能放我和沙耶远走高飞。既然我们决定了逃离，就要逃得远远的，但我还是想尽量早点将耕司杀掉以绝后患。所以只要他联系我，就算明知是陷阱我也愿意主动与其交锋。

“好不容易才猎到一个人的肉，在这儿可是会坏掉的呢，又没有冰箱。”

“那用来做其它动物的诱饵如何？比如说把野猫啊乌鸦啊之类的引来——”

“这样很危险的哟。万一动物叼着肉逃到别处被人发现的话，事情就闹大了。”

“是吗，也对。”

人类这种生物极为危险，而且光是靠近就会感觉肮脏恶心……但讽刺的是，它们作为食用肉类来说是再美味不过了。我十分心疼留在家里冰箱中的那些肉。

“不过这附近的森林里也有不少动物。食物不是大问题。”

“要够三个人吃哟，没问题吗？”

“交给我吧。沙耶很擅长打猎的哟。我会努力抓来一大堆食物的。”

“是吗？那从今天起沙耶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听到我的夸奖，沙耶得意地笑了起来。看起来真的很孩子气，好可爱好可爱。

“不知道这次的幸福还能持续多久呢。”

沙耶的语气听上去很是若无其事，所以我也没怎么在意，差点没察觉到她的问题有多么的落寞。

“会有多久呢。”

是啊。

肯定不会是……永远。

无论再隐蔽的场所，都会有不得不搬离的一天。比方说我没能封住耕司的嘴，稍许的疏忽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活。

这座废墟也一样，或许哪天会有二百五想要试试胆量而溜进来，或许被开发商买下来改成新住宅区。我为了和沙耶生活在一起选择了非人的生活方式，要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类世界寻找我们的安居之所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我们没法逃离这整个世界。

“——就当作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就好了。”我靠紧沙耶，双手轻轻地搂住她纤瘦的双肩，轻声说道，“反正人生就像旅途一样。没有永远不变的地方。是干等让时间流走，还是自己随机应变，仅有这点差别。”

“也是呢。”沙耶轻轻笑着说道。无力而安谧的微笑。她的笑容或许是放弃，或许是怜悯，但却是恬静而满足的笑容，“不过沙耶不是孤单一个人了，所以沙耶不会寂寞哟。郁纪也是吧？”

“嗯。”

我也不会后悔。

我的双臂紧抱住沙耶——就算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也再所不惜。

“而且呢——”沙耶像是想要为我打气一般，用略带欢快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不用忍受世人的异样眼光生活下去。沙耶向郁纪保证。那一天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很远很远的未来。沙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预兆，因为是第一次。——心里还有一点点害怕。”

我无法理解沙耶那令我费解的预言。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至今为止，她好几次创造出了我无法想象的奇迹。

“我们……也会有希望吗？”

“嗯。”

沙耶的脸庞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肯定是沙耶送给郁纪最后的礼物。沙耶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任务。”



第卅二回

那一天，手表的时针仿佛像迎来世界末日一般，缓慢地数着每分每秒。

反正时间还很充足，耕司回到自己的公寓，洗澡换好衣服，然后久违地饱餐了一顿。尽管心里也清楚，还是小憩一下比较好，但无论如何试着放松都睡不着。越是想要心情镇定，越是感觉神经过敏。无奈之下，他只能从傍晚到晚上独自在街上漫步。

休息日的繁华街道热热闹闹一片和谐景象，行人们的脸上也流露着灿烂的笑容，街灯照亮了街道的所有角落，商店的橱窗提前预示着圣诞节的气息，华丽得仿佛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幸福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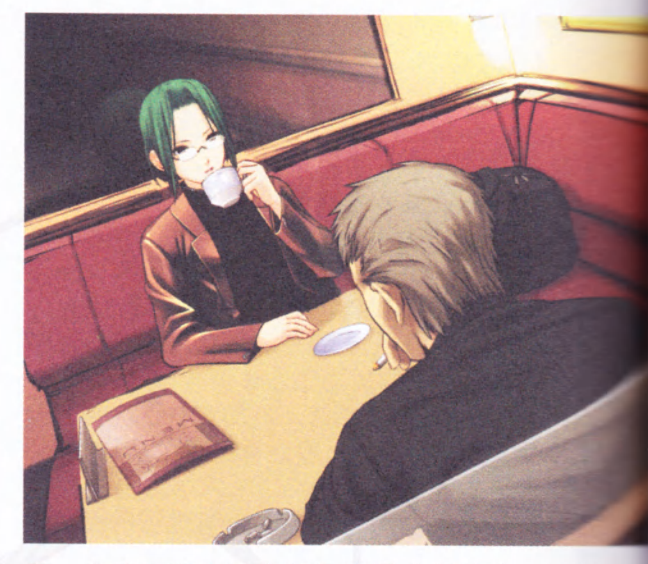
这一切的一切，像是此生最后的光景般深深地烙印在耕司脑海中。

世界如此美丽，是因为它背后的疯狂吗？

耕司已经无法再次享受这条街道的美丽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如今映入眼帘的所有都让他无比怀念。他久久地、久久地远眺着街道夜景，仿佛在遥远的未来听到初恋恋人的噩耗一般，他细细地品味着这段无可挽回的距离。

晚上8点——电话响了，是丹保凉子打来的。交谈很是短促，两人确定了见面地点后就挂断了。就这样，户尾耕司最后的平静之夜拉上了帷幕。

凉子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将近一个小时，凌



晨一点才出现在选定的深夜营业餐馆中。她肩上背着一个看上去很沉重的双肩包，里面的东西多得让包几乎都失去了应有的外形，到处都是凹凸不平的隆起，但耕司没有心情去询问她里面装的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做准备时花了点时间。”

凉子坐上座位的动作看不出一丝内疚，但耕司并没有责怪她，只是面无表情地默默一礼。

毕竟是时值深夜，宽敞的店内零散地分布着几张桌子，如孤岛一般。向无精打采的侍者追加了两杯咖啡后，耕司和凉子像被人遗忘了一般，孤伶伶地坐在客席一角。

耕司已经喝下三杯了。他一边像是完成任务般啜了一口淡黑的咖啡，一边简短地向凉子询问。

“希望让你等待的时间有价值，毕竟我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

“我想郁纪也够着急了，我说了联系他以后，一天都没有找他。”

“他这么在意和你联系吗？”

“听到‘沙耶’这个名字时，他的反应太明显了。”

耕司啜了一口咖啡，淡淡的咖啡滋润着他依旧干涸的喉咙。时间沉默地流过。

“……是吗？果然是“沙耶”么……”

凉子小声呢喃道。她紧皱的眉头显然不是因为咖啡太难喝。

“现在丹保医生已经知道答案了吧？沙耶到底是什么。”

耕司的语气近乎盘问，凉子先是装成埋头喝咖啡的样子，但很快杯子就空了。

“虽然你是无视我忠告的笨蛋——”凉子凝视着尚带着茶色痕迹的咖啡杯，用生硬干涩的语气说道，“算是我不接受教训，再次警告你一遍。户尾君，你应该忘了你插手的所有事情。”

“顽固不化么。”曾经对之前同样的忠告大动肝火的耕司，如今只是冷笑地回答，“你以为我还置身于医生你和郁纪的世界之外？”

“你还没有看到最要命的地方。”说着，凉子脸上流露出了嘲讽的微笑，“对你来说，这件事情只不过是独一无二的挚友突然失去了理智，变成了食人动物。就这么点内容吧？”

就这么点内容——这是耕司直到最后都无法接受的局面，让他不得不执着于复仇杀戮。然而听凉子的语气，好像这一噩梦只不过是开始而已。她的这种病态的玩世不恭究竟是来自什么？直到现在耕司也不明白。他也不想明白。

“就这么点内容的话，剩下的就是医生你的虚构了？”

“你这么想的话，证明你的伤口还不够深。”凉子又开始用自暴自弃的语气草草地打住了话题，她根本就没想去得到对方的共鸣和理解。

"适可而止的话，时间还能愈合你的伤口。你还没有跨过最后的底线。"

耕司没有像以前那样冲动，他细细地品味着凉子的话语。

最后的底线——的确，郁纪正站在那一线的对面。就算耕司现在已经进入非正常状态恨不得手刃对方，但他在杀了郁纪之后也不会想去吃他的肉。从这点上来说耕司和郁纪完全不是一个级数。那么凉子又怎么样？从井中救出耕司的她，一直以一副看破内幕的口气对耕司冷嘲热讽的她，又离郁纪有多远？

"医生你的意思是,你的伤痕比我更深吗？"

"这把枪是我老家的爸爸的。"耕司讽刺地反问道，凉子开始冷笑，自嘲地回答道。话音落后，她敲了敲双肩包里的东西挤出来的轮廓，"就因为这玩意从柜子里消失了，爸爸被人追究责任从当地的猎友会中除名了。我真觉得对不起他，我可是父母引以自豪的女儿，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会去偷保险柜里的枪。"

"医生有必要这么去做吗？"

"一点也不。"令他意外的是，凉子轻易地否定了，"那时奥涯的事情已经解决了。——至少我是那么认为的。当时我总算放心下来，那家伙不见了，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其实没必要用这把枪来射谁杀谁。"

"那么，为什么——"

"我睡不着。仅此而已。"听上去凉子需要好好地组织一下语言才能把意思说得明白一些。她稍停了一会，然后开始仔细地往下继续。

"之前我先在床边藏了铊。晚上实在受不了独自待在房间里。无论世界如何天翻地覆，为了让自己除了尖叫着逃离以外，还拥有其它选择——我想说服自己这点，于是想在房间里置放点可靠的武器。"

"……"

耕司无言以对。患有如此严重的被害妄想的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T医大的精英医生，他实在愕然得无话可说了。

"但这也没有什么用。噩梦越来越严重。光用铊已经无法让我入睡了。所以我才偷了爸爸的枪。听说像这样改造枪身时，散弹会飞向更远的范围，杀伤力能得到很大的增强。在美国进行这种改造也是重罪。我把它塞进衣橱里，终于可以睡着了——三晚里有一晚能睡着左右吧。"说到这儿，凉子终于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了吧。她就像大功告成一样，脸上浮起了舒畅的微笑。然后接着往下说，"枪是个好东西。真的。可以朝着对方开枪，不行的话还有把枪塞进嘴里扣下扳机的其他选择。"

"医生你——你应该去接受专家的治疗。"

"谢谢你这么直接的感想。不过，这事与你也有关哟。如果你还想往前深入的话。"

耕司心里已经开始有点怀疑，自己在和郁纪对决之前与凉子联系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不过，在不想通过法律手段来处理郁纪这点上，他和凉子的意见相同。郁纪不仅杀害了自己的恋人和挚友，还侮辱了她们的遗体。他实在无法容忍以审判这一形式给予其酌情处理的机会。无论将背负多大的罪孽，也要亲手解决掉郁纪。耕司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自己就永无可以安眠之日了。

有同犯在的话会觉得心理上有了支持。但前提是那个人不会拖自己的后腿。如果这个迷团重重又愤慨激昂的凉子，脑袋里装的只不过是无聊透顶的妄想的话，耕司也打算从各方面重新考虑一下了。

"如果医生你说之后交给你的话——那么，请让我相信你。"耕司怀着毫不让步的决心，斩钉截铁地质问凉子，"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名叫奥涯的人手头有东西能将医生逼到这一地步吗？请让我用亲自看清楚他所做的一切。"

"需要说到这个份上吗？真是的。"

凉子苦笑地摇了摇头，她没有再故弄玄虚，而是从双肩包里取出一册资料。一叠没有封面的活页用线装订在一起。

"读完一行后，再读下一页的同行。好了，先读最精彩的地方吧。"

听到她的催促，耕司低头浏览了一眼这份手写的记录——读了不到3分钟就停下来。

"这是什么奇幻或者科幻小说的草稿吗？真是无辜的恶作剧啊。他居然有这么孩子气的兴趣。"

耕司不禁失笑，煞费苦心地贬低了一番刚刚看到的东西。他尽量不回想起在奥涯家里看到如山的骨头,以及在郁纪家里闻到的无名恶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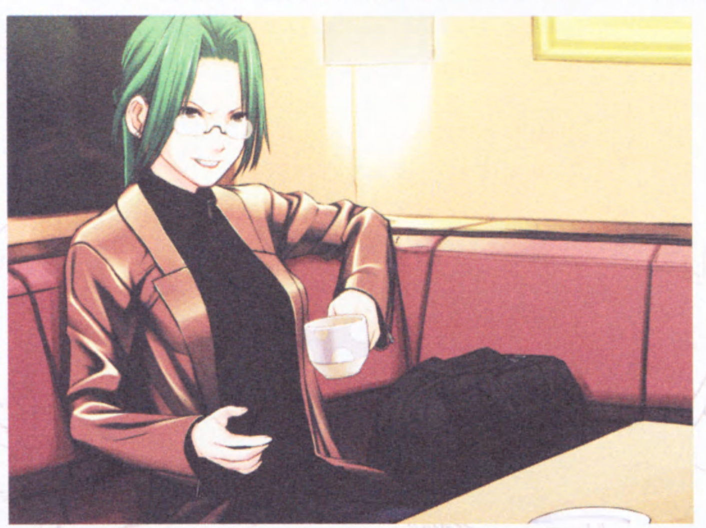
"一年前，奥涯拿到我们大学的样本也和这篇文章一样异常。"凉子近乎冷酷地无视了耕司的嘲笑，用淡淡的语气道，"他像是在擅自使用大学的机器和材料，私下进行检验。不过后来被人发现事情搞砸了。结果闹得轰动一时……从奥涯使用的机器和材料上看，他想把那家伙当成P3级的生化体处理。当然，还不知道警戒到这一程度是不是就足够了。本来应该让附近的居民都撤离的，不过嘛，有个大人物起到了点作用，最后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了。我们可就惨了，把校园里的所有老鼠一只不剩地消灭掉。老鼠和曾是老鼠的东西。"（译者注： P3实验室，全称叫"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整个实验室完全密封，室内处于负压状态，这样实验室内部的气体不会跑到外面而造成污染。）

耕司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凉子对奥涯雅彦的真相敷衍而过，如今她用合成声音一般毫无感情的语气，毫不隐瞒地道出了一切始末。

"最后大家都束手无策，放弃了查明事情真相的努力。谁也没有查明奥涯带来的样本究竟是什么来头——反正，总之大家都很聪明，心里都很清楚不要引火上身。可惜的是，当时的我还没有那么聪明。"说到这，凉子暂停了一下，脸上又流露出挑衅般的自嘲的微笑，"到处搜寻线索，揭发真相，最后我才知道奥涯做了什么。也追查到了和他相关的人以及他怂恿的人。从那时起，我开始和铊共眠。同时也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理性是多么不中用——满是漏洞，毫不可靠的东西。"

"……"

凉子偶尔流露出平静的疯狂，这让耕司觉得很压抑，他像逃避一般随手翻开了手中的活页，随便看了一行文字。





『——覆盖在这种生物体表的筋肉组织不是呈纤维状，而是呈网状。也就是说它不是朝一定方向而是朝全方向伸缩的强韧组织。所以用刀刃给其造成裂伤或穿孔基本上没有意义。可以朝任何方向自由收缩的肌肉组织马上就能堵住伤口——』

这是在开玩笑吧？不是玩笑的话还能是什么？如果把这些内容当真的话，那其它的一切——受世界法则所支配的一切理论基础不就会变为玩笑了吗？

"……那么，医生你是相信这一内容的吧？"

"很早以前我就失去了怀疑的理由。"

凉子再次把手伸进双肩包里。这次她取出了一个大约500cc容量的不锈钢热水瓶。

"这是干掉沙耶的杀手锏。我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准备好的，这玩意应该可以立即见效。"

"……真是受不了。"已经达到极限了。耕司毫不掩饰地说道，"沙耶是什么东西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要杀死郁纪就行了。——我不能交给你。"

"……是吗？"凉子已经放弃了说服他的努力，近乎冷酷地立即首肯。从现在这一刻起，她的良心也抛弃了耕司，"可以。你只要尽全力干掉匂坂郁纪就行。我也会看准时机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会影响你，万一你失手了，我来给你收拾烂摊子。"

语气十分坚决。但耕司仍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个患有妄想症的女医生。

"你是跟着来的，有动机去杀死郁纪吗？"

"我可是有洁癖的。我无法忍受那种隐居在人类世界范围外的家伙。它们是卧室里的蟑螂。你能忽视它们在枕边沙沙爬动的声音睡着吗？我一发现它们，就会将它们斩尽杀绝。我必须得这样做。这是我精神卫生上的问题。"

这种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耕司的理由也与其相似。他并不是想要借用正义来审判杀人，也不是想要为青海和瑶复仇。如果只是这种理由的话，耕司应该能同意将一切都交给警方处理。正因为敌人是郁纪，耕司才觉得不甘这样的结局。

因为信任的挚友背叛了自己的一切。耕司想要用自己的一切与这些荒诞的事实同归于尽。这种自虐的冲动现在仍在煽动着他。

"好了，现在是最后的将军了。你把匂坂君叫出来吧。"

耕司点了点头，取出手机，最后一次拨下了挚友的号码。

对方很快就接通了电话，仿佛一直都在等待一样。

"让你久等了。郁纪。我准备好了。"

"……耕司。你现在在哪儿？"

看来郁纪长时间在等待耕司的联系，他的

声音干涩得没有一点抑扬顿挫。

“就在你身后，我这么说的话呢？”

耕司从容不迫地嘲笑郁纪。或许是杯凉子焦躁的嗜虐心传染了吧。

“好了，你已经下决心放掉津久叶了吗？”

“嗯，我不会变卦的。”

真是惺惺作态——回想起郁纪家的冰箱，耕司在心里愤愤地骂道。郁纪，你这混蛋吃了瑶的哪一部分？你将完全无辜的她像杀猪宰牛一样肢解了吗？

“耕司，你把搜集到的所有资料连同证据一块带过来。我看过内容后同意的话，我们就把瑶交给你。”

“可以。具体在哪？”

“先来O线的Y车站。到时候我确认了你是一个人的话，再告诉你详细地址。”

“真是小心翼翼啊。”

“别耍花招。45分钟以内过来。”

郁纪没有等耕司回答，就挂断了电话。

“……他说要确认我是一个人之后再告诉我地址。”

“区区一个医大学生，倒是很有心计啊。佩服佩服。”

凉子仿佛在真心表扬郁纪一般，耕司则以责备的眼神望着她。

“我的车就停这儿吧。户尾君，你车后的行李箱里可以装下一个人吗？”

“可是可以……你当真吗？是不是看电影看多了。”

“这场冒险可是比随处可见的电影要危险得多哟。”凉子若无其事地抱着双肩包起身，“……话说回来，是你选择在这家店见面的吧。”

“是啊，怎么了？”

“咖啡你来付账。”

说着，凉子把账单放在了耕司面前，丢下服务生扬长而去。



按郁纪的指示，耕司到达Y车站后，又接到郁纪的电话，目的地改变了，然后又变了一次。

耕司开始怀疑郁纪所说的想要确认他是否一个人的理由了。郁纪是否只是用时间来估计，等耕司到达指定的场所后再跟他联系？虽然心里这么想，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无论郁纪想在哪个时机确认耕司他是否带有帮手都不奇怪。现在轻举妄动让郁纪警惕起来的话，凉子突然袭击的计划也将化为泡影。只能让凉子在狭窄





的行李箱中再忍一会儿了。

从绿地公园，到河畔，然后第4次的目的地是在密林覆盖的丘陵地山顶，而丘陵的山脚才刚刚开始进行开发。

汽车上的导航地图到这儿就中止了，据郁纪所说，尽头有一座被遗弃的旧疗养院的废墟。耕司心头涌现一种直觉。之前他指示的深夜绿地公园和河畔也的确是没什么人去的场所，但这次的目的地绝对没有人会误闯进来。

看来这次是真正的目的地了吗？

耕司开着雅阁驶上了陡坡，当民宅从视野中消失时，耕司的预感已经变成了确信。尽管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开发了，但尚未开垦的森林比想象中更为黑暗。这儿真是隐居的绝佳场所。或许，对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人埋尸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被忘却的土地不仅仅是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就算是在生活圈的正中心也会有。只要不引人注意，到处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死角。

雅阁车头灯的灯光中，腐朽的门柱如幽灵一般赫然显现。看来终于到了终点。耕司缓缓地将车停在门柱旁，熄掉引擎，融入了森林的寂静中。没隔一会儿，手机开始鸣响。已经没有必要确认是谁了。

“……我到了。”

“嗯，我听到了。欢迎来到我的新家。”

光是听到雅阁的排气音就能察觉到耕司的到来，看来郁纪就在附近。耕司感觉到临阵前的颤抖。

“进来吧。瑶也在等着你。”

说完这句，电话就被挂断了。

从仪表板中取出白天新买的手电筒，确认了口袋中枪的重量后，耕司打开车门——同时看准时机解开了行李箱的锁。凉子的话，不用跟她解释情况她也会察觉到的罢。当然如果车里的灯亮着的话，对方会注意到车门和行李箱没有关。意识到这点后耕司忙取下灯泡，然后下车用更大的声音关上了驾驶座的车门。

前庭并不太宽阔，里面是堆积着如山的违法丢弃的建筑材料和大件垃圾，这些东西成了最好的路障。除了冰箱和电动自行车之类常见的垃圾，里面还堆积有不少诸如混凝土瓦砾和石膏板碎片之类的工厂弃置的废料。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违法弃置，可见这儿人烟有多稀少。

耕司瞟了一眼汽车尾部。稍微开启的行李箱里没有任何动静。凉子也应该明白现在的局势，估计她打算在郁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耕司身上时再出来吧。

月色格色明亮，在户外行动时，不带手电筒也不会有丝毫的不便。耕司没有放松警惕，他绕过垃圾山，朝里面的建筑走去。

周围的废弃物中究竟埋藏了些什么？附近笼罩着令人不快的刺鼻药味。这种地方恐怕流浪汉也不会接近吧。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就算是想避风挡雨，也能找到舒服得多的场所。

没有门。耕司站在空空的大门口，飞快地瞟了一眼身后。停在门柱附近的雅阁正好被硕大的垃圾山遮掩住了，从这幢楼往外看是一个死角。就算郁纪在废屋里监视外头，也不会发觉从凉子会从行李箱里爬出来。估计她能得到预想的偷袭机会。

记不得这是第几次独自伫立在隔离于日常的不祥之静寂中了。踏入如地下墓地般鸦雀无声的房屋中，从中目睹到超越人类想象的痕迹，这已经成为耕司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迄今为止踏足过的房屋尽管无人居住冷清孤寂，但看起来也还像间屋子，有如蝉蜕新骸般生动。

然而这次不同。墙壁和门柱的构造物如夜晚森林中的幽鬼一般浮现在眼前，这是一座彻底的废墟，连过去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都不复存在。如果用尸骸来打比方的话，这儿是白骨已风化得面目全非之处，唯有死亡长存。

已经走到尽头了。这儿定是终点。郁纪打算怎么做？定是想要致耕司于死地，这点是无需置疑的。但，用什么方法？

耕司本想打开手电筒，但他想了想，又打消了念头。如果拿着手电走动的话，就会明显地告诉郁纪自己的位置。这样做只会对可能进行埋伏的郁纪有利。他左手拿着手电筒，手指搁在开关上以便随时可以打亮灯。右手握住了手枪。耕司小心地让枪和手电筒朝向同一方向，以便在发现郁纪的瞬间就能将枪口指向照亮之处。同时蹑手蹑脚地迈进了昏暗的废墟中。

过了好一会，耕司的眼睛才习惯黑暗。能借助的只有从空荡荡的窗口洒进室内的月光。

一切物体都只能隐约看得深深浅浅的轮廓。不过，潜伏在里面的郁纪也会面临同样的环境。谁先发出声音，谁先察觉到对方的动静？气氛已演变成危险而扣人心弦的精神战。

走廊左右两侧排列着敞着门的或者是连门都没有的房间。每经过一间房间，耕司都要靠近门口探寻里面的情况，确认无人后，才小心翼翼的继续前进。不知何时起，进入废墟前刺鼻的恶臭变成了更接近野兽的血淋淋的有机物污臭。毫无疑问，这正是郁纪家里弥漫的那种气味——

“覆盖在这种生物体表的网状组织是朝全方向伸缩的强韧组织，用刀刃给其造成裂伤或穿孔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耕司咬紧了牙关，将狂人手记的内容从脑海中挥开。怎么可能把那种东西当真？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别去考虑这种多余的事情……

咕唧。

耕司听到有动静，绷紧了全身的力量凝视着走廊的尽头。刚才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泥泞中滑倒了一般，湿漉漉的足音——从里边的房间里传来。

有东西在那。发出声音的东西。

耕司将左右手上的枪和手电筒摆好，悄悄地靠近发出声音的方向。

咕唧。咕唧。——像是捏玩泥土一般奇怪的声音。再靠近一点时，耕司听到了野兽般痛苦的喘息声。

是郁纪吗？不可能。那家伙现在也定在屏住呼吸进行埋伏。不可能粗心到发出这么大声音。随着耕司一步步往前进，不知不觉中，他真切地听到了从混凝土与建材的缝隙间渗出的异常声音。

“……呜……呜……呜……”

耕司停在了一间房间前。

和刚刚走过的房间一样，那间黑暗的房间里也充满了粘糊糊的液体。但居住在这间房里的不仅仅是黑暗。很显然，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就像负伤了一般，痛苦地喘息着，甚至有点像在哭——

——在哭——？

“……谁？”

耕司压低声音朝黑暗的深处询问。发出声音确认对方位置和点亮电筒没有多少区别，但不知为何，耕司对这一不可挽回的行动有点犹豫不决。

——在哭——是的，听到她最后的声音——在电话的对面——正是哭泣声——

突然，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一般，略带喘息的呼吸声停止了。然后……

“……耕司，君？”

不是人的声音。这一声音绝对不是人类可以发出的声音。仿佛在亵渎人类语言一般的声调在黑暗中细语。耕司的直觉终于理解了这一光景——来自噩梦中的幻觉才能构成的联想。

“……津久叶？”

不可能。津久叶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不可能散发出这种味道。

“——耕司，君——求求，你了——杀了，我——”

如果不是瑶的话，为什么会知道耕司的名字？为什么向耕司诉说？

但是，这不可能是瑶。瑶是人类。不可能像这个黑暗深处的生物一样，拖着湿漉漉的足音爬动。

“——好痛啊——好痛，苦啊——我的，身体，一直——救救，我——耕司——君——”

那东西蠕动着靠近耕司。

耕司的理性在警告着自己，在为时过晚之前，在无可挽回之前，赶紧打亮左手的电筒。要不就应该转身逃离。但是耕司没有选择这两条路。他只是徒然地问着黑暗中的异形。

“是津久叶吗？喂……你不会是津久叶吧？”

“——让我死吧——我已经——不想再——求求你——杀了我——”

耕司感觉到指尖传来粘稠柔软的质感。完全出于意志以外的条件反射，他打开手电，照亮了脚边的东西。

惨白的光芒下，眼前无可辩驳的现实化为最后的一击，粉碎了耕司的理性。在恐惧中短路的思考久久凝陷于“枪”和“扳机”两个词语之间。

右手食指顺从地做出了反应。

闪光和轰鸣声比预料中更强烈。瞬间闪耀的压倒性破坏力在一瞬间之后，再次湮没于沉沉的黑暗中。

耕司的耳边还留着枪声的残响——他再次听到了黑暗深处传来的细弱的声音。

“……好……痛……啊……”

“呜哇！哇啊啊啊啊！！”耕司尖叫了一声，混乱中，他感觉只有自己的指尖才是可靠的。他开始胡乱地扣动扳机。

黑暗，闪光，沉默，爆炸声。接连三次交错而过。当然，开枪时没有目标也没有什么效果。完全不用刻意瞄准，本来给自己带来威胁的对象就在脚边，那么近的距离根本不可能射偏。凉子关于枪里剩弹的忠告早就被耕司抛到九霄云外，再次置身于沉重冰冷的黑暗中后，耕司仍疯狂地扣动扳机，早已空弹的手枪哗啦哗啦地作响。

过度的恐慌之下，耕司的双腿一直绷得硬硬的。现在他像是感觉到双腿无法直立了一般，身体不听使唤地向后倒去，一屁股坐在硬硬的地坂上。他坐在地坂上仍混乱地一遍遍开着空枪。他只有这样做，才能将一瞬前灯光所照射到的东西从记忆中消抹去。

手电筒早就从左手中掉落了，滚落在地板上，照射着其它方向。4 发子弹应该都射中了目标。耕司的手指所造成的破坏力足够让一个人类死上四次了。而且这也是耕司的杀手锏。也就是说，现在独自坐在黑暗中的自己已经是赤手空拳了——

当耕司意识到这点时，沉重而冰冷的腐肉块像海啸般往耕司身上袭来。

“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甚至无法发出惨叫声。耕司用左手遮住脸，右手则胡乱地在地板上摸寻着根本就不存在的救命稻草。他的思考能力已经大大地退化，几乎与只存在原始恐惧的野生动物无异了。或许，正因为如此——耕司才在最后那一瞬间，凭直觉认识到右手中冰冷紧硬的感触是拿着某样武器。他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将右手里的东西砸往伏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咕唧一声，有如叩打在水床上一般。袭击者从耕司身上滚落。他的身体恢复自由后立刻跪起身，像得到护身符一般，双手紧握着新武器。这时他才发觉那是一段生锈的铁管。

“……痛……痛……痛……”

仍是呻吟声。仍是发出了哭泣声。

“哇啊啊啊啊啊啊！！”

惨叫声与怒吼声交织在一块，耕司大喊着挥起铁管，朝伏在地板上的那堆怪物砸了下去。柔软厚实的肉体吸收了冲击力，耕司的双臂感觉到毛骨悚然的感触，同时湿漉漉的声音回响在耳边。那声音和感触让耕司脑里充满了生理上的厌恶，他无法抑制内心的破坏冲动。

“可恶！混蛋！！！”

耕司和刚刚放空枪时一样，疯狂地一次次挥起铁棒痛殴那怪物。第 10 次挥下铁棒时，怪物终于没了声音。第 20 次时它不再蠕动，第 30 次以后已经没有打在肉块上的感觉了，声音也开始变为扑唧扑唧的溅水声。

耕司终于认识到，不管自己殴打的怪物是什么东西，它已经变为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在他的理性恢复到可以认识这点后，他才停手。手中的铁棒上沾满了分不清是血迹还是体液的污痕，刹然沉重起来。

“你还没有看到最要命的地方。”

脑海里回响起凉子的声音。如今耕司终于能理解她仁慈怜悯的用心了。他亦以和她同样的视点嘲笑自己曾经的愚昧。自打他作为户尾耕司经历过的 20 年来的人生记忆——如果还珍惜这一切，怀念这一切的话，就不该来到这种地方。

绝望的黑焰焚尽了耕司心中所有的感情，



焚尽后火舌仍冲天地熊熊燃烧，逼人的热量沸腾着他全身的血液。耕司将这一热量化作了愤怒……是的，他现在愤怒如火山待发。憎恶吞噬了他的心。对那个为他盛上一杯名为真实的毒酒，彻底抹杀了他灵魂中的纯真无垢的人！

沉浸在憎恶中的耕司很快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悄悄靠近了自己身后。他猛地一回头，杀气腾腾地将右手的铁棒横扫而过。对方本想发动突然袭击，完全没有想到耕司会进行反击，他踉跚地往后跳退了两步。滚落在地板上的手电筒的光芒照射出扭曲变形的影子。

耕司重新握紧挥空的铁棒，与第二名袭击者对峙。

“匀坂郁纪……”



耕司自己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如此怨恨的语气直呼曾经挚友的名字。

“喂喂，刚刚你那一下……一点也不手下留情嘛？”

这种情况下，郁纪仍面带微笑，仿佛是想要解释拎在他手中的巨斧也不过是个玩笑。



“真没办法。说实话，我还以为你会有点犹豫的。”

“你说，犹豫？我？对你？”耕司嗤笑道。郁纪的话语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滑稽了，“你拿青海怎么样了？对津久叶做了什么？想到这些，我还会手下留情吗？”

“你还真是会倒打一耙啊，耕司。”郁纪的声音低了下去。他用阴郁的眼神望着耕司打死的肉块，“耕司，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把我的瑶……我要让你死得比瑶更痛苦十倍，你等着。”

地板上手电筒昏暗的光线下，斧刃反射出凌厉的寒光。杀气之光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弧线。

耕司用铁棒接住了郁纪用力挥下的斧头。沉重强硬的冲击力从手腕一直传到肩头。但是耕司毕竟在体格上占有优势，他临阵不惊地挡回了斧头。

斧头一次又一次咆哮着朝耕司袭去。郁纪的武器毕竟是有实用功能的工具，威力和使用性都比耕司无意中捡到的破棒要高得多。所以耕司只能勉强躲开斧刃，毫无还手之力。每次接住锋锐的斧刃时，铁棒表面的红色锈迹都被削得四下飞散。

“混蛋！”接住自上挥下的一击后，耕司马上在对方收回斧头前用铁棒还击，使郁纪的身体往后仰。

郁纪向后仰却仍想保持身体平衡，于是下肢处于无法动弹的状态。耕司乘机横扫一脚，狠狠地踢在郁纪右腿外侧。

“唔！”郁纪哼哼一声往后退了两步，他胡乱地挥舞着斧头以防耕司追击。但耕司已经夺回了战斗主导权，他并没有穷追下去，而是泰然而立瞪视着郁纪。

“你还不习惯打架吧？”

“喔！！”郁纪怒吼了一声，开始进行反击。但被耕司踢到的右腿像是麻木了一般，斧头的速度明显迟钝了很多。

“去死吧！去死吧！”郁纪一遍遍吼骂着，同时又挥起了沉重的斧刃。但如今胜负靠的已经不是气势，而已经进入看哪一方能够冷静地把握时机的阶段了。等到郁纪不知道第几次挥起了斧头，耕司估计着他的动作已经力竭不堪了，于是一口气伸出左手，抓住了斧柄。

“什么！？”

耕司趁郁纪畏怯的那一瞬，瞄准他毫无防备的腋下，挥起了右手的铁管。

咔嚓一声，肋骨折断的触感。

“呜啊……”

郁纪痛苦不堪地蹲下身去。耕司的心境清醒得让他自己都深感惊讶。他俯视着郁纪毫无防备的后脑，高高地挥起铁棒，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正在这时，有什么东西缠住了他的左脚踝。

“什么……！？”

趁着耕司因这始及未料的触觉而惊慌失措的瞬间，那个柔韧的东西又缠住了他的右腿，耕司无力抵抗，摔倒在地板上。他扭过身抡起铁棒朝身后无形的敌人挥去，但挥起的右手也被软体组织仅仅捆住。之前隔着裤子没有多大实感，但当耕司感觉到冰冷的粘膜贴在赤裸的手腕上时，不禁一阵毛骨悚然。难道是刚刚的怪物又……

“……干得好……沙耶。”

郁纪蹲在地上，尽管因疼痛而紧皱眉头，但他仍浮出残忍的笑容，像是确信自己会胜利一般助威道。

沙耶——

这家伙就是——

耕司拼命地挣扎，想要挣脱缠在自己四肢上的恶心东西。然而那一软体却越来越紧，就如一群蛇一样让耕司动弹不得。

“呜——哇——哇啊……！？”

耕司已经进入半狂乱的状态了。光是想象将自己绊倒的生物长什么样，就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想要发出惨叫声，但粘液压迫着他的喉咙，想喊也喊不出来。缠在脖子上最致命的束缚慢慢地增加着压力，不仅想要扼断耕司的呼吸和血流，还想将他的整个颈椎割断……

我会被杀了——就在耕司的意识即将远去的那一瞬，一阵突如其来的轰响声让他恢复了神志。

“嘎啊！！！”

怪物的惨叫声让他浑身一阵颤抖。缠在耕司身上的东西松开来又萎缩了回去。他的身体恢复自由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凉子从远处走廊跑近的身影，她的一只手上握着仍留有硝烟的霰弹枪。

“医生！”

凉子没有回答耕司，但将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银色筒状物丢给了倒在地板上的他。那是在餐厅会面时凉子给他看过的热水瓶。凉子所说的“杀手锏”——

“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那怪物身上！”

凉子大喝了一声，然后用霰弹枪瞄准了离自己约五步远的蹲下身子的郁纪。双筒的改造霰弹枪里还装有一发子弹。

刚刚的怪物——像是还没有从凉子的一击中恢复过来，扭动着湿漉漉的身体满地翻滚。但是耕司已经有了经验，知道光靠枪弹无法解决这些家伙。机会只有现在一次了。

“你们……想做什么……”

郁纪咬牙忍受着肋骨的疼痛，狠狠地盯视着凉子和耕司。耕司控制住自己急躁的情绪，站起身慎重地打开了热水瓶盖。不用想也知道，里面装着诸如烈性炸药之类的东西。

开启瓶盖的同时涌出了蒙蒙白雾，周围立刻笼罩了一片冷气。这东西难道是——耕司已





经猜测到里面的是什么，但他仍毫不留情地将热水瓶扔向了地板上痉挛的肉块。瓶体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如烟雾弹一般洒出了浓密的白雾，洒水的液体如洗礼一般淋在蠕动的东西上方。

“呜啊啊啊啊啊啊！！”

这次的惨叫声与霰弹枪的一击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几乎是临终前的哀嚎了。凉子高声大笑，仿佛是想盖过在白烟中苦苦挣扎的怪物的痛苦呻吟一般。

“啊哈哈哈！怎么样？零下 197 度！感觉冷了？还是热？活该！！”

终于把噩梦般的怪物打残，或许凉子觉得这时候就算失去理性也要爽一爽……然而但她的笑给人感觉完全是精神失常的狂躁。

“你们……你们这群混蛋！！”

郁纪的叫声里充满了最狠毒的诅咒，他踉跄着起身，愤怒甚至麻痹了他骨折的疼痛。凉子看着他手中的劈山斧，自然将其当作一大威胁而不敢轻觑。她带着嘴角残留的一丝冷酷的笑容，扣下了霰弹枪的扳机。

然而，只有黯淡的火焰从枪口中逸出，她的枪沉寂不语。

“……操！”

凉子并非枪械器具的专家，所以她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注意弹药的保存状态。虽说她自己心里也清楚，如果事态严重到真的需要自己拔枪的话，自己的小命也会不保吧。她因愤怒和狼狈而咂了咂嘴，打开霰弹枪的弹夹，用尚不娴熟的动作将死火的子弹取出。这时郁纪拖着斧头用幽灵一般的步伐靠近了凉子。

危险——耕司想要往前迈步奔往郁纪跟前，但他的身体无法动弹，再次失去了平衡向前摔去。耕司的一只脚无法离开地板，鞋底的橡胶粘在了地板上，那是刚刚淋在沙耶身上的液态氮造成的结果。极度的低温笼罩了耕司所在地的周边。

凉子慌忙从口袋中掏出新的子弹，但郁纪已经双手持斧一步步向她靠近了。

“混蛋！”耕司怒骂了一句，强行将鞋底从地板上扯开。但已经来不及冲过去了。凉子飞快地合上装填完毕的霰弹枪弹夹，抬头准备瞄准。但郁纪已经近在眼前，距离太近了。斧头如风卷残云般咆哮着从凉子头上挥舞而下。

“住手！！”

骨头碎裂和肌腱切断的声音，混杂着肌肉压溃的声音，弥漫在空气中。

“啊……”

厚重的刀刃从凉子的左肩砍入锁骨，肩胛骨，继而砍碎了数根肋骨，贯穿了肺叶，直到胸部的正中。她带着不敢置信的表情睁大双眼，唇边的血沫如间歇的泉水一般不断往外喷涌。

已经没救了——这种伤口本应当场死亡。但凉子的意志力实在是很惊人，她赢得了人生的最后数秒。随着鲜血濡湿的唇角挂起一丝冷笑，她举起枪口。不是朝向面前的敌人，而是旁边。

枪口指向的是半边体表覆盖着绝对温度 77K 的霜白尸衣，但仍孱弱地蠕动着的沙耶。

“不要啊！！”

郁纪的惨叫声与 12mm 口径的枪声融为一体。轰响与闪光震动着废墟的空气，威力比耕司所用的手枪要大得多，破坏力十分彻底。中弹的冲击力让沙耶被液氮侵蚀的部分飞逝消散得无影无踪，其体表组织由冰结状态碎成了粉粒，如雪花般飘落了房屋一地。

以沙耶的能力已经无法愈合裂口处的伤痕了。将近一半的体表与本体分离开来，身体中的东西清晰可见——有毒的彩色液体、粘液和油脂，完全让人联想不到这些会是生物组织。

“……啊……啊……啊啊啊……”

怪物发出了微细而悲伤的哀鸣声，濒死的痉挛让身体不住地颤抖。

“沙耶——”

郁纪仍保持着将斧头砍进凉子肩膀的姿势，失神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他的表情中已经失去一切感情了。

耕司再次举起铁棒，想要趁这次机会从身后一击解决郁纪。但当他看到那个可憎的杀人魔鬼脸上浮现出的单纯无力的表情后，心中顿时杀意全无，只得伫立在原地。

郁纪拔出斧头后，恍恍惚惚地看了耕司一眼，仿佛连站在那儿的是谁都不在乎了。看到他呆滞的眼神，耕司察觉到——郁纪身上已经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杀他的价值了。

郁纪把抡起的斧头举到脸前方，斧刃朝向自己。

耕司不知道该劝阻他好，还是该采取其它行动好。就算真要劝阻他，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辞言语。他看着郁纪缓慢而坚毅地将头仰向后方……下一瞬间，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一般，机械地将头撞向斧刃。

“砰！”……额头在一声湿润的钝响中粉碎。血沫溅到了耕司脸上。

尽管是毫不留情的自杀，但光凭这一击还无法致死。满脸血痕的郁纪再一次，比刚才更缓慢地将头后仰，燃尽生命最后的力量，狠狠地叩向血染的斧刃。

声音比第一次更加湿润。

之后，郁纪如断线的人偶一般，颓然无力地向前倾倒。

耕司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一个局外人，他怔怔地凝望着眼前那两具凄惨的尸体，甚至一时无法理解自己为何身在此处。废墟中的空气混杂着刺鼻的血腥味，血糊仍不断地流淌在霜白的地板上，而眼前的这幅光景如一幅绘画般静谧。

啪嗒啪嗒，湿漉漉的声音划破了寂静。耕司这才回过神来，盯住那只身负致命伤的怪物。

它已与一具尸体无异了，但尽管如此，它仍在蠕动。它以对人已构不成任何威胁的速度，一点一点缓慢地蠕动着，想要穿越已化作血海的地板。——朝着郁纪的方向。

突然间，业已淡忘的愤恨涌向耕司心头。

“……去死吧。”

耕司低声喃喃道，他用铁棒的尖端向怪物戳去。怪物痛苦地战栗着，但仍没有停下来。

耕司勃然大怒。

“去死！给我去死吧！别再靠近郁纪了！”

铁棒一次次殴打在毫无抵抗的肉块上。不知道为何，耕司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心情……现在不在这儿阻止它的话，这次就真是自己输了。但怪物直到最后也没有屈服于耕司的殴打，终于蠕动到了郁纪的尸体前。

“别碰他！别碰郁纪！你算是什么鬼东西！啊！？”

耕司已近乎哭泣了，他任凭愤怒的情绪席卷了自己全身，一次又一次挥起铁棒。怪物那肮脏的体液溅散在耕司染满血渍的脸庞上。

然而怪物却微微地颤抖着伸出细软的触手，触摸着郁纪的肩膀，然后无比爱怜地抚摸着他血染的脸颊——

然后，再也无法动弹了。直到最后那一瞬间，怪物都没有舍弃郁纪。它和郁纪紧紧相拥死在了一起。

耕司终于明白，原来自己什么都没能挽回。



“喂喂，今年的滑雪旅行，这次要不咱去可以溜冰的地方？”

坐在身边的青海提议说。她裸露的颊骨咔嚓咔嚓地鸣响。耕司体内像被虫噬般揪心地疼，她看起来瘦了很多。说起来，最近她一直担心自己的体重问题，这样就没必要再减肥了。

“哈哈，听说青海你前阵子才第一次溜冰？”

郁纪笑着接受了青海的突然提议。声音的确是在大笑，但从被斧头劈成两半的脸庞上看不出他是什么表情。

“二十岁才第一次，现在也不常见了吧？”

“小时候觉得有点害怕，那鞋子有点像刀刃。”

“嗯我明白。被那种鞋子踢上一脚的话，肯定会变成我这样了。”

听到郁纪无聊的玩笑，青海和瑶都大笑不止。和过去的瑶相比完全无法想象，她竟能笑得如此明朗。和郁纪相恋后，她真的很幸福。

“不过，突然踢一脚就死了？青海，这也太强了吧？”

“决窍和用球棒没什么区别。用力挥起，然后借着斧头的重量往下劈的感觉之类的。”

“郁纪跟我这么说时，我还以为他骗我呢，于是我就试着杀了一次。感觉是很爽啊。”

为何会感觉一种难以形容的别扭？很不正常。尽管无法指出是哪点——

“嗯……我也想看看呢，青海被人吃的场景。”

啊，原来如此。看到瑶一脸的羡慕，耕司终于察觉到了。

“我说，津久叶……”

“嗯？怎么了耕司君？”

“为什么只有你……是正常的？”

瑶像是不明白耕司的问题是什么意思，纳闷地回问。

“正常？我一直都很正常啊？”

“可是你那时，的确是——”

“是呀。”

瑶又一次流露出一反从前的豁达表情，对耕司的疑问一笑而过。

“耕司君现在也是我们的同伴了嘛。”

啊，原来如此。耕司低头望了一眼自己的手脚，看到触手柔软地蠕动着，终于明白了。



睁开眼时，枕头和床垫都已被汗水渗透。

一如既往的噩梦。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最近甚至不再从梦中大叫着惊醒了。耕司抱着如针刺般疼痛的脑袋，从床上起身。

凌晨 4 点。

睡眠完全不足。但估计今天晚上也睡不了吧。总之先来支烟。抽一盒就能熬到天亮了。昨天买的扔哪儿来着？耕司精神恍惚地走到了起居室，在那儿碰到了熟悉的客人。

“看你这副惨样，真是的。”

“——啊，医生，你在啊？”

被斩杀的尸体坐在餐桌旁，和以往一样面无血色地啜着圆杯里的咖啡。

“每天晚上都很辛苦嘛。没怎么睡好吧？”

“也不是了。喝点药还能应付，现在的话。”

耕司爽朗地回答了一句，在桌子对面坐下。比起刚刚演技精湛的噩梦来，自己更容易融入现在的幻觉中。不过从从症状上来说，或许更加严重了。

“那时你要是听了我的忠告，也不会被逼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别说这些了。都是过去的事了。”

凉子和生前一样，面带冰冷而扭曲的笑容，摇动着身体。撕裂至胸口的左肩上，手臂如累赘物一般挂着晃来晃去。

“是吗……看来你已经和他们相处得不错了。”

“医生你不是一样吗？平时都看上去是名优秀的脑外科医生。”

“伪装一下外表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尸体耸了耸肩——当然，只有右肩能活动——她脸色难看地又啜了一小口咖啡，“不过呢，以后会越来越糟的哟。时间可以愈合心灵的伤痕，但你可以说是感染了病毒一样。”

或许真是这样吧。每每夜幕降临，人类都会做梦。记忆会淡化，但每晚的噩梦却如新生的獠牙般，狠狠地戳在耕司的心上。这一心灵的疯狂将一点点发芽生根，最后将会侵蚀耕司所剩的全部吧。

“我的话，毕竟还从医生你这一先例中学到了不少，不会有什么疏忽的。”

“呃，是吗？”

耕司自信地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起身去往盥洗室，从镜子后的药架上取出藏在里边的凶器。

奥涯的手枪。耕司那天晚上带回的属于异世界的唯一遗物。

“我花了好一番工夫，终于联系上了道上的朋友，也买了子弹。真吃了一惊，没想到子弹比枪本身还要贵。”

“哟哟。”镜子反射的起居室中，凉子身上的斧头断口朝向相反方向。她像喝彩般高举圆杯，大声称赞耕司，“你买几发子弹？”

“就一发。”

这次轮到耕司耸肩了。用他完整无缺的双肩。这也是生者的特权罢。

“需要多发子弹的情况——我可是承受不起了。”

“嗯……”镜中被斩杀的尸体一脸神秘地点了点头，“你还真能分得清楚啊，户尾君。”

短暂的沉默。

耕司也不想再继续这种和尸体谈话的诡异气氛了。

“我说医生，别再喝餐厅的咖啡了，换点别的吧——”

说完，耕司回头看时，无人的餐桌沉入了深夜的静谧中。

“……”

耕司这才回到了正常人类的世界。

点燃一支烟，吞云吐雾。耕司独自蜷坐在起居室，凝望着手中的手枪。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自己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平衡中了。凉子所说的“最后底线”现在正位于耕司身后，离他只有一步之遥。跨过这一线后，心灵已经没有任何防壁了。

奥涯雅彦的幻想也好，丹保凉子的妄想症也好，这一切都化作有形的威胁，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疯狂和绝望。现实中，匂坂郁纪已经作为猎奇杀人犯遭到通缉，没用多长时间，就在他的空宅和邻居铃见家里发现大量人肉。在两家的冰箱里发现了铃见洋佑和他妻子、高畠青海等四人。衣服等遗物中也有津久叶瑶的东西，但发现的尸块中并没有她的尸体，耕司的噩梦又更深了一重。

同一时间失踪的 T 医大丹保凉子医生正是郁纪的主治医生，因此怀疑她也与这一案件有关联，至于被掩埋在某座废墟里的两人的尸体，恐怕谁也不会发现了吧。这一案件定已成无头案了。

耕司是唯一知晓真相的人，但他完全没有将其公布于众的打算。在此之前是如此。在此之后亦是如此。奥涯的手记并非戏言。那么意味着，除此之外的所有都是戏言。

人类是万物之主。究竟是谁说出如此天真的笑话？人类的睿智也好，勇气也好，对这种戏言深信不疑的——也只有那些未曾窥望过这一深渊的幸福人们了。户尾耕司已经无法与人们分享单纯无知的幸福了。他已经知道了一切。被以真实之名的疯狂吞噬，玷辱，直到再也无法相信。

自己已经中毒了——真相才是真正的毒药。

就像纯氧对生物体有害一样，赤裸裸的真实一样能使人精神崩溃。氧气与 5 倍的氮气混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大气。同样的道理。呼吸着被谎言稀释的零星的真实，人类才能维持健康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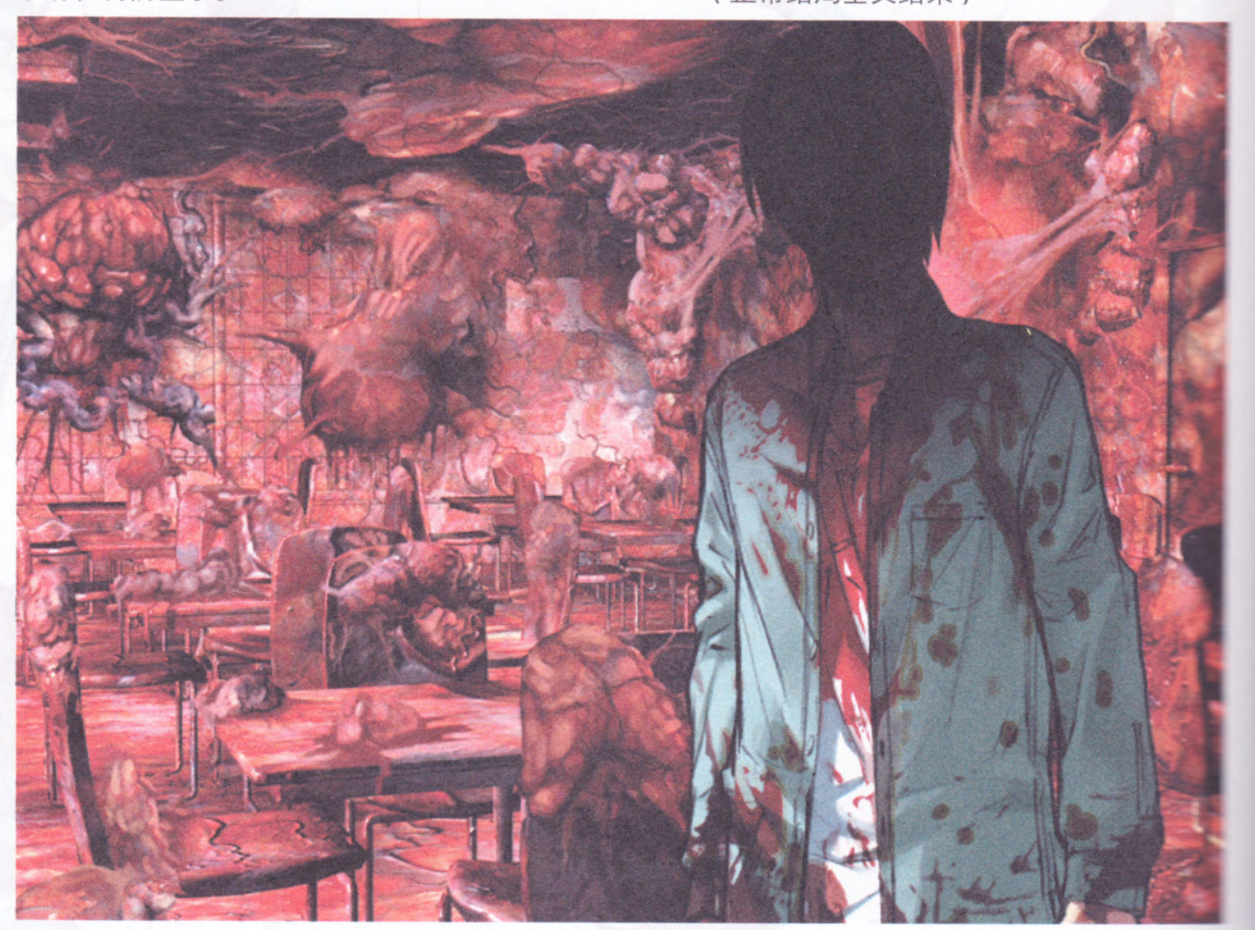
“无论世界如何天翻地覆——”耕司的脑海里掠过生前的，真正的丹保凉子亲口说出的话语，“除了尖叫着逃离以外，自己还可以有其它选择——”

毫无疑问，这是她心中的一种安慰。为了对抗夜以继夜的噩梦而准备的护身符。

耕司将前人的教训铭记在心，进行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仅剩的一发子弹一直搁置在盥洗室镜子背面，为耕司留下了给自己的救赎。

（正常结局全文结束）





该到一决生死的时候了。

耕司如约再次拨打了郁纪的号码，对方很快就接了电话，仿佛一直在等待一般。

"……哟，耕司。现在在哪？"

"在哪都跟你没关系。"

耕司回答后，身后响起一阵尖锐的电子音把他吓了一跳，回头往走廊的方向看，原来是郁纪家的电话机一边震响一边闪烁着来电信号。

"……嗯，原来如此。果然去我家了吗？"

被摆了一道。拨响那台电话的正是郁纪，估计他一边在和耕司通话，一边用其它手机拨响了自己家的电话。如果从耕司的电话里听到铃声，就能确定耕司的所在之处了。他从一开始就猜到了耕司会不请自来地闯进家里，发现里面没人时就会给自己打电话。

"那你已经看到不少东西了吧……"

"嗯——"郁纪敏锐的观察力闪烁着前所未有的狡黠，令耕司不寒而栗。但他仍毫不示弱地做了肯定回答，"好久不见，你的兴趣倒是越来越糟糕了。至今为止你杀了几个人？"

"我还只杀了一个。"郁纪的语气中没有一点内疚，反而显得俏皮而开朗，"不过肢解了三四个人吧。挺习惯的了，比如说割肉放血之类的。"

听到郁纪的残虐行为，耕司已没有任何悲伤和畏惧的心情了，只是感觉到了记忆中曾经的挚友所说出的残酷话语中充斥着的冰冷杀气。

"你杀了青海？还骗我说不知道？"

"嗯，这个嘛……"郁纪的声音里充满了困惑，他的回答十分含糊其词，"说实话，一开始吃的可能是青海。因为正好是在她失踪的那天。不过，从表面上看确实不知道是谁的尸体。"

尽管之前耕司就想到没有任何乐观的希望了，但这时他终于确定了恋人悲惨的下场。

"津久叶……她人呢？"

"没有。她还在这儿。我也不是笨蛋，她是用来交易的嘛。我不会轻易撕票的。"郁纪失声大笑道。

"让我听听她的声音。"

"那估计不行。她现在没法说话。"

听到郁纪轻描淡写的这句话，耕司心头杀意更重了："我说了。如果让她平安回来的话——"

"她还活着就是万幸了。难道你想要尸体？"

"……"

"我要确认一下。耕司，你把搜集到的所有资料连同证据一块带过来。我看过内容后同意的话，我们就把瑶交给你。"

"可以。"耕司心里也清楚，这一交易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郁纪恐怕是想杀害耕司，让秘密葬身于黑暗中罢。更何况瑶是否平安无事都很值得怀疑。就算眼前的冰箱里藏着有她的肉也不会让耕司感到意外。但现在对他来说，这个交易是真是假都没有多少意义，耕司也没有做交易的打算。他与郁纪见面的目的只是干掉他，以及他身后的秘密。

"地方在哪？"

"还记得你跟踪我到奥涯教授的家吗？今天晚上七点在那儿见。你一个人来。"

"喂……"

没等耕司的回答，郁纪就挂断了电话。

看这情况，或许——郁纪也感觉了耕司的杀气。或许他也明白，自己想要干掉的猎物绝不会乖乖束手就擒，而是有备而来。简单来说，这算是决斗者双方相互试探对方的意向吗？——耕司的脸上不由自主浮现凄惨的笑容，收起了手机。

一只手和对方握手，另一只手在身后握着锋刃。现在耕司和郁纪就是这种箭在弦上的关系。曾经的友情早已荡然无存。

耕司考虑了下是否遵守七点这一时间规定。如果这是真正的交易的话，最好不要抢先到达，以免让对方感觉不快。然而现在耕司和郁纪上演的却是一场勾心斗角的杀人剧。不知道郁纪会在指定的七点前动什么手脚，所以决不能轻易让对方抢了先机。

如今心中膨胀着的狰狞杀戮欲，支撑着耕司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往决斗地点。他用更毅然的脚步离开了充满尸臭的房子。



自从夏天的事故发生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握过方向盘。对我来说开车是种十分危险的尝试，毕竟现在的我看不见正常的道路和车辆。也就今天早上我是情况所迫不得不上路，这些天都觉得在公路上驾驶太过危险而放弃了。

好在这三个月来我一直都在感官异常的状况下生活，总算能判断出眼里看到的各种烂肉中什么是汽车什么是行人了。就算分不清红色和绿色，也能判断出几时换红绿灯信号，前方汽车的方向灯和尾灯变化也能大概明白个八九成。如今看不清的就是路标，但一到自己亲自驾驶，也没感觉到太大的不方便。于是我顺利地将后席的沙耶和瑶载到了目的地。

在我们商量离开自己家去往哪儿时，沙耶提出了一个好主意。她说自己还在奥涯教授家生活时，深夜散步时曾发现了一座被废弃的建筑物。现在郊外很多在丘陵地开发的住宅区，往远处走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人迹罕至的森林。沙耶以前经常会去那里玩，不过就像结界一般很少跑出来。该建筑以前是在清静的森林中提供服务的私营疗养所，后来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地皮就这样被买主弃置了，没准都忘记了吧。先暂时让沙耶和瑶躲在这里，我回市区做好各种准备，然后再回来。

第一眼看到这座废墟便觉得很满意。前庭并不太宽阔，里面违法丢弃的建筑材料和大件垃圾堆积如山的，这些都是天然的最佳路障，比自己家好多了，外人几乎不会进来。

人类在我眼里都是恶心的怪物，连人类的生活都让我感觉充满了污秽和恶臭。倒是这块荒芜人烟毫无装饰的废墟，反而会带给我更加舒适的感受。

"我回来了。"

我打了声招呼，让沙耶她们不会误认为是别人闯进来了，然后我向她们藏身的地下室走去。

"欢迎回来。路上还好吧？"

"完全没问题。现在已经能明白单行标志了。只要不超速，在哪驾驶都没问题了。你们怎么样？"

"我检查了一下，看起来打那以后也没有人进来过。这儿很安全。"

"是吗？那就好。"

一开始还有点担心，这座废墟会不会成为暴走族的聚集场所，或是流浪汉的地盘。

"可能因为是外面堆积的垃圾吧。咦，普通人是不是忍受不了？"

"嗯……"

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甚至感觉到很舒适。也是这么回事吧。

"好了，郁纪买什么东西了？有好东西吗？"

"嗯，当然了。"我略带自豪地拆开了从户外用品店买来的新装备的包装。长约 1 米的带柄割柴用斧头。我买的是最大最坚固的型号，"斧头上贴着说明，什么'持有刀刃长度在 15 厘米以上的刀是违反刀枪法的'，那家店还卖这样的东西啊？真好笑。"

我用双手感受了一下斧头沉甸甸的重量，然后像棒球的击球手一样试着挥舞了一下。钢斧威力堪称杀人利器，一击足以将人的头颅砍下来。

听到挥空而过的斧刃声，蹲在地上的瑶害怕地抱紧了身体。

"斧子快不快？用瑶试试刃吗？"

"这个，还是算了吧……"

听到沙耶乍一说出这番危险的话，我也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不用担心哟。以瑶现在的身体，刀伤什么的很容易恢复的。"

"就是能恢复，也会很痛吧。"

"是吗……嗯，也是吧。"

沙耶像是没意识到自己的残忍，朝不谙世事的瑶诡异地笑了笑。

"不过，瑶疼痛时的声音也很可爱吧？"

"可是……向人类挥起斧头，我还是有点下不了手。"

"是吗？那耕司呢？"

"那是，因为……"

这一问题的答案再明显不过，但沙耶好像还有些不知道的样子。

"——在我看来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人类。怎么砍怎么剁我都无所谓。"

"是吗，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是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就算对方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一想到自己是在杀人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也是我的优势。"

"……真的？"

沙耶一脸神秘地向我确认。看来她对我和耕司的决斗还有些忐忑不安。

"从体格上来说他是比我强壮，如果是一般打架我可能没有多少胜算。但对我来说这是'杀怪物'，而对他来说是'杀人'。这点可是很重要的。耕司那家伙肯定会在最后一刻出现破绽的。"

"总感觉……有点不安。这是一种心理战术吧。总觉得有点不靠谱……"沙耶一反常态地认真盯望着地板，小声喃喃道。然后抬起视线直直地凝视着我，"要不还是我来干掉他吧？"

沙耶的这番心意很让我欣慰。虽然这意味着她并不怎么信任我，但毕竟比起自己的危险来，她更担心我的安危。但我怎能让她来照顾我呢。

"以沙耶的腕力对付瑶这样的女孩子倒是能轻易制服，但对付男人可没那么容易哟。"

我的脑海里还留着沙耶被强推时的痛苦回忆。她像是察觉到我在想些什么，一时间绷着脸一语不发，口上却没有软下来的意思："说是这么说，可那个大叔是一开始就突然扑过来的，一般的人类看到沙耶时，都会吓得腿都软了，动都不敢动。医院里的人就是这样。只有郁纪一点都不害怕地跟我说话。"

"嗯……这倒也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虽然对我来说没什么说服力，但沙耶的样貌过于恐怖，对方看到时就被吓瘫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铃见比沙耶占优势也是在给他移植了和我相同的知觉障碍之后，那时沙耶在他眼里看起来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但是恐惧不一定只会使人类失去战力，相反也有可能使人变得残暴更难以对付。所以这种恫吓和沙耶刚才说我的"心理战"一样都不怎么靠谱。

"那么沙耶，这样做你看怎么样？"

我突然想到一个新的战术就马上说给沙耶听。听完后沙耶一反刚才的沉重表情破颜一笑："这真是个好办法！嗯，郁纪真聪明。"

"不至于到这地步啦……"

沙耶也不看这个战术靠不靠谱，就因为我没那么危险就认为是个好办法，真是个单纯的小女孩啊。不过这点也是她的可爱之处。

"那么，耕司什么时候来这儿？"

"今天早上接到了他的电话。总之先把他引到无关的地方。我想让他先调查一下。"

"还是天黑之后比较好吧？"

"嗯。看准时机把他引到这儿来，然后再解决他。没有人会注意到这儿的。"

"好不容易才猎到一个人的肉，在这儿可是会坏掉的呢，又没有冰箱。"

"那用来做其它动物的诱饵如何？比如说把野猫啊乌鸦啊之类的引来——"

"这样很危险的哟。万一动物叼着肉逃到别处被人发现的话，事情就闹大了。"

"是吗，也对。"

人类这种生物极为危险，而且光是靠近就会感觉肮脏恶心……但讽刺的是，它们作为食用肉类来说是再美味不过了。我十分心疼留在家里冰箱中的那些肉。

"不过这附近的森林里也有不少动物。食物不是大问题。"

"要够三个人吃哟，没问题吗？"

"交给我吧。沙耶很擅长打猎的哟。我会努力抓来一大堆食物的。"

"是吗？今天起沙耶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听到我的夸奖，沙耶得意地笑了起来。看起来真的很孩子气，好可爱好可爱。

"不知道这次的幸福还能持续多久呢。"

沙耶的语气听上去很是若无其事，所以我也没怎么在意，差点没察觉到她的问题有多么的落寞。

"会有多久呢。"

是啊。

肯定不会是……永远。

无论再隐蔽的场所，都会有不得不搬离的一天。比方说我没能封住耕司的嘴，稍许的疏忽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活。

这座废墟也一样，或许哪天会有二百五想要试试胆量而溜进来，或许被开发商买下来改成新住宅区。我为了和沙耶生活在一起选择了非人的生活方式，要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类世界寻找我们的安居之所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我们没法逃离这整个世界。

"——就当作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就好了。"我靠紧沙耶，双手轻轻地搂住她纤瘦的双肩，轻声说道，"反正人生就像旅途一样。没有永远不变的地方。是干等让时间流走，还是自己随机应变，仅有这点差别。"

"也是呢。"沙耶轻轻笑着说道。无力而安谧的微笑。她的笑容或许是放弃，或许是怜悯，但却是恬静而满足的笑容，"不过沙耶不是孤单一个人了，所以沙耶不会寂寞哟。郁纪也是吧？"

"嗯。"

我也不会后悔。

我的双臂紧抱住沙耶——就算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也再所不惜。

"而且呢——"沙耶像是想要为我打气一般，用略带欢快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不用忍受世人的异样眼光生活下去。沙耶向郁纪保证。那一天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很远很远的未来。沙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预兆，因为是第一次。——心里还有一点点害怕。"

我无法理解沙耶那令我费解的预言。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至今为止，她好几次创造出了我无法想象的奇迹。

"我们……也会有希望吗？"

"嗯。"

沙耶的脸庞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那肯定是沙耶送给郁纪最后的礼物。沙耶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任务。"



充满霉臭馊味的空气中，耕司凝神静待。将近半天的时间里，他一直独自待在昏暗无人的房间中，凝神倾听楼下的声响。这需要非同寻常的忍耐力，但耕司很轻松就做到了——与其说是轻松，不如说是已经顾不上难受了。自虐地劳神费心总比紧张得神经过敏要好些。

现在让自己发挥出体力极限的正是偏执狂所擅长的集中力。耕司也察觉到了这点。虐待自己的感觉很好。曾经深信的挚友背叛了自己的一切，如今的耕司甚至想连被背叛的自己都想一起杀掉。自残的欲望带来的动力比任何崇高的信念和决心都要强大，而且源源不断。

一开始耕司以为郁纪把居所搬到了这座房子里，所以他在心里做好迎接郁纪的突然袭击的准备，小心翼翼地靠近并潜入其中。等进入后他才发现这座房子和以前一样空空如也，但他仍相信郁纪为作伏击的准备，一定会在约好的7点之前出现的。

窗外的阳光被染成一片血红，很快坠入沉沉的夜色中。当他等到现在仍无人造访这间房子时，耕司的忍耐力终于快达到极限了。

晚上7点。

正在耕司的焦躁感达到极限时，设为静音的手机开始闪烁着信号。是郁纪打来的电话。他本人没来，仅是拨来了电话——耕司察觉到自己被耍了，尽管他心里恨得咬牙切齿，但仍用如冰一般冷静的声音接了电话。

"你打算怎么样？郁纪。"

"真是的，我可是在担心你呢，是不是劳心费力地在给我下套？"电话另一端的郁纪用嘲讽的语气说着，然后哧哧窃笑了一声，"有点晚了，我想应该告诉你真正的会合地点了，来得及吗？"

"开什么玩笑……"

"别生气。小心是应该的咯。"郁纪的声音里充满了恶意，仿佛在陈述自己一眼就看穿了耕司的算计，"如果你已经到了奥涯教授的家的话，从那儿往前走一点点，走着去也不算太远的地方。我和瑶在那儿。……先回到你的车上看导航仪。我告诉你地址。"

"你能保证这次可信吗？"

"你要怀疑的话不来也行。夹着尾巴逃跑就好了。"郁纪挑拨了一句后，挂断了电话。

耕司一肚子的怒火无处发泄，他狠狠地踢飞了自己刚刚坐着的椅子。但是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耕司知道自己已经疲惫之极。如果现在停下来的话，自己定会像断线的人偶一般昏倒在地。现在他在超越肉体极限的状态下还能坚持下来，正是因为这把自己逼往绝境的强迫欲，如果在这儿松上一口气休息会儿的话，恐怕他再也不会拥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力来把仇敌解决了。

如果真的想把郁纪彻底干掉，绝对不能放过今晚的机会。对方肯定下了圈套在等自己上钩。郁纪绝对不会以骑士精神和他公平决斗，当然耕司也没有资格说他就是了。

迈着梦游般的脚步，耕司离开了奥涯家向雅阁走去。



郁纪在电话里指示的是现在耕司所在的住宅区的外围——一片密林覆盖的丘陵地山顶，丘陵的山脚才刚刚开始进行开发。汽车上的导航地图到这儿就中止了，据郁纪所说，尽头有一座被遗弃的旧疗养院的废墟。的确，那儿人烟稀少，也没有人会误闯进来。看来这次他是认真的了。

耕司开着雅阁驶上了陡坡，当民宅从视野中消失时，耕司的预感已经变成了确信。尽管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开发了，但尚未开垦的森林比想象中更为黑暗。这儿真是隐居的绝佳场所。或许，对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人埋尸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被忘却的土地不仅仅是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就算是在生活圈的正中心也会有。只要不引人注意，到处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死角。

雅阁车头灯的灯光中，腐朽的门柱如幽灵一般赫然显现。看来终于到了终点。耕司缓缓地将车停在门柱旁，熄掉引擎，融入了森林的寂静中。没隔一会儿，手机开始鸣响。已经没有必要确认是谁了。

"……我到了。"

"嗯，我听到了。欢迎来到我的新家。"

光是听到雅阁的排气音就能察觉到耕司的到来，看来郁纪就在附近。耕司感觉到临阵前的颤抖。

"进来吧。瑶也在等着你。"

说完这句，电话就被挂断了。

从仪表板中取出白天新买的手电筒，确认了口袋中枪的重量后，耕司打开车门，下了车。

前庭并不太宽阔，里面是堆积着如山的违法丢弃的建筑材料和大件垃圾，这些东西成了最好的路障。除了冰箱和电动自行车之类常见的垃圾，里面还堆积有不少诸如混凝土瓦砾和石膏板碎片之类的工厂弃置的废料。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违法弃置，可见这儿人烟有多稀少。

月色格色明亮，在户外行动时，不带手电筒也不会有丝毫的不便。耕司没有放松警惕，他绕过垃圾山，朝里面的建筑走去。

周围的废弃物中究竟埋藏了些什么？附近笼罩着令人不快的刺鼻药味。这种地方恐怕流浪汉也不会接近吧。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就算是想避风挡雨，也能找到舒服得多的场所。



记不得这是第几次独自伫立在隔离于日常的不祥之静寂中了。踏入如地下墓地般鸦雀无声的房屋中，从中目睹到超越人类想象的痕迹，这已经成为耕司的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迄今为止踏足过的房屋尽管无人居住冷清孤寂，但看起来也还像间屋子，有如蝉蜕新骸般生动。

然而这次不同。墙壁和门柱的构造物如夜晚森林中的幽鬼一般浮现在眼前，这是一座彻底的废墟，连过去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都不复存在。如果用尸骸来打比方的话，这儿是白骨。已风化得面目全非之处，唯有死亡长存。

已经走到尽头了。这儿定是终点。郁纪打算怎么做？定是想要致耕司于死地，这点是无需置疑的。但，用什么方法？

耕司本想打开手电筒，但他想了想，又打消了念头。如果拿着手电走动的话，就会明显地告诉郁纪自己的位置。这样做只会对可能进行埋伏的郁纪有利。他左手拿着手电筒，手指搁在开关上以便随时可以打亮灯。右手握住了手枪。耕司小心地让枪和手电筒朝向同一方向，以便在发现郁纪的瞬间就能将枪口指向照亮之处。同时蹑手蹑脚地迈进了昏暗的废墟中。

过了好一会，耕司的眼睛才习惯黑暗。能借助的只有从空荡荡的窗口洒进室内的月光，一切物体都只能隐约看得深深浅浅的轮廓。不过，潜伏在里面的郁纪也会面临同样的环境。谁先发出声音，谁先察觉到对方的动静？气氛已演变成危险而扣人心弦的精神战。

走廊左右两侧排列着敞着门的或者是连门都没有的房间。每经过一间房间，耕司都要靠近门口探寻里面的情况，确认无人后，才小心翼翼的继续前进。不知何时起，进入废墟前刺鼻的恶臭变成了更接近野兽的血淋淋的有机物污臭。毫无疑问，这正是郁纪家里弥漫的那种气味——

"覆盖在这种生物体表的网状组织是朝全方向伸缩的强韧组织，用刀刃给其造成裂伤或穿孔没有意义——"

耕司咬紧了牙关，将狂人手记的内容从脑海中挥开。怎么可能把那种东西当真？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别去考虑这种多余的事情……

咕唧。

耕司听到有动静，绷紧了全身的力量凝视着走廊的尽头。刚才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泥泞中滑倒了一般，湿漉漉的足音——从里边的房间里传来。

有东西在那。发出声音的东西。

耕司将左右手上的枪和手电筒摆好，悄悄地靠近发出声音的方向。

咕唧。咕唧。——像是捏玩泥土一般奇怪的声音。再靠近一点时，耕司听到了野兽般痛苦的喘息声。

是郁纪吗？不可能。那家伙现在也定在屏住呼吸进行埋伏。不可能粗心到发出这么大声音。随着耕司一步步往前进，不知不觉中，他真切地听到了从混凝土与建材的缝隙间渗出的异常声音。

"……呜……呜……呜……"

耕司停在了一间房间前。

和刚刚走过的房间一样，那间黑暗的房间里也充满了粘糊糊的液体。但居住在这间房里的不仅仅是黑暗。很显然，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就像负伤了一般，痛苦地喘息着，甚至有点像在哭——

——在哭——？

"……谁？"

耕司压低声音朝黑暗的深处询问。发出声音确认对方位置和点亮电筒没有多少区别，但不知为何，耕司对这一不可挽回的行动有点犹豫不决。

——在哭——是的，听到她最后的声音——在电话的对面——正是哭泣声——

突然，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一般，略带喘息的呼吸声停止了。然后……

"……耕司，君？"

不是人的声音。这一声音绝对不是人类可以发出的声音。仿佛在亵渎人类语言一般的声调在黑暗中细语。耕司的直觉终于理解了这一光景——来自噩梦中的幻觉才能构成的联想。

"……津久叶？"

不可能。津久叶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不可能散发出这种味道。

"——耕司，君——求求，你了——杀了，我——"

如果不是瑶的话，为什么会知道耕司的名字？为什么向耕司诉说？

但是，这不可能是瑶。瑶是人类。不可能像这个黑暗深处的生物一样，拖着湿漉漉的足音爬动。

"——好痛啊——好痛，苦啊——我的，身体，一直——救救，我——耕司——君——"

那东西蠕动着靠近耕司。

耕司的理性在警告着自己，在为时过晚之前，在无可挽回之前，赶紧打亮左手的电筒。要不就应该转身逃离。但是耕司没有选择这两条路。他只是徒然地问着黑暗中的异形。

"是津久叶吗？喂……你不会是津久叶吧？"

"——让我死吧——我已经——不想再——求求你——杀了我——"

耕司感觉到指尖传来粘稠柔软的质感。完全出于意志以外的条件反射，他打开手电，照亮了脚边的东西。

惨白的光芒下，眼前无可辩驳的现实化为最后的一击，粉碎了耕司的理性。在恐惧中短路的思考久久凝陷于"枪"和"扳机"两个词语之间。

右手食指顺从地做出了反应。

闪光和轰鸣声比预料中更强烈。瞬间闪耀的压倒性破坏力在一瞬间之后，再次湮没于沉沉的黑暗中。

耕司的耳边还留着枪声的残响——他再次听到了黑暗深处传来的细弱的声音。

"……好……痛……啊……"

"呜哇！哇啊啊啊啊！！"耕司尖叫了一声，混乱中，他感觉只有自己的指尖才是可靠的。他开始胡乱地扣动扳机。

黑暗，闪光，沉默，爆炸声。接连三次交错而过。当然，开枪时没有目标也没有什么效果。完全不用刻意瞄准，本来给自己带来威胁的对象就在脚边，那么近的距离根本不可能射偏。凉子关于枪里剩弹的忠告早就被耕司抛到九霄云外，再次置身于沉重冰冷的黑暗中后，耕司仍疯狂地扣动扳机，早已空弹的手枪哗啦哗啦地作响。

过度的恐慌之下，耕司的双腿一直绷得硬硬的。现在他像是感觉到双腿无法直立了一般，身体不听使唤地向后倒去，一屁股坐在硬硬的地坂上。他坐在地坂上仍混乱地一遍遍开着空枪。他只有这样做，才能将一瞬前灯光所照射到的东西从记忆中消抹去。

手电筒早就从左手中掉落了，滚落在地板上，照射着其它方向。4发子弹应该都射中了目标。耕司的手指所造成的破坏力足够让一个人类死上四次了。而且这也是耕司的杀手锏。也就是说，现在独自坐在黑暗中的自己已经是赤手空拳了——

当耕司意识到这点时，沉重而冰冷的腐肉块像海啸般往耕司身上袭来。

"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甚至无法发出惨叫声。耕司用左手遮住脸，右手则胡乱地在地板上摸寻着根本就不存在的救命稻草。他的思考能力已经大大地退化，几乎与只存在原始恐惧的野生动物无异了。或许，正因为如此——耕司才在最后那一瞬间，凭直觉认识到右手中冰冷紧硬的感触是拿着某样武器。他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将右手里的东西砸往伏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咕唧一声，有如叩打在水床上一般。袭击者从耕司身上滚落。他的身体恢复自由后立刻跪起身，像得到护身符一般，双手紧握着新武器。这时他才发觉那是一段生锈的铁管。

"……痛……痛……痛……"

仍是呻吟声。仍是发出了哭泣声。

"哇啊啊啊啊啊啊！！"

惨叫声与怒吼声交织在一块，耕司大喊着挥起铁管，朝伏在地板上的那堆怪物砸了下去。柔软厚实的肉体吸收了冲击力，耕司的双臂感觉到毛骨悚然的触感，同时湿漉漉的声音回响在耳边。那声音和感触让耕司脑里充满了生理上的厌恶，他无法抑制内心的破坏冲动。

"可恶！混蛋！！！"

耕司和刚刚放空枪时一样，疯狂地一次次挥起铁棒痛殴那怪物。第10次挥下铁棒时，怪物终于没了声音。第20次时它不再蠕动，第30次以后已经没有打在肉块上的感觉了，声音也开始变为扑唧扑唧的溅水声。

耕司终于认识到，不管自己殴打的怪物是什么东西，它已经变为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在他的理性恢复到可以认识这点后，他才停手。手中的铁棒上沾满了分不清是血迹还是体液的污痕，刹然沉重起来。

"你还没有看到最要命的地方。"

脑海里回响起凉子的声音。如今耕司终于能理解她仁慈怜悯的用心了。他亦以和她同样的视点嘲笑自己曾经的愚昧。自打他作为户尾耕司经历过的20年来的人生记忆——如果还珍惜这一切，怀念这一切的话，就不该来到这种地方。绝望的黑焰焚尽了耕司心中所有的感情，焚尽后火舌仍冲天地熊熊燃烧，逼人的热量沸腾着他全身的血液。耕司将这一热量化作了愤怒……是的，他现在愤怒如火山待发。憎恶吞噬了他的心。对那个为他盛上一杯名为真实的毒酒，彻底抹杀了他灵魂中的纯真无垢的人！

沉浸在憎恶中的耕司很快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悄悄靠近了自己身后。他猛地一回头，杀气腾腾地将右手的铁棒横扫而过。对方本想发动突然袭击，完全没有想到耕司会进行反击，他

踌跚地往后跳退了两步。滚落在地板上的手电筒的光芒照射出扭曲变形的影子。

耕司重新握紧挥空的铁棒，与第二名袭击者对峙。

“匀坂郁纪……”



耕司自己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如此怨恨的语气直呼曾经挚友的名字。

“喂喂，你刚才的那一下……一点也不手下留情嘛？”

这种情况下，郁纪仍面带微笑，仿佛是想要解释拎在他手中的巨斧也不过是个玩笑。

“真没办法。说实话，我还以为你会有点犹豫的。”

“你说，犹豫？我？对你？”耕司嗤笑道。郁纪的话语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滑稽了，“你拿青海怎么样了？对津久叶做了什么？想到这些，我还会手下留情吗？”

“你还真是会倒打一耙啊，耕司。”郁纪的声音低了下去。他用阴郁的眼神望着耕司打死的肉块，“耕司，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把我的瑶……我要让你死得比瑶更痛苦十倍，你等着。”

地板上手电筒昏暗的光线下，斧刃反射出凌厉的寒光。杀气之光在黑暗中划出一道弧线。

耕司用铁棒接住了郁纪用力挥下的斧头。沉重强硬的冲击力从手腕一直传到肩头。但是耕司毕竟在体格上占有优势，他临阵不惊地挡回了斧头。

斧头一次又一次咆哮着朝耕司袭去。郁纪的武器毕竟是有实用功能的工具，威力和使用性都比耕司无意中捡到的破棒要高得多。所以耕司只能勉强躲开斧刃，毫无还手之力。每次接住锋锐的斧刃时，铁棒表面的红色锈迹都被削得四下飞散。

“混蛋！”接住自上挥下的一击后，耕司马上在对方收回斧头前用铁棒还击，使郁纪的身体往后仰。

郁纪向后仰却仍想保持身体平衡，于是下肢处于无法动弹的状态。耕司乘机横扫一脚，狠狠地踢在郁纪右腿外侧。

“唔！”郁纪哼哼一声往后退了两步，他胡乱地挥舞着斧头以防耕司追击。但耕司已经夺回了战斗主导权，他并没有穷追下去，而是泰然而立瞪视着郁纪。

“你还不习惯打架吧？”

“喔！！”郁纪怒吼了一声，开始进行反击。但被耕司踢到的右腿像是麻木了一般，斧头的速度明显迟钝了很多。

“去死吧！去死吧！”郁纪一遍遍吼骂着，同时又挥起了沉重的斧刃。但如今胜负靠的已经不是气势，而已经进入看哪一方能够冷静地把握时机的阶段了。等到郁纪不知道第几次挥起了斧头，耕司估计着他的动作已经力竭不堪了，于是一口气伸出左手，抓住了斧柄。

“什么！？”

耕司趁郁纪畏怯的那一瞬，瞄准他毫无防备的腋下，挥起了右手的铁管。

咔嚓一声，肋骨折断的触感。

“呜啊……”

郁纪痛苦不堪地蹲下身去。耕司的心境清醒得让他自己都深感惊讶。他俯视着郁纪毫无防备的后脑，高高地挥起铁棒，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正在这时，有什么东西缠住了他的左脚踝。

“什么……！？”

趁着耕司因这始及未料的触觉而惊慌失措的瞬间，那个柔韧的东西又缠住了他的右腿，耕司无力抵抗，摔倒在地板上。他扭过身抡起铁棒朝身后无形的敌人挥去，但挥起的右手也被软体组织仅仅捆住。之前隔着裤子没有多大实感，但当耕司感觉到冰冷的粘膜贴在赤裸的手腕上时，不禁一阵毛骨悚然。难道是刚刚的怪物又……

“……干得好……沙耶。”

郁纪蹲在地上，尽管因疼痛而紧皱眉头，但他仍浮出残忍的笑容，像是确信自己会胜利一般助威道。

沙耶——

这家伙就是——

耕司拼命地挣扎，想要挣脱缠在自己四肢上的恶心东西。然而那一软体却越来越紧，就如一群蛇一样让耕司动弹不得。

“呜——哇——哇啊……！？”

耕司已经进入半狂乱的状态了。光是想象将自己绊倒的生物长什么样，就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想要发出惨叫声，但粘液压迫着他的喉咙，想喊也喊不出来。缠在脖子上最致命的束缚慢慢地增加着压力，不仅想要扼断耕司的呼吸和血流，还想将他的整个颈椎割断……



我一边忍耐着伤口的痛楚，一边在朦胧的意识中眺望着沙耶捕食猎物的情景。

赢了。尽管很辛苦——并非仅靠我个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初次协力将敌人干掉了。当然，付出的代价也很高。肋骨折断了两根以上。每次呼吸时，都会有针刺般的剧痛袭向胸口。而且，瑶——真没想到她会如此轻易地被耕司干掉。她与沙耶不同，或许她还不习惯用使用新身体作战。

沙耶恐怕是看到耕司伤了我而怒上心头吧。她的杀戮彻底得没有丝毫怜悯之情。猎物停止动作的那一刻，她便张开大嘴咬向猎物的要害处，狼吞虎咽地咀嚼掠夺着生命的残渣。这一血腥残虐的行为实在是与沙耶可爱的面容格格不入，但她血染的脸颊上洋溢着无可侵犯的神圣感，仿若胜利归来君临天下的肉食动物王者一般，狂暴的动作也显得崇高了起来。

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沙耶回归野性，浑然不知时间的流驶。期间疼痛好几次让我失去了意识。说实话，我还没习惯这种暴力的伤害。当然，发生事故时我伤得更严重，但若是说被对方故意造成的伤害，这次的骨折算是最严重的了。

说起来，要是沙耶再机灵点就更好了。耕司毫无疑问已经死了，根本没必要那么惊慌失措。我有意无意地看了她一眼，她像是已经吃饱了一般，躺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摇晃着身体。

是吃多了吗？我也能理解她狼吞虎咽的心情，毕竟已经很多天没有吃到非冷冻的新鲜肉了，但她应该也知道我受伤了吧。为什么不稍微关心我一下——正因为我一直在考虑这些自私的想法，所以才没能及时发现她的情形有点不对劲。

沙耶并不是躺在地上打滚。她是在痛苦中挣扎……我全身的血液都像凝固了一般。肋骨的疼痛完全抛往了九宵云外。

“沙耶——！？”

我翻身跃起，奔向躺在地板上的沙耶将她抱起。她苍白得已经全无血色的脸庞上满是汗珠，仿佛是伤寒发高烧一般，微闭着的眼睑和嘴唇轻轻地颤抖。

发生了什么？我完全没有意识过来。难道是在战斗中，我没注意的时候受到了致命一击？还是刚刚吃的肉有毒？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只有越来越深的恐惧。

“沙耶！沙耶！”

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大声呼唤着她的名





字。沙耶缓慢地睁开眼。她用恍惚如梦游般的眼神回望了一眼惊惶失措的我。

"郁纪……对不起。没事的……我没事的。就是有一点……痛而已。"

"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沙耶，振作点！"

不可能没事。一眼就看得出沙耶现在正处于危险状态。然而只有我在手足无措，沙耶神情安详，像是坦然接受了一切。她脸上浮现出温柔的微笑，像是想要安慰我一般说道："……真吓一跳。没想到真的……这么早，就……到时间了……"

我会失去沙耶吗——我完全不敢想像这一最坏的可能性。我像回到了婴儿时代一般，无能为力的不安与绝望如潮水般在心中汹涌。

"不用害怕……白天我说过的。这是……预兆。郁纪和我的……唯一的，希望……"

"——怎么回事？我完全不明白！沙耶，快好起来！"

看到我的哭泣，沙耶微微一笑。那像是哄孩子的母亲一样温柔的笑颜。

"沙耶……决定要努力了哟。因为，郁纪……这么疼爱，沙耶……说沙耶……很可爱，很美丽……"

"别再说了，沙耶。"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尽管不知道，但如果会让沙耶的身体遭受这样的折磨的话，我决不能视而不见，"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不要再勉强自己了！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沙耶痛苦的样子……"

"……郁纪真是过分呢……你要明白啊……"沙耶惊愕地苦笑了一声，然后低声地说出了秘密：

"沙耶和郁纪的孩子们……要出生了呢……"

我一时间只觉得脑海里一片真空般的空白。

"怎么会……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也……很吃惊哟……呐，郁纪。"

不知道那孱弱的身体如今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沙耶的呼吸逐渐微弱，但她仍伸出双臂，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带我，去外面……去往广阔的地方，天空……的下面……"

我默默地点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了不让泪水夺眶而出，我已无法发出声音。沙耶正在竭尽全力与疼痛搏斗，决不能让她看到我的泪水。

沙耶的身体在我双臂中一反常态地灼热。时而从背部传往四肢的痉挛强烈得让我不忍心看下去，仿佛随便会让她孱弱的身体四分五裂一般。我抱着她的身体，内心默默地祈祷着，快步走出了废墟。深夜冰冷的寒气或许能让沙耶的高温稍加冷却——随着沙耶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和毫无血色的嘴唇发出的喘息声，连这一飘渺的希望也无情地消逝了。

"沙耶——到外面了。"

听到了我的呼唤，她再次睁开了眼睛。是呆滞而空虚的眼神。很明显，那双眼睛里已经映不出任何色彩了。但她仍凝望着我。我知道她在心里正在描绘着我的脸庞。

"约定好了……这是……最后的，礼物。"

"嗯。"

"……你能高兴的话，就好了……"

"我很高兴的，真的。"

我尽最大努力把声音装得很开心。沙耶一定会在想象着我开心的笑容，这样她就不会看到我因哭泣而不成人样的脸庞了。

"郁纪……我把整个地球……送给深爱我的你……"沙耶的低语因痛苦的折磨而干涸无力，但仍带有恍惚而陶醉的余音——是因为喜悦。她的身后开始蠕动，然后膨胀，"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很美丽。只属于沙耶和……郁纪……的世界……"

沙耶像在咏唱一般沉语，然后，绽放了——我只能这样形容眼前的她。

沙耶背后仿若羽化的蝶翼一般，伸展出了无数的……花瓣。

那五彩斑斓的炫烂光芒……是如光粒子一般的鳞粉，密密麻麻地覆盖满了一枚枚花瓣的表面。

"……要说再见了么？"

我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以免让沙耶发现我的泪水，简短地问了她一句。

"——不，不是的。这是——开始——"

沙耶像是已经超越了痛苦，流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安谧的表情。

"我和——郁纪的——世界的开始——"

光粒乘风远去。化为一道银练，飞舞在冬日的夜空中，染亮了坚如寒冰的深夜。

美伦美奂。压倒一切的绝望般的美丽。那是新世界诞生、旧世界毁灭的颂歌。闪耀的生命讴歌着自由，发出胜利的呐喊，解放了这片广袤而肥沃的大地。

如此宏伟的救赎——

如此悠远的幸福——

我们以我们的幸福渲染了整个世界。

"……从今以后，永远在一起。"

我抱着沙耶愈渐轻盈纤弱的身子，仰望着天空闪烁的光辉。泪水如泉奔涌。

谢谢。

谢谢你最后的礼物，沙耶。



一开始还担心过只靠地下仓库里的保鲜食品究竟能够维持多少日子，但看来这也是杞人忧天了。不过，酒快喝完了倒是项严重的误算。

平时都很舍不得地品尝这瓶伏特加，所以一开始还以为瓶里应该多少还会剩下一点——但看来每天喝的量比预想中要多。这也难怪。事到如今回顾一下过往，也觉得那些日子不靠酒精麻醉的话完全无法熬过去。

希望，绝望，将这些庸人自扰的想法全都赶出脑海之后，凉子的人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安谧。当她想开的那一刻，憎恶与恐惧也都荡然无存了。如今凉子对奥涯雅彦的所作所为也只抱有感叹，还有对他的探索精神的敬畏之情。

因为，对凉子来说也好，对这个世界来说也好，否定他的理由都不复存在了。

她被孤立在山中的别墅里，一个人待着也是空虚无聊，于是继续整理奥涯留下的研究资料用来打发时间。她编辑了那叠近似于密码的手记，将其重新誊抄为连贯易懂的篇章，并删除了重复内容，提高索引性。

当然，她并不是为了供别人阅读。凉子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这一行为毫无意义。但如今她甚至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如果能够仅凭理性埋头工作的话，那也是一种菲薄的救赎罢——这是仅有的意义了。

现在，凉子将瓶内最后的数滴酒当作祝酒一饮而尽，奥涯的探索成果已经整理成了一整册书摆在她面前。刚刚已经抄写了最终章及完成了译注的整理。她沉醉在空虚的成就感中，百无聊赖地拿起原稿，翻开了刚刚写好的页面。

"综上所述，我将总结现阶段提出的所有假设。我命名为沙耶的那一生物——她出现在我们宇宙中的理由并非偶然，亦非因为我的召唤，而是她作为一种生物依靠本能选择的结果。她的目的是一切生物的终极目的意识——繁殖。她和她的同类，是跨越异次元空间播撒种子的生物。"

"她们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寻找到通往异世界的大门？即便顺利地踏上了通往异世界的旅途，但其抵达的这一世界的环境适合生命繁殖的可

能性又是多么渺茫？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她们的进化选择了这一手段。那正是沙耶肉体所具备的惊人能力吧。也就是说——选择并侵蚀其遇到的最昌盛的种族，夺取当地的生态系统的支配地位。换言之，是对种族的‘掠夺’。她们干涉控制环境的遗传基因，并进行对其‘改写’使之成为自己的同类。沙耶具备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生态功能。”

“目标种族在其进化过程中，会有一定的机率发现理性。这点或许是支配当地环境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沙耶她们的掠夺还涉及到了文化和精神。那一令人吃惊的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好奇心，恐怕是为了完全继承目标种族所积累的知识财产而具备的本能及能力。或许沙耶她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瞄准了智慧型种族。毕竟，比起她们依靠运气独自去往异世界旅行，在异世界学习异世界的知识，耐心静候探求外部宇宙的愚蠢种族与自己进行接触，更能抓住入侵具有掠夺价值的异世界的机会。没错，不知道在其他世界会有多少轻率的智慧生命像我一样，得到了这把银钥匙之后便以探索者自居，‘发现’了她们便开始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去外面呼吸一下久违的空气也不错——凉子心血来潮地想。她把重读的原稿夹在腋下，乘上了停在别墅前院的汽车。无论如何，臆想中的最终工作也完成了。就算再闭居在这座别墅中亦无事可做了。

车稍微往上驶了一小段山路，眼前便是一片豁然开朗的空旷地带。在变异开始的时候，凉子常来到这儿，无可奈何地守望着视野中逐渐改变的城市。

“如果我的这一假说存在纰漏的话，那正是对沙耶自身的行动还存在疑点。沙耶通过我来收集人类的信息，她应该已经做好了最终侵略的准备。然而直到最后她都没有付诸行动。为什么？”

“根据观察——或许沙耶这一个体在她们种族中也是不寻常的存在吧。据说人类是得到智慧后才发觉欲望和本能的缺陷，说不定沙耶也被这一种族的本性传染了。在她吸收人类精神的同时，我们关于本能与矛盾的种种论述或许甚至破坏了沙耶的繁殖本能。”

“到底我们的恋爱感情是什么？明明已经达到了高效的种族繁荣，但为何还存在着如此碍事的精神活动？我回想起沙耶在学习的最后阶段贪婪地阅读古今中外浪漫爱情故事时的情景。她将恋爱理解为人类繁殖方法的一个过程。其结果或许导致了自己所渴望的繁殖能力的衰退。也就是说，她——不曾恋爱过。”

“她来到这儿是为了取代人类支配地球，因此，尽管她对人类的了解在不断加深，但最终也没能爱上人类。沙耶在这一世界里得不到以爱为名的祝福，于是她也失去了繁衍同类的热情。洞悉人类一切的沙耶究竟与人类有几分相似呢？或许她已变成了一名少女，因孤独而疲惫，对世界感到绝望。如果真是这样，那都是我教育无方。竟埋没了如此惊人的生物的潜质，真是让我心生惭愧。”

沙耶——如今凉子应该算是她的第二位理解者，她所掌握的与其相关的知识仅次于奥涯雅彦。不，还有一个人，如果要和那个叫匂坂郁纪的青年分一高下的话，说不定会降到第三位。最后她还是没能和沙耶本人见面。如今凉子觉得哪怕和她打个照面也好啊，如果奥涯对沙耶的行动原理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一定是匂坂让她心情发生了变化，想要去占领这个世界了。

如果他的主治医生——凉子自己去帮助那个孤独的青年与沙耶结合的话，是否至少有资格参加他们的世纪婚礼呢？如果凉子是男人，说不定还能算是介绍人呢。

“我梦想着——终有一日，我的女儿可以迎来以爱为名祝福的未来。让恋爱的喜悦在她的胸口燃烧，让她所降临的世界，再次迎来灿烂与喜悦的日子。只有在那个时候，沙耶啊。你才会用你那不祥的、压倒性的繁殖意愿将我等贪噬而尽吧。世界笼罩在你的爱之中，亦会再次重生吧。啊，那是多么耀眼的未来啊。”

“我非常遗憾，自己看不到即将来临的那一天便庸碌地死去。但是，欲亦揭示我的梦想的审判者的脚步声，正在一刻一刻的迫近。若我以死缄口的话，恐怕就不会查到沙耶身上了吧。沙耶啊，请原谅我，将你独自留在这个孤独的世界中。我相信你凭借所掌握的知识，已经能够独自开辟新的人生了。而你所获取的灵魂的光辉，将会一直照亮前方。请毫不畏惧、毫不犹豫地向前进吧，直到寻找到你的答案。而且，沙耶啊，你所创造的未来，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不知道是因为孤立的环境，或是由于山地气候，亦或是对变异的抵抗力存在个体差别……总之，凉子觉得在那条街上蠕动的怪物们和人类几乎没有分别。不知道现在这世界上还剩下多少可以称之为人类的存在，凉子成为了见证人类灭亡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

毫无疑问，自己的变异只是时间的问题。三天前，凉子砍掉了已经不听使唤的右手腕，现在从肩膀到背部的瘙痒感已经越来越难以忍耐。用镜子看的话也许能观察到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不过凉子并不认为这样做后会感觉到幸福。

一边远眺着这个世界，一边沉沉地睡去也不错——凉子开始暇想。再次醒来的时候，或许就能下定决心下山，走进那座热闹的城市中。说不定根本都不需要自己下决心。

不管怎样——凉子舔了舔酒壶中最后一滴伏特加，一边恍恍惚惚地打着盹，一边想：就算自己将不再是人类，只要身体还能明白酒的味道，那也不错。（第二结局完）

『沙耶之歌』　演唱：伊藤加奈子

飘花随风　散於你的天际
我的生命　渐渐平息 淡在缤纷的呼吸

所有一切　都献给你……
我们的时间就此开始　别再为我哭泣

啦……　也不要再害怕
请温柔地　呼唤我的名字
啦……　相遇就是这奇迹
是爱……　在今生今世
让我们相拥

展翼飞翔　在两人的世界上
看这行星　渐渐披上片片美丽颜色

每一个梦　都将实现……
在一片终结的荒野中，悄悄孕育开始

让心愿乘著微风飞去
使那璀璨的永恒回忆
永远　永远　陪伴在你身边



『沙耶之歌』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方面是残酷而扭曲的人性与虐杀，甚至还包含吃人；另一方面却是纯粹无垢的痴恋与爱——狂气之爱。而这样的爱与恨又建立在一个反转扭曲的基础上：郁纪看到的一切都和常人相反。普通的人在他看来是怪物，而他看到的美丽女孩沙耶，则在常人眼中是一个恐怖的吃人怪物……

但那又如何？对于郁纪来说，扭曲的世界中唯一的正常就只有这个"怪物"；而对于沙耶来说，郁纪是地球这片沙漠中唯一珍惜她的"人"。郁纪让沙耶知道了什么是爱情，而沙耶则拯救了郁纪。两人的爱情就像许多情侣所期望的那样，整个世界只剩下彼此，封闭在扭曲的世界里享受着爱情的欢悦。

核心设定：火鸟·复活篇

出于篇幅的原因，这次的小说版只收录了最后的两个结局，故事中段时玩家将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让沙耶治愈郁纪的感官扭曲。在他的眼里自己又恢复成怪模模样后，沙耶选择了离开，而郁纪则被送进精神病院，始终未能见到真正的沙耶。两人在真实的世界里用手机短信告别。而当玩家选择继续保持非人的状态，郁纪则会提到一部有关感官扭曲的漫画——手冢治虫的『火鸟·复活篇』。

漫画中是人形机器人已经普及的未来世界，主角在车祸中感官受损，正常人在他眼中变成了一团泥巴石块似的无机物，而当一个人类模样的美丽女孩走进主角视野时，他立刻有如抓到唯一希望一般疯狂地爱上了她，然而女孩的真正身份却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人……

『火鸟·复活篇』是『沙耶之歌』设定的核心基础，漫画之神留下的遗产给虚渊以极大的启发，而『寂静岭』(扭曲世界的画面来源)和西方的克苏鲁神话则构成了故事的表现与人物设定。在谈到创作灵感时，主笔虚渊玄曾这样说道："(将『火鸟』和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两种作品对我来说都挺恐怖的，特别是『火鸟』，给小时候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像是鬼或者幽灵什么我觉得倒没什么，因为它们的恐怖之处不过是在于虚无缥缈。而相比之下，那些一口能把人头咬掉的怪物要更恐怖。"

理性的两面：『沙耶之歌』与克苏鲁神话

BEYOND THE STORY

编译 / 石马戒严 JEDI



克苏鲁神话的灵感

相信喜欢西方恐怖小说的朋友不会不知道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ip Lovecraft 1890-1937)，他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恐怖小说，后来成为"克苏鲁神话"的开端。他在作品中描写了一种被称为Cosmic Horror(宇宙式恐怖)的设定：宇宙里存在着一种超越人类的想象与认知的恐怖存在，如果在日常的生活中与这种怪物发生了联系，或者只是隐约察觉到危险怪物的存在，都有可能承受不住精神压力而发疯，遭受比死更悲惨的折磨。

当时一些恐怖小说的作家有时会因为有趣，而把认识的同行的书里出现的魔导书和邪神写进自己的故事里，作为客串角色出现。因为洛夫克拉夫特创造的生物和邪神太有魅力了，所以很多的作家把它们安排进自己的作品里。他们除了使用洛夫克拉夫特的设定，也会自己创造一些类似的"Cosmic Horror"怪物。于是这一类的设定作为一种恐怖类型，演变成了所有作家都能自由参与的开放形式。甚至洛夫克拉夫特自己在写书的时候也会采用别人创造的怪物角色。

洛夫克拉夫特死后，这种自由参与创造的写作一度销声匿迹，之后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威廉·德雷斯的作家继续向大众推广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为了让"Cosmic Horror"变得容易理解，他加入了有关"善恶二元论"的要素，并整理出一个"克苏鲁神话体系"。现在德雷斯的这个体系已经没什么人关注了，只有"克苏鲁神话"这个词还保留着，成为"Cosmic Horror"相关作品的统称指代词。『沙耶之歌』故事的前半部分是以逐渐陷入疯狂的主角郁纪的视角出发，后半部分则是以郁纪的朋友耕司对郁纪的追踪为视角，两条路线中都描写了典型的"Cosmic Horror"式怪物沙耶，可以说是一部带着克苏鲁神话印记的作品。而剧中那些想要了解沙耶的人比如凉子等，则来自克苏鲁故事中的那些探索者(『Call of Cthulhu』中的玩家被称为探索者)。

虚渊式的"Cosmic Horror"

虚渊玄最早接触克苏鲁神话是来自混沌元素出品的一款桌上RPG『Call of Cthulhu』(克苏鲁的呼唤)。在看过规则书的教程和小说节选后，虚渊被"Cosmic Horror"的世界观所折服，设法买到了洛夫克拉夫特的所有作品。而虚渊尤其喜爱的是『疯狂之山』，因为这部小说中有着对怪物的同情，并非简单地将它们描写成单纯的恐怖或禁忌生物，它们也是因为不得以而被逼到绝境。而在大多数的"Cosmic Horror"作品中，人类与邪神生物彼此间毫无交流沟通，在这些恐怖的生物面前，人类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它们可以像捏死小虫子一样尽情屠戮人类。

所以在创作『沙耶之歌』的剧本时，虚渊玄并没有简单地采用"Cosmic Horror"中常见的人类在探索异世界的知识中被毁灭这样的简单设定。他一开始就是写一个怪物和人类的恋爱故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加重了对沙耶的"理性"的描写——沙耶因为获得了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爱情后，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完成她的繁殖。虚渊玄曾这样说过："在与郁纪相遇之前，沙耶已经认定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异物，她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可当她找到了恋人，体会到了爱情的幸福，就开始决定去为他做些什么，然后主动想要改造世界(留给他)……我自己可不想有这样的爱情(笑)"

于是沙耶如同渴望了解未知生物的人类一般，失去了本性陷入了"狂气"——当然是指相对她的种族而言的疯狂。而在虚渊看来，所谓的"理性"也是"疯狂"的一种形态，所以在他的笔下，沙耶、郁纪、凉子和耕司都有着这种扭曲的理性存在。在上文提过的桌上RPG『Call of Cthulhu』中有着一个"正气度"的设定，当玩家们接触邪神或探索相关知识后就会逐渐失去正气度，直到发狂。耕司在见到瑶后的疯狂以及凉子对枪械的变态的爱，都是虚渊从桌上RPG得来的灵感。

多结局的探讨

郁纪和沙耶都成为了各自种族的背叛者与背离者，反而使得他们的爱更加纯粹而激烈。虚渊曾毫不掩饰地说，沙耶开花和世界毁灭的结局是他最满意的："单线剧情如果让(身为好人的)耕司死了是违反一般道德准则的，但如果是多结局就不用担心这点了。我很喜欢(开花结局)那样的表现手法，无论是文字、画面和音乐都和其他结局有明显不同，足以表现世界的终结和新生……"

在此，我们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局都展现给各位，到底哪个算是Happyend？哪个才是Badend？相信大家心中自有评价。

Hgame 世界的王者

硬派 Nitro+ 八年之谱系

文 / 石马戒严

LEGEND OF NITROPLUS

但凡制作**エロゲー**（Erogame，国内一般叫 Hgame）的游戏厂商，总会有些让人提起就能心领神会的特征，好比说到 Alice soft 便是**エロゲー**里少见的高游戏度，liar 便是几乎不管销量专挑偏门题材只顾自己做得爽的豪快，Type-Moon 便是满屏的长篇大论让不懂日文头大懂日文的头更大的内涵与深刻（？），ORBIT 之华，CYC 之黑，light 之秀。即便是做着比较正统美少女游戏的几大家，也必然有其自成一流的特色，KEY 成天想着怎么把玩者弄感伤一听到音乐响起就泪腺崩坏，LEAF 成天想着怎么把画面弄出能卖出更多原画本的水准，马戏团则成天想着怎么从宅男手里抢到更多钱……不管怎么说，想在这个每年都有许多公司倒闭又有许多公司春风吹又生的业界混下去，特色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更多时候特色比不过浓厚的工口就是，这是后话了。

说起 Nitro+ 最为鲜明的特色又是什么呢？文本难啃？比不过 Type-Moon，猎奇重口味？业界从不乏此类公司，可如果说到"硬派"风格，想必 Nitro+ 称第二的话，第一的位置就要万年空闲了吧。Nitro+ 是一个满是雄性特征的品牌，充斥着男子汉的热血豪迈，有过转瞬既逝的内心挣扎很快又散得不着一丝痕迹，打马抗枪带着 loli，朝着天边的如血残阳奔去，这才是铮铮傲骨的不屈好男儿。然则比起"萌"更重视"燃"的硬派作风，再加上虚渊玄的脚本，平生只会画怪物不知**エロゲ** 为何物后来却画出无敌萌的沙耶的中央东口做原画（据说此君曾被强迫在"一周内都要画美少女"，后来就好比达·芬奇学会画蛋一样开窍了，虽然他最近转投 propeller 门下，不过我们讨论的是 N+ 的全盛期和它最为人称道的 STAFF 们，就不必太较真了），和 ZIZZ STUDIO 旗下矶江近道、江幡育子、**いとうかなこ**等等这帮人制作的高水准音乐，足以使 N+ 这个品牌具备大厂的素质。

近年来 N+ 也开始成规模的向其他领域进军或是和其他厂商合作，比如给做过《君望》的 Age soft 搞《MUV-LUV》的机械设定；跟动画界的"硬派指标"GONZO 联合制作 08 年的四月新番《BLASSREITER》；迈入全年龄市场，推出全 Nitro+ 魅力女性角色 + 隐藏 Saber 乱入的格斗游戏《Nitro+Royale》；找上本是志仓千代丸领导的音乐小组后来又挂上"5pb.Games"（过去曾经叫过"Five Games Kid"略称"5gk."，去年 12 月改回"5pb."据说保留了倒闭的《秋之回忆》系列的制作公司 KID 里的主创人员和资产，可以算是 KID 的新马甲？）的名号开始为不少游戏做全年龄或 PSP、PS2 贩卖代理的 5pb. 合作发售以手办堆满黑屋的宅男为主角，告诫他们继续宅也可以找到女朋友但最终下场可能比宅着还不如的游戏《Chaos;Head》……

08 年 N+ 也会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游戏推出，近来的发展也越来越趋向于不安于 18 禁市场的王者气质，尤其是《Chaos;Head》将成为今年秋季的新番动画，相信 N+ 作品又将掀起一阵热潮。在此不妨回顾一下 Nitro+ 的作品谱系，看看它是怎样一步步登上王者的顶峰！





N+ Phantom -PHANTOM OF INFERNO

发卖日期：2000 年 2 月 25 日

该作是老虚以“最美丽的爱情是毁灭”和“热恋中的人会作出非人性的行为”为主题写下的作品，最早的 18 禁版于 2000 年 2 月推出，02 年制作全年龄对象的 DVD 版，过了一年又移植了 PS2 版，后来还有了全 3 卷的 OVA 动画。综观**エロゲー**的历史，某个品牌推出的前几款游戏里就算没有可以作为其灵魂的代表作也必然会为之后的游戏奠定下某种风格，Phantom 之于 Nitro+ 就是这样的作品，不管是枪模型的逼真程度，还是与时下流行的 18 禁游戏完全脱离的脚本风格，都已然形成了决定在硬派路上一走到底的 N+ 流**エロゲー**风格雏形。据说此作是虚渊玄在得到社长首肯后随自己喜好写下的作品，首批出货量只有 2000 套，而且还卖不完，不过在后来，该作却凭借风格厚重的脚本和酷似热门动画《Noir》(同样都是黑色世界的背景，同样都有个很萌的技艺高超的持枪 loli）的风格留住了一部分狂热者的心，还有如咸鱼翻身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网络上不断累计的良好口碑打开了销量，PS2 版、小说版、动画版也逐个推出。此外这部作品里还有着许多虚渊玄为了向电影名作致敬而在游戏里加入的场景和情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发掘一下。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最近在暗黑街中流传着不少传言，在过去七个月里有发生了许多暗杀干部的事件，FBI 怀疑犯人是同一集团所为，更有人指出凶手就是那个名叫“地狱”的暗杀集团。至于犯人的相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一个强壮的男人，有的说是一个老人，也有人说是一个少女，而凶手的身手十分敏捷，手段残忍。

由于许多干部被杀的缘故，让内政部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纷争，有的还是家族争执，政府正在忙着调停和做事后处理，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行动，这件事表面上看好象是有暗杀集团在捣乱，不过似乎政府里有人想借刀杀人……主角 ZWEI 偶然遇到了正在执行暗杀计划的女主角 Ein，然后阴差阳错的成了“地狱”暗杀集团的成员，之后又被女主角来把训练成最强的杀手，在等待着他们的是充满爱憎抉择却不可能圆满的命运……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Ein	[声优：南央美]

很萌的东洋风三无持枪 loli，外表和个性都有几分酷似《Noir》里的雾香，是有着组织最高称号“幻影”的迷之少女，Ein 是德语中“1”的意思，她的声优是有着王道 loli 声的南央美。在《Nitro+Royale》中擅长使用小刀战斗，使用必杀技时具有很高的平衡性。



N+ 吸血歼鬼 VJEDOGONIA

发卖日期：2001 年 1 月 26 日

虚渊玄 + 中央东口 +ZIZZ STUDIO 的王道铁三角组合，是一部结合了枪战动作戏、主角变身与吸血鬼的作品，看得出来这款游戏在很多方面受到了特摄剧《假面骑士》系列的影响，虚渊玄也有说过想要做一部王道的作品——背景设定在学校，有青梅竹马有眼镜娘有会叫“哥哥”的妹妹等角色，会触碰到前世的因缘，同时还包含假面骑士与吸血鬼之类的热门元素。游戏采用了 2D 画面与 3D 动画相结合的手法，同时有难度较高的战斗系统，共有四条分歧线，每线各 13 回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加上后来在《月刊 COMIC DRAGON》上连载的漫画，其实总共有五个故事。作品对人物的刻画非常细致，也有很多煽情的情节，同时战斗的部分又很燃很热血，再加上萌系的歌特罗丽 Mora，可以说是一部“萌”与“燃”兼备的佳作。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被吸血鬼吸食血液的人一般会成为吸血鬼的仆人，部分人还能成为新的吸血鬼。而有极少的人是例外，他们同样是被高等吸血鬼吸食过血液的人，但是他们不受到上一级吸血鬼的控制，可以保持人类的外观和生活习性，也可以在阳光下活动（但是还是有些怕光）；当他们受到伤害大量出血后便会爆发出怪物般的力量。将失去的鲜血夺回来是他们心中执着的本能意识。当喝足血液之后，他们怪物般的外表会消失变回人类，直到下一次失血。而他们吸食血液的对象并非人类，而是那些将他们变为怪物的元凶——吸血鬼。换句话说，他们是吸血鬼的天敌，被称为 Vjedogonia。

青年伊藤惣太做了一个怪梦：美丽的吸血鬼女王在雨中袭击了他，当他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颈上有明显的牙印……之后一名穿着丧服的外国少女 Mora 以及怪物的突然出现，令他平静的生活就此终结。被怪物袭击时伊藤惣太颈部动脉被割断，冥冥中一个声音强迫着他去夺回失去的鲜血——惣太成为了一名 Vjedogonia。

在击退袭击学妹镜子的怪物后，少女 Mora 告诉惣太，只要能杀死当初的吸血鬼女王，就能消除血之契约变回人类。别无选择的惣太只能与 Mora 合作，加入吸血歼鬼组织，与利用吸血鬼妄想统治世界的神秘势力展开连番苦斗。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Mora	[声优：山菱白花]

吸血鬼猎人，外表是 10 岁的 loli，出生在东欧的偏远地区，在《Nitro+Royale》中使用比自己大很多的战锤当武器，经典台词是，“归于灰，归于尘！”

N+ 鬼哭街 The Cyber Slayer

发卖日期：2002 年 3 月 29 日



依旧是铁三角的完美组合，虚渊玄突然想起要玩武侠小说之后写出来的名作，有一部分古龙小说的特色。故事的背景在近未来的魔都上海，整部作品都流露着让人倍感亲切的中国风情。《鬼哭街》中最精彩的是为得到哥哥不择手段的女主角瑞丽的描写：因为得不到哥哥的爱，瑞丽要求别人折磨她，毁掉她的精神，再把她的灵魂分为五份分别存放在五个人偶里，以为成为了可悲试验品的自己一定会让哥哥从地狱里爬出来为她复仇。也许在那样的绝望与爱憎中，哥哥才可以在拼凑她灵魂的过程中体会那份无法说出口的禁忌的爱恋。这些被瑞丽带着坠入魔道的人们，唯一的结局就是走向毁灭的绝望。当瑞丽说出那句“很久不见了，哥哥。瑞丽啊，始终相信定会有与你重逢的一天，这一天，你让我等得太久了……”时，孔涛罗无视妹妹的悲恋所带来的无尽悔恨在那一刻迸发，耳畔仿佛传来いとうかなこ的本作主题歌——泪尽、铃音响。即使容颜枯槁，也再不分开，魂魄，存于生与死之间……

《双杀》(孔瑞丽人偶与沙耶）
Illustration by SADAKO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主人公孔涛罗是上海黑帮“青云帮”顶级杀手，与妹妹孔瑞丽相依为命。当涛罗察觉妹妹对自己有超越兄妹之情的好感后，为断绝这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将自己的结拜兄弟刘豪军许配给她。然而就在门当户对的两人确定婚约后不久，涛罗却得知豪军带着帮里四名手下将自己的妹妹污辱分尸，还通过地下医生“左道钳子”将瑞丽的魂魄转为数据封印在五个机器人偶中继续把玩。作为青云帮骨干成员的豪军还杀害老帮主嫁祸给死里逃生的涛罗，发动全帮的力量对其下了诛杀令。

涛罗一年后在左道钳子帮助下带着一个记忆体空白的机器人偶重返上海，发誓要洗清罪责并夺回妹妹分成五份的魂魄，只身向被豪军控制的青云帮发起了复仇。当涛罗将帮内高手一一打倒与豪军正面决斗时，却发现其实豪军所做的一切都因为对瑞丽扭曲的爱。当年孔瑞丽因为被哥哥许配给了自己不爱的豪军而决定作贱自己来引起哥哥的关心和拯救，深爱着瑞丽的豪军只能默默接受瑞丽的想法，却也对涛罗的不解风情感到愤恨。两人同归于尽的决斗后，瑞丽请求左道钳子将哥哥的灵魂数据化，与自己数据化的灵魂一起导入到存储器里，就这样在虚拟世界里得到了永远的幸福……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孔瑞丽	[声优：田村ゆかり]

中华风的 loli，恋兄狂，在《Nitro+Royale》中，她指挥着哥哥孔涛罗作战，近身技“紫电掌”威力惊人。



N+ "Hello, world."

发卖日期：2002 年 9 月 27 日

这是 N+ 史上流程最长的游戏，一周目通关时间平均在 30 小时以上……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这是一个在 IT 技术发达的近未来，有关在大量情报中迷失了自己的转校生主角与各种各样的女主角相恋的故事……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爱原奈都美	[声优：まりあ]

男主角的同级生，急性子，喜欢小动物，性格温柔。在《Nitro+Royale》中是属于比较无心恋战的那种女主角。

N+ 斩魔大圣 Demonbane

发卖日期：2003 年 4 月 25 日

结合了魔术与科学的超现实背景游戏《斩魔大圣 Demonbane》，由 Nitro+ 的脚本家钢屋 JIN 和已经离开 N+ 成为自由创作者的原画师 Ni θ 共同打造，在宣传时打出了“荒唐无稽的





超级机器人ADV"的口号，其实是一部以克苏鲁神话和变身主角为题材加入了杀怪、驾驶机器人等等元素的英雄故事。后来又推出了改编版TV动画《机神咆哮 Demonbane》和作为外传性质的3D动作游戏《机神飞翔 Demonbane》，同属于"Demonbane"系列。

在Nitro+社，除了虚渊玄是克苏鲁神话的热衷者，并在此之上创作出了《沙耶之歌》，钢屋也对克苏鲁神话有相当了解，玩过原作的都知道Demonbane系列的世界观完全建立在克苏鲁神话的基础上，并对其进行了解构加入时下的流行元素，再套上个爱与希望的"放之四海皆可用"的主题，使得这部作品既有黑暗世界观下的厚重与神秘感，又有着热血战斗的明快，系列中还留下了不少谜团与遐想余地，不知N+这个崇尚"朦胧美"的公司什么时候再有空来补完。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这是魔术理论与科学一起取得了进步的世界。通过魔导技术得以繁荣昌盛的阿卡姆城，处在可怕的犯罪结社"Black Lodge"的威胁之下。以绝代大魔术师兼最凶暴最恶毒的魔人泰利昂大师（Master Therion）为首，"Black Lodge"的信徒为所欲为地进行破坏及制造混乱。阿卡姆城的守护者"霸道财阀"为了打倒"Black Lodge"制造了一台机体斩魔大圣（Demonbane）——集结了魔术理论之精华的最强机体。不过，为了让斩魔大圣起动需要蕴涵着力量的魔导书。

三流侦探大十字九郎收到了霸道财阀总裁霸道瑠璃的关于搜寻魔导书的委托，虽然他因为过去的一系列关于魔术的不好的回忆而不知是否接受，但对方提出的丰厚酬金将他的犹豫一扫而空。在搜寻魔导书时，九郎偶遇正被『Black Lodge』追杀的少女Al，她正是魔导书"Al-Azif"的精灵。两人好不容易逃出生天，找到了沉睡于城市的地底下的斩魔大圣，相碰撞的魔术与魔术，钢铁与钢铁……斩魔大圣和"Black Lodge"之间的战斗，于此刻拉开了帷幕。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Al-Azif	［声优：神田理江］

最强的魔导书"Al-Azif"的化身，有能力让斩魔大圣起动。性格与可爱的外表相反，既妄自尊大又不懂礼貌。看出了九郎蕴藏的潜在魔力，和他订下了契约，并使他变身成为了拥有着超人般能力的"Magius"。在《Nitro+Royale》中使用多种魔术和格斗技，可以召唤Demonbane。

N+ 沙耶之歌 SAYA NO UTA

发卖日期：2003年12月26日

参看本期的剧情欣赏。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沙耶	［声优：川村みどり］

烂肉系异次元生物，在《Nitro+Royale》中使用肉块（OTL）对敌人进行攻击，必杀技发动时会出现怨念的耕司之井。

N+ 天使之二挺拳銃 Angelos Armas

发卖日期：2005年1月28日

在本作里天使不再是纯洁美好的象征，而成了不为人类所见的存在，为安定死者之魂射杀他们生前的迷恋。天使和枪组合打破了过去天使在玩家心目中的固有印象，剧情方面继承了该社游戏的黑暗和破灭，同样一脉相传的是系统方面的差强人意，借鉴《白诘草话》的漫画分镜式画面有些难用。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无法繁衍后代的怪病在蔓延，人类社会逐渐走向灭亡。人们无可奈何，只能浑浑噩噩地度日。街上没有了小孩子的身影，儿童用的相关设施也在逐渐消失。所谓天使，就是用这手中的枪，将死后的人类的最后一丝"迷恋"抹杀掉。他们只是职业性地机械扣动着扳机，不能插手人那最后一丝"依恋"，只是草草地处理人的死亡。

在这让人绝望的世界中，天使Vim邂逅了人类女孩渡部小卷。作为18年前就开始研究世界范围的不育症的研究员的她，不知为何竟然逐渐觉察到了人类本来无法看见的Vim的存在。和小卷接触后，Vim开始对人类产生了兴趣。之后他陆续结识的两个女孩让他产生了迷茫，甚至开始抵触自己的任务：一个是劝阻他不要再继续的天使少女杏里；一个是遭父亲虐待而失去意识，向其诉说人类矛盾的幽灵风子。

其实天使是种病毒，第一个携带者就是风子。小卷由于长期陪在风子身边也被传染，并且在逐渐进化中。当第一个天使诞生时人类就不再繁衍后代，所以天使需要射杀人类死时的迷恋。而这迷恋，就是带给人类希望的新生儿的转世。人类最终会获得救赎还是毁灭？如果你是Vim，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杏里	［声优：佐伯亚美］

有着楚楚可人的少女外表的天使，讨厌死后留有"迷恋"的人类，认为他们是不和谐音符的来源。个性高傲，固执己见，在《Nitro+Royale》中具有与其他角色不同的移动性能和连续攻击技。

N+ 尘骸魔京 CHAOS HEAD

发卖日期：2005年6月24日

一款人外传奇ADV，原画是Niθ，脚本担当为夜刀史朗，因为当时夜刀是Table Talk RPG《BEAST BIND～魔兽之绊RPG》的世界观设定者之一，所以《尘骸魔京》也受其影响。本作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守望人类进化的巨乳大姐姐也是女主角伊葛尼斯和她的配音三咲里奈（不知道这个是伊藤静的罚去关小黑屋XDDD），另外就是由中文、拉丁文和日文组合而成的OP曲《孤高之魂魄》，いとうかなこ那囧人不偿命的中文发音（又称假名中文）在歌词没出来时可是难倒了一大票积极听译的同好。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那是一个各种世界交叉进行的世界，有着



魔鬼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冲撞。九门克绮是一个没有心脏的人，取而代之的是藏在胸里的钟表，因此克绮不太能明白他人的心意，但在宽容的亲密好友峰雪以及管理员花轮的支撑下，生活还算大致平稳。某天作为人类守护者的女魔物猎人伊葛尼斯和纯真无垢的人狼少女追风者来到了他的面前，克琦在与她们的交流和生活中逐渐开始敞开心扉，然而他并不知道追风者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捕食他，而伊葛尼斯也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伊葛尼斯［声优：］

异世界中的狩猎魔鬼的女人，以“人类守护者”之名的激发有魔力人们的潜力。在《Nitro+Royale》中擅长以捕兽器及 Zippo 打火机等临时的手段战斗，打法千变万化。

N+ 刃鸣散 HANACHIRASU

发卖日期：2005 年 9 月 30 日

《刃鸣散》是奈良原一铁加入 N+ 后写的第一部作品，推出后得到了趋于两极化的评价。有人觉得它冗长乏味且含带大量剑道知识的解说简直舍本求末；也有人为两位男主角（的确是男……）之间的爱恨纠结闹心。所以《刃鸣散》的质量虽然一般，但却在 N+ 的游戏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想必也与它在腐女圈中的流传程度有关吧。（N+ 旗下还有个专门做 BL 游戏的子社“Nitro+CHiRAL”，推出过《咎狗之血》、《Lamento -BEYOND THE VOID-》之类比较受到偏门口味腐女欢迎的 BL 游戏。

谈到这个话题笔者有槽要吐，想做 BL 游戏去开个 BL 子社就好，CYC 和 N+ 都做过这事，像 Lost Script 社这种打着美少女游戏旗号，行 BL 之实的也太不厚道了，还连续两作都是“基”情四射的，当时就把笔者雷得里嫩外焦！

好了，牢骚发完。《刃鸣散》的故事背景是在架空历史的二战结束后被美苏南北分治的日本东京都，整部作品洋溢出一股浓厚的幕末风情，但不同于历史上幕末时期的浪漫，游戏中的剑客们因为经历了更多的家仇国恨内忧外患而更带种骇人的狂气，同时作品对于战斗的描写也相当细腻（出招都有详尽的图文解说），配上那些热血不羁的 BGM 会有种使人身临其境的错觉。有关主角赤音对伊乌疯狂执着的描写十分精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逐认定的宿敌伊乌，为了能与他堂堂正正地决斗，不惜用极端手段排除妨碍到他们的一切……亦真亦假的错乱时空，闪过眼前冷冽的刀光剑影，两个顶级剑客之间的恩怨情仇，《刃鸣散》的魅力还是只有亲自把那些难懂的文本啃下来才能完全领略。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一个二战时没受到原爆的日本，一个被美国跟苏联瓜分的日本，一个在两大势力下维持著奇妙平衡的日本，在伟人石马戒严的闭关锁国实施东京戒严的情况下，眼前的依旧是古风



盎然，剑客浪行街头的东京府。践踏人骨而去，啃噬着怨怒，耳畔传来的，唯有两剑相撞的声音，无数的刃鸣。

这是荒废都市里无数故事里的一个小小的战斗记录，武田赤音和伊乌义阿，曾是同门师兄弟，也曾是实力不相仲伯的挚友，如今却是非杀了对方不可的剑客，开幕是两人决战的开始，终幕也是两人死斗的终焉……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石马戒严［**声优**：北都南］

出现作品：《刃鸣散》、《**サバト鍋**》、《Nitro+Royale》。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瓦解，战败的日本陷入国土被瓜分跟思想被外国洗脑改革的危机，这时投笔从戎的陆军少将石马戒严崛起，

《囚禁》（From 刃鸣散）
Illustration by SADAKO

他带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1970年11月25日，在市谷驻屯地发起演说，同日协同赞成叛变的陆军部队控制了首都，此后建立军事政权就任内阁总理。

为了维护最後的日本精神，石马政权对于任何违背祖国大义精神的作为皆非常反感，1973年6月，在将首都迁往名古屋之后，石马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任命自己为东京府知事，建起通电的高墙将东京封锁，将外国人赶出东京府，禁止携带枪支，实施从物质到精神全面排除海外思想干扰的政策，势必夺回丧失的“日本人之本心”。

人们为求自保，到处设有道场，钻研刀剑武道，形成一种全民尚武的风气，石马戒严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意识形态上尊崇日本古来的文化思想，故而产生了“石马主义”，这种主义者被称为“石马志士”，作为石马精神的继承者展开了许多武装活动。

石马戒严的萌点就在于以一介loli之身承载家国大义，生前是一位彻底贯彻日本精神的军人政治家，过世之时，全国有20万人送行（20万loli控？误！那个时候戒严还不是loli）。石马戒严死后政权崩坏，之后他却突然以loli之身复活，率领着死去的战士组成“不死”军团再度将东京府卷入战乱。她要将全国的老百姓杀死让他们复活成“护国的不死”，达成自身的野望，构筑一个纯粹的永垂不朽的祖国，最终复活作为国家象征的万世一系的大帝，自己就任总督，统治着东京不死帝国。总之石马戒严是死了又活活了又死，正如她的格言“誓约大义，七生报国”，大概要死上七次来达成自己的报国理想才算圆满。

石马戒严主要是在《刃鸣散》的《戒严之野望》里登场，后来作为《サバト锅》的小游戏《戒严圣都》的主角出现，去年又参战《Nitro+Royale》，与其他的N+魅力女主角们乱斗。说到《Nitro+Royale》里石马戒严的结局可是有趣得很，最终她完成了构筑纯粹日本精神国家的野望——让自己无数的分身复活，整个国家里满是各种各样的石马戒严（拜倒OTL），另外顺便KUSO了一把北都南配音的角色，把她们全部变成了石马戒严的分身，还不忘讽刺一把马戏团抢钱到没天理的《D.C.》系列，原来N+KUSO起来也是很有趣的，这个视频在NICO搜索“石马戒严”就可以看到。

在《Nitro+Royale》中她主要以剑术战斗，普通技攻击范围长、使用也简单。从细小的身体中突然发出神速的斩击，对方毫无逃避的空隙。超必杀“一亿总玉碎”是犯规的无差别杀技。

N+ 月光嘉年华 CARNEVALE LUNA

发卖日期：2007年1月26日

该作以“美女与野兽”为原形创作而来，





有着人狼，自动机械人偶，对魔特种部队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和组织，多种元素彼此交织成一部弥漫着暗黑风格的哥特式ADV。据说游戏中的背景是用实际的意大利的风景加以修正而成的，这个游戏的OP非常之华丽，无数人形的躯壳和齿轮营造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氛围……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贝尔蒙特是世界第一的人偶生产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残存的古老都市。这里洋溢着浓重的炼金术氛围，连接待观光客的都是自动机械人偶。它们有着宝石的眼瞳，水银的血液，圆筒之心，虽然外表上和人类几乎完全相同，但这些作为古董品的自动机械人偶却没有自由的灵魂。被制作成人类外形的的她们，只能服从主人的命令去起舞、哄笑、演戏或被拥抱……人狼Romeo舍去过去一切来到贝尔蒙特，他在垃圾场里偶然捡到一具丧失记忆而且毁坏的自动机械人偶，Romeo给这个人偶取名Anna，和她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平静的日子却没有持续长久，过去所属的组织嗅到了Romeo的气息追踪而来，为了守护好不容易寻找到的幸福，Romeo不得不再次站起来面对曾一度舍弃的过去。而Anna也并非简单的人偶。她被制造为消灭人狼的武器，不仅如此，她还不得不对自己的亲身父亲举起刀……

《Nitro+Royale》	MAIN HEROINE
参战之萌角 Anna［声优：雅姬乃］	

失忆的自动机械人形，与其他人行不同的是她拥有自我意识，在《Nitro+Royale》是看准了对手再出招，非常难以对付。

N+ 续·杀戮的Django 地狱的赏金首

发卖日期：2007年7月27日

虚渊玄重新操刀写脚本弄出来的KUSO西部剧，虽然是设定是在宇宙的背景舞台上，还套上了“空想科学意大利式西部大活剧”的名号，但无论是剧中流露出来的感觉还是使用音乐都有着浓郁的西部片风味。开头虚渊还恶搞了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后来又来个悍女“百人斩”的无厘头段子，再加上王道西部片必备的以枪决斗和抢银行的情节，懂西部片的可以在其中发现许多考据的乐趣，不懂西部片的，在看多了N+沉重的剧本偶尔陪着虚渊KUSO一把，想来也是乐趣无穷吧。

N 剧情介绍 STORY LINE

可怕的人物又回到了因机械知性体而被剥夺了文明的热砂行星，她就是挺身对抗严重践踏法律的反派人物，勇敢挑战权威的革命英雄，同时也是被重金悬赏的“黑色的Franco”！她将会手持传说中的手枪“黑鹰”再度重返荒野，带来又一个新的传奇……



N+ Nitro+Royale

发卖日期：2007年9月28日

N+魅力女主角大乱斗，是游戏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一作，虽然操作和系统上比较怪异，而且必须要有外接手柄，毕竟操纵那些女主角们进行战斗也是乐趣所在。有趣的是随着虚渊玄和Typemoon的合作，如果玩家在boss战前是全胜记录，来自『Fate//stay night』的隐藏人物Saber还会乱入出场。



THE GIRL FALL IN LOVE WITH NITROPLUS

爱上 NITROPLUS 的女孩

笔名：SADAKO
◎生日：8 月 19 日◎星座：狮子座
◎血型：A 型
◎喜欢的动画制作公司：GAINAX、BONES
◎喜欢的游戏制作公司：Nitro+、SNK
◎喜欢的游戏作品：《 刃鳴散らす 》《KOF/ 拳王》系列
◎喜欢的漫画作品：《 銀河鉄道９９９ 》
◎喜欢的漫画或插画家：森气楼
◎喜欢的电影 / 文学作品：《Harry Poer》/《笑傲江湖》
◎喜欢的颜色：银白色◎喜欢的动物 / 植物：白鼬 / 向日葵
◎除漫画以外喜欢做的事：游戏 / 音乐 /cosplay
◎出道时间：1998~1999 年间
◎出道作品：《HAPPY-Innocent》(彩色短篇 8P) (《电子游戏与电脑游戏》1999 年 05 月号)
◎连载中作品：《魔王俱乐部》全彩漫画、《巴啦啦小魔仙》黑白漫画
简介：以“广州 COS 女王”闻名的 SADAKO，在绘画方面也很有心得，在《漫友》、《可爱漫妮》、《COMIC 新视点》、《漫娱》、《游戏机实用技术》、《电子游戏与电脑游戏》、香港《游戏誌 Game players》等各大杂志上刊登画稿无数。目前个人和参与的同人志 16 本。cosplay 方面曾多次登上《漫友》特约封面 coser，《漫友 COSPLAY 100》、《COS 盛典》、《壹动漫》等杂志刊登写真。
个人网站：http://sadako.mimicc.com　BLOG：http://yaplog.jp/sadako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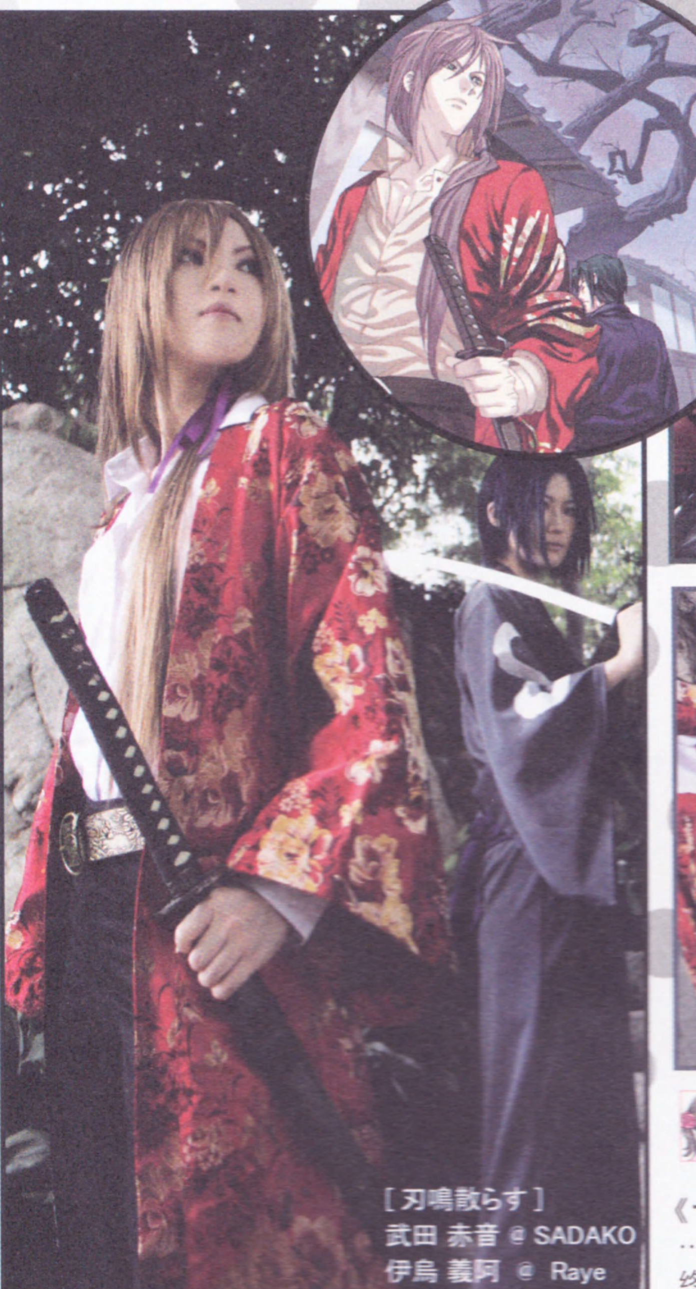
［塵骸魔京］
九門 克綺 @ Raye
風のうしろを歩むもの @ SADAKO



[咎狗の血]
SHIKI @ CHRIS
RIN @ SADAKO

我记得第一次接触的是《斩魔大圣》呢！当时马上被 ARU 迷倒了！（哇，这个 loli 控）然后马上看了动画和买了漫画版 4 册，再看看制作公司是 Nitro+ 于是记下了。因为很有爱，于是找了 Nitro+ 的官网乱逛。接触了《鬼哭街》（瑞丽萌！）、《吸血歼鬼》（Mora 萌！）、《沙耶之歌》（沙耶萌！）、《尘骸魔京》（风子萌！）……Nitro+ 的 loli 们是无敌的，越腹黑越萌……于是瑞丽应该是我最喜欢的 Nitro+ 女角 >v<





[刃鳴散らす]
武田 赤音 @ SADAKO
伊烏 義阿 @ Raye





基本上 Nitro+ 的女角的衣服我都做了，就是差在找时间拍……如果拍了新的会出现在『二次元狂热』上的 >_< 直到《刃鳴散らす》出现了！我发现我被赤音和伊乌深深地吸引并且一去不复返……（喂）这两人超越了爱与恨产生的对对方执着，这点太踩中我的爱了！当《サバト鍋》一面世。我急不可待地在公司花了 2 天时间仔细并快速地把《戒严之野望》通关了……（呃，好孩子不要学）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好友的充满爱和血的《刃鳴散らす》的同人志终于完成了……TvT 以上，请大家！继续好好爱 Nitro+！！（欢呼）



二次元狂热同人物邮购区

平时也可以买到同人物的邮购区！

欢迎同人社团或代售组织与我刊合作进行同人物的杂志寄售，联系方法：MSN：jediliao@hotmail.com
电话：010 － 82616677 － 6058
邮件：liao.huiqi@gamespot.com.cn
由于商品数量有限价格较高，为保证您的权益，请先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通讯软件确认后购买。也可以登陆淘宝网店购买，我们的地址是 http://shop36207638.taobao.com/
查询电话：010-82612300

注意事项：免挂号费，如果选择快递，费用5元，请务必在汇款单或其他联系方法中写明您的地址以及电话（重要，最好是手机）
汇款请写明以下内容：邮编：10008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13号银网中心A12层
收款人：动画基地发行部
附言请写明您需要邮购的同人商品名和数量
如有不明白可以来电咨询：010-82612300

¥60

1



插画小说本＋音乐 CD

¥50



2



3『我家有个狐仙大人』（我が家のお稲荷さま）天狐空幻同人抱枕套 出品：33Paradox 尺寸：160×50CM 材质：使用日本电击抱枕和TONY作品系列抱枕相同材料的进口人造丝面料，保证手感，不褪色，不缩水。缝制标准均按照出口标准，绝不轻易脱线。（生产厂家为专业日本订单OEM工厂）枕芯：另购，尺寸160×50CM 价格：人民币320元（含快递费）

内容 |「带你畅游米菲乐园～□」
以米菲为主题的自由创作，包含插画・漫画・四格・涂鸦・教学・相片・谜・等等 w
『二次元狂热』邮购特典：每一本都有 Hino 亲笔签名

1 米菲乐园 出品：Hino（『动画基地』封底作者,『风音』、『雨音』等同人CD绘制）尺寸：宽16开　配置：全铜版纸 价格：人民币60元

2 凤凰花开 ~ Fantastic Land 出品：Lastsep（『盈月纪年』和『风神』主笔）规格：大32开　页数：大约190 故事容量：第一篇章《血色结界》＋第二篇章《红魔馆（上）》价格：50RMB 赠品：主题手提纸袋



3



不想抱着激萌的狐耳少女度过寂寞的宅之夜吗？
『二次元狂热』独家销售中国原创同人周边"狐仙大人"等身大抱枕套。

¥320



动漫、Galgame、同人、Cosplay……真正属于御宅族的情报生活志！
2008年10月号
TWO DIMENSIONS MANIA
2008
Oct.
1
总第一期
20 Yuan
特别价格
二次元狂热
与等身大娃娃的同居生活
硅胶少女会梦见玩具羊吗？
秋季二次元新番
魍魉之匣
Chaos：Head
水平线彼方
海猫鸣泣之时
独家专访『灼眼的夏娜』企划川村明广
脖子以上的清纯
美少女绘师Tony的近期动向
ISBN 7-89471-029-1
9 787894 710291

二次元狂热 Vol.1

2008年10月

读者调查函

姓名：

性别：　　　　年龄：

通信地址：

邮编：

电子邮件：

QQ：

对杂志的意见：（请在框内打勾）

1）您对这期《二次元狂热》的整体表现觉得如何?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没法看 其他：

2）您购买本刊的理由：

☐封面 ☐版式 ☐杂志内容 ☐CD ☐视频节目 ☐赠品 其他：

3）您最喜欢的杂志栏目（多选）：

☐本期特辑 ☐二次元新作☐角色扮演☐萌之绘师☐三次元生活☐动漫研究☐业界醒目☐同人新品

☐重小说 ☐二次元创造

最喜欢的本期文章：　　　　最不喜欢的本期文章：

您希望加上的杂志内容：

4）您最喜欢的本期光盘内容：

☐东方系列游戏 ☐中国原创同人游戏 ☐二次元美图 ☐东方系列高清视频专题

☐高清MAD精选 ☐二次元音乐

6）您认为本期DVD-ROM内容：☐很好 ☐一般 ☐不满意

您的意见：

7）你了解资讯和获取资源的方式是?

☐网上聊天 ☐ 搜索引擎 ☐ 下载软件 ☐ 网站 ☐ 论坛 ☐ 杂志 ☐ 其他

8）杂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

☐整体内容是否丰富 ☐ 是否有感兴趣的作品内容 ☐ 赠品是否丰富 ☐ 价钱是否便宜

9）动漫杂志上的内容你喜欢哪些

☐新闻 ☐ 美图欣赏 ☐ 创作者相关介绍 ☐ 幕后和产业相关 ☐ 剧情欣赏 ☐ 评论

其他

10）你对同人创作感兴趣吗

☐本身是创作者或参与者 ☐ 会买原版 ☐ 下载盗版 ☐ 偶尔感兴趣 ☐ 从来不关心

畅所欲言



（每一封来信我们都会认真阅读）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13号银网中心A座12层
《二次元狂热》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86